

杜惜冰編著

第六集

中國抗戰史演義

東方書店發行

目次

第八十五回	呂宋島美軍重登	馬尼拉日寇敗潰	一
第八十六回	合圍南坎墾庭掃穴	會師芒友士飽馬騰	一六
第八十七回	中印通車千辛萬苦	硫磺登陸血海屍山	二九
第八十八回	攻新維進克臘戌	窺緬中解放瓦城	四五
第八十九回	掃蕩殘敵菲島齊解放	空中襲擊倭士滿瘡痍	六四
第九十回	守中原血衛老河口	登琉球先佔慶良間	七六
第九十一回	山頽木壞羅斯福騎箕	地暗天昏齊學啓殉國	八九
第九十二回	保衛雪峯山嚴阻日寇	血戰雷祖嶺奏捷湘西	一〇五
第九十三回	攻那霸美軍苦戰	奪首里日寇勢窮	一二四
第九十四回	河池反攻勢如破竹	柳州光復迭克名城	一四〇
第九十五回	犯贛南困獸猶鬪	克桂林勝利門開	一四九
第九十六回	炸東京寇巢集成地獄	致通牒三國勸輸誠	一六七



3 2173 0201 1

目次

8470
2-6

目次

二

第九十七回	自殺機飛山窮水盡	原子彈炸海裂巖崩	一八二
第九十八回	霹靂起晴天蘇聯宣戰	頹勢難挽救日皇投降	二〇二
第九十九回	麥克阿瑟登陸日本土	何總司令受降南京城	二二〇
第一百回	抗戰勝利普天同慶	巨奸入網大快人心	二三五

第八十五回 呂宋島美軍重登 馬尼拉日寇敗績

話說太平洋上的美軍，自從佔領了菲律賓羣島中的雷伊泰島、薩馬島、明多羅島以後，到得民國三十四年一月九日，又在呂宋島的仁牙因灣登陸。呂宋島是菲律賓羣島中最大而最重要的一個島，位居菲列賓羣島北部，面積四萬零八百十四方哩，人口三百七十九萬九千人，地形不很整齊，海岸線中有許多良好的港灣。島上的氣候，因位置地形與山脈而異。北部巴塔尼斯小羣島，因已達熱帶邊緣，所以比較涼爽。中北部是高地，晚上也很涼快。所以北部雖然多山，人口却最密，平均每方哩達一百五十人，人口的密度幾乎比得上美國的工業區。島上的大河流有卡加顏、阿諾、阿伯拉和彭班加，爲島上交通及灌溉所利賴。又有塔爾和梅用兩火山，雖不如民答那峨島的亞浦山高，但過去曾爆發過多次。因爲氣候良好，河流暢通，灌溉便利，所以呂宋的農產極爲豐富，其中有米和其他穀類、蔗糖、棉、咖啡。米是居民主要的食糧，林木也很茂盛。鑛產之多，爲菲律賓各島冠，計有鐵、銅、黃金、瀝青、鋅、錳、煤。據估計，呂宋島鐵的埋藏量有五百萬噸，錳的埋藏量有十萬噸。呂宋島的東北部山林中，居住着一種小黑人，是菲律賓羣島的原來主人，他們生來喜歡自我裝飾，這也可說是南海島民的典型性格。他們自幼就用碎瓶子或尖銳的貝殼在身上彫刻花紋圖案，然後在鮮血淋漓的傷口上，塗抹一片汚土，讓牠們去腐爛，以達到留下美麗的疤痕的目的。用虐待自己身體的方法來裝飾，

正是原始民族的一種風氣。他們更在自己的耳朵上穿一個洞，把捲烟、香料、用具，及別的他們要隨身帶的東西塞在裏面。他們愛嚼檳榔，所以有時也就把檳榔捲塞在耳洞裏。有許多野蠻民族，把自己的牙齒鏗成尖銳狀，而呂宋島的小黑人却把牙齒鏗平，與牙肉相齊。居民無論老幼，都是弓箭的能手，把椰子放在竿上做標的，善射的人能夠百步穿椰，百發百中。在狩獵或部落戰爭中所用的是毒箭，不過這裏的小黑人比較還是愛好和平的。在狩獵回來以後，當晚就開慶功宴，火燻野豬，舞蹈作樂。小黑人的服飾簡單，僅在腰部圍一塊布，而他們的房屋却極別緻，爲了避日遮風，他們用棕櫚樹搭蓋一種披屋，普通是六呎寬八呎高，實際的大小視人數多少而定。因爲島上時有颶風，其勢猛烈，大有天翻地覆的樣子。土人的這種建築，也是適應環境的權宜辦法，就是被風吹走了，再蓋也容易，若是年年重蓋三四次普通的房子，就比較麻煩了。村中的酋長，年事已高，掌管一村的大事，他的年俸是四十八個披索，有了這種進賑，他的太太就成了一村中服飾最考究的女人，他的兒子也成了村中的大員，呂宋島的北部山間還有一種異教民族，島上當局稱之爲「山間居民」，他們包括三個部落：「龐克吐司」、「坎加耐」和「納巴洛」，人民好勇鬥狠，專持利斧長矛，常有血戰發生。但這些異教民族却勤於生產，他們經營山間的大部稻田，在七百五十方哩的區域中，居住了十三萬多的人民。部落中的術士掌管一種十三個月的月歷，大約在陽歷七月中的時候，算每年的第一天，他就在一條繩子上打一個結，以後每天打一個結，打滿了二十八個結就換一條繩子，滿十三條

繩子算是一年。菲律賓羣島的首都馬尼拉也在呂宋島上，位於呂宋島中南部的馬尼拉灣內，馬尼拉灣是中國海的入口，島上河流多由此出海，港灣優美，爲遠東的最良商港。巴丹半島居灣的右翼，柯列基陀島在灣前，控制全港口，戰略地位非常重要，民國三十一年魏銳特將軍就以孤軍在這兩處地方和日本作最後的保衛菲律賓戰爭。八打雁灣爲呂宋島的第二個大城市，離馬尼拉之南約一百公里，戰前人口有四萬多，商業頗盛。八打雁灣是馬尼拉灣以下的重要港口，馬尼拉灣港口沿岸多砲壘，因此從八打雁灣登陸，繞入馬尼拉及呂宋島中部，是一條比較容易的途徑。民國三十年，日軍侵入馬尼拉時，就採用這條途徑，以後他們並用八打雁作海空軍巡邏基地。美軍在登陸呂宋島以前，先於一月三日佔領呂宋島以南的馬林杜格島，登陸時並未遭遇抵抗，此舉使美軍能控制西布顏海的一邊，並與呂宋島海岸直接接觸。一月六日晨，像長蛇陣一樣的美運輸艦隊，在特種混合艦隊航空母艦羣的掩護之下，對仁牙因灣海岸繼續更番砲轟了三天，一月九日，第二陣一百五十艘的美運輸船團開到，配合着在仁牙因灣作戰的七八十艘登陸艦艇，開始在仁牙因灣的聖斐南多登陸。仁牙因灣離馬尼拉北一百二十哩，海灣不如馬尼拉的險要，灣口洞開，可以憑藉的據點極少。登陸的美軍由麥克阿瑟將軍親自指揮，而由金開德將軍所部美國第七艦隊中的戰鬥艦、航空母艦、巡洋艦、驅逐艦，担任掩護工作，其中並有澳洲軍艦一中隊。參加登陸工作的各型艦艇超過二千五百艘，此外尚有運輸艦與貨船等，這一艦隊伸入中國海達一百英里之長。麥克阿瑟將軍偕

參謀長蘇特蘭二級上將乘攻擊艇登陸，登陸的美軍很快的就佔領寬達二十五里的灘頭陣地，麥克阿瑟在巡視灘頭以後，對於戰事的進展表示滿意，並謂：「敵人顯未準備我軍在仁牙因區登陸，我方登陸因有這種戰略上的出奇制勝，所以損失極微。敵人後方的主要增援及供應路線已被切斷，必須以呂宋島現在的資源從事陸上的爭奪戰，因為他的後門已經被封閉了。解放菲律賓控制西南太平洋的決戰正在進行中。」登陸的美軍仍為過去在雷伊泰島登陸的克魯格將軍麾下的美第六軍，但在二十四小時內登陸的部隊，遠較過去在雷伊泰甚至西歐諾曼第登陸的人數為多。登陸部隊先佔領仁牙因灣灘頭陣地四處，旋即向內陸推進，坦克部隊向呂宋島西北部廣十五里的前線推進逾四英里後，已攻佔海岸城市仁牙因、曼卡丹、達古班聖伐比安四城，及仁牙因機場，以之聯成一十五英里的堅固戰線。達古班城有鐵路可通馬尼拉，沿此可以側擊馬尼拉之背。美軍並攻抵馬尼拉西北一百零三英里中部平原的邊緣。美軍予敵初步突擊後，日軍驚魂未定，僅作微弱的抵抗。一方面積極自南面向阿格諾河趕運大量兵力及供應物資，有沿阿格諾河建立第一道防線模樣，但美軍界人士認為日軍已失去平衡力量，故不能組織沿河防衛，但必圖在更南的區域阻擊美軍。日寇這時也自知他的力量不足與美國爭衡，但還拚命作無效的掙扎，十日晨，日方游泳士兵及小船攜帶各種爆炸物，於仁牙因灣一帶冒險活動，企圖攔截美一部分進攻艦隊。敵分派出若干小型船隻開入仁牙因灣，船內裝有各種爆炸物，自小地雷至爆炸彈無所不包。敵兵駕着船隻，自

仁牙因灣海岸出發，企圖駛近美方船艦，向他的目標投擲爆炸物，一船並作自殺性的攻擊，向美船迎頭猛衝。若干日兵則在木匣下或旁邊游泳，企圖在美艦隊活動時不被發覺，洩到船艦附近，投擲爆炸物，當有一二敵兵被美艦俘虜，其他拒絕受俘的敵兵則自水中以手榴彈向美艦及士兵投擲，當被美艦完全解決。美軍在呂宋島登陸後，菲律賓總統奧斯敏納發表文告，囑呂宋島菲人協助麥克阿瑟將軍所部，並及時奮起云：「美軍部隊現於呂宋島建立陣地，距吾人首都極近，多月來吾人所祈禱者，今已實現，菲島之戰，決定時刻業已來臨，吾人應鼓起勇氣及榮譽之感，俾不愧對我陣亡先烈，勉哉諸君。」同時，美海軍飛機亦於北部區域出動擊敵，阻止日軍沿西海岸襲擊美軍左側，出動機隊並襲擊菲島夏季都城碧瑤，以及聖伐比安東北九英里的大機場所在地洛沙利奧，擊毀敵方軍火及軍需物資堆棧、貨房、軍營、防禦工事及摩托車輛，其他飛機則襲仁牙因東南六十二英里的克拉克機場，擊毀地面所停日機三十四架，馬尼拉以北日軍主要橋樑至少有三座亦被擊毀。美機轟炸時，未遇敵方高射砲火。十一日，各區美軍繼續迅速推進，右翼自阿格諾河西岸向馬尼拉挺進的美軍越過烏曼德七英里，佔領一重要公路交叉點，東面的另一支美軍則越卡拉西奧及布樂格。距達古班五英里，最西側的美軍攻佔布拉多，並佔領阿格諾河口。左翼美軍前進部隊攻佔瑪瑤格，並沿距海岸九英里的波梭魯比歐公路與日軍發生接觸，日軍仍驚魂未定，致猶未能自南調遣實力充足的大軍前進作正面的抵抗。十二日，美第六軍於仁牙因灣東部海岸堡壘地帶推進七英

里，抵達距離內陸深入十二英里的散加羅斯及馬拉斯奎鎮，並遣斥候部隊渡過阿格諾河。南面美軍推進八英里，至距海岸十八至二十英里的摩洛里，西面美軍則越過距海岸十一英里的亞加萊。美軍並佔領散達巴拉及馬班的中部。控制仁牙因灣至馬尼拉的鐵道十三公里。十四日，美坦克步兵兩路縱隊，在阿格諾河以外六英里的加姆林會合，通過呂宋中部的主要公路，向南面八十一英里的馬尼拉節節推進。美軍推進六至十一英里後，第六軍流動部隊已於呂宋島深進二十八英里。美斥候部隊則向內陸推進逾三十英里，距馬尼拉七十九航空英里。美軍向菲律賓首都推進，事實上幾暢通無阻，日軍的戰略，似乎想全部撤退到呂宋以北的山區，而不敢冒險在馬尼拉前方的平原進行坦克步兵大戰，因為山地不但較易防守，而且美軍的陣線如果過長，日軍就可以攻美軍的左翼。東部海岸堡壘地帶的美軍，則與日軍在索馬島都城碧瑤以南般固特山麓激戰。中部戰線方面，美軍攻克卡達布蘭，並繼續進五英里，向加姆林東北二十二英里的厄登尼塔第六號公路城進攻。美軍並續在仁牙因灣東岸的聖杜馬斯地方登陸，該地位於沿岸鐵路線上，約在達古班與聖斐南多鐵路終點之間，較已登陸的美軍地位更迫近日軍於碧瑤山地的據點。十六日，大部美軍攻入呂宋內地達三十英里以上，並繼續前進，步兵先頭部隊已抵卡密林東南，並與其他部隊會同由孟克打進展至潘納奎，距塔拉克僅十三英里，距克拉克機場的第一座飛機場僅三十英里。日軍曾於仁牙因灘頭陣地東北端反攻，但被美軍擊退，並毀日坦克車三輛，乘勝攻佔厄登尼塔，於兩處

據點切斷通日軍山頭堅強據點的主要道路，復沿該路向北推進五英里，攻佔比南科南，先頭部隊進抵比南科南以南二十二英里的蒙卡達城區域。美軍攻佔比南科南，雖已切斷碧瑤到馬尼拉間最後的直達公路，但日軍仍據有一迂迴的公路，即經過卡巴羅山於未向西南轉至碧瑤以前通達該城以北五十五英里的據點。海岸區域美軍沿通往內陸五英里的日軍大空軍基地洛沙里奧的公路向東挺進，美軍一隊正面進攻，另一隊則自公路他移，於西面三英里處切斷日軍後方交通。八日，美軍已完全控制洛沙里奧，並包圍距該地十四里碧瑤四周山地的強大日軍，美軍在開始全線向馬尼拉推進以前，將先攻陷洛沙里奧。日軍曾於洛沙里奧及厄登尼塔之間發動側翼攻勢，遭美軍反擊，毀坦克二十三輛及野戰砲多門。另一部美軍第十四軍集中力量於仁牙因灣以南三十哩呂宋島的中部平原，向馬尼拉推進，在塔拉克以北十三哩聖蒂納西亞外獲得驚人進展。二十日，美軍終於將呂宋島鐵路及公路中心的塔拉克佔領。日軍於放棄塔拉克前，曾實行破壞，該城商業區已被毀壞，所有公共建築物包括學校醫院在內，盡成廢墟。日軍破壞建築物中，滿貯彈藥糧食及供應品。都是日軍在撤退時不能攜去的。但日軍未破壞電力廠，自來水廠，製冰廠，日軍亦未在剩餘的建築物埋藏炸彈或地雷。美軍於塔拉克以東佔領維多利亞及拉波爾，在塔拉克以北向東推進廿八英里的美軍，距呂宋東岸僅五十五英里。此外美軍並佔領羅薩里斯、巴蘭加與迫近聖里安。佔領塔拉克的美十四軍，續向瑪巴拉克特鎮的克拉克飛機場推進。同時沿主要公路推進於塔

拉克以外的美第六軍，已攻克距克拉克機場不及十英里的卡巴斯，該處在馬尼拉以北五十四英里。美軍並攻克塔拉克東南十三英里的聖達蒙尼卡。二十三日，第十四軍前鋒迫近仁牙因與馬尼拉的中間點鮑本，距克拉克機場僅六英里，十一個重要的克拉克機場的第一個業已在望，但仍須渡過鮑本河，一般預料日軍或將在鮑本河作首次真正的抵抗，但結果美軍竟長驅過河，毫未遭受阻礙，很快的佔領鮑本及附近機場。同時復伸進呂宋島西海岸巴丹以北四英里的印芬泰，以保護其側翼，在東面的美軍亦佔領卡巴斯東北三十英里的古雅坡。譯名二十六日，美軍已控制克拉克機場十九處，日軍退走時，並未將各機場毀壞，仍留有完整的飛機庫，其中藏有極有價值的機件與高射砲。某空軍軍官視察美軍戰利品，發現其中至少有飛機引擎五十件，汽油數百箱，炸彈及其他裝備頗多。克拉克機場爲呂宋島上的第一等機場，其面積足以容納兩個航空隊，自克拉克機場起飛的重轟炸機，可飛襲包括新加坡在內的日本全部佔領區，自克拉克機場起飛的「B 29」式機亦可飛襲東京。美軍佔領克拉克機場後，復向馬尼拉推進，在鮑本河以南所遇敵方抵抗逐漸激烈。左翼美軍在洛沙里奧東北佔領高地一處，左翼向北推進的美軍亦佔領西松以北二英里洛沙里奧東南三哩的考林根，其南美軍在敵方堅強抵抗下，越過聖孟紐爾。日方調集砲兵，擬轟擊克拉克機場區域，但美軍已肅清鮑本以南的山地，奪獲大砲及機關槍極夥。三十日，美第六軍復進展十三英里到達卡倫比特，並在潘潘加河上距馬尼拉二十八英里地方獲得渡口。第六軍另一部在聖斐南多

西南十英里處作扇形的展開後，已佔領盧波，在二十英里以內與佔領奧隆加波的部隊會師，並進抵加拉隆比特鎮，距馬尼拉二十五英里。奧隆加波原爲美海軍基地，位於蘇必克灣，港口極佳，美軍已開始修復該港，一部海軍且已使用該港。日軍在佛特斯伯格以西散巴爾斯山嶺袋形地帶以內的抵抗，全被肅清。美軍復在呂宋島蘇必克灣入口處的格蘭第島登陸。左翼部隊佔領距碧瑤西南十四英里及距重要公路交叉點半英里的烏帶村。通馬尼拉的第三號公路，就在這一交叉點上，與通北方及東方至敵人佔據的碧瑤的第十一號公路啣接。美軍在呂宋中部平原上向北向東切斷日本所餘馬尼拉與呂宋北部羣山間的公路，佔領卡巴納端以北七英里的昆樓及塔那威拉。在呂宋島西北部美軍攻丁塔古公路交叉點並包圍距聖昆丁東南四英里的斯敏蘭與九英里的蘇泊。二月三日，美軍復在呂宋島作第三次的登陸，美第八軍於八打雁省（卡維特省以南）的納蘇布不折一兵一艦，完成登陸任務，敵人對此全未料及。這次登陸的地點在馬尼拉以南四十英里，柯列基陀島東南二十英里，此舉使美軍能控制馬尼拉灣以及著名的卡維特海軍根據地及柯列基陀島。美軍在這些地區以及格蘭第島上的陣地內，可以控制敵方增援呂宋西南的一切企圖，同時可以封鎖馬尼拉以南的日軍，使他不能與該地以北的日軍聯絡。當日下午，美第三十七師攻抵馬尼拉近郊，自北面及西面威脅該城，美第十一傘兵師自空中降落，攻佔塔加台後，迅速自南向馬尼拉推進，沿途曾遇敵狙擊兵及破壞區的障礙。馬幹安宮及格勒斯公園與飛機場均被美軍攻佔。傍晚

六時四十分，美軍於夜色掩罩之下，作大包抄推進，攻入馬尼拉城，美騎兵第一師於黑夜中突入馬尼拉，立即保護聖多瑪斯集中營，使該營內爲日軍拘禁的數千被扣僑民不致受害。該師其餘部隊則在城內和敵軍發生白刃戰。日軍自二月四日清晨起，開始堅壁清野工作，自動破壞馬尼拉的主要設備，爆炸之聲震耳欲聾，距馬尼拉不遠處可見地面岩石強烈震動，並見火燄瀰漫空際。日軍在馬尼拉城內縱火燒城，美軍及被解放的盟國人民均忙於救火。日軍沿愛斯科達一帶於下城商業區肆意縱火，此項縱火與作戰無關，只是澈底的進行破壞工作。同時城內若干區域亦有挨戶戰展開，美第一師騎兵及第三十七師步兵迅速掃蕩馬尼拉，緊迫城內日軍，第十一傘兵師傘兵亦自南向前進，日軍整個崩潰迫在眉睫。第三十七師攻克聖多瑪斯集中營附近的比利比德總監獄區，解放俘虜八百人及被拘禁的軍民五百五十人，此外聖多瑪斯集中營亦有俘虜三千七百名被釋放，五千人中約有美人四千，其餘均係英澳人民。美軍自仁牙因灣登陸處向南推進一百十五英里，始抵馬尼拉，計距登陸呂宋島的時間凡二十六天。在馬尼拉以北作戰的美第十一及第十四大隊封鎖通往巴丹半島的一切公路，並沿海岸向南搜索。麥克阿瑟將軍於二月七日抵馬尼拉，即在武裝保衛之下，乘車巡視馬尼拉北郊被砲火所毀的地區，並發表聲明稱：「馬尼拉之攻陷，乃太平洋戰爭重要階段之結束，此爲另一戰役開關坦途。吾人在敵人全軍覆沒以前，決不中途停止，而任務亦一日未了。吾人對已獲之任何成就不予重視。吾人作戰異常順利，但吾人終極目標，乃日本本土。」

澳洲安全確保，菲律賓業獲解放，荷屬東印度及馬來亞最後亦可獲拯救，以是吾人「殺往東京」之口號，並非虛言矣。我此一戰區中久歷沙場之三軍官兵，現執戈以待，候命出動，願上帝加速此日來臨。」美軍雖突入馬尼拉，但菲島日軍總司令山下奉文仍親自指揮馬尼拉的防禦戰，圖負頑抗。美軍很快的將馬尼拉北部及奎松城所有的日軍肅清，繼續掃蕩馬尼拉南部尼柯爾斯原野附近的日軍，巴錫河上所有的主要橋樑均爲日軍毀壞，但美第三十七師仍在馬尼拉近郊馬拉千宮以西，以水陸兩用坦克渡過巴錫河，協助由空中運來的美軍第十一師，掃蕩馬尼拉南部的殘敵，與頑抗的日軍進行猛烈的挨戶戰及巷戰。南城日軍以大砲轟擊已由美方肅清的北城，聖多瑪斯集中營蒙受若干損失。南面日軍縱火燒城及濫予破壞，使馬尼拉城百孔千瘡，城內大部份區域成爲廢墟，肅清最後的日軍後，城港多數區域已不可辨識，勢將全部重建。九日，美第一騎兵師加緊包圍據守馬尼拉南部的日軍，渡過巴錫河，推進五英里，距馬尼拉灣不及三英里。第三十七師的部隊拓展城中心的陣地，沿二英里的前線從事逐屋戰，且戰且進，距馬尼拉南不及一英里半。日軍在城南部分掙扎，以住屋及公共建築爲防舍，並以猛烈砲火抵抗逐漸前進的美軍，美軍幾已抵達納爾遜機場的邊緣，與在尼哥爾斯機場區與日軍苦戰的第十一空運部隊相距不及三英里。三十七師復順序掃蕩巴錫河以南東面及西面的班丹肯及厄米泰區，抵第一騎兵師新陣地西北五英里之處。第一騎兵師於十日續向馬尼拉南部推進，並第二次由菲律賓賓跑馬場附近渡過巴錫河，（第一次

係由聖彼得羅馬卡狄附近渡過巴錫河向西推進，肅清馬尼拉斯達達納區的敵軍。該師旋即由南向納爾遜機場附近推進，與第三十七師會合，加緊包圍馬尼拉以南的日軍。馬尼拉城的日軍直到三月二日方被完全肅清，被圍日軍全部就殲，城中日屍計有一萬二千人以上，此外尚有未能估計的數字。美軍佔領馬尼拉後，更接近日本本土，從馬尼拉到佐世保僅一千三百八哩，到香港僅六百四十哩，到南中國海岸不過八百哩，美軍不但進入日本內層防衛圈的大門，且已突入前庭了。當美軍圍攻馬尼拉殘敵的時候，柯列基陀和巴丹半島上的戰事也正在進行，九日，美解放式轟炸機轟炸柯列基陀及巴丹南部的馬里法爾區，投彈一百餘噸，兩區均起大火。十日及十一日，美陸海軍轟炸機出襲五百次，每次一架，共投彈九百噸，其中七百噸落於巴丹南部，兩百噸落於柯列基陀。十日，美「P 47」式機襲巴丹海岸近海滿載日軍的駁船三十五艘，船上載有日軍三萬五千人，日軍遭受猛炸時，企圖逃脫，該船行駛方向尚未確定，可能係駛往柯列基陀方面。十三日上午九時半，美掃雷艇數艘領導滿載美軍的運輸艦十艘，開始肅清馬尼拉灣的入口處，顯然即將進攻柯列基陀，美機及美艦猛烈轟炸柯列基陀，主力艦二艘，巡洋艦四艘，驅逐艦五艘，亦參加砲擊。柯列基陀的日方砲隊還擊，與進行的輕型美艦作猛烈砲戰。傍晚，美掃雷艇進入柯列基陀及巴丹半島的狹窄海峽，日砲擊未能阻止。十五日，美第十一步兵團越過馬尼拉灣，向巴丹半島東岸推進四英里許。十六日，美軍於對馬里法爾東西及四周若干處的巴丹半島南岸發動水陸攻擊後，攻佔巴丹半島。

美第三十八師部隊，於第七艦隊及遠東空軍掩護下登陸，美軍僅損失八人，美軍登陸前，海空軍英勇出擊，馬里法爾港內敷雷均經掃清，柯列基陀日方大砲均於此役中被巡洋艦驅逐艦大砲及空軍夷平。美第六師亦出動與第三十八師會合，自比拉前進十一英里，攻克東海岸的李梅及拉茅，對巴丹半島負隅頑抗的少數敵軍發動圍攻，加以聚殲。十七日，麥克阿瑟將軍重返巴丹半島，於驅逐最後日軍之際，巡視前線，小村上的菲人數百歡呼迎接。麥克阿瑟將抵柯列基陀對岸的馬里法爾時，因橋樑炸燬，被迫折返。這時美傘兵及水陸兩棲部隊正在柯列基陀登陸，麥克阿瑟不顧敵狙擊兵及敵軍射擊的危險，順利巡行，並對記者謂：「此行足消吾三年來心中的塊壘。」參加水陸兩棲部隊的柯列基陀登陸戰的美軍，有前在新幾內亞島上作戰的軍隊，登陸後就佔領所有重要據點。美傘兵在柯列基陀島上的山頂附近着陸，敵軍大感惶恐。美第七艦隊與遠東航空隊在美軍登陸前，連合砲轟柯列基陀，美軍由巴丹半島渡過海峽，在柯列基陀島南岸登陸，將日軍全部驅入陣地。美軍向內陸推進之際，迅即與美傘兵取得連絡。美軍解放巴丹後，該處被拘禁的美軍官十六人，荷蘭軍官三人及英軍三人已獲救。日軍據柯列基陀要塞隧道孔隙拚死抵抗，美傘兵步兵聯合進行剿除工作，肅清據守最後據點的日軍，並佔領馬林達村。馬尼拉灣入口左右兩方的山地要塞均已爲美軍兩隊所佔領，這時唯一的日軍，就是把死守各隱藏處所的日軍一一肅清。截至三月二日爲止，被困於柯列基陀島上的日軍，事實上已全部被殲。美軍三千零三十八人在砲火掩護下登陸，擊

敗日軍約六千人之衆，已清點的日軍屍體有四千二百十九具，美軍損失極微。麥克阿瑟將軍會親往柯列基陀要塞視察，並下令在柯列基陀豎立美旗，這是兩年零十月來的第一次，隨同視察的有過去與麥氏在巴丹半島共同作戰的美軍官十一人。麥克阿瑟登岸時，地上的日屍還沒有清除完畢。至此，呂宋島的戰事大體已告結束，日軍於敗退時憤無可洩，遷怒於無辜的菲律賓民衆，大事殺戮。當二月中旬日軍據馬尼拉城南頑抗時，曾進行類似南京的恐怖屠殺，不過規模比較小一些。日軍不論遇見何國人民，均一律予以殺戮，若干日軍挨戶搜索，槍擊戶內住民，其他日軍則網羅難民，然後將他戮斃，或予槍殺。數百菲島男女兒童均遭殺戮。曾有日軍三十名衝入巴錫河以南的杜塞爾學院，開始刺殺院內平民，院內共有各國男女兒童七十人。內有天主教柯斯格利夫神甫，曾目覩日軍企圖強姦將死或已死的婦女，柯斯格利夫神甫後被日軍施以毒刑，胸部被戳三次，假裝死去，幸未殞命。尚有十人亦於受刑後仍未斃命。菲駐美專員羅慕洛之母曾遭日軍步槍射擊，因而腿折，幼弟及妹夫被困於憲兵營中達四十日，慘遭拷打，妹夫的牙齒盡被擊落。又八打雁灣巴安小城的婦女亦被日軍驅入一小學校內，婦女正枯坐室內等候發落時，他們的丈夫兄弟愛子等約二百人，亦於不遠處被日軍驅入一大室內，隨即把房門封閉。下午一時後，日軍的破壞人員就開始他們的工作，將拘禁男子的一室完全炸毀，室內大部分男子立被炸斃，其餘從廢墟外面逃出來的人，亦被日軍用槍擊斃。日軍旋即搜索全城，以汽油縱火焚燒民屋，室內有殘廢不得外出的人，也被日軍閉

門縱火燒死。菲律賓人民對日軍此類行動，認爲宛如野獸一般無二，除了發揮他先天的獸性外，不知日軍有何其他理由犯此罪孽。

第八十六回 合圍南坎犁庭掃穴 會師芒友士飽馬騰

却說緬甸方面，正當新三十八師猛烈會攻八莫，襲佔曼西隘口，截斷八莫南坎公路的時候，孫立人將軍以戰略上爭取主動爲着眼點，以求早日打通舊滇緬公路，不因敵人的死守八莫而遲滯軍事的進展，所以不等八莫攻下，便令新三十師間道越過八莫，對南坎發動攻勢。南坎是明代木邦宣慰司直轄的土地，北距八莫七十一英里，東北距畹町三十九英里，南距臘戍一百三十四英里，在瑞麗江南岸，爲緬北肥沃的產米區域，南坎地區爲一狹長的谷地，四面都是高山，地形低窪平坦，土質鬆軟，不利於守，更不利於攻，所以爭奪南坎，必先爭奪四圍的制高點。從八莫南出，到馬丹陽便進入山地，萬山叢錯，綿亙一百二十餘里，直達南坎西北，形成南坎外圍的天然屏障，新三十師進展到馬丹陽時，標高才不過四百尺，再行三十多里到堡坦，就升到拔海四千呎的高地，這一路地勢的陡險，也就可想而知了。從馬丹陽一路往上升的山勢，到了卡的克又逐漸下降，往後一直到南坎都是下坡，因此卡的克便成爲這一帶山區的分水嶺，形勢非常險要，再加上左邊的五三三八高峯，和右邊的蚌加塘高地，互爲犄角之勢，進可以攻，退可以守，爲決定南坎爭奪戰勝負的關鍵，敵人在這一帶高地，儲藏了大量的糧草和彈藥，構成許多砲兵陣地。自從密支那被我軍攻克後，敵軍到處求援，一面補充整理殘破的第二師團，第五十六師團和已經經過十一次補充的第十八師團，一面搬來

原駐朝鮮的第四十九師團，打算利用原好三的部隊死守八莫，拖延時間，同時在南坎附近一帶利用有利地形作周密部署，阻止新一軍的南下，和滇西遠征軍的西進。後來因為新一軍部隊主動攻勢來得太快，新三十八師團攻下的八莫，危在旦夕，新三十師又長驅疾進，直迫南坎。這時在南坎負責指揮的山崎四郎大佐，眼見時機緊迫，不容有從容佈置的時間，便匆匆的糾集他自己的五五聯隊，五十六師團一四六聯隊的一部，砲兵第十八聯隊第一大隊，輜重工兵等一大隊，和剛由朝鮮調來的四十九師團的一六八聯隊，從南坎西側二十里處的曼溫附近地區星夜出發，企圖窺伺我軍兵力分離衝出山地的時機，一舉擊破新三十師的主力於南于山地附近，然後沿公路及其兩側山地，傾全力向曼西突進，以解救八莫原好三部隊的圍困。新三十師的主力在十一月底分成三個縱隊，越過曼西，一路爬上比貴州松坎附近的鈞絲岩還要險峻十倍的山坡。十二月三日，先頭各部隊分別在康股西北地區及南于附近，與敵南坎外圍山地部隊發生激戰，四五兩日，擊退敵對我右側攻擊部隊的反撲，搶了一步先，將五三三八高峯佔領，把敵人增援的部隊完全阻止在山腳的下面。十二月九日，敵酋山崎大佐指揮的部隊，集中一五〇重砲兩門，山砲八門，平射砲十六門，對我軍前線發動了猛烈的攻擊，又利用山間已乾涸的湧流舊道的掩蔽，分四路向我軍正面鑽隙滲入，敵我曾一度陷於混戰，但竄入的敵軍不久即被全數消滅。這時孫立人將軍看出日軍兵力的雄厚和企圖的積極，連忙把在曼西警戒的八十九團星夜調赴前線，又由八莫方面抽調新三十八師的一個

加強圍，由陳鳴入團長率領爲我軍左翼獨立支隊，對南坎方面敵軍的右側，作秘密深遠的迂迴行動，向敵右後方施行截擊，敵軍似乎已經覺察我軍正面兵力雄厚，同時他們明白要制勝必先制高，乃在十四日將主力轉移到右翼，向我五三三八高地猛烈仰攻，一日之間，發射三千多砲彈，九十團第三營陣地完全被毀，營長王禮宏壯烈犧牲，一陣砲擊之後，敵步兵就以密集隊形作自殺式的連續衝鋒。我雄踞在山上面的輕重機關鎗，衝鋒鎗，步槍一齊叫囂起來，第一隊的敵人倒下去，第二隊跟着上來，接着第三隊，第四隊，他們好像發了瘋，甚至後一隊的人，竟拿前一隊剛剛倒下去的「戰友」作爲衝鋒前進的掩護。這樣不分晝夜一連衝了十五次，每次衝上山的敵人，都被山上的火舌吞嚥了。最後，他們的力也完了，氣也竭了，傷亡也差不多了，才紛紛向密林中逃竄，遺屍在我軍陣地前面的有一千二百六十三具之多，內有中少佐以下軍官四十一人，丟下輕重機關鎗七十六挺，大砲六門，步槍六百五十支，擲彈筒四十六個，卡車四十六輛。在敵軍猛攻五三三八高地時，八十八團健兒正從左翼蚌加塘高地向馬支攻擊前進，截斷正面敵軍突擊部隊的交通線，從公路東西夾擊，於十九日將卡的克及卡龍完全攻下，敵軍神田大隊和陣地同時毀滅。這一場遭遇戰，擊潰了敵軍的主力，和旺盛的企圖，南坎的命運便被決定了，我軍站在高屋建瓴的地勢，指揮官們拿起望遠鏡，任意在卡的克或五三三八高地察看南坎敵軍的動靜，洞澈無遺，而往南坎去，便是一步步的下坡路了。民國三十四年的新年在槍砲聲中悄悄的溜了過去，大家的眼睛都在望着南坎，誰都沒有理

會到過年的事情，年底，左側獨立支隊的一一二團，從南宛河北岸的崇山峻嶺中，覷破敵陣的空隙，強渡到祖國境內，佔領了壘允和中央飛機製造廠舊址，他們在祖國的懷抱中，大吃豆腐，這是幾年來沒有嘗到過的故國風味，弟兄們都打了一次牙祭，算是慶祝新年。一一二團取得壘允後，再繼續前進，佔領南坎北面一帶高地，並向東攻擊，和滇西遠征軍遙相呼應。新三十八師正面攻擊的部隊也控制了南坎西面的大部山頭，將要形成的合圍形勢，只剩下西南角上一個缺口。一月五日，新三十八師的一一四團緊跟在八十九團的後面，由南坎西面的古當山脈中鑽出來，佔領了西南角上一帶高地，缺口漸漸縮小。新三十師原計畫六日拂曉在瑞麗江下游渡江側擊南坎的，可是五日晚上一忽然下起大雨來，這是緬北乾燥時期稀有的大雨，這場雨一連下了三天三夜，江水暴漲，原來不過一百來尺寬的江面，一夜之間就加寬到四百多尺，南坎四圍，因為地勢高峻的緣故，早晚氣候本來已經很涼，雨中更加倍覺得寒冷，晚間把三牀毛毯雙疊起來蓋，還冷得縮成一團，而瑞麗江也沒有像牠的名字那樣瑞麗，却是一條令人心悸的河川，牠的兩旁都是懸崖絕壁，許多很大的亂石參差的長在水裏，形成很多險惡的水灘，水深平均在一丈五尺以上，迂迴部隊沒有因為雨冷和江水的險惡，遲緩他們的行動，連夜冒着大雨渡過瑞麗江。過江以後，困難越發增加，東岸山峯更陡，泥濘路滑，馬匹跌斃很多，和雨季中在孟拱河谷所遭遇的困苦情形差不多，爲了任務，大家都忘記了艱辛，八十九團從西南朝東北緊緊的把南坎西南面的缺口堵住。一一四團使向南伸展，截斷南坎以

南的公路，斷絕敵人的後援和補給。南坎谷地內，大家都預料到不會有大的戰事，問題只在四圍的山上，到了四圍的制高點都被我軍奪取以後，向南坎腹地挺進的我軍，更顯得活躍了。十一日，新三十師正面攻擊部隊已將茅塘敵軍陣地突破，九十團主力順着瑞麗江北岸，祕密南下，乘着大霧濛濛渡過江，和八十九團作內線平行運動。十四日，這兩個團都到達南坎西南一帶六千尺以上的密林地區，兩下會商停營，一個從背後一個從側面直撲南坎，十五日早晨，南坎河谷又撤滿了一場濃霧，担任側面攻擊的九十團，便藉着大霧的掩護，從田壠中以廣泛的正面向南坎突擊，十一時半，霧剛剛散，南坎便被我軍佔領。隨着四圍山中激烈砲聲的低落，二三日後，殘敵也被我軍擊退掃穴的掃蕩淨盡了。關於新三十師與新三十八師合圍佔領南坎的經過，大公報隨軍記者呂德潤有一篇詳盡的報告，茲特節錄如下：「一月十四日，天氣晴朗，早晨有薄霧，上下午萬里無雲，晚上滿天星斗。南坎之戰這幾天緊張起來，六日晨，我們的部隊往計畫渡河處去了一次，可是水太急，又有敵人戒備，直到十日，九十團在南坎南九千碼的地方渡過了兩排人，十一日第三營全數過去了，十二日，九十團，八十九團也渡了過去。最初兩天，我們便佔了附近一個高地，兩天兩夜爲了機密，晝夜都不準生火。昨天我們佔領了曼茅的山頭，今天這二團人沿江搜索前進。拂曉時雙方的砲聲把大家吵醒，白天也砲聲不斷。砲戰我們是不會吃虧的，目前我們除了師直屬的砲兵外，還配有四門一五生的重砲，和十六門山砲。下午砲聲漸漸的沉寂了。指揮所接到的報告是九十團佔領了拉令干和八

南公路在瑞麗江渡口處的二七五四高地八十九團也佔領了南坎背後的三七一二高地。在橋這邊的八十八團肅清了谷地西邊山林間的殘敵，我們指揮所距江畔五哩，現在夜裏不會被人摸進來了。黃昏的時候，八十八團的報告是在江邊的橋頭已和對岸的九十團以衝鋒槍聯絡起來，並看到南坎附近的公路上有敵人兩輛汽車來回跑了兩次，不久一個小村子裏起了火。新三十八師這幾天又上來一個團，一四團緊跟着九十團、八十九團前進，一二團昨天又接了八十八團的防。昨天見到李鴻師長，他告訴我十二日在猛卯和滇西國軍會師了，這時國門砲町仍在我圍攻中。晚上文副師長小山回到指揮所來，他說在二七五四高地打垮了敵軍五五聯隊兩排，獲得戰利品很多。新三十師唐師長守治，仍在最前線指揮作戰。文副師長說我們過河的兩個團，八十九團從背後撲南坎，九十團從側面撲，加上八十八團和後面新三十八師的兩個團，我們有了五個團了。最近敵情也相當清楚了：最初南坎有敵五十六師團、一四六聯隊、四十九師團全部，十八師團主力及戰車部隊，這幾天看樣子只有十八師團、五十五聯隊和一四六聯隊的主力及一六八聯隊的大部，和第二師團的一些雜兵了，加起來約二聯隊，論兵力和火力，都在我們之下，我們的工事，據說在南坎城中沒有什麼，在南坎背後的山谷中却有相當的佈置。自從我們渡河成功控制了南坎背後的山頭後，我們的砲兵便專在他們山谷的工事處打他們一出來，我們便從山上往下打。就今天的形勢論，南坎已成了我們囊中物了。由於過去的經驗，我們覺得南坎的殘敵仍會死守的，可是到了晚上，

敵人的砲聲突然出現了一五〇的重砲，雖然打的不準，還亂放了一陣，也許敵人要撤退。當晚孫軍長和唐師長通了電話，除了趕快拿南坎外，便是明天（十五日）要過瑞麗江親到南坎背後我軍陣地視察去。十五日一大早，李主任忙着找馬。我們出發時，史說參謀長劉德星上校來了，他們要去看砲兵陣地，拉我同去，但想到看看瑞麗江騎騎馬的樂趣，便就沒去。九時，孫軍長、李師長和一些幕僚們便騎馬出發了，先在南坎谷地西邊的山中進出，這是我新三十師偷渡瑞麗江所走的路。十五匹戰馬賽着跑在山林谷水裏穿過，山上的林隙中看南坎谷地真是一目了然。瑞麗江是多麼美麗，南坎整個的暴露着，望遠鏡中只看清村西的兩個白塔，周圍的砲兵陣地不時向南坎背後的山凹裏打，那邊也有回聲。由於過去每個佔領的城市都給我們打了個一場糊塗，現在我們爲了要住房子，儘量的少打南坎。砲聲中說說笑笑頗不寂寞，沿途我弟兄們匆匆忙忙的搬運彈藥，許多土人男男女女的也幫着他們猜。這一帶山上土人的房子成一長排連接着，看牠的形式，這地方一定有粟粟人。據說此地巴朗人也很多，再加上緬北的喀欵人和撣人，這些被冷落了少數民族，雖然沒有高深的文化，但是善惡他們却分得很清楚，而今是一致抗日了。到了山頂，由前線回來的人說前面兩個團又推進了，已從山林中迂迴到南坎去。大家一興奮，馬又賽起跑來，雖然是下坡路，但是馬却爭先的跑個不停，遇到溝渠，一躍而過。到達江邊時已十一點多了，我們的弟兄們正忙着過河。瑞麗江在此地風景的確很美，兩條高山夾着牠湍湍的流，現在水退了，寬不過五十碼，可是兩岸伸着

黑色發亮的堅岩，一塊巨石在中心矗立，水遇到牠打起漩渦來，幾個小橡皮船和馬匹正渡江，走到漩渦處給水捲着打轉，船上人叫着，牽馬的人死命拉着馬韁往對岸引，對岸的人拍着手低沉的叫着：「馬馬！」這邊岸上的人拿着大竹桿在岸上的石頭上亂打，大聲呼叫着「打打！」遇到馬回來的時候，便不管地方的狠狠的打，有的馬又不敢上岸，又泳不過去，便順水漂下，找沒人的地方回來，又給牽下水去一陣亂打，馬在水中喘氣，拉馬的在漩渦裏時隱時現，一些給馬拖回岸上的弟兄，光着身子喘着氣，寒冷的水，山谷的冷風，使他們的嘴唇發紫，全身傾斜着。這像嘉陵江在小三峽裏的風光，給這些弟兄們的英勇淹沒了，下游的地方士兵營的弟兄在架浮橋，孫軍長命令他們儘快的架好，弟兄們見了這些高級官長，正忙忙的過江，轉過這個有漩渦的峽谷上游便是南坎谷地，這地方我們十日拂曉偷渡時敵人毫未發覺，因為他們認為這地方是渡不過人的，又加上六日到九日的一場大雨，但是我們的弟兄們終於渡過了，南坎戰役中他們是刺向敵人的一把利刃。我們過江後已是近十二點了，江邊有個電話，孫軍長拿起來，一路上他的臉色都是緊張的，不時的要渡河的弟兄快快快！這時突然輕鬆下來，他把電話交給李師長說：「十一點鐘，我們九十團三營七連完全佔領南坎！」大家都給這想不到會這樣快的好消息歡呼起來，忙着渡河的船在岸上停下來，彼此傳遞着，然後匆匆的划到對岸去。大家都變得很輕鬆了，張炳言副參謀長坐在地上吃起餅乾來，工兵營又送來了一桶稀飯，附近山凹的砲仍不時響着。唐守治師長本來要來接孫軍長的，這時來電

話說又到前面去了，指揮着蕭瀆殘敵。對岸仍有弟兄們狠命的打馬下河，孫軍長命人制止他們說：「現在不必這樣急了。」一路談笑着上山，這位頭髮已經斑白的孫軍長似乎吃力，但是仍在前面急走。路上遇着一個滿身大汗的弟兄，他正搥着一大箱輕機槍子彈上山，看見人來了，像訴苦似的大罵起來說：「老子的……累死人了。」他是屬於輕機槍連的，照理說搬運子彈不是他分內的事，他罵個不停，人們覺得這位性急的將軍也許生氣了，可是孫將軍却很平和的說：「休息一下再搬。」那位弟兄問人那是誰？有人告訴他是孫軍長，他伸了一下舌頭，又要把箱子揩起來，這時有人告訴他：「南坎克復了！」他沒說話，眼睛突的一亮，又坐下來，笑了。這條路是我們砍出來的，我們襲佔南坎的隊伍便是由此秘密過去的，可是這地方距南坎城還有幾個山頭，山林間和南坎外圍的殘敵仍在抵抗，且不時發砲。回來的路上，我問孫軍長南坎怎麼攻下得這樣快，因為除了初期卡的克有過猛烈的戰爭外，現在緊張的打了也不過三四天，他說這是奇襲，我們都是鑽隙過來的，敵人的兵力被這長的江防分散了，等到這幾天我們站穩了，也不讓他們集中了。」南坎克復後的第二天上午十一點半，前線上空出現了幾架戰鬥機，接着有三架「空中吉普」着陸，載來了索爾登、魏德邁、戴維斯三位將軍。索爾登將軍戴着一頂大舌頭的中國軍帽，營長以上的官佐，大概都能認識他。魏德邁將軍是住在重慶，這還是第一次到緬北前線來，遠征軍的官兵除了少數高級將領外，都是只知其名，未見其人。戴維斯將軍是第十航空隊司令，他的部隊一向是在天空協助我軍作戰，

性情豪爽得有些像兒女英雄傳上的鄧九公，口裏老是喜歡曬着孩子們長，孩子們短。他們匆匆的在軍部吃了午飯，就和孫立人將軍一道向遮放而去，大家都意識到中印公路快通了。十八日，參謀總長何應欽派了代表來慰問遠征軍，十九日，孫立人將軍從芒市回來，表示馬上就可以和滇西國軍會師。從十七日起，新三十八師主力將南坎河套的敵軍肅清後，就節節向東壓迫，至十九日，已將色蘭、般鶴、般托、來南、叟拉、卡孔、墨哥、色納等二十幾個據點攻克，推進六十餘里。二十一日，前鋒逼近舊滇緬公路進出的咽喉芒友，並將芒友西北外圍重要據點關陽、曼偉、因苗、斯攻克和滇西國軍前哨會合。敵五十五聯隊傷亡過半，退據五千尺以上的老龍山山區陣地，與由滇西退到芒友的五十六師團殘部互通聲氣，企圖夾擊我軍，不料我軍又以迅速手段，由東北山地鑽隙突出，將形成芒友西南外圍屏障的南拉、腰班、約拉等一帶高地攻佔。殘敵爲挽救他所處的不利的形勢，很快的糾集主力，一路由芒友東出，一路由芒友西北南下，一路由曼康北上，三路反撲，來勢洶洶，我軍站在不敗的有利地勢，一一將其擊潰，並乘勝佔領丹山，直逼公路，控制着芒友和滇緬公路上敵軍一切可能的行動。二十一日下午，孫立人將軍帶着李鴻師長、葛南杉副師長、張炳言副參謀長，到了離苗、斯約，摸還有六七里路的一個小村中，那裏便是王圍的指揮所。不久，唐守治師長、史說參謀長、和龍國鈞參謀長跟着趕來，他們剛剛走到村口，附近忽然格格的響起機關槍來，史龍兩參謀長才一下車，坐在他們後面的衛士便大叫一聲從車上摔了下來，其餘的人趕快臥下，沒有受傷。發槍的地點，離停

車處還不到一千步，王團長立刻派出部隊包抄過去，槍聲停止了，大家爬起來拍拍身上的灰塵，再回頭看看倒在地下的那個衛士，不知已在什麼時候死去了。大公報記者呂德潤頑皮地向孫將軍說：「這回可算是新一軍遇險了。」大家都跟着一陣大笑，似乎忘記了剛才驚險的一幕。二十二日，南坎河谷的沃野，浴在初春和煦的陽光中，山裏還有零星的砲聲，駐印遠征軍和滇西遠征軍相約在苗斯舉行一次會師典禮，這算是芒友大會師前的一個預行演習。與苗斯舉會師同時，新一軍發動三路進擊芒友的猛烈攻勢，一路由丹山切斷芒友敵後各路，一路由正面公路南下，一路由西側山地側擊，三面總攻，一鼓而入，芒友就在二十七日被我軍全部佔領。二十八日一早，就有人傳說着騰揚劇團要在芒友演戲，政治部已經連夜把台子搭起，又有人頗不以爲然，因爲這是戰地，左近就有激烈的戰鬥場面，不要說劇團不敢來演，就是演出來，也沒有人敢安閒的去看的。這兩派的爭論，很快的就被事實解了開來。約摸九點鐘光景，穿着黃卡其布軍服的新一軍和穿夾棉衣的滇西遠征軍，分從不同的方向，向那個搭好台子的廣場集中，穿灰布軍服的還在向步禰國的那條路口豎起一個白布橫額，大書「歡迎駐印新一軍凱旋歸國」，大家這才明白今天是滇緬會師的日子。會場是由新三十八師政治部和工兵營設計布置的，正中搭起一座禮台，台是用有顏色的絲質降落傘張蓋起來的，台前是一個紅色的V字，台的正對面是兩根高的旗桿，右邊距台不遠有一座小山，滇西遠征軍爲了攻佔這個山頭，曾有過一番壯烈的戰鬥。黃色的行列是新一軍三十八師的一團，他們

站在台的左前方，灰色的行列是十一集團軍的一團，他們站在台的右前方，從服裝的顏色上看出兩個戰區氣候的不同，然而此刻是站在同時同地同樣氣候的廣場中了。十一點鐘，偶而有幾片白雲從廣場的上空掠過，人們緊張的心情，驟然感覺到一陣涼爽。公路上揚起一陣很大的塵土，一串吉普車羣漸漸駛近，最先下車的是衛立煌、索爾登、孫立人三位將軍，接着是許多高級將領，陸軍大學將校班三十幾位「學生將軍」也趕來觀禮，會場總指揮官李鴻將軍下了立正口令之後，全場肅靜得鴉雀無聲，攝影記者跑來跑去尋找鏡頭，新聞記者瞪開大眼在構思最動人的字句。首先舉行升旗典禮，軍樂隊奏起中美兩國的國歌，星條旗伴着鮮明的青天白日滿地紅國旗迎風招展，人們的脖子跟着國旗上升儘量的往上翹，蔚藍色的天空，飄蕩着片片白雲，陽光顯得特別明麗，禮砲聲在山谷中嘹亮的迴響着。衛立煌將軍致詞說：「今天的會師，是會師東京的先聲，我們要打到東京，在那裏會師，開慶祝會。」又說：「演繹戰場中美的合作是值得我們永遠記憶的，同盟國不但在戰時要合作，在戰後更要合作來共建世界的和平。」索爾登將軍高興得把嗓子提得特別高的說：「今天是大家頂快樂的一天，我想，蔣主席和羅斯福總統今天一定也是特別高興。」他讚揚中國軍隊的英勇，對孫立人將軍更是滿口稱道，他也預祝「到東京會師去，讓這兩國國旗飄揚在東京的上空。」散會前有一個呼口號的節目，台下轟起巨大的響聲：「打到東京去！」「芒友會師是東京會師的先聲！」兩邊又各朝不同的方向走去，灰色的行列回國了，黃色的行列却沒有如那白

布橫額上所寫的「凱旋回國」爲了確保中印公路的安全，新一軍的健兒們又朝着臘戍的方向喊殺而去。興奮中，不知是誰忽然提醒了大家：「今天是一二八」啊！「一二八」已經是十三週年了，人們立刻又回憶到「一二八」事變時的情景，似乎還歷歷在目。許多表情不同的面孔，令人分辨不出誰是在喜，誰是在怒，猛然間一輛滿載軍用物資的大卡車急駛過去，駕駛室門窗邊豎起「美籍黑人」的大拇指，風送塵土吹下了「頂好」的聲音，大家不約而同的都吐出了一口氣，覺得現在該是算舊賬的時候了。

（本回關於印緬戰爭史料採自緬甸蕩寇志）

第八十七回 中印通車千辛萬苦 硫磺登陸血海屍山

却說滇緬遠征軍會師芒友以後，與戰爭同時進行的披荊斬棘鑿山築路千辛萬苦所築成的貫通中印緬的公路「史迪威公路」也暢通了，接着來的就是通車盛典。關於建築「史迪威公路」的計劃，第四集書中業經表明，這裏不必再贅。單說這條公路，是從印度邊境的雷多起，經密支那、八莫、保山到昆明，中間越過十三座六千六百呎以上的高峯，有許多急彎和百分之二十五到百分之三十的斜度，最高的地點，拔海九千二百尺，由雷多經過胡康、孟拱兩河谷到密支那的一段，長四百四十五公里半，所穿過的地區，幾乎全部是絕少人烟的原始山林河谷地帶，牠的地名是培錫、克、雷、卡、班、尼、河、大、龍、河、提、米、河、大、宛、河、東、京、角、培、奈、河、下、卡、沙、南、赤、河、鬼、門、關、藍、沙、山、隘、南、濱、河、木、隴、河、交、義、河、南、利、河、橋，一直到密支那。從密支那動身到保山，有兩條路，一條路在經過伊洛瓦底江之後，經瓦宋、大、灣、子、昔、董、灑、魯、樓、蘭、新、寨，到國界三十七號樁，由三十七號樁經豬、橋、古、永、阱、口、高、田、小、站至騰衝。由騰衝到保山，也分爲兩路，一路由騰衝經龍、陵、惠、通、橋到保山，一路由騰衝經惠、仁、橋到保山。經龍、陵的一路，因循舊有路基，業已修築完成。經惠、仁、橋的一路，則尚在修理中，這裏統稱爲保密公路。從密支那到保山，另一條路是經伊、江後，向南至八、莫、經、南、坎、芒、友，通到滇緬公路的畹町站，由滇緬公路舊路經芒市、龍、陵到保山。從保山到昆明，完全是走過去滇緬公路的舊路。現在的中

印公路，是合併了約一千公里的滇緬公路，三百多里的保密公路，五百多里的雷多公路而成的，全長一千八百二十五公里。當修築「史迪威公路」時，是怎樣一番景象呢？因為這條路所經過的大部分區域，當時還在日寇佔領之下，所以築路工程，只好緊隨着戰鬥部隊之後逐段進行，步兵剛把前面的敵人打走，工兵就馬上趕着動手，而臨一片莽莽林海，唯一可尋的人跡，只有步兵作戰時砍出來的幾條泥濘小道，在這段時期，築路工兵，除掉沒有戰場傷亡的顧慮外，其餘所受到的辛苦，真是一言難盡！最初担任築路工作的，是駐印遠征軍的工兵第十團，他們全憑人力，所用的工具，只有斧頭、圓鑿和十字鎬，在動工時正巧又碰到雨季，他們在豪雨之中，每天築路的進展很慢，因為排水工程比修築路基更難，但平均起來，每天可完成一英里。後來美國的機械化工兵團帶來了開山機、平路機、打石機、排水機、起重機等現代化的築路機器，工作效率就大大的增加了。民國三十二年十月，新三十八師攻下野人山，美方特把著名的陸軍工程專家皮可少將從美國調來主持中印公路的建築工程，他被任爲中印公路的美國工程隊司令，他給這條公路灌進了一股新的活力，他決定採用二十四小時輪番工作制度，晝夜不息的工作着。築路機從印緬交界線上開始，奔向山澤叢林之間，工程隊以無上的威力，對付着原野的大川，工程始終緊隨着步兵前進，雖然在雨季中胡康、孟拱兩河谷的洪水爲災，把路基沖壞了，甚至於淹沒了，但經過幾次的改良和改道後，終於暢通無阻。隨着軍事的勝利，新路一天天向前爬行延伸，爬過萬水千山，克服了狂風暴雨，像一部巨大機器一

樣，山林中鑿成了一條大路。密支那以下，經八莫、南坎到畹町，這一路是舊有公路，工兵只須做一些加寬和填平的工作。由畹町到昆明這一段，屬於舊滇緬路的範圍，在公路還沒有打通的時候，已在中國民伏的努力下加以改善了。保密段經過四十八天的日夜搶修，較預定竣工時期提前四十一天完成，造成了世界築路史上一大奇蹟。這段路經過海拔數千尺的中緬交界的高黎貢山，除了極少數量的機器外，全憑我國全體民工和工程人員雙手和粗劣工具與高山大水奮鬥出來的成績。全線動員民工，在四萬以上。民工在修路的時候，不僅與險峻的地勢及惡劣的氣候奮鬥，並且時常與深山的猛虎鬥爭，有一天，一班民工正在山林中挖土，忽然發現猛虎兩隻，張牙舞爪，形勢兇險，民工等乃齊聲大喊，因人數衆多，喊聲極響，猛虎始曳尾而去。又有一次，有盟友一人，單身遇虎，險遭不測，幸虧他在身旁發現洋鐵桶一隻，就拚命猛擊發聲，猛虎乃聞聲而逃。如果說印遠征軍打勝仗是正義戰勝暴力，那麼中美工兵能把中印公路修通，就是人力戰勝自然。竹子裏都是真理，表面上看來却是奇蹟。試看那坦克車打扮的開山機，前頭安置着兩丈來長五尺來寬的刮刀，推起幾千斤的泥土飛跑，擋在前面的山坡，只要不是石頭的，經牠幾個來回，就劈出一條直道，直徑在一尺以下的樹，經牠一衝就倒，真好像舊小說上所說的移山倒海，和那些住在野人山上，過着有巢氏生活的「山頭人」對照起來，使人不禁有隔世之感。中印公路的名稱很多，因為這條路是連絡中印兩國的陸上交通的，所以叫做「中印公路」。美國人因為牠是從印度阿薩密省雷多鎮開始修築的

所以叫牠做「雷多公路」。又因爲這條路是由中美軍隊合作打開，而由中美工兵合作修築的，所以又叫做「華美路」。更有人因爲中美軍事緊密合作，以開放這條路爲始，要會師東京才止，所以又叫牠做「到東京之路」。有位新聞記者很幽默的說：「這正好像一個大人對於他所歡喜的孩子，不知叫牠什麼才親熱。」中印公路打通以後，蔣主席爲着紀念創造這條路的史迪威將軍的功績，把牠定名爲「史迪威公路」。於是這條路才有了正確的名稱。不過史迪威將軍這時已奉召回國，不克目睹他所計劃建造的這條公路的通車典禮，未免是一件憾事。創造史迪威公路通車史第一頁的十輪大卡車三輛，由皮可少將親自領隊，駕駛員九人輪流晝夜行駛，於一月二十二日上午十一時半安抵緬緬路終點的昆明西站，比原定通車的日期早，據說這一次是試車性質，這裏面還包含着一段佳話：原來有一天，美國第十四航空隊司令「飛虎將軍」陳納德會見美國後方勤務部駐昆明的負責人休斯氏，陳將軍開玩笑地說：「中印公路修建得怎樣了？是不是應該停止？貴部人員來往中印間還要搭乘敵隊的飛機呀！」休斯回答說：「中印公路不久就可以通車了，你等着瞧吧！」陳將軍又問：「到底什麼時候可以通車呢？」休斯說：「一月二十二日以前。」陳將軍說：「好的，我願意和你打一千元美金的賭，如果第一批車輛於一月二十二日十二時以前到達昆明，我認輸，否則你便輸了。」休斯毫不遲疑地同意後，就把和陳納德打賭的經過，通知中美兩方工程負責當局及駕駛人員，要求第一批車輛務必在二十二日前趕到昆明，並表示願意將這筆「賭

利的賭金」拿出來請客，於是「開路先鋒」的卡車三輛，便於十四日晨自密支那出發，在尚未完全修好的路面上，晝夜星馳，終於在陳休二氏約期前半小時到達昆明。第一次試車的經過既非常好，於是便準備正式的通車典禮了。第一批由印度開往中國的汽車共一百零五輛，其中有載重兩噸半的大卡車六十六輛，此外是一些武器拖曳車，吉普車和救護車，載運的物資包括汽油軍火，拖曳的武器有重砲、野砲、山砲、平射砲等。車隊在一月十二日就從雷多出發，途中在密支那勾留一個星期，二十四日到達南坎，在南坎又停了三天，等着新一軍把芒友攻下來。車隊行駛經過新一軍戰地司令部時，孫立人將軍特別設宴洗塵，席上有中國和澳洲的食物，美國香烟，英國火柴，印度的酒，赴宴的人有運輸隊中的中美司機，軍官，和中美、英、澳、印各國的戰地新聞記者，是一個富於國際性和歷史性的招待會，孫立人將軍眼看着這一批行將開入國門的車輛，在他親手指揮打開的史迪威公路上一輛一輛的駛過去，臉上流露着抑制不住的興奮。他說：「反攻緬甸之戰，自從民國三十二年十月二十四日由新一軍的新三十八師正式揭開，我們經過了種種不可克服的困難和障礙，憑着將士們勇敢無畏和吃苦耐勞的精神，終於順利的達成任務，而且作戰部隊所佔領的區域，很快的就由盟軍供應部隊完成了一切善後的工作，這中間作戰部隊和供應部隊是完全合作無間的。」他對美國陸軍醫務人員的服務熱心和工作效率竭力讚揚，並要求大家各盡最高的職責，以安慰那些來不及救治而死亡的萬千烈士。一月二十八日下午，車隊開到畹町，駕駛員把藏在車

廂裏面的中美國旗拿出來插在車頭上，因為前面有一個隆重的慶祝會。這慶祝會的禮台，背後靠着一條小河，河上橫起一座木橋，兩頭都搭起彩牌樓，靠着吶叮這邊的彩牌樓下，扯起一條紅綵，旁邊寫着慶祝通車的聯語。行政院副院長宋子文穿着一身深藍色的西裝，站在台上講話，他說他是代蔣主席來主持這個通車典禮的，並向全體為這條路奮鬥的將士致敬。來賓中說話的有索爾登將軍，他說：「今天是同盟國最高興的一天，是日本最不高興的一天。」美陸軍第十航空隊司令戴維斯將軍說：「公路的打通，乃是使日軍趨於整個崩潰的一大步驟，滇緬路打通後，第十航空隊的第一主要目標業已完成，陸空部隊聯合作戰，已將敵人逐出緬北，吾人第二目標乃將敵人逐出緬甸，並隨時隨地襲擊敵寇。」皮可少將說：「大家很難想像到我今天高興到什麼程度。」陳納德和戴維斯這兩位飛將軍是難兄難弟，碰在一起，笑話更多，總之，他們都高興極了。衛立煌將軍和孫立人將軍剛參加過會師典禮，又匆匆的趕來，只是都沒有講話。慶祝會完了，接着就是剪綵，領先的第一部吉普車慢慢的爬過木橋，上面坐着皮可少將，許多頂帽子在空中揮揚，一片歡聲雷動，響徹雲霄。二月四日，通過史迪威公路的首批運輸隊開抵昆明，昆明民衆特地準備了一個盛大的歡迎會，事前在西站佈置一個歡迎台，台上懸着大幅中美國旗，旗下分懸蔣主席肖像和羅斯福總統肖像，台旁陳列盆花，莊麗異常，市內通衢又遍搭松針牌坊，上面中美國旗交加，整個城市都充滿歡欣氣象。上午七點半，西站一帶已經入頭洶湧，他們不是看熱鬧，他們都懷着興奮的心情，要一看被

封鎖已經兩年半的滇緬路重復開通，他們更要一看負責打通這條路的英雄們的豐采，對他們表示熱烈的歡迎。九時後，中美軍樂隊都到場，中美憲兵也開到，分佈四週守衛，人越來越多，會場擠得水洩不通，後來者無法進去，只好分站在附近，周遭民房連屋頂上也蹲滿了人。最緊張的是攝影記者，中國的外國的一大羣，都嚴陣以待，大小開麥拉都應有盡有，好像餓鷹似的把鏡頭張開對準進口。十時後，中外來賓，軍政首長都到齊，十點半，運輸隊在三架美機翔上空引導之下，浩浩蕩蕩開抵西站。前面領導的是一部吉普車，抵場時，躍下一個瘦長的美國軍官，戎裝打扮，肩章上鑲有一顆銀星，他拿着一根粗的籐手杖，率領着中美司機步入會場，登時掌聲四起，劈劈拍拍的歷五分鐘才停。那拿着籐手杖的軍官，緩步跑上歡迎台，與台上中美軍政首長互相爲禮，那時大家才都知道這位是大名久仰的皮可少將，中印公路建築的負責人。他的手杖是有名的，據說皮可少將對於工程監督很認真，不分晴雨，他天天跑到工程進行的地方，親自視察。沿路他不知跑過多少次，他還常常步行，因爲步行，所以有一次他在路旁砍下一根籐，作爲手杖，築路的工程隊和工人們，遠遠看到一個拿着手杖的人，就知道是他。這樣，日子久了，他們便送給他一個綽號，叫做「拿手杖的皮可。」他的手杖出名了，他更一刻不離地拿着牠，所以這次通過史迪威公路，直到參加歡迎會，他老是拿着手杖。台上的美國軍官們，見了那手杖，都先作一會心的微笑。那粗壯的手杖，表現着堅強的韌力，皮可少將拿着手杖，好像聖經中的摩西拿着手杖，率領猶太人出埃及一樣。時鐘指向十一時，歡迎大

會開始，先奏中國國歌，再奏美國國歌，接着由大會主席龍雲致歡迎詞云：「齊夫斯將軍，皮可將軍，運輸隊各位隊員，各位來賓，今天我們這個大會是慶祝史迪威公路通車，歡迎領導第一批運輸車到達昆明的皮可將軍，並歡迎沿路辛勞的全隊隊員。史迪威公路的完成，是這次世界大戰歷史上的一件大事。三年前日寇侵佔緬甸，切斷我們的滇緬公路，日寇必以爲中國對外的陸路交通切斷，中國必定屈服，必定投降。我們不否認滇緬路被封鎖以後中國在抗戰上增加了許多困難，中國抗戰的經濟軍事上增加了許多問題。敵人却沒有料到中國可以堅持抗戰到底的決心，同時盟友美國可以不顧一切犧牲開闢了一條空中的運輸線，盟友接濟中國的物資還可以源源而來。不止如此，在那時候，史迪威將軍就計劃要從陸路上打開一條新的運輸線。在史將軍計劃這條中印路的時候，有些人認爲這是史將軍的幻想，這種工作一定勞而無功。因爲從印度到中國這條公路地形的困難，氣候的惡劣，是大家都知道的。但史迪威將軍有決心有勇氣，他領導着美國及中國的工程師士兵及民工，穿過崇山峻嶺，歷盡千辛萬苦，他們與毒蛇猛獸奮鬥，他們在蠻烟瘴氣雨中工作，他們一面打仗，一面築路，一面驅逐猛烈的敵人，一面克服險惡的地形，一面在叢林深谷中修路，一面在飛機大砲下度日，這是如何艱難困苦的工作。幾年的苦幹苦戰，今天這條公路方完成了，這條公路真是血汗的工程，這是中國新的生命線，這是盟友和中國士兵與民工生命換來的生命線。在這條公路通車的今日，我們應向史迪威將軍表示敬意。在今日我們同時亦應想到這種偉大功業的

完成英國蒙特巴頓將軍領導的英印軍的功績，我們更不能不想到中國衛立煌將軍領導的遠征軍的功績。我們應向造成這條公路的全體將士與民工一致表示敬意，我們敬佩他們的決心勇氣與努力。大家都知道今天通車的這條史迪威公路，是盟邦與中國合作完成的事業，這種合作，今後一定一天比一天加強，就憑這種合作的精神，我們一定可以爭取最後的勝利，一定可以奠定世界的和平。今天這條史迪威公路通車了，中國對外的交通，天空與陸地的交通，今後可以齊驅並進，今後盟邦援助中國一切經濟與軍事的物資，可以源源而來，可以大量增加，這等於增加了中國抗戰上百萬雄兵。這條史迪威公路是同盟國在遠東擊潰日寇的勝利大道，諸位都是這條勝利大道上的前鋒，我歡迎諸位，我預祝我們盟邦的勝利。「龍主席致詞畢，接着便由皮可少將致詞，美陸軍供應部主任齊夫斯中將演說，然後由皮可少將把第一批運輸隊運來的物資清單遞交齊夫斯中將，齊夫斯中將接了，轉交龍主席，由他代表中國政府接收。龍主席接過清單後，把有一「勝利之路」四個大字的錦標，獻給皮可少將，以酬答他的勳勞，歡迎大會就在熱烈掌聲中，宣布禮成。在軍樂悠揚中，龍主席，皮可少將，齊夫斯中將和美來賓，魚貫跑到車站外，由龍主席給公路行剪綵禮。金剪一動，一根橫貫路口藍白紅相間的綵帶，應剪而斷，第一輛吉普車，坐着皮可少將和昆明市市長羅耀敏，領導着那從印度開來的一百多輛運輸汽車開將出來，經環城馬路，游行市區。每輛車的車頭都有中美國旗交叉着，迎風招展，每車相距約十碼，陣容整齊。自西站至市區，夾道歡迎的

民衆達六萬人，大家都豎起大拇指，高呼「頂好」皮可少將站在吉普車上，頻頻舉手還禮，行列歷一時許始散。史迪威公路通車以後，中美軍事當局接着就宣布了中印油管通油的消息，這是和史迪威公路同樣艱鉅的一種工程，所謂油管，是一種直徑四英寸的鐵筒，每節長二十英尺，節與節之間，用鋼夾夾着，再用螺絲扭緊，或用電焊唧接。這種油管，從加爾各答向北向東伸長，路線是沿巴馬甫他山谷，入阿薩密省，越巴開山脈，沿史迪威公路至密支那，盤旋於叢山峻嶺之間，忽而上昇，忽而下降，有時因爲公路曲折太大，又另從便道採取直線，過幾里路後再與公路會合，有時因爲遷就地形，不得不深深的埋在地下，或高高的架放在木樁的上面。由於這些起伏地形所給與油管的劇烈影響，油管工程處特在沿線各抽油站分段加以大小不同的壓力，使牠保持一定的流速，以免除上坡時流不動，下坡時流得太快，甚至有將油管壓破可能的危險。油管敷設成功以後，於是卡車從史迪威公路上不斷的把軍火運到中國去，增強中國軍隊的裝備，油料源源的從油管裏輸送到中國去，增強中國戰區的動力，推動戰局向勝利之途邁了一個大步。這條中印油管共長一千八百五十英里，比較起美國從豪斯頓經德克薩斯州到東部工業地區的新澤西州長一千五百六十英里的大油管來，還長二百九十英里，堪稱世界油管之王了。史迪威公路通車的時候，呂宋島上的戰事尙未結束，馬尼拉的日軍尙在據城頑抗，可是美軍却又於二月十九日在距東京七百五十哩的有名的火山列島硫磺島登陸了。硫磺島面積僅達八方英里，略作葫蘆狀，爲東京正南方長達七百五十

英里的連續四十九個海島上最南端的小島，亦爲火山列島中最大的島嶼。日本稱之爲「皇土的南關」。島上雖無港灣設備，但牠的地位在戰略上極適宜於做空軍基地及觀察站之用。該島位於塞班島以北七百十七英里，處於日本暖流區內，亞熱帶氣候，溫度高，濕度亦高。每年雨量平均達六十五吋，一二兩月氣候最稱乾燥，五八兩月則大雨連綿。島上有火山兩處，西南爲插鉢山，西北爲本山，兩山之間有狹小的低地一段。該島的狹窄地帶位於偏西南部，島的北部寬達兩英里半，全係山地，懸崖峭壁，突出海面，連接兩火山低地的中央爲火山沙崗，其外則爲海灘。島上大抵皆爲灰黑色土壤，乾燥不毛，惟風化的火山岩石上的植物性沃土可供種植甘蔗之用。島上有溫泉，惟飲水的主要來源乃係雨水。包括硫磺島的火山列島，於一八九一年方入於日本版圖，島上居民大抵皆係純日本民族，面貌風俗與日本人民大致相同，惟身材則較小。一九四〇年時，居民共一千一百五十一人。居民分居於四處，最大者爲距北岸不滿一英里的東村，其他村落爲中部東岸附近的南村，西北沿岸的西村，及島北部中央的本山，四者之間有公路及小道，以便交通。硫磺島果真是硫磺做的，全島大部由火山噴出的岩灰所鋪成，比沙軟，容易陷足，但沒有沙的勻細，許多地方都烟霧騰騰，是地下的硫磺自然所致，有幾處烟濃霧大，像是幾百個竈灶在燒。太平洋上流行着說：誰曾在硫磺島半小時，誰便是英雄，沒有到過硫磺島的人，真難於相信人間有此地獄。登陸的美軍爲能征慣戰的陸戰隊兩師，約三萬人，由八百艘船艦組成的偉大艦隊攻向硫磺島，並施用火篋投擲器與日軍苦戰，

而向內陸攻進。陸戰隊登陸後，即在硫磺島西南、南、東三方面獲得灘頭陣地，前線越過該島達三分之一英里，並向重要機場兩處推進。美國六艘戰艦的大砲及密集的航艦飛機，陸上基地飛機等，對這面積僅八方英里的小島放射成千的炸彈與砲彈，以協助登陸部隊，但島上的日軍抵抗極烈，不下於塔拉瓦島及帛璃琉島抵抗的情況。美軍前進的目的地南爲掃鉢山，北爲古山及元山。日本自負在這叢爾小島上防務堅固，美軍打進此島確實也不容易，在登陸前就經過長期的轟炸，臨登陸又足足砲轟了三天。日本所以要用全力防衛這叢爾小島，是因為該島具有重要的戰略價值。第一，牠是東京的前衛，矗立於塞班和東京的中間，彷彿一個防空監視哨。第二，日方認爲硫磺島可形成爲戰鬥機的基地。第三，該島距東京七百五十哩，在塞班以上七百十七哩，美軍如佔領硫磺島，由塞班到東京，可減縮一半航程，自然也可作中型轟炸機的根據地。美空軍基地向硫磺島前進的意義還有一點，即壓迫小笠原羣島的父島、母島、兄島、弟島全家動彈不得，將來更可以硫磺島爲跳板，越過難攻的小笠原羣島而向伊豆七島。美軍登陸時死傷極微，但向內陸打進時，日軍抵抗力即增加，美軍仍保持主動，與房舍洞穴中的日守軍作劇烈戰鬥後，佔領南部第一號飛機場。同時美海軍也發現日艦隊所在，但日艦隊不敢應戰，因爲出現於距東京海岸三百英里的美海軍，乃有史以來最強大的部隊。二十日，美海軍陸戰隊在血染的硫磺島上，冒敵方猛烈砲火，由硫磺島中部向本山第一二機場推進。美軍由下仰攻，在防禦砲火轟擊下，多所死傷，惟仍攻上中央高地本山第二機場的斜

坡，美軍共傷亡三千五百名，是爲太平洋戰事發生以來最猛烈而犧牲亦最大的一役。南部美軍與日軍在掃鉢山周圍激戰，該山大砲林立，日軍雖被切斷，但仍在嵌於五百五十四英尺山上的設防岩洞及砲位中抵抗到底。美軍在灘頭陣地北端遭遇最激烈的抵抗，日軍以殺傷火箭砲輔助大砲白砲，爲太平洋戰事以來之創舉，美陸戰隊則報以火燄投擲器，美方大砲數目有增無已，軍艦上的砲火絡繹不絕向島上轟擊，響徹全島。海灘一帶徹夜落有零星的大砲白砲砲彈，但美軍仍繼續卸運軍需物資，援兵及武器源源上岸。在這最初幾天的激戰中，美軍處境極危，海灘土質地形既予美軍以極大困難，而躲在洞穴中頑抗的日軍更使美軍防不勝防，斯密斯將軍甚至認爲這是美海軍陸戰隊一百六十八年以來所遭逢的最大困難。業已登陸的美軍第四師及第五師的攻勢一度幾陷於停滯狀態。二十二日，美陸戰隊第三師復在硫磺島完成新登陸，於是在硫磺島作戰的陸戰隊乃達三師之衆，就在這天，美軍以極大犧牲的代價，終於佔領了掃鉢山，在山巔樹起美國國旗。但向硫磺島中部本山第二號機場推進的美軍，仍遭遇敵軍殊死的抵抗。由於日軍抵抗的頑強，美軍的攻勢進展甚緩，有一天僅進展了三百碼。久歷沙場者都認爲這是太平洋戰爭中最困難的一次作戰，高嶼面積既小，作戰極難，若干障礙幾乎無法克服，中央社記者曾目擊美海軍陸戰隊攻掃鉢山的艱苦情況，該山高五百五十尺，高峯筆立，可以控制全島，美海軍砲火飛機所投炸彈及火箭，已將山間密如蜂窩安裝白砲大砲的洞穴與隧道轟毀大半，然敵軍仍頑抗到底，繼續砲轟美方灘頭船隻。

供應站與兵員，美軍沿峭壁上的狹路進攻，僅能容一人前進，而日軍又不斷向下投擲手榴彈，其困難情況可見一斑。敵軍曾多次在較爲開曠的東北端發動反攻，尤其夜間爲烈，但每次均爲美砲兵擊潰。美軍損失極重，在最初五十八小時內，每分鐘須死三人，所以這實在是太平洋戰事中犧牲最大的一戰。海軍繼續協助作戰，砲轟敵軍，將敵驅逐進入一狹小區域內，不過這種砲轟可能危及美軍，所以戰事遂迅速發展爲步兵戰。美軍在硫磺島上艱苦作戰前後凡二十六天，直到三月十五日，戰事才勝利地結束，島上敵守軍兩萬多，死的就達兩萬，再度「玉碎」的結果，無補於戰略基地的陸續喪失。日陸相杉山元形容硫磺島的戰事，說地形都給砲火改變了，可想見戰鬥的劇烈。美海軍陸戰隊共陣亡四千一百八十九人，受傷一萬五千三百零八人，失蹤四百四十人。美軍佔領硫磺島後，即在島上成立軍政府，由尼米茲元帥任硫磺島軍事總督職，並利用島上的機場作爲超級空中堡壘基地，加強對日本本土的轟炸。兩個月後，大公報特派記者朱啓平前往硫磺島視察，寫了篇「硫磺地獄」的報告，茲特節錄數段於下，以見這次戰爭猛烈的一班。「美軍進攻這島是二月二十日，離我去看時相隔已兩月，但是除却美軍修築過的地方外，我們現在還處處看見槍痕彈坑。說得真切些，幾乎沒有一方丈地內沒有砲火的遺跡。島上沒有一棵樹是完整的，枯枝焦柯，傾倒沙灰中，或者近根處長點新綠葉，綠葉使枝柯更枯焦而已。海邊灘上，殘破的戰具仍然堆積。車行所至，常見未曾完全打掃過的戰場，彈藥處處，紅布條在風中飄蕩，警告大家不要走近，怕爆炸。羣蠅亂飛處，

還有死屍留着一寸山河一寸血。硫磺島才真是戰場。美軍進攻硫磺，犧牲之重，是太平洋各役之冠。島端有小丘，是全島最高處，美軍攻到頂上樹立美旗時，硬漢如海軍陸戰隊也禁不住垂涎。島中央一片墓地，白色十字架架森林立，是這羣永眠沙場的硬漢，才使我們得有該島，他們有些到島或者還不到半小時便已成仁。能在硫磺島上留上半小時，豈非英雄。美陸戰隊的英勇，同時也足說明敵軍的頑強，你能打死上千敵人，卻難捉到十個俘虜。在硫磺島，他們躲在洞裏頑抗，洞口極小，裏面極大，並有地下交通壕，通到各處，裏面備足糧食飲水。這種洞，大砲無法轟，只有讓陸戰隊冒着敵人猛烈砲火射擊，爬過去，接近牠，纔能摧毀佔領。這種洞，因為小，很不容易發現。我在島上走着，要不是同行軍官指點，走過了也不知道那裏有洞。有許多洞連美人也不知道。我在島上那天，工兵擴築機場，開山機便開出一個洞，裏面還躲着七十多個敵人，個個養得不錯。這羣敵人都被俘了。前一天夜裏，有一個敵人離洞鑽到美軍軍營中，在離司令部僅一個帳篷的地方被擊斃。敵人作戰時拚到底，打了還躲，在洞裏這樣久，有時還出來小搗亂，不能不說頑強，却也更說明陸戰隊的英勇。陸戰隊的英勇犧牲，代價雖大，可是值得。現在硫磺島已經成爲最接近敵人本土的美軍強大基地了。島四周停着成羣的艦輪，許多「鴨子」「水牛」（水陸兩用車名稱）往來船島間，連東西上岸。島上大路上，時見濕淋淋的「鴨」和「牛」，從我們旁邊走過。軍營真是平沙萬幕，遍地皆是，大部分埋在地下，只帳頂露出地面，有時候連頂也不露。機場除修築原有的外，還在擴築，目前場上已有各式

飛機起飛作戰，從超級堡壘到野馬式戰鬥機都有。佔領硫磺島最大的價值，在於獲得這戰鬥機基地，這裏離東京不過七百五十哩，美國戰鬥機可由此單獨出動或掩護超級堡壘等轟炸機襲擊日本。轟炸機出襲歸來，如果缺油或機件發生障礙，硫磺島可供降落，因此大大減少了巨機和飛行人員的損失。現在我們已經看見上百架的戰鬥機同時由此出動襲敵，這僅是個小小的開端，一旦島上機場完成，數百架出襲便不是新聞了。」

（本回與八十八回關於印緬戰爭史料採自緬甸蕩寇志）

第八十八回 攻新維進克臘戍 窺緬中解放瓦城

再說緬甸戰局，當新三十八師主力會攻芒友時，孫立人將軍爲求迅速解決芒友區的敵第五十六師團，使敵對滇西緬北無路增援，早日決定緬甸戰局起見，便以一一四團採用避實就虛的戰法，越過海拔六千尺的高山，向南巴卡突進，把到臘戍的芒友敵後公路截斷，又令新三十師加緊圍攻老龍山區核心陣地內的敵軍。一月二十八日，正當滇緬兩軍在芒友舉行會師典禮的時候，新三十師已將老龍山區殘敵全部肅清；同時向南巴卡截路的一一四團也一舉將路標八十二哩附近地區佔領。敵五十六師團殘部整個被包圍在芒友以南及南巴卡以北一帶地區裏，拚命向南突圍。這時在新維以北的敵第二師團，爲了解救五十六師團的圍困，向北發動猛烈攻擊，打算和五十六師團南北夾攻，一鼓擊破我軍截路部隊。一一四團健兒兩面應戰，沉毅果敢，毫無懼色。二十九日，攻佔芒友的我軍南下追擊，新三十師的八十九團也順着一一四團行進的舊路，向南巴卡進攻，兩下經過五晝夜的激烈戰鬥，把被圍的五十六師團的殘部完全消滅，師團長松山佑三幾乎被我軍活捉，第二師團第四聯隊也被一一四團殲滅殆盡，南巴卡便在二月八日被我軍攻下。南巴卡佔領以後，新一軍繼續進攻的目的地，就是新維。新維是我國明代木邦宣慰司署址所在地，明末桂王永曆奔緬，大將李定國、白文選即屯兵於此，抵抗清兵，後來吳三桂率兵攻破新維，白文選投降，桂王被俘，

李定國東走死於孟臘，結束了大明一代社稷，使滿族得以統治中國二百六十八年。所以新維在我國歷史上是一個沉痛而值得紀念的地名。終滿清之世，新維對中國的朝貢，始終保持不衰。一八八二年，英人併吞緬甸，新維土司還派人到中國來告急求救，雖然沒有得到清廷的任何援助，而他自已仍舊堅持新維。本是中國領土，不言歸英。當時英國也會答應讓他獨立，但是一個無依無靠的弱小土司，又怎能強硬到底呢？所以到後來終於不得不屈服於英國了。新維在南杜河的北岸，是舊滇緬公路上的重鎮，東距滾弄五十五英里，南距臘戌三十二英里，東北距喇町八十五英里，西北距南坎一百十英里，高黎貢山由北向南蜿蜒而下，都是一脈六千尺以上的高峯，公路曲折穿行其中，成爲一條狹長的隘道，再加以南皮河、南姆河、南開河和南杜河的支流橫貫交流，構成新維以北地區幾十處的險阻地帶。至於新維四圍高山聳立，是一個寬約半英里到四英里長約三十英里的狹長河谷，和南坎的形勢差不多。複雜的地形，給予主攻的新三十師以極大的困難，幸而部下都是轉戰萬里斬關奪寨的老戰士，他們個個經驗豐富，履險如夷，運用了攻擊南坎的戰法，先在二月十四日將新維外圍重要據點貴街攻佔，隨即乘勝沿公路及公路兩側猛烈推進。殘敵一面集中兵力在新維城區及附近山地加強防禦工事，一面用一部兵力在貴街以南的隘口，憑藉山巒河川之險，分股扼守。十七日，我沿公路正面攻擊的部隊，在砲兵火力支持之下，對居高臨下的敵軍，施行五次仰攻，兩翼互相呼應，隨同前進，進迫城區。十八、十九兩日，新維敵軍被迫作背城之戰，先後用兩個中隊的

兵力在砲火及戰車掩護下對我兩翼攻城的部隊作有計劃的瘋狂猛撲，被我軍接連擊毀戰車八輛，攻勢頓挫，軍心動搖，担任正面攻擊的我軍，把握這個黃金機會，一鼓突破敵軍主陣地，二十日，趁着晨霧朦朧，衝入市區，又經過五小時的逐屋巷戰，便把新維完全佔領。當天下午，工兵還在清掃地雷，就有一大羣新聞記者和政工人員在新維城裏搜訪材料，他們找到了新三十師一位新來的翼秘書做嚮導。這位翼秘書三個月前還被日本人關在新維的集中營裏，他是南甸土司官的弟弟，在日本明治大學讀過書，在北平、青島、上海等地住過很久，說得一口很流利的北平官話。芒市失守時，他正在當芒市設治局局長，被俘後，和其他土司官一起在新維被軟禁了八個多月，他對新維地方的情形因此相當熟悉。因為他會說日本話，所以雖是被軟禁着，可是他的屋子裏還經常有善意來往的「日本朋友」。有一次，有一個日本大尉突然問他：「你看『皇軍』真能夠得到最後勝利嗎？」翼秘書見他的問話來得突兀，不明白他的用意所在，以為他是日本人叫他來試探自己的，只好回答說「一定的」。這個大尉慌忙用眼光在四周搜索一下，然後苦笑着說：「這是不可能的，我們已經是敗定了，不用說別的，你只要看天天從頭上飛過去的飛機，可有一架是日本的？前線上中國的新一軍來勢銳猛，新維眼見得就要守不住了！」言下頗有憤恨他國內的軍閥把國運孤注一擲之意。和翼秘書關在一起的，還有芒市的方土司，遮放的多土司，和他們的家族一百多人，我軍收復南坎的時候，他們得到了消息，連夜從新維逃出，恰好在路上碰到了孫立人將軍派出來營救他

們的部隊，把他們全部接到南坎，安置妥貼，在芒友會師的前幾天，孫立人將軍到芒市去開會，芒市土司官的家裏正在鬧着繼任土司官的問題，他們都以爲方土司早已不在人間了。當孫將軍把這個意外的佳音告訴他們時，他們都高興得流出眼淚來。後來孫將軍又派人把幾位土司官分別護送回籍，在他們走時還臨別贈言，囑咐他們要努力刷新政治，替國家幹一番事業。這幾位土司官對於政府關心邊民的至意和國軍保國衛民的功勞，銘感不已，紛紛派送子弟從軍，到現在新一軍中還有不少士兵，和滇邊土司官有骨肉之親，他們都誠心樂意的來爲祖國出力效命。新維被砲火損壞的程度，雖然比密支那八莫好些，但也是滿目荒涼，有些柏油路面已破壞不堪，敗瓦頽垣和焦黑的木頭，到處都是，往日的土司宮殿，只剩下正中央一個高聳的座台和四圍的牆壁了。這裏的土司官名叫多發，是一個漢擺夷，年老多病，不大問事，大權都在他的弟弟曼發手中，他的祖先在明代受封爲果敢後將軍，清代也封過他家世襲木邦宣慰使司的職位，這兩顆印，一直保存在他的家裏。從新維到臘戌，路程雖不過三十多英里，却仍是一串山地，公路正面，非常狹窄，攻擊部隊仍舊分開三路，沿公路和兩旁的山地推進。這次的攻擊部隊，步兵以外，還有戰車，聲勢更加浩大。臘戌有老臘戌和新臘戌，坐在「空中吉普」上朝下看，新臘戌是在山坡上，老臘戌在新臘戌東北的山脚下，火車站在老臘戌的正西，這三個據點的相互距離，大約都在五里左右，柏油馬路從中連結起來，正好形成一個等邊三角形。新臘戌因爲位在拔海三千尺的高地，可以俯瞰老臘戌和火車站，所以成爲臘

成區的重要防禦據點。敵人在沿途派出了五十六師團的搜索聯隊和一六八聯隊守着。在路上只和我軍接觸了兩次，就退到三二六九隘口扼守，我軍在這山隘高地和敵作了十天的爭奪戰，將敵完全擊潰。三月五日，連戰皆捷的一二團通過複雜困難的地形，到達南岳河的北岸。隔着河站在高地上，可以把飛機場、火車站、老臘戌和新臘戌的地形地物看得清清楚楚。孫立人將軍親自坐着飛機先往敵陣上空偵視一會，接着李鴻師長和陳鳴人團長也都在空中兜了幾個圈子，回來大家詳細討論，對於步砲戰車的協同攻擊，作一番周密的部署。起初我軍以爲敵人會利用南岳河這條天然防線抵抗一下，所以派出部隊在河北邊搜索，不料搜索了七個鐘頭，毫無所得，敵人都退走了，只從河那邊傳來幾發小砲。當天晚上，一一二團的會書兩營就悄悄的由左翼他旁地方偷渡過南岳河，攻到老臘戌的附近。六日上午，開山機已趕到南岳河邊，他們沿途修路，現在準備在南岳河上架橋。沿公路正面攻擊的部隊，也跟着強渡過河，佔領了臘戌外圍左翼的山頭，分向河南岸的飛機場和火車站攻擊，左翼王東團也過了河，從公路東西兩側進攻的部隊，向臘戌作兩翼包抄行動。下午我軍的坦克部隊也過了河，美軍在河這邊以坦克車的砲作了活動砲兵陣地，這小砲真靈便，聲音在天空中也特別清脆，站在南岳河邊上的高地，看一哩外的火線，林草中槍聲流盪，我各路大軍，分進合擊，勢如驟風暴雨，不可抵擋。老臘戌已起了火，兩邊的火車站及新臘戌也燃燒着。下午四時，老臘戌和飛機場相繼被我軍克復，四時半我坦克車已在火車站打了一個轉，步兵不久也開上

去，王東籬團已開始向新臘戌的南邊公路上去截斷敵人的退路。這時我坦克車上的砲發個不停，新臘戌、老臘戌火車站一帶都被我軍的重砲打起了火，老臘戌的灰烟片片上升，河對面的山城上的一所房子，火已在地板上發着最後的紅光。新臘戌有幾處冒着火頭的濃烟，看不清房屋，西邊的一個火油庫燒着了，黑烟在晴空中繚繞，東邊敵人的砲斷斷續續的響着。據守老臘戌的殘敵紛紛退入新臘戌陣地內，和那邊的守敵一四六聯隊會合，重新和我軍展開了新臘戌攻守的血戰。這時陳鳴團已在老臘戌和火車站之間的公路上佈置好了，準備要到新臘戌去，東邊是沒有問題了，西邊王團也要到達臘戌南邊的公路上，正西的步兵也快要到達新臘戌了。七日早晨，陳團進佔了火車站，南岳河上的大鐵橋被炸毀了，可是美國工兵也架好了浮橋。同時，軍部戰車營的趙志華營長，在南岳河北岸率領了三十幾部十四噸和三十噸的坦克，根冬根冬的從步兵的背後趕了上來，弟兄們都揚起手來表示歡迎，車上的戰士報以會心的微笑。這些坦克，都在砲塔上用紅白漆料塗畫着些猙獰的面孔，兩邊的甲殼上，用楷字大書「先鋒」、「掃蕩」、「突擊」和許多其他耀武揚威的名字，無線電的天線桿上懸掛着戰旗，簡直沒有把敵人放在眼裏。從老臘戌到新臘戌有兩條公路，東路由老臘戌一直南下，西路從老臘戌起經過火車站再到新臘戌。戰車先從東路闖了一陣，又從兩條公路中間的草叢地段掃蕩過去，再出西公路，向新臘戌直衝。下午三時半，趙志華營長親率三輛中型戰車衝入新臘戌，當時敵軍曾發了一陣砲，老臘戌我軍陣地也落了五六發。這時我軍

的三路兵馬已逼近新臘戍，正面的書營已到了城北的白塔，右翼我軍則在城西沿火車站到城中的公路南下，只有從西公路進攻的我軍，却被佔據着兩側高地的一股敵軍纏住不放。「突擊」號帶着幾個坦克爬到高地上蹶了幾個來回，步兵很快的就通過了，戰車大搖大擺如入無人之境的神氣，使敵人奈何不得，只好調動大砲猛烈轟擊，才打傷了我兩個駕駛兵。我軍的重砲，立刻吐出團團火燄，把敵人制壓得連頭都抬不起。由於步砲和戰車協同動作的圓滿，戰事順利進展，當天晚上，一一二團逐碼前進，把新臘戍佔領一半。又經過澈夜的街巷肉搏戰鬥，敵軍傷亡殆盡，左翼的八八團和右翼的一一三團所進行的外線鉗形攻勢，也同時在新臘戍的背後取得了聯絡，到了三月八日上午八時，一一二團便完全達成了攻佔新臘戍的最後使命。這一仗，我軍奪獲的戰利品，單是兵工器材一項，就有一萬多噸，其餘殺傷和鹵獲的記錄，計算起來，又須應用多位數字，臘戍攻佔以後，不僅史迪威公路的安全得到了保障，而且可以南下瓦城，仰光，此後英軍在緬中平原的迅速推進，迫使中南半島上的日軍總崩潰，中國遠征軍攻略臘戍的汗馬功勞，是應該榮列第一的。顧一樵先生有詩誦之云：

豪情誰寄託雲天，難對白頭憶少年，四十功名塵與土，大千世界氣如烟；
揮戈南甸金笳振，揮指東瀛鐵鳥翩，邊外忽傳收臘戍，詩書漫卷意潯然。

臘戍佔領以後，新三十師和新三十八師的戰鬥任務便告終止，這裏要轉過筆來，敘一敘五十

師沿鐵路走廊作戰的經過。發動緬北第二期攻勢，遠征軍的計劃，原是分兩路南下，左路便是新三十師和新三十八師；右路從孟拱南出，取道和平，攻取瑞姑，向緬甸中部推進，自從新六軍回國以後，便由五十師單獨負起了這一路的任務。和新三十八師從密支那出發進攻八莫，同時五十師也由潘裕昆師長率領着，從孟拱出發，開赴沿鐵路線上的和平、麥英、毛盧一帶担任警戒，起初是奉命掩護英軍第三十六師南下，民國三十三年年底，英軍順利的進入卡薩，五十師便解除了警戒的任務，轉向東南渡過伊洛瓦底江，在南坎西北的西字附近集結，進行掃蕩伊洛瓦底江和瑞麗江所夾成的中間地區，萬好一役，是這次掃蕩戰中最激烈的一仗，這一帶的山勢和南坎是一脈相連，高而且峻，萬好便是在一個大山的頂上，據守這裏的敵軍，是十八師團的一一四聯隊和五十六聯隊的一部。也許有人要奇怪，日本究竟有幾個十八師團？這裏不能不說明一下。原來敵人對於一個有歷史有光榮戰績的部隊，一定盡量去補充，甚至肯把一個建制的師團整個用來補充一個傷亡殆盡的師團，十八師團便是這樣的被補充過了十五次，表面上看來他似乎是個不倒翁，實際上這個舊瓶裏裝的完全是新酒。攻擊萬好我軍，是採取兩翼包抄的戰法，爲的是避免正面仰攻，減少犧牲，一五〇團健兒在九次衝鋒肉搏以後，奪下了這個據點，班長黃樹慶組織的敢死隊立下極大的功勞。瑞麗江北岸敵軍肅清以後，五十師部隊便渡江南下，一五〇團繼續攻佔茂羅、潘定，一四九團攻佔開支、斑馬山、南泡、曼東，一四八團攻佔和興、羅叫道、曼沙勒，各部隊都立下過汗馬功勞。民國三十四年

二月初，史迪威公路已經正式通車，新三十師正由南坎南下進攻新維。潘裕昆將軍重新把兵力分配調整，一面確保佔領地區，一面積極準備南下攻擊南杜。南杜在南杜河的南岸，和南面的西保，東南的臘戍，互爲犄角，都有公路暢通，爲世界著名銀礦區之一，是緬北的一個繁榮都市，華僑在這裏居住的有八千人，據說他們的祖先還是在明成祖的時候搬來，著名的波特文礮山，便是他們的祖先在那時候開發的。二月十八日，進攻南杜的部隊，運用五十師全師的力量，另加上一個獨立步兵第一團作爲師的預備隊，潘裕昆師長根據各方所得的情報，知道當面的敵軍，除了從茂羅和關支撤退的第五十六聯隊的一千人外，又有新近調來的五十六師團的一一三聯隊和山崎砲兵聯隊的第二大隊，分據南杜和南杜以西的波特文礮山以北的九沙關，鼎足呼應，力量相當雄厚，所以他作了一番詳細而周密的部署，以一四八團和一五〇團攻打正面和左右兩翼，以一四九團担任敵後迂迴，預料從正面被擊潰的敵軍，一定會鑽進到迂迴部隊的口袋裏，好作一網打盡之計。十九日，戰事在南杜北面五六英里一個叫芒因的村莊附近開始，敵人在這一帶築有堅固工事，作爲南杜外圍第一道防線。我指揮該線的一四八團第三營谷建震營長胸有成竹，他先遣一連兵力從右首迂迴，正面則展開猛烈的攻擊，大約上午九點鐘光景，初春豔陽照耀，緬北天氣只有這個季節格外晴朗，一四八團的弟兄們一向養精蓄銳，現在無不精神抖擻，幾個喊殺之後，我軍便奪得各優勢高地，而陷敵人於困境了。一場惡戰，我軍順勢推進二三英里，完全突破了敵人的第一道防線，佔領了

般海和火車站。敵人察覺我迂迴部隊以後，知道非同小可，便趕緊撤退，同時我另一支部隊業已挺進至般海東北高地，右翼的一五〇團也突擊般海西北面的波特文鑛山，兩面夾攻，敵人那裏還敢在般海據守。二十一日晚，敵軍縱火焚燒民房，毀壞南杜河橋樑，偷偷退到南岸南杜市，於是谷營直搗般海，將其全部佔領，奠定這次戰役的勝利基礎。二十一日午後三時，一五〇團攻下了波特文鑛山，廖先鴻營佔領了南杜火車站，繳獲好幾車箱物品及小火車頭十一個。廖營的弟兄們係從車站背面巉壁光禿的山嶺滑下來，歷盡艱險，中有一士兵仰着滑下，擦破臀部。二十二是南杜之戰最激烈的一天，從早到晚，就沒有給困在南杜市區的敵人以喘息的機會。我們的飛機四架四架的不斷分批前來轟炸，外加我砲兵指示目標，更能準確擲彈掃射，敵軍的火力微乎其微，反之，我軍的大砲代替了步槍，從未停止過，陸上嚴密的各種火網，竟有七八層之厚，當時我軍很可以立即渡河，可惜渡河工具沒有運到，只好讓對面的敵人苟延一天。二十三日，我軍強渡南杜河，三路猛撲市中心，這一連串的閃擊，把敵人打得頭昏目眩，殘敵人慌馬亂，紛紛向南杜以南的山林逃竄，於是南杜便整個的攻下了。這緬甸首屈一指的鑛區，淪陷三載，始爲我軍所光復。從右後方向敵後迂迴的一四九團，當晚得到正面佔領南杜的消息。本來南杜河一段的流向，是自東而西，但流過南杜後，河道便折而向南，迂迴部隊必須渡到河的東岸，纔能將南杜通西保和臘戍的公路切斷。首先渡河的是張永齡營，他們趁黑夜摸索過去，佔領了兩個山頭，其餘的兩營，在第二天的黃昏時分，用聲東擊西的

戰法也渡了過去。迂迴部隊在南大港截斷了敵人的後路，從南杜敗下來的五百多個敵軍便在南大港背後一座四千尺的山上被堵住，正面一五〇團的部隊也恰巧追到那一邊的山腳下面，兩下夾攻了一天一夜，砲兵的砲彈一個接一個的爆裂在山頭上，敵人陣地裏，二十七日，迂迴部隊和正面的追擊部隊在山頭上會師，從死屍堆中看不出敵人有漏網的痕跡，於是從南杜到西保的公路上十五英里內，便沒有敵軍的蹤影了。我軍源源開入南杜時，僑胞夾道歡迎，孩子們更搽脂抹粉，穿着新衣，歡天喜地，有如過新年。由於我軍動作神速的緣故，使敵人來不及在南杜從容佈置一場毀滅性的決鬥便敗了下去，因此南杜市區的建築物，很多沒有遭重大破壞，至少有三分之二的房屋完好，電影院兩家都安然無恙。在受過砲火洗禮的緬北幾個較大的都市中，南杜比較要算是最完整的一個，倒是對岸的般海和依漢破壞的程度要大得多，尤其是依漢，火車站附近的房屋，無不東倒西歪，散亂的鐵皮堆滿一地，路旁丟着一些生鏽的機器。南杜的地形很有些像重慶，依山爲城，上下坡路很多，分南北兩岸，山旁也鑿有極深的防空洞。敵軍一聞我機飛來，就爭先避入洞中，窺態百出。從南杜沿公路南下西保，西去臘戍，都是四十多英里的路程，曼三便是公路的中心點，去臘戍或西保都從曼三分路。南杜到西保路上，除了曼三，大德也是一個重要的地方，南杜河和南西公路在這裏會合；曼三以南，大德以北，這一段南西公路的中腰，是四千尺左右的崗巒旋迴起伏地帶，沿途有幾個山隘，有一夫當關萬人莫敵的險要。南杜河雖是順着公路平行南流，但兩岸懸岩峭壁，根本

不能利用，所以在這一帶用兵非常吃力，大德以南的地勢便漸漸往下低，一直到西保盆地，都是一路斜坡，部隊到達這裏，再去攻西保，可以說是勝利在握了。三月八日，五十師從南杜南下進攻西保，這回攻擊的部署，以一四八團爲中央隊，以一四九團爲左翼隊，以獨立步兵一團爲右翼隊，以一五〇團爲預備隊。攻勢發動後，中央隊和右翼隊都受到了地勢的限制和敵人的頑強抵抗，因而進展遲緩，左翼隊却從空隙中開路迂迴，在大德東面偷渡過南杜河，只花費了六天的時光，便到了西保的外圍。三月十六日一早，一四九團衝進了西保市區，敵軍用戰車衝突一陣，都被我軍的火箭砲一一擊毀。這時我中央隊正在大德和敵軍爭奪渡河點，等到西保被佔的消息傳出以後，正面敵軍陣地整個動搖，一四八團便順利的渡過了河，直取西保西北高地，獨立步兵第一團也迅速南下攻擊西保西南的包覺。十八日，我軍分別掃蕩西保四郊的殘敵，把大德到西保間的敵軍完全肅清，在郊外的叢草中，搜出敵軍戰車七輛，還有兩輛完好無恙。二十三日，一四九團繼續攻佔南巴公路交叉點，和新三十八師的一一三團會合，從此我軍完全控制了西保到臘戍間的公路交通。敵五十六師團經過南杜西保兩戰役後，肢離體解，退到西保南面的南燕附近地區集結收容，以一四六聯隊的殘餘四百多人爲主力，佔領陣地，担任收容和掩護師團主力的集結，我一四八團乘敵軍立足未穩，疾力南馳，殘敵聞風逃遁，我軍又在二十九日順利進佔南燕，同時我獨立步兵第一團奉命繼續向西保以西地區擴張戰果，也於三十日攻佔喬美，結束了國軍遠征緬北的最後一場戰鬥。在五十師

攻下西保時，英第十四軍也克復了緬甸中部的瓦城。緬諺謂：「一條條大路通瓦城。」但英軍收復瓦城的路却很艱苦而長遠，這條路的開端是一個月前曼尼坡的血戰，本書第五集中曾說到英軍克復印度邊境的伊姆法爾和科希馬，這一區域的戰事以後發展的狀況，因為作者忙於敘述我遠征軍在緬北的進展，以致冷落了許久，這裏少不得要補敘一下。原來自從民國三十三年三月十七日敵酋牟田口廉也率兵十萬，自荷馬林西渡更的宛河，進犯印度東陞曼尼坡土邦後，五天便侵入印度境內，接着圍攻曼尼坡首府伊姆法爾及其北的科希馬，守軍苦戰數週，犧牲頗重。當時局勢很是危急，幸虧英空軍始終緊握優勢，自空中供應孤軍，而英第十四軍的第三十三軍團及第四軍團（按第十四軍直轄數軍團，每軍團轄兩三師）及時增援，轉守為攻，伊姆法爾和科希馬兩城之圍始解。但敵人仍極頑強，數度血戰，到五月底，才把曼尼坡平原的敵軍肅清。八月二十五日，印度境內始無敵蹤。這五個月的苦戰，是東南亞戰局轉捩的一大關鍵，敵軍侵佔印度東部切斷緬北中美聯軍後路的計劃，被英印軍粉碎了，而緬境日軍，因此一戰，受創極重。自此以後，英第十四軍便踏着敵人的血跡，打回緬甸來。第十四軍總司令史立姆將軍首先命令解科希馬之圍的第三十三軍團派遣印軍第五師與東非軍第十一師，掃蕩秦山區北部的敵軍。然後回師東渡更的宛河。第五師會揚威於中東沙漠，他們這回追擊殘敵，越過秦山，威名益著。第十一師向東南推進，攻入卡包河谷，這地方瘴疾最厲害，名聞印緬，敵軍曾誣英軍於此施放毒氣，其實英軍不過在叢林間噴放殺蚊藥水。

而已。經過數星期艱苦的奮鬥，印度與東非戰士便會師於曼尼坡邊界以南八十公里，更的宛河以西三十五公里的卡里廟，隨即合力東進，一舉克復更的宛河西岸重鎮卡里瓦，英軍便在此地建築他們橫過更的宛河的第一座橋樑，越過了河，便直指緬甸腹地。這時第十四軍宣布極重要的消息，原來當第三十三軍團由曼尼坡南下之際，第四軍團也開始向緬北推進，他們也渡過了更的宛河，分兵兩路，其一與克復卡薩的英軍第三十六師取得聯繫，另一路則進攻卡薩西南三十餘公里的品勒賓。英軍第三十六師原在緬北，與我遠征軍比肩南下，我軍克復八莫的時候，英第三十六師也克復了卡薩。這新發展首次透露第十四軍在緬甸西北部已面對瓦城，展開了他的兩翼。正面英軍這時也經更的宛橋渡河，担任這兩翼的中鋒，準備進擊敵軍第三十一師團。敵軍這一師團，曾參加科希馬的血戰，本極頑強，惟受創過重，補充新兵多無經驗，所以他的實力已遠遜於前。十二月十四日，雙方開始接觸，敵人面對一條極長的戰線，由八莫直到卡里瓦，他的兵力無法支持，只得縮短防線，同時破壞交通，希圖阻遲英軍南下，但英軍三天內推進了四十五哩。敵軍在緬中最後的一片山地築壕據守，英軍則以坦克出陣交鋒，掩護步兵進攻，還有英軍從尼泊爾招募來的廓爾喀部隊，展開敵後游擊戰，到二十七日敵軍終於敗退，遺屍遍野。接着，英軍中鋒又分爲三路前進，韋佳與特茵相繼克復，戰事中心推進到卡刀馬，這地方在緬北鐵路以西三十五公里，東南距瓦城一百五十公里，位於伊洛瓦底江與更的宛河之間，形勢重要。日軍計劃在此再度遏止英軍南下，但是步兵終究

抵擋不住坦克，並且卡刀馬已入平原地帶，坦克更可盡量發揮牠的威力，碾平敵人的陣地，英軍進展雖極順利，但給養問題却因前鋒愈南下而愈感困難，他們後方交通線太長，要穿過山地與叢林，纔能達到印境基地。水就是供應中最頭痛的一件事，幸而在除夕那天，某裝甲部隊把這問題解決了，他們疾進二十哩，克復卡包水閘，這是緬中乾燥地帶灌溉網的中心。伊洛瓦底江與更的宛河之間有一條穆河，南入伊洛瓦底江，英印軍逐漸迫近穆河，敵軍的抵抗亦逐漸增強，因為穆河東岸便是緬北交通的大動脈，瓦城至密支那的鐵路。敵人的砲兵與空軍竭力阻擊英軍續進，但穆河西岸的葉烏終被英軍一團克復，葉烏有一個良好的飛機降落場，英軍給養因此可由空中運到前線。牠還有一條鐵路，通到伊洛瓦底江曲。英印軍接着便強渡穆河，坦克也開到東岸，鐵路幹線上通往瓦城的斯威堡已在英軍眼前，同時向斯威堡疾進的，尚有已渡過更的宛河上游與第三十六師取得聯繫的第四軍團，他們克復品勒賓後，攻取在鐵路線上的溫托，然後洶湧南下。緬民起初看見英軍突然出現，均紛紛逃往叢林，他們以為英軍僅是斥埃性質，日軍必將重返，如留在村中，難免被日軍指為與英軍合作而被殘殺。後來見英軍重兵器和文官繼步兵而來，緬民始知黑夜已逝，光明降臨。日軍在平原上，用土與樹幹建築許多相當堅固的陣地，但英軍採用側擊包抄戰術，切斷敵軍每個陣地的後路，逐個包圍，各個擊破，敵軍雖處絕境，仍圖頑抗，逃生無望的，都戰到死，這一點，不能不認為相當頑強。民國三十四年一月九日，印軍首先攻入斯威堡，隨後佔據這重鎮以南的公路交接點，

從那裏有一條五十八哩長的柏油公路直通瓦城對岸。斯威堡敵軍後路既斷，正面英軍復猛烈進攻，只得在郊外重演一幕「自殺的抵抗」，南下的英軍經過四百哩的長途，終於把斯威堡克復了。英軍進入斯威堡時，除了日軍屍體外，看不見一個人，及至槍聲停了，有六個人從額垣敗瓦中出來，歡迎他們，這六個人都是華僑，全鎮當時只有這六個居民，他們獲得解放，特別快樂。日軍佔下的緬甸，華僑最受虐待，一部分無知緬人，復被日人驅使，藉勢壓迫我僑胞。戰前斯威堡有華僑約三百人，淪陷後一部被殺，一部逃亡緬北，斯威堡克復後，居民紛紛從四郊回來，但全鎮不過十二位華僑。斯威堡解放時，另一路英印軍也突入伊洛瓦底江與更的宛河間的三角地帶。他們渡過更的宛後，沿河南下，進攻蒙瓦。敵軍在緬甸的精銳第三十三師團於此猛烈抵抗，因為從蒙瓦有公路與鐵路東通瓦城，但敵人終於受不住英空軍的猛炸，蒙瓦於激戰後亦告克復，英印軍乘勝由蒙瓦東進，與從斯威堡南下的友軍握手。第十四軍的弧形陣線，至此便在伊洛瓦底江曲的西岸推進到瓦城與薩根的外圍了。瓦城在江曲東岸，薩根在西岸，兩地有橋可通。薩根西北不及十哩有一個燕野湖，一月底英軍攻抵湖的南面時，瓦城看來指日可下了，但史立姆將軍却另有打算。原來當曼尼坡之戰，伊姆法爾與科希馬相繼解圍時，史立姆將軍不急忙將敵人逐出印境，只是敏捷的展開兩翼，阻敵後退，來一個殲滅戰，重創侵印日軍，緬境敵人實力因此大減，奠定了規復緬中的勝利基礎，現在他又想在瓦城之戰中重演他的傑作，他一面在燕野湖畔增加壓力，一面再度敏捷的展開兩翼，他的

左翼首先在斯威堡以東強渡伊洛瓦底江並克復新古，從新古有一條很好的公路南達瓦城，他的右翼也於二月十一日突然在瓦城以西三十哩敏模附近強渡伊洛瓦底江。這樣，他的左右兩翼都到了伊洛瓦底江東岸，瓦城的殲滅戰就很快的達到決定階段了。三月十日，有名的印軍第十九「劍刀」師開始攻入瓦城中心。英印軍中駐有大公報特派員，隨時從前線發電報告戰況，關於瓦城解放的情形，報導得極爲詳細，茲將他從三月十日至十四日的報導錄在下面，讀了便可明瞭瓦城克復的情況。十日電云：「在日軍魔掌壓迫下，生活於痛苦黑暗中業已兩年十個月零九天的瓦城市民，現在由於印軍第十九師前進部隊進攻瓦城市中心區的杜佛林要塞而呈露曙光。惟日軍仍在瓦城市內作無望的抵抗。記者赴瓦城市郊視察，但見彈痕壘壘，房屋被毀，車輛破碎，牛馬倒斃，屍體遍地，景象淒慘，使記者頓時憶及十二年前初見日軍侵犯熱河時所造成的恐怖現象。那時正是陰鬱的冰天雪地的冬天，中國孤立無援的抵抗日本侵略世界的初步行動。今天在緬中陽光普照的春季，日軍遭遇了盟軍向瓦城的猛攻，更由於國軍向臘戍繼續南進，遂被迫逐步後退。盟軍的攻進瓦城，不但給亞洲大陸中部帶來了自由的光輝，就是在那最遠的白山黑水的角落裏，也都看到了自由光輝的照耀。伊洛瓦底江，今日也因爲位在大江兩岸的瓦城的光復而更自由更驕傲的南流。記者站在伊洛瓦底江的岸邊，不禁想到我們那支更有威力的揚子江。猛攻瓦城的英印軍，還都記憶着三年以前在瓦城以南勇戰殉職的中國軍隊，這些中國的英雄們，在瓦城的解放史

上，要與英第十四軍永垂不朽。」十二日電云：「印軍第十九師向瓦城迅速推進，其速率所以能超過自瓦城西面進攻的英軍第二師者，主要原因，係由於其勇敢善戰的司令官雷斯少將的胆識與身先士卒的精神。雷斯少將身材不高而極健壯，酷似拿破崙，他有一個遠近馳名的習慣，就是每戰必率領部隊打前鋒，記者昨日下午隨同雷斯少將向瓦城進攻，他一手執巨幅英國國旗，一手執手槍，直衝瓦城市政廳。及至衝到仍由日軍殘餘部隊據守的區域，立時放棄了吉普車，偕衛士數人於廢墟中步行前進。同時，瓦城公路上盟軍坦克及裝甲車源源而至，載來英印及廓爾喀部隊，在塵土飛揚的公路上肅清殘餘的日軍狙擊兵。不過雷斯少將的衝進最快，記者和他的三個衛士被遺在後面，竟在塵沙之中找不見他的蹤影了。可是我們却發現自己已經陷入敵軍狙擊兵的重圍之中。幸而在我們爬出來的時候，遇見了他，他手裏還舉着英國國旗，他告訴我們說，敵軍狙擊兵可以利用昏暗的天氣阻挫我們前進，他又說他不肯以過重的損失強行奪佔瓦城的市政廳，日軍要弄故技的跡象日益顯著，竟於曼德勒山區南坡從事挖洞，傳係企圖於若干寶塔下打通隧道。據某軍官稱：「驅敵外出難乎其難，」然與堡壘防務相較，寶塔隧道實不足道。印軍昨日向堡壘四周進擊，未獲進展，坦克大砲亦同時發動猛攻，敵軍防禦牆垣被砲彈轟開缺口兩處，但日機槍手及白砲砲手仍猛烈作戰，拒盟軍突入。」十三日電云：「英軍進入瓦城今日已屆第四日，杜佛林要塞仍爲英步兵空軍及砲隊攻擊目標，該要塞原爲緬王所建，用以防守瓦城者。杜佛林要塞並非現代的要塞，表

面看來實爲堅固的內城，與古老的中國城牆相類似。城牆係由紅色磚塊築成，爲正方形，四面各長二千五百碼，要塞適在市區中心，外面爲七十五碼寬的邱陵所環繞。守城的敵軍因可憑險固守，使進攻的盟軍不易越過城外的壕塹。英印及廓爾喀部隊已進抵城外北西東三面的壕塹，但尙無法迫攻城垣。瓦城之戰證明此種古城如有自動武器、平射砲及臼砲等火器，便頗有防守價值，而日軍在此，卽正在利用此等武器從事防禦戰。今日下午，第十四軍步兵自壕塹附近後退約五百碼，英機轟炸集中於城內西北角，該處爲政府建築物集中地點。轟炸係自城牆的西面開始，已炸出兩處缺口，記者立於小山上，可自缺口處望見城內情形，此種缺口可以成爲步兵突擊的通路。英第十四軍部隊於燠熱氣候及一片風塵中作戰，現逐塔驅逐日軍。英人指揮下的廓爾喀部隊，已解放瓦城以東的要塞。緬甸的夏季首都梅苗，佔領梅苗及緬中戰役一次最重要的行動，梅苗佔領後，英軍對於該區日軍一千五百人，包圍益見緊縮。梅苗必係日軍司令部所在地，日軍一部分向北退却，一部分則由向南逃竄。十四日電云：「向瓦城以南七十五英里外伊洛瓦底江密克的拉推，藉以切斷緬甸中部敵軍後撤主要路線的工作，已由梅塞維將軍的第四軍團完成。第四軍團正在密克的拉登固陣地，另有第十四軍的第三十三軍團在瓦城以北作戰，而伊洛瓦底江東岸瓦城以南密克的拉以北的查茲區日軍，現正三面被攻，如此項計劃成功，則予日軍軍事上及精神上的打擊必極重大。」瓦城日軍的頑抗直到三月二十日才被擊破，在杜佛林要塞中共據守了十天之久。

第八十九回 掃蕩殘敵菲島齊解放 空中襲擊倭土滿瘡痍

却說菲律賓羣島係合七千零八十三個大小島嶼而成，其中有名稱的島嶼僅二千四百四十個，面積在一方哩以上的有四百六十二個，沒有名稱的島嶼多半是一塊岩礁，非但面積極小，且也無人居住，有人居住的島僅三百個，而比較廣大重要的島嶼不過十一個，其中以呂宋島的地位最爲重要。美軍既克復了雷伊泰島、薩馬島、明多羅島、呂宋島和馬尼拉灣口的要塞柯列基陀島，不啻已控制了菲律賓羣島的全部，其他島嶼上雖還有少數殘餘日軍，業已無能爲力，不足爲患，美軍本來可以不去理會他們，不過爲了解放全部菲律賓羣島起見，乃不得不逐島加以掃蕩。在呂宋登陸後不久，美軍卽於一月十五日登陸於龐孫島，十八日登陸帕洛島，另隊美軍復於雷伊泰島與宿務島間的加摩特斯羣島登陸，均未遇日軍抵抗。二月二十二日，美第八軍的第十兵團部隊，又在聖柏納狄諾海峽的凱布爾島登陸，該島在呂宋島及薩馬島之間，爲美國至馬尼拉主要航線所必經的門戶。美軍登陸時，僅遭遇敵方極輕微的抵抗。二十三日，美軍又將聖柏納狄諾海峽的比里島佔領，敵軍抵抗仍極輕微，於是該海峽乃完全在美軍控制之下。二十七日，曾參加雷伊泰島及呂宋島各役饒有戰地經驗的美第二十四師，復出敵不意，佔領維德島，幾毫無傷亡，島上敵守軍均被驅至東岸聖河卡匹托狹小的地區。該島位於馬尼拉以南六十八哩，在呂宋島最南部及明多羅島間。

重要的維德航道中，與聖柏納狄諾海峽共同控制菲律賓中部的航線。三月二日，美軍一團復出敵不意，在明多羅島西南的巴拉汪島登陸，攻克其首府普令塞沙及飛機場兩處，該島在蘇祿海中，全體成狹長形，因能控制菲律賓羣島的航道，所以極富於戰略及戰術的價值。美軍登陸巴拉汪島後，僅一日即佔領該島，日軍顯然沒有料到美軍會在該島登陸，所以抵抗極為輕微。同時美軍復佔領馬尼拉灣的魯班島，該島距馬尼拉灣入口處約四十英里，當馬尼拉灣西部海道的要衝，並能控制維德島海道的西部。魯班島佔領後，由美國到馬尼拉的主要航線已全部貫通。三月十日，美軍一千五百名在空軍掩護下，登陸菲律賓羣島的第二大島民答那峨島，攻佔村莊四處，並向該島西南端的主要城市三寶顏及福米拉機場推進，美軍登陸時僅遇極微弱的抵抗，日軍經美軍擊破其防禦後，即毫無秩序的潰竄到山地去。這是美軍登陸雷伊泰以來攻克的第二十一個菲律賓的島嶼。民答那峨島在婆羅洲東北二百英里，距新加坡以東一千二百英里，登陸前美艦隊大砲及飛機曾攻擊該島，陸上基地飛機於登陸前三日內曾對該島轟炸。美進攻部隊首先在掩護該島西南部進口的巴西蘭島登陸，並有驅逐艦兩艘及巡洋艦六艘參與民答那峨島登陸的戰事。十二日，美軍佔領民答那峨島的首府三寶顏，並將城郊的第二所機場控制，沿巴西蘭海峽建立長三英里寬約二英里的灘頭陣地。日軍措手不及，在美軍登陸四十八小時後，尙未能作有組織的抵抗，所以美軍損失極微。十三日，美軍以坦克作先鋒，向民答那峨島若干鄉村疾進四英里，並由三寶顏冒敵抵抗，

向內陸推進兩英里餘。同時美第八軍復在西布顏海的郎布隆島及錫麥拉島登陸，美軍係於夜間向敵採取戰術上的突擊，郎布隆島的日軍完全被殲，美軍傷亡極少，當即完全控制該兩島。十九日，美第八軍的第四十師由海軍機隊掩護，佔領班乃島南海岸首府怡朗以西十四英里的狄格巴安灘頭陣地，完成戰略及戰術上的奇襲。登陸的美軍未受損失，並即向內陸的科多瓦進攻，推進四英里，同時沿海岸推進七英里，折狄格巴安灘頭陣地及怡朗的中途，迅速進圍怡朗，二十二日，日軍有組織的抵抗卒告崩潰，怡朗遂獲解決。和班乃島登陸同時，美軍復在菲島中部巴西蘭島正北的馬蘭諾尼島登陸，登陸馬蘭諾尼島的目的，是在保護三寶顏南面的進口處。民答那峨島美軍第四十一師繼續深展他們在聖諾克及帕薩南卡以北的陣地，擊斃敵八百二十九名。四月十九日，美第二十四步兵師又在民答那峨島馬拉貢及巴朗兩處登陸，在三寶顏半島西南岸獲得一處三十五英里寬的沙灘陣地，日軍在民答那峨島的兵力約五萬，包括第十及第一百步兵師團。美軍獲得增援後，向南部海岸線一帶推進十五英里，佔領民答那峨河兩側戈杏描多及塔蒙塔加，並向該島推進二十五英里，至郎波格公路交叉點，同時美軍復在宿務島作迂迴推進，並由西翼及後方進攻敵軍陣地，使日軍完全失敗，是役敵軍陣亡五千人，至此菲島中部的日軍遂全被肅清，美軍完全控制面積三萬三千方英里的菲撒亞羣島，並解放六百四十萬人口。二十九日，美軍佔領菲島的夏季首都碧瑤，碧瑤位於呂宋島中部的班傑山山麓，離馬尼拉約一百八十哩，乘飛機出發，一小時可達，係

一座小山城，拔海達八千呎之高。山麓湖水，水聲潺潺，山崖多飛瀑，水珠成簾，並且處處和蒼翠的森林，美麗的街道相掩映，風光明媚，氣候常春，各地來此遊覽消夏的特別多，是非島第一避暑勝地。其中著名的珊士馬斯山峯，高聳雲霄，一登這峯，全菲皆在眼下。同時民答那峨島上的美軍也，由摩羅灣跨越該島至達佛灣，進抵達佛城南二十五英里的第哥斯。五月六日，達佛城獲得解放，於是菲律賓羣島遂全部被美軍佔領。當美軍掃蕩菲島殘敵的時候，復派大批飛機由艦上和陸上基地起飛，大舉轟炸日本本土，轟炸的猛烈為歷次所未有，使日本本土滿目瘡痍，幾乎大部分變成廢墟，這也是日本侵略者所應得的教訓。尼米茲將軍說，一九四五年對於日本將是極不愉快的年頭，這句話說得一些不錯。從元旦那天起，就有兩架超級空中堡壘向日本「恭賀新禧」對東京的碼頭與船塢區投彈兩次，引起猛烈的燃燒與爆炸。一月三日，由塞班島基地起飛的超級空中堡壘轟炸日本最大的軍需生產中心大阪與名古屋，投擲大批燃燒彈，同時並轟炸本州工業目標。四日，凱塞爾少將所率的第二十一轟炸機總隊的「B 29」式機，復出襲名古屋，目標區域曾見大火，這次晝襲極為得手，敵機截擊力量不強，高射砲火瞄準不正確，計毀敵機一架，可能毀其八架，另有多架受創。一月九日下午，自馬里亞納基地起飛的超級空中堡壘復襲日本本土，利用新戰術分數小隊泛襲各區，其中二十架襲東京上空及附近地區，四十架襲東海道和歌山及靜岡等縣，投彈軍火工廠，敵方受損甚大。二月四日，自中國基地起飛的「B 29」式機約一百架，其中八十五架於下午三時至

三時四十分間分十餘批出現於神戶上空，在神戶碼頭區投擲燃燒彈與爆炸彈，引起大火與損失。其餘十五架由下關向名古屋飛行，在三重縣中部的松阪市及近郊投下燒夷彈及炸彈多枚，此外大阪南部工業地區岸和田市也被同樣投彈，各地均發生重大火災。這幾次襲擊都還不算十分厲害，到了二月十六日，由密契爾海軍中將指揮的太平洋艦隊中的強大特種混合艦隊，開始向東京攻擊，日本之戰乃步入新階段。艦載飛機共計出動了兩天，由十六日上午七時起，至十七日午後一時許止，開始轟炸東京時，適值日本多數工人到達工作地點極爲雜沓之時，美機會投擲傳單，搭載千餘架飛機的美特種混合部隊悄然出現於日本近海，分成了兩隊，一在東京東南銚子南方洋上，一在東京西南八丈島方面。前者是二十餘艘組成的艦隊，於十六日上午十時始被日空軍發現，後者出現略遲，敵稱之爲後續數編隊，據日方估計，總數除航空母艦十艘以上外，有巡洋艦戰鬥艦等。第一天出動飛機約一千二百架，空襲時間延續九小時，第二天機數較少，約爲六百架，空襲時間六小時，轟炸目標爲飛機廠，軍事設施（以飛機場爲主）及交通，然地區則頗廣，不限於東京，在日本本州方面勉強可以關東爲範圍，由東南飛往的美機，以房總半島首當其衝，從東南往炸東京的飛行路線，入千葉時已差不多偏至正東。由西南飛去的，則由靜岡而神奈川而東京，極北飛到郡馬縣的太田飛機製造工廠，由相模灣排空而北，在橫須賀橫濱及東京各處都發生了劇烈的空戰，這一帶的飛機場、飛機廠及其他重要工業都成了轟炸的目標。交通方面除炸火車，炸船舶外，也炸車站

及鐵橋。被炸最慘重的是橫濱到東京的京濱工業區，據美方目擊報告，這一帶濃烟上升七千呎。關於轟炸的戰術，艦載機與超級堡壘是互相配合的，艦載轟炸機附有大批的戰鬥機，低飛投彈，且曾向地面掃射。這是最初一次對日本本土的大轟炸，總投彈量約達一千噸。美艦隊大舉攻擊日本本土的目的，是想把藏匿着的日艦隊「薰」出來，但日海軍始終未敢出頭應戰。這一次襲擊所造成的戰果，是敵護航船艦一艘中彈起火，海岸船艦九艘及其他各型的船艦二十三艘被擊沉沒，日本多數地方的地上建築及飛機庫修理廠均被炸毀，太田飛機廠亦受創，發動機製造廠兩處受重創，美艦隊毫無損傷。十九日，塞班狄寧兩基地的超級堡壘，晝襲日本本州的工業目標，使日本的作戰機構又受重創。二十五日，超級空中堡壘二百餘架，及航艦飛機一千六百架，兩路襲擊東京，所投炸彈共約二千噸，超級堡壘的轟炸目標為東京工業區域，此種襲擊，表示超級堡壘已經過戰爭澈底的經驗，其發展已達頂點，現已步入對日空戰的新階段。航艦飛機的轟炸目標則為東京市中心區，經轟炸後，大部分區域均在燃燒中。宮內省、帝國新聞局，及皇宮內守衛崗位前，均曾投落燃燒彈及爆炸彈多枚，日皇的皇太后離落彈處僅一英哩半，炸彈落在皇宮範圍以內，致守衛的軍營亦有一部分被炸毀。日首相小磯國昭極表惶恐，待美機去後，會親赴皇宮，代表他的僚屬向天皇及皇后謝罪。二十七日，美航艦飛機復冒極惡劣的氣候，再炸東京區及八丈島，這一次的襲擊，日方損失很重。飛機方面，日機被擊毀一百五十八架，其中四十七架於空戰時被擊落，此外約有地面飛機七十五架受

創。輪隻方面，美機炸沉日輪五艘，其中一艘爲貨輪，可能炸沉海岸輪隻五艘及小輪五艘，傷海岸輪隻九艘及小輪五艘，地面設備方面，東京區日機兩架被炸毀，此外日方雷達設備及飛機庫亦被炸毀，東京附近太田飛機製造廠遭猛炸，該廠百分七十五之建築物被炸毀，百分之十五建築物受重創。此外尚有另一飛機製造廠受重創。美機於空戰時損失九架，犧牲駕駛員四名。美特種混合艦隊於襲敵時未受損失，但有輕型艦隻數艘於歸隊時略受創。美機出襲時，敵方僅作輕微抵抗，日機約一百架會在天空出現，其中大部分不敢應戰，亦無襲擊美艦的企圖。此次攻擊，由美第五艦隊司令斯普魯恩斯將軍指揮美機出襲，密契爾將軍則負責航艦戰術的指揮。三月四日晨，美超級空中堡壘二百五十架，第十一次出炸東京，於白晝襲東京都市區的戰略目標，市區及近郊數處起火。五日夜零時半至二時半，超級空中堡壘十架，每次一架，經濱松附近向主要目標的工業區域穿雲投彈，以雲霧遮蔽視線，戰果不詳。九日，超級空中堡壘三百餘架，初次自關島基地起飛，轟炸東京，投下燃燒彈一千噸以上，擬令東京市中心十五方英里區域化爲灰燼，此乃作戰以來發動的最大襲擊，炸後城中心區火燄高騰，直衝天際，皇宮及宮內省帝國新聞局等地均起火，高騰火燄籠罩東京區域，十方英里以內均濃烟一片，據轟炸歸來的飛行人員稱：在八十五英里外仍能望見大火。關島空中指揮官鮑爾少將曾於空襲中在東京上空飛行達兩小時，歸來後稱：「海岸以南地區發起火光，此乃地球上最偉大的奇觀。」二月二十五日空襲東京時，曾有二百四十處大火，此次吾人給予日本

之災害大過該次五十倍。」十日，美超級空中堡壘再襲東京區域，投彈二千三百噸，該區十五方英里的工業及碼頭區域均經夷平，美方僅損失轟炸機兩架。據第二十一轟炸機總隊司令李梅將軍稱：市區之被毀，實毫無可疑，午後攝影時，東京七處猶在燃燒中，三處在長方形區域的北端，四處則在南端，南面隅田川河口兩側起火，隅田川及中川兩河口間亦有兩處起火，被炸區域約自皇宮以迄中川河口處。東京廣播雖稱皇宮被炸起火，但皇宮並非轟炸的目標，八個工業及都市目標均被炸毀，上野車站，小倉汽油公司，日新紡織廠，丸之內電話局等均在其列。直接與戰時工業有關的數百小廠家，多數重要行政機關，以及其他數千小廠址，亦均位於被炸區域之內，共計毀房屋三千五百幢。東京居民經過這番大轟炸後，已陷入極端恐慌的狀態，難民密集火車站，準備逃生，各處均見裝載難民及衣物的車輛向城外行駛。醫院擁擠不堪，若干工作均已停止。東京朝日新聞稱：轟炸後三日之內，受難者皆流離失所，尋覓家人，警察對人民已失控制能力。並謂：此次傷亡不能再說是輕微，目前急需展開救濟工作。十一日，美超級堡壘三百架，又轟炸名古屋，投燃燒彈兩千噸，與東京之炸異曲同工，不過美機集中襲擊的區域只有五方英里，其中包括商業中心區，市政府中心區及重要工業區，此若干地區所住的日人，佔全城一百五十萬人口的最高百分比。名古屋爲日本的大城市，也是日本四大主要工業城市之一，該城爲日本飛機製造廠集中區，且爲日本最大電力與鋼鐵製造中心區，經此一番轟炸後，幾已成爲火獄。美機炸名古屋時，至爲從容，飛度亦低，其中理由，李梅

將軍認為是日本高射砲經常都準備射擊高飛的美機。以前多次的襲擊，美機由三萬英尺的高度投彈，這次炸名古屋，為美超級堡壘首次襲擊肉眼可望見的目標。美機於極短的時間內再臨本州，以此為首次，其準確轟炸的目的，係欲毀滅日本重工業。李梅將軍稱「我並不以為將日本所有城市燒毀後就能結束戰爭，但吾人正每次增加襲擊飛機的數目，日本所能盼望達到的唯一事件，就是他的工業的全部被毀。」十三日拂曉，美超級堡壘三百架，由塞班、狄寧及關島起飛，首次襲擊日本第二大城大阪，向十方英里的城中心最繁華地區投燃燒彈約二千三百噸。該區為鋼、銅、鋁飛機零件、工廠倉庫與鐵路工場的集中處，被炸時間凡三小時之久，城中心四方英里地盡成「火海」，整個城市好像都在焚燒，十方英里地區十九處起大火，據轟炸歸來的飛行員稱：在一百二十五英里外尚能遙見火光，這次襲擊的結果不及襲東京之役，但較襲名古屋之役為佳，被炸地區也比名古屋大兩倍。日本最重要軍需工廠之一的大阪兵工廠，經超級堡壘投擲燃燒彈後，發生強烈爆炸。大阪兵工廠佔地一百五十畝，製造高射砲、大砲、炸彈、機槍、步槍、子彈匣等武器，廠內並附設鋼鐵工廠，化學品製造工廠及研究實驗室。東京廣播謂：美機來襲東京、名古屋、大阪時，日本居民被燒身死者以千計，市民多人居所被炸毀。日方防護空襲的方法，在美機大舉轟炸下，完全失效，整個空防體制將加以改革，幼童將自危險區疏散，居民應隨時準備撲滅燒夷彈，並厲行燈火管制。同時日貴族院舉行全體會議，商討關於緊急救濟因美機轟炸而受害的各項措施，若干議員均大吵救濟不足。

十六日晨四時，美超級堡壘三百餘架，復自馬里亞納基地起飛，向日本第五大城神戶中心區約五方英里的目標低空投彈，共投擲燃燒彈二千五百噸，比前次投於東京、名古屋、大阪的還要多。神戶爲日本的主要工業港兼運輸中心，位於大阪以東二十英里的大阪灣，爲三菱船塢廠、機器廠、三菱飛機發動機廠、電機廠、神戶鋼鐵廠與川崎船塢公司的所在地，神戶除有家庭工廠多處外，尚有電力廠四處，金屬工廠七十一處，機器廠與機件庫一百五十六處，因缺乏河道運河，故消防所需的水極爲缺乏，被炸後該城碼頭及工業區均在燃燒中，一百英里外可見火光，神戶西南的飛機廠及機車中彈，至少曾爆炸三次。十八日，強大的美國航艦飛機自特種混合艦隊起飛，爲數約八百架，轟炸日本本土最西部的九州南部四國及和歌山區日方飛機場及設備。十九日，復襲擊四國及「中國」區沿瀨戶內海部分以及九州南部各機場，軟化日本的空防，封住瀨戶內海的兩個出口。紀伊海峽與豐豫海峽，不料這一下子，却把深藏不出的日艦隊找出來了。原來日艦隊自從在所羅門海戰遭受不斷的創傷後，就始終隱匿避戰，而想待機一拚，當美艦隊進攻吉爾貝特羣島、馬紹爾羣島、馬里亞納羣島時，日艦隊都不敢出頭，直到美空軍大舉襲擊琉球台灣時，日艦隊才探出了觸角，正要露面，就被美方打得頭昏眼腫，此後美軍在雷伊泰島登陸，美艦隊開入蘇祿海，迫使日艦隊不得不出而應戰，結果更遭到空前的大敗，日本的三個艦隊，幾乎消滅了兩隊，其餘一艦隊在西布顏海方面始終未敢出戰，及至那兩個艦隊快要被美艦隊消滅時，才乘隙潛逃，又被美艦隊追擊，狼

狼負傷敗走。日海軍自經此一番致命打擊後，更加把僅餘的一點掙扎本錢深藏隱匿，不敢輕露蹤跡，儘管美方不斷挑戰，不斷罵陣，始終不敢哼一口氣。美艦隊四出巡弋，總找不到日艦隊的影子，直到這時才被航艦飛機發見，原來牠是躲在本土瀨戶內海的吳軍港裏，於是密契爾將軍便對準這個「灌洞」，用一千四百架航艦飛機，不斷轟炸，薰得烟火瀰漫，同時種種快速混合艦隊亦向東北移動，對泊於瀨戶內海根據地的日艦隊主力進攻，予以致命的雷霆一擊，使牠事前無處逃，臨急無從躲，只得在「灌洞」內挨打，這真可說是「閉戶海內坐，禍從天上來」了。日艦隊經此一擊，受創極重，據參加作戰任戰術指揮官的第五艦隊司令斯普魯恩斯將軍初步報告：兩日來所獲戰果，計擊落日機二百零二架，擊毀地面停機二百七十五架，擊沉小貨船六隻，擊毀日主力艦一或二艘，內有戰鬥艦一艘，屬「大和」級，計四萬五千噸，爲日海軍最強大的艦隻。航空母艦二或三艘，輕級航空母艦或護航航空母艦二艘，重巡洋艦輕巡洋艦各一艘，驅逐艦四艘，潛水艇一艘，護航驅逐艦一艘及貨船七艘，毀壞地面的飛機庫、修理工廠、軍火庫及貯油設備多處。差不多和這襲擊同時，超級空中堡壘一百餘架復自馬里亞納基地起飛，以一架或數架編隊飛行，轟炸名古屋商業區達三小時以上，投擲燃燒彈二千噸，引起城中大火多處，市中心區燒成焦土。二十四日午夜，超級堡壘約一百三十架，又襲名古屋區域，前後歷一小時半，以燃燒彈及炸彈在市區轟炸，有多處起火，名古屋附近的日本最大飛機發動機製造廠三菱工廠受到很大的破壞。二十七日，超級堡壘約一百五十架，

分數梯團首次空襲九州，在九州北部地區大倉飛機製造廠及各飛機場大肆轟炸，達兩小時之久。緊接着這襲擊之後，又有超級堡壘約七十架，自午後十時半起，襲擊小倉及八幡，低飛轟炸結果，小倉方面住宅區起火。當日午後，又有超級堡壘五十六架，以數架爲一隊，襲擊九州北部的宮崎、熊本兩縣達兩小時，以下關門司海底鐵道爲目標，投擲燃燒彈及炸彈。超級堡壘一日之內襲擊日本本土三次，尙屬創舉。二十八日，美艦載機八九十架亦襲九州東南部，其中七八十架空襲宮崎縣，另以十架左右襲鹿兒島縣，二十九日復襲吳港，四國西部，及九州方面。三十日晨，超級堡壘約一百五十架，又炸東京，投下新型燃燒彈，引起數處大火。自此以後，美機差不多每隔一兩天，就要轟炸日本本土一次，轟炸最多的地方是東京和九州兩處，因爲這兩處地方，一處是日寇的首都，一處是日寇的海空軍基地，所以挨炸最烈。此外名古屋、大阪、神戶、吳港等地，也不斷遭受轟炸，日寇的巢穴在美巨型機廣泛襲擊之下，真可說瘡痍滿目，體無完膚了。

第九十回 守中原血衛老河口 登琉球先佔慶良間

却說日寇在太平洋上接二連三的失敗，連帶的影響到他在中國大陸的攻勢也遭受了頓挫。自從美國的超級空中堡壘把日寇的巢穴東京等地炸得落花流水後，日寇更加心慌意亂，他對中國戰場已失去了進攻目標，他這時的唯一目的，就是消滅美空軍的在華基地，以減輕他本土及佔領區所遭受的威脅。其實這是一種很愚蠢的想頭，美空軍的在華基地，這時已增加了不少，豈是他的兵力所能完全摧毀的，徒見其不自量力而已。他爲了要實現他的夢想，遂首先向老河口飛機場進攻，老河口背水坐在襄河東岸，屬湖北光化縣管轄，順流南下，左有樊城，右有襄陽，隔唐河遠指武漢，近阻荆當，溯水北上，水陸均可暢達陝西南鄭（漢中），而構成老河口的進退與補給的命脈。沿公路北去，有以民衆武力馳名的南陽，扼住由鄭州南下之敵，同時由這裏東可與淪陷區取得聯繫，西可同西安互通聲氣。自從長江與黃河中間的平漢路被敵人侵入以後，老河口便立即增加了重量，牠在鄂北豫南，在軍事政治及經濟方面，成了唯一的重鎮，尤其是當他成了美空軍的前進基地以後，牠的重要性更增加了。所以與其說敵人重視這個城市，毋寧說他們是胆戰心驚地恐懼這塊土地。老河口的存在，是敵人的一大威脅，由老河口飛機場起飛的美機，可以破壞平漢、津浦及長江上下游等重要交通線及交通設施。因此他便在三月中旬，趁着陰雨的季節遮蔽着空軍的眼睛，偷

偷的增加兵力，集中戰車，一部日軍由魯山、葉縣、舞陽、遂平等地出動，以南陽爲目標，向前推進。另一部日軍則與此相呼應，由荊門順漢水向宜城襄陽進攻老河口。這一路日軍自荊門北犯，陷宜城後，就被我軍遏阻於南漳、東南襄陽西南地區，毫無進展，不必細表。單說由豫南進犯的日軍，於三月二十一日晨起，分由魯山、西向李青店、葉縣、南向獨樹鎮、舞陽、西向保安寨、牛蹄、西向桃花店、唐王廟各地區。我前哨陣地進犯。由魯山侵至南召、東北李青店附近之敵，會同由嵩縣增到的敵另一部隊，二十三日續向南召，以西四十里的馬市坪進犯，我軍與敵激戰後，予敵重創。敵另一股於二十四日晨由李青店南犯南河店，侵至鎮平以北地區。魯山敵由魯山以南向南召猛犯，二十三日晚突入南召，我軍守備南召部隊與敵作慘烈巷戰後，突破敵軍包圍，撤出城外，南召遂於二十三日深夜陷入敵手。二十四日，敵續行南犯，我軍力予阻擊，在會店附近地區進行戰鬥。我軍有力部隊向敵側背發動猛攻，於二十四日攻克李青店，繞向南召攻擊前進。方城、保安寨，我軍前哨陣地於二十三日晨被敵突破，戰事移至南面獨樹鎮進行，另敵一股由舞陽西南繞犯賒旗鎮，同時葉縣西南敵亦南向招撫崗進犯，方城遂處於四面包圍之中，當晚敵以戰車部隊爲前驅，掩護步兵向西南進攻，我軍節節阻擊，予敵以相當損傷。二十四日拂曉前，方城被敵突入，方城以南賒旗鎮亦同時陷敵，方城敵與南召敵會合後，合向南陽進犯。二十五日，竄抵鎮平以北地區的敵少數騎兵部隊，附少數機械化部隊，鑽隙向新野、鄧縣西南進犯，圍攻老河口，同時復分兵數百由鎮平以北向內鄉方面竄犯，被我軍痛擊，

斃敵甚衆。並擊毀敵戰車三輛。鄧縣西南地區的激戰，直至三十日未已，敵屢圖進犯老河口，我守軍陣地均被擊退，並予敵重創。三十日黃昏，老河口我守軍陣地曾一度被敵滲入，我軍英勇搏戰，將滲入之敵悉予逐退，三十一日敵復三度猛攻，均未得逞，我先後殲敵計一千二百餘名，並鹵獲敵輕重機關槍十三挺，及其他軍用品多種。南陽方面敵軍，自三十日以後，不斷向我猛攻，三十一日拂曉前，曾一度滲入西北城角，我守軍猛加反擊，敵大半被殲，殘餘悉被擊退，南陽城仍安然無恙。老河口我守軍爲第五戰區副司令長官孫震將軍麾下汪師長所部，南陽守軍則爲第三集團軍總司令劉汝明麾下第一四三師黃師長所部，我最高統帥蔣委員長以該二部堅守名城，迭挫敵鋒，忠勇用命，戰果豐碩，特頒佈手令嘉獎。自四月一日起至五日止，戰事在內鄉、浙川一帶猛烈進行，我南陽及老河口陣地仍屹立不搖，敵竟播散謠言，謂已攻陷南陽及老河口飛機場，殊可發噓。四月六日，老河口附近敵復向我軍陣地進犯，敵一股在戰車掩護下曾一度滲入我守軍陣地的一部，我軍立即將敵包圍，經三小時的搏戰後，將滲入的敵軍悉予殲滅。七日晨，敵復以戰車掩護衝鋒，當被我軍擊毀二輛，斃敵數百，敵未能獲逞。八日由晨至午，我守軍奮勇猛擊來犯之敵，斃敵至少在四百以上。九日，老河口南方附近敵，圖向襄河西岸強渡，我河防部隊當予痛擊，我空軍亦恰巧飛到，猛施轟炸及掃射，敵在我陸空軍協同打擊下，傷亡慘重，狼狽敗退。十日，敵復集中全力，向老河口我軍陣地猛撲，我軍與敵作激烈巷戰後，老河口遂於十一日晨失陷。我反攻老河口部隊，於十一日午後六時

起至十日上午三時，經兩晝夜的激烈戰鬥後，突破敵陣，衝入城內，至十二日晚七時，我擊潰敵軍抵抗，克復老河口，這一有名的美空軍前進基地，僅僅失陷了兩天，就仍經我軍奪回，用熱血保衛住了。在保衛老河口的戰役中，我空軍也發揮了很大的力量，尤其是在克復老河口以後，更負起了掃蕩殘敵的任務。「衡陽四十七天」的作者空軍少校劉毅夫有「空軍掃蕩老河口」一文，加以記述，茲轉錄於下：「老河口失陷後，使空軍的弟兄們又氣又恨，於是更多的飛機飛到這一戰區作戰。四月十三日，老河口克復的捷報傳來，記者即由重慶趕到金剛縣站，急想重遊老河口，但據報那兒天主堂、馬頭山、長官部等處仍各有兩三百敵人頑抗不退，這樣就延擱了記者的願望，然而同時却也給我得到了空軍弟兄們掃蕩殘敵的新聞。四月十四日的早晨，是中原可愛的春天，空軍第三大隊的「P 51」與「P 40」式機，及盟友的「B 29」式機比翼升空。在戰前會議裏已規定了各人的目標，廖潭清奉派領劉博文等人消滅馬頭山之敵，這是敵人一個主要的據點，橫臥在老河口機場的右邊，隔機場與城內的天主堂遙相呼應，山頂上的廟宇便是他們臨時的巢穴。劉博文對這一塊地方像上食堂一樣的熟悉，廖潭清更不用提了，機場是沒有知覺也沒有情感的，但他們飛過他的上空的時候，可不能不對這塊常給他們落腳的基地與起無限的情愛。他們要把他奪回來，馬頭山上殘留的小鬼們更變成他們洩憤的對象。他們無暇顧慮地面的對空火力，他們唯一的要求是執行上峯的命令，恢復這塊土地，消滅這些小鬼。爲了投彈的準確，於是減小油門，低飛，再低飛，在機

頭前面水平線上看見了山上廟宇的屋脊，看見了瓦壘屋簷，手扣在扳機上，火光與鋼彈由扳機吐出來，向廟宇沖捲過去。屋瓦向天空飛散，小鬼們羣向屋外逃跑，但是腳短了一點，當飛機由殘破的屋頂上拉起來的時候，一羣無情的炸彈脫鉤了，彈片變成萬把不等形的銳利鋼刀，把整個廟宇從山頭上削平了。在亂瓦碎石烟硝與吼叫聲中，夾着分辨不清的敵軍血肉，這個山頂上剩下的祇有戰爭的陳跡與敵軍的冤魂了。廖澤清等再繞着山頭飛了兩周，已看不見可以開槍的目標了。再向天主堂與長官部的上空兜圈子，另隊飛機已在那裏下過彈，要不是尙留有烟火與彈坑的痕跡，他們便永遠也找不到這兩塊地方的。立體的建築物在轟炸下都變成廢墟了。一和日軍進犯南陽老河口同時，太平洋上的美軍也正在猛攻琉球。琉球爲散布於日本九州及台灣間的羣島，爲九州山脈所延伸，崛起於太平洋東海之間，大小凡五十五島，分爲數羣：北部叫薩南諸島，中部叫琉球羣島，南部叫先島列島。面積二千三百餘方公里，人口約五十八萬。本爲中山國立國之地，自明以來，即從屬我國，奉我正朔。清光緒五年（西歷一八七九年），爲日本襲取，以其北部隸九州的鹿兒島縣，南部置沖繩縣。全島爲山嶺錯雜之地，不宜種植五穀，以山芋及甘蔗爲二大出產。當地著名的燒酒，即琉球泡盛，係用白米釀造，該項白米，當地出產有限，大部均自西貢輸入，在民國二十五年以前，每年輸入三十萬袋。過去燒酒除供日本內地飲用外，輸往南洋的也不少。更有一特殊產品，即花百合，每年輸往美國，以供新大陸耶誕節的消耗，爲數當在四百萬球以上。其他產品，有琉球漆器、枇杷、咖啡、

糖、芥子以及鯉鱈魚類等等。人民屬琉球種，與台灣的番人同族，今已漸爲日人所同化。琉球羣島的大小島嶼甚多，慶良間列島和琉球列島都是琉球羣島中的羣島，去鹿兒島不遠。慶良間列島在琉球列島的西南，牠包含大島五個，爲渡嘉敷島、粟國島、久米島、渡名善島、座間味島。小島二十九個，赤島爲其中之一。慶良間列島距東京約九百七十哩，距台灣約五百二十哩，距上海五百十哩，廣州九百三十哩，馬尼拉九百十哩，塞班島一千四百哩。琉球列島是琉球羣島中最大的羣島，其中包含大島四個，最大的是琉球島，其次是伊平屋島，伊是名島，伊江島，尙有小島二十三個。先島列島在琉球羣島的最南部，內分宮古羣島與八重山羣島，宮古羣島包含主要島三個，爲宮古島、多良間島，伊良部島，及小島四個。八重山羣島包含主要島四個，爲石垣島、與那國島、四表島、波照間島，及小島十二個。琉球島不但是琉球列島中的最大島，也是全琉球羣島中的最大島，長凡六十哩，寬度不一，從二哩到十六哩都有。在地形學上，牠可分作三部，北部在石川與中通地峽之北，中有峻險的山脊，高峯疊出，著名的有米竹峯，高達一千六百五十呎，是島上的最高峯。山脊東西兩旁都是海邊台地，西北岸連有一方形的本部半島，半島外有小島一羣，其中最大的一個是伊江島，琉球島中部是石川地峽以南及那霸至湯野灣一線之北的一段，牠和北部的不同點是沒有中部山脊，山陵起伏，一般都比不上北部那麼高，當中是高原，平均海拔五百呎。南部也是山地，最南端是高原，外繞懸崖。琉球有兩個主要都市，一爲那霸，一爲首里，那霸是琉球島西南的最大港口，港口有一燈塔，燈光長明。琉球島

南部有公路網，路面雖多是九尺寬到十二尺寬的，但也有寬到四十尺的，從那霸到首里的那條公路就是個例子。石川地峽以北，新式的公路很少。至於鐵路，民國二十七年時路局員工只有二百三十一人，有客車三十輛，貨車七十一輛。鐵路軌距距離是二十九英寸。鐵路以那霸爲中心，分四線：第一線自那霸通東部海岸，長凡六哩；第二線自那霸市車站通那霸港口，長不及一哩；第三線北通嘉手納，長十四哩；第四線通糸滿，長九哩許。共長三十哩。琉球羣島中唯一的民航機場在離那霸西南二哩的地方，由日本運通省管理，機場中有機庫三個，修理機械設備及添燃料都很齊備。在琉球各地普遍見到的是一種露天市場，市場上最多的就是出賣肉類的小販，操這業的都是中年婦人，袒胸露臂，執刀待客；其他出售魚蝦的小販也不少，只有菜蔬瓜果的小販爲數很少，因爲當地人都喜歡肉食的緣故。在日本，琉球的豬肉頗負盛名，豬油所炒的豬肉飯，爲當地的特產，觀光者都購食，確有一種特殊風味。其次爲墓地，幾乎每處可見，高大者恆及數丈。清代我冊封史李鼎元的隨從祕書某，暴病死於首里郊外，葬於蓮池旁附近，其規模宏偉，有勝琉球皇族。石墓四周，均作高欄，樹木森森，足蔽陽光。美軍在登陸琉球以前，先以戰艦砲擊琉球，航艦機亦連續起飛轟炸琉球島及宮古島、慶良間列島。三月二十五日午前七時半，美軍登陸艇百艘，在航空母艦十五艘，主力艦十一艘，巡洋艦十艘，驅逐艦三十二艘的熾烈砲火掩護下，向慶良間列島中的最大島渡嘉敷島的安波連，及赤島的赤市登陸，登陸美軍爲第七十七師部隊。東京廣播雖承認美軍登陸成功，但美國却並未發表公

報，因爲他並不重視這兩島的登陸，他的先估慶良間列島，不過爲了可以在這些島上安置重砲隊，用以掩護琉球島的登陸戰而已。三月二十八日，密契爾將軍率領的強大特種混合艦隊以大砲轟擊琉球羣島，島上的五十萬居民紛紛自目標區奔逃，各島被砲彈轟炸後，一片荒涼，自燃燒中的營房、堆棧、軍火庫、船隻所起的如雲濃烟，籠罩全島，島上光明鎮全鎮化爲廢墟，到處不見人跡，島上的日人似已逃往北部小山，或躲在滿佈全島的洞穴中。三十一日，莫太平洋艦隊的特種混合部隊轟炸並砲擊琉球羣島最南端的先島列島，掩護美軍在先島列島及神山島登陸。四月一日晨八時三十分，美陸軍及陸戰隊組成的第十軍，由世界最大的特種混合艦隊掩護，在琉球島的西海岸登陸，這次登陸乃是太平洋作戰以來最大的水陸作戰，作戰悉依計劃進行，參加軍隊計有六師，其中陸軍及陸戰隊各三師，此外並有附屬部隊，人員約達十萬。美軍登陸琉球島，幾未遇日軍開槍射擊，因此進展極爲迅速，不及三小時，已佔領楊潭及嘉檀那港，向內陸推進，接近中部琉球。登陸的輕易，猶如大門敞開，一任美軍在西岸沿五哩長的灘頭陣地蜂湧登陸，大量起卸裝備，包括坦克、砲隊，及機械化裝備的部隊，在島上建立強固陣地，未損失一艘登陸艇，甚至幾乎沒有槍彈射向灘頭陣地和成百滿載進攻軍隊的水陸兩用坦克與登陸艇。一般人感於硫磺島登陸時的劇戰，對於美軍登陸琉球島的幾乎未遇抵抗，覺得有些奇怪，其實這很容易明白，因爲硫磺島總共只有八方英里，地方太小，軍隊容易集中，砲火也容易集中，所以敵人在美軍登陸時就開始死抗。硫磺島六十方英里，敵

人不容易捉摸登陸地點，登陸部隊也易於展開，所以敵人只好集中在幾個要點來死拚了。美軍登陸八小時後，若干部隊尚未發現日軍，步兵於六小時內殺死日軍十四人，這是最初所有抵抗登陸者。美軍於黃昏時向南推進，佔領兩飛機場，距擁有六萬五千人口的琉球島首府那霸城不足八英里，某灘頭陣地長達八又四分之三英里，深達三英里。二日上午敵軍曾向海灘一帶發射零星砲火，美軍於海灘後方擴深陣地之際，海灘方面的登陸戰事仍安全進行，僅選敵軍輕武器的抵抗。艦隊若干部隊繼續轟擊島上敵軍設備，航艦飛機亦竟日密切協助地面部隊。三日，美軍已將琉球島切為兩部，迅速到達東岸，僅遭日軍微弱的抵抗。美軍到達東岸後，便獲得攻擊北岸或南岸的走廊地帶，美軍獲致此項成就，僅費三十六小時，而計畫中則預定須五日始克完成。美軍在最初四十小時的作戰中，幾未遭遇抵抗，但島的中部日軍活動已增加，逐漸表現準備在將全島切為兩段的美軍陣地以南從事抵抗，美陸軍將領均警告謂：最激烈的戰事已為期不遠，因為日軍認識該島的重要性，決不願輕予放棄。美海軍陸戰隊及步兵自八英里的灘頭陣地南端推進，距那霸不及七英里，日軍準備堅強抵抗的區域就在該城附近，這一區域佔全島三分之一，人口極密。島上日軍約六萬五千名，大部分均集中於這一區域，他們因為沒有獲得增援的希望，也沒有撤退的途徑，結果只有全數被殲。美強大海軍已在琉球島周圍完成嚴密的海面封鎖，美機更徹夜巡邏，一見附近海面有敵人行動的模樣，就加以攻擊。同時美國生力軍復湧上切為兩段的琉球島海岸，迫使日本守軍退到

內陸的防線。琉球島居民對於戰事顯然已經採取無動於中的態度，男女老幼已開始由山嶺及洞穴中大量出現，他們對於美軍似乎沒有什麼畏懼，美軍也加以照護。不過爲了避免他們阻礙美軍的行動並危害美軍的生命起見，美軍已奉令嚴厲對待島上的日居民。美第十軍司令巴克納將軍表示，必須阻止島上居民成爲美軍推進的障礙。美軍初步計畫設立難民所八處，內有醫院、食物及避彈所，用以收容居民，並加以看管。琉球島上有日居民四十萬人，內九千人已向美軍投降，日方所儲相當數量的食糧爲美軍鹵獲後，即以之配發於居民。五日，美海軍陸戰隊第三水陸兩棲部隊越困難的地形推進，抵達琉球島的東岸，沿狹窄的石川地峽向島上較爲寬闊的地區推進，越過了該地峽的一半，沿途未遇敵軍反抗，各地居民亦袖手旁觀。東岸海面的美海軍巡邏隊曾截獲外駛的小艇兩艘，其中滿載逃亡的居民。南面的第二十四軍團自四月一日以來推進極速，向山地區前進，已遭遇敵軍抵抗。敵軍的砲隊與白砲也已出動，因爲山地區域極便於少數敵軍的匿藏。一般咸信日本大軍或在更南面的防線，並準備在該處作戰。五日晚間，美國參謀首長會議公布，改變對日作戰的指揮機構，任命麥克阿瑟元帥指揮全太平洋戰區一切陸軍部隊，尼米茲元帥指揮全太平洋戰區所有海軍部隊，陸軍航空隊及二十航空隊司令安諾德元帥仍負責指揮二十航空隊。公告中說：參謀首長會議將繼續執行指揮太平洋戰事之責，此後並將視時勢需要異予麥克阿瑟或尼米茲元帥以執行特定戰役指揮的全權。麥克阿瑟元帥過去曾任西南太平洋盟軍總司令，尼米茲元

帥曾任美太平洋艦隊與太平洋戰區總司令，麥帥以西南太平洋盟軍總司令資格曾指揮該區內陸海空軍，尼米茲元帥同樣亦曾指揮廣泛的太平洋全區戰事。此種調動並經羅斯福總統的核准，以便能充分使用美國兵力對日作戰。同時美軍亦在已受控制的琉球島上設立軍政府，並開始工作。美軍在琉球羣島所建立的第一處軍政府，為首先佔領的慶良間列島。日寇鑒於危機嚴重，遂不顧一切犧牲，將他僅存的艦隊於七日首次由瀨戶內海出動，與英美海軍作戰。當美海軍搜索機在琉球南海岸發現敵「太和」特種混合艦隊時，密契爾將軍就遣巡洋艦數艘迅速北駛，美機四百架於七日午前自航艦起飛，而於下午二時完成襲擊。鏖戰結果，敵方損失了他的四萬五千噸戰鬥艦「太和」號，及阿賀級巡洋艦一艘，其他巡洋艦一艘，驅逐艦三艘沉沒，另驅逐艦三艘起火。敵機損失約四百架，盟方損失輕微。美巡邏機於日暮時抵該區，察見敵艦六艘沉沒，海面滿佈逃生的敵軍及殘破的物件。敵艦隊經此一戰，遂益形殘缺。美海軍發言人稱：四分之一以上的殘餘日艦於琉球島附近被擊毀，日方現所餘艦隊已不能成爲有力的特種部隊，美艦隊的任何主要特種混合部隊均可輕易應付，全部日艦隊經常在美海軍監視中，美機及潛艇並經常監視日本本土各軍港的日艦。同時琉球島上的美海軍陸戰隊冒敵輕微抵抗，續向石川地峽推進三千碼，其南的二十四軍團則突過種種障礙，繼續前進，冒舍及房屋中日軍的激烈抵抗，佔領琉球島南部的兩村鎮。八日，已佔領琉球島中部北部的美第三水陸作戰師，自西岸名護迄東岸大宇灣，形成四英里的緊迫戰

線，但南部的第七師及第二十四軍團的部隊，則因日軍已有預先準備的陣地及使用滲入戰術，致進展甚緩。日軍防線幾可與齊格斐防線媲美，這防線完全利用山地築成，包括複雜而繁極好的堡壘及防舍，美軍冒敵軍的頑抗正進入這防線，而敵軍的頑抗使美軍進展稍緩，美第七師在過去五天內僅沿西海岸前進一千碼，佔領東岸的須磨城，當佔領山脊上的五個防舍時，曾發生激烈戰鬥。第二十四軍團的部隊，於南方戰線的西端佔領牛泊，距町名田飛機場二英里，距那霸四英里，日軍則據守丘陵陣地，於山脊的洞穴中，架設大砲及機關槍，日軍沿戰線南段企圖滲入美軍陣地，以便於夜間自後襲擊美軍，但被美軍發覺逐退。十日，向琉球島北部推進的美海軍陸戰隊，攻克沒有潛艇基地及海軍設備的運天港，擊退日軍兩次小規模攻擊，並推進兩千五百碼，日軍陣亡人數，共達五千零九名。運天乃一大港，也是日本主要潛艇基地，美軍於進攻該港前曾予猛炸。南部美海軍陸戰隊及陸軍繼續猛轟阻止美軍前進的日軍防線，日軍反攻被擊退。美軍復登陸距琉球島東海岸十英里位於中城灣的津堅島，敵略有抵抗。十一日，琉球島陣地無何變化，美海陸空三軍均以猛烈砲火轟擊環繞那霸城郊的敵軍防線，進行太平洋戰爭的重砲決戰，美日雙方均發射前所未有的巨量砲彈，砲戰歷時三日未已，美軍官被此強固複雜的防線所感動，提出警告謂：琉球島之戰初期已告勝利，但欲征服全島，至少猶需六十天，據估計那霸防線內的日軍約有五萬人，必須逐個消滅。日方戰略顯不如以前的拙笨，日軍以狂賊指揮自殺隊衝鋒肉搏，已在島的南部滯緩美軍的進

展，使美軍須逐碼推進。十二日，敵機一百十八架對琉球高海面外的美艦隊作自殺性的攻擊，擊沉美驅逐艦一艘，另有數艘受重傷，但美艦隊於午後即擊落敵機一百十架。日寇這時自知無力擊退美國的強大攻勢，所以只好拚死了。日首相小磯國昭鑒於國勢日危，自覺不能再負重任，乃於四月五日總辭職，由鈴木貫太郎大將繼起組閣。鈴木年已七十九歲，曾於民國二十五年日本少壯軍人所發動的二·二六事件時受傷，雖然也是一個軍人，但與一班少壯軍閥不同，所以一般觀察，鈴木內閣登台後，日本政策有趨向和平的可能。果然，後來日本終於在鈴木內閣手裏，完成了他的投降準備工作，這是後話，暫且不提。

第九十一回 山頹木壞羅斯福騎箕 地暗天昏齊學啓殉國

正當太平洋上的美軍進攻琉球，打進日本的大門口，軸心陣線七零八落，聯合國家勝利在即的時候，忽然發生了一件很不幸的意外事件，偉大的政治家世界最賢明的領袖美國羅斯福總統竟於四月十二日突然患腦溢血症在溫泉逝世了。美國總統的職務素來是以繁劇著稱的，歷屆總統因不勝繁劇死於任上的很多，何況羅斯福連任了四屆總統，又逢着這世界大戰的危急關頭，旋乾轉坤，挽回劫運，費盡心血，怎麼能不使他的健康遭受重大的影響呢？當二月間他前往克里米亞出席雅爾達會議時，大家看了他那瘦削的面容，就知道他的健康已起了變化，返國後他也自知病根已深，所以時時前往溫泉靜養。在他逝世前十天，他已經到溫泉去了，並請一位出生在蘇聯的畫家許馬托夫夫人爲他畫像。許馬托夫夫人的攝影師曾替羅斯福總統照過了三張像片，關於畫像和像片的佈置方法專等許馬托夫夫人和總統的祕書陶麗小姐商量決定，陶麗就是替這位畫家向總統約期接見的。四月九日她們兩人相偕到了溫泉，總統在他那住室兼書室的晒遍了陽光的大房間裏接見她們，他坐在靠着壁爐左邊的一把棕色大安樂椅上，總統的祕書海賽特正在一邊將總統所簽署的公文晾乾着，因爲照規矩總統的簽字只能晾乾而不能吸墨水紙吸乾的，海賽特一面還請她們原諒他這種像「晾衣服」一樣的工作，總統覺得好笑，於是大笑了起來。許馬托

夫人對於自己的工作有些慌張，當她打算正對着總統而前將畫板擺在畫架上時，竟有三次把畫板落在地上。爲了鎮定自己起見，於是她便和總統談話，她知道總統是一位熱心的郵票收藏家，於是她便和總統談到郵票，並且竭力頌揚他對於新郵票的藝術性質的貢獻，尤其是一種佛羅里達州的郵票。總統於是很高興的說：「請你等着瞧舊金山會議的紀念郵票吧！」海賽特帶了些公文離開房間時，總統的表姊妹沙克萊和德拉諾連袂而入，然後坐下來談天。約摸十二三分鐘時，一位司食的黑人普里特曼送上總統的午餐，那是他所不喜歡的將粉和水或牛奶煮成的稀粥，當他用完午餐時，他便規定她們的時限。許馬托夫夫人說：「他是在工作，而且是繁重的工作。當我研究他面部的光彩時，我十分驚奇他的臉上竟有沙里斯堡替他所畫的那幅像上的表情。他現在是疲倦和清癯了，但是突然顯出年青些的神氣。」此後兩天，許馬托夫夫人一直在和羅斯福總統畫像，四月十二日，總統的外表非常健康，毫無不良現象，下午一時前安坐於椅上，照常請許馬托夫夫人替他畫像，在他最後清醒的一點鐘內，他曾對許馬托夫夫人講了一句最後的話：「現在我們只剩下十五分鐘的工作時間了。」他說完話以後，於是凝神批閱公文，忽然失去了知覺，許馬托夫夫人表演羅斯福總統失去知覺時的樣子說：「在那時羅斯福總統舉起左手摸着左邊的髒骨，慢慢地把頭靠在後面，又慢慢地依靠着左邊溜下去了，最後把手臂放在椅子上。」這時正是下午一點十五分鐘，許馬托夫夫人立刻去請總統的隨從醫師暇倫博士來，暇倫博士看見羅斯福總統暈了，一

些沒有知覺，當即報告華盛頓衛戍司令麥金罕氏，麥金罕當即邀請專門醫師巴林博士來診。暇偷博士隨侍在總統身旁，直到一點三十分，始終不見他恢復意識，只見他面部呈現着痛苦的表情，就在這種暈厥狀態中，他被扶着離開了喬治亞溫泉那滿是陽光的房間。許馬托夫人知道她的工作暫時不能繼續下去，便向陶麗小姐告辭，約定她將從美昆城打電話來。下午三時三十五分，當巴林博士急急的趕到喬治亞溫泉時，羅斯福總統恰好正溘然長逝。經診斷死因，乃是多量的腦出血。羅斯福總統逝世後，許馬托夫人還沒有知道，她果然打了電話來，接線生對她說：「你不知道總統已經去世了嗎？」她立刻魂飛天外，不知所措，倉卒地離開喬治亞，到了長島蝗蟲河谷，她女兒華德夫人家裏，並在那裏招待記者報告她和羅斯福總統同在一起的那一點鐘的情形，她說她給總統所畫的像將永遠無法完成，恰像司托華替華盛頓所畫的像一樣，她又說她原來希望這幅畫像懸在海德公園圖書館裏，現在却成爲虛願了，言下不勝遺憾。再說羅斯福總統逝世後，白宮立即通知副總統杜魯門，杜魯門於五時二十五分接得白宮通知後，即乘汽車趕赴白宮，由羅斯福夫人詳告總統逝世經過，同時國務卿亦接得訃報，當即於六時召集緊急國務會議，經討論結果，決定依照合衆國憲法第六十條規定，由杜魯門副總統昇任第三十二任大總統，杜氏即舉行宣誓就職，並要求國務院議員繼續留任。一面發表首次咨文，聲明「美國將舉所有力量，在東西兩戰場繼續作戰。」同時白宮中央屋頂特懸半旗誌哀。羅斯福總統遺體於十三日晨移離溫泉，十四日在華盛頓

白宮東廳舉行殯儀禮拜，美政府全體要人，以及英外相艾登，英駐美大使哈里法克斯，蘇聯駐美大使格洛米柯，中國代理行政院長兼外交部長宋子文（代表蔣主席），中國駐美大使魏道明等，均參加哀典。十五日晨，羅斯福遺體在海德公園殯葬，殯儀行列，由總統私人別墅出發，繞經溫泉，慈惠院大廈，所有與故總統同患嬰孩麻痺症的病人，即在該院瞻仰總統遺容，同時並由總統老友黑人傑克遜輕奏「回家」之曲，於是這一代偉人，從此遂長眠地下，但他的功績却將永垂不朽。羅斯福是一位世家子弟，父親名叫詹姆士·羅斯福，母親名叫沙拉·第拉諾，都是紐約的名族。羅斯福於一八八一年生於赫德遜河畔，他父親的農舍裏，地名海德公園，他從小就從法德家庭女教師受課，十四歲入當地唯一的學校格洛敦小學，一九〇四年畢業於哈佛大學，是年秋，轉入哥倫比亞大學法學院，這時他已沉醉於愛情的河流裏，他的愛人就是他的從妹，一九〇五年他們結了婚，羅斯福夫人是一位賢良的太太，實在是羅斯福的賢內助。一九〇七年，他加入有名的法律事務所，從事律師事業，因為他對海軍事件有特殊的興趣，所以凡遇到海軍案件，都歸他辦理。他雖從事律師事務，但並不減少他對政治的興趣，他家世代都信奉民主黨，一九一〇年他初次進入政界，被選為他故鄉民主黨州議員。他對威爾遜總統很信仰，所以在一九一二年總統選舉中，他竭力幫助威爾遜獲選。威爾遜就職後，請羅斯福擔任海軍次長，他允許了，於是他在一九一三年辭去上議院議員職務，帶了他的家眷到華盛頓去，就任和他的志願相近的海軍次長，前後繼續緊張工作了八年。他對

於海軍職務很能勝任愉快，因為他所藏關於海軍問題的書籍，可說是世界上最完備的。一九二〇年總統選舉，紐約州上議院議員三十餘人都是威爾遜的崇拜者，推羅斯福爲領袖，於是羅斯福遂爲民主黨候補副總統，他曾發揮一千次以上的競選演講，結果終於失敗在共和黨的柯立芝和哈定之手。競選失敗後，他安然重理舊業，執行他的律師職務。一九二一年他三十九歲，身體很康健，不料突遭一次災難。那時他因爲勞忙了一向，亟須短期休養，便往芬黛海灣的一個小島上小住，一個八月的下午，天氣很炎熱，他投入海濱冰冷的水中游泳，立刻受了寒，第二天便生病，一天以後，兩腿便動彈不得，醫生斷爲小兒麻痺症，便用昇牀把他抬回紐約，醫治了好些時候，病雖痊愈，兩腿却老不會動，不久他用撐杖扶着行動，仍舊工作如常，凡可以請得到的專家醫生，他總不憚煩的去請教，希望自己的腿會好起來。他雖失去健康，但並不自視爲絕望，一九二四年秋，有人告訴他說，在喬治亞有一種溫泉，熱度平均在八十八度左右，他便跑去一試，居然發生了效力。他每天套上救命圈，浸在溫泉裏數小時，把腿上下舒展着，慢慢的腿部上的筋肉居然有力起來，這樣繼續了幾個月，他也不再要撐杖了，不到一年，他居然能乘馬，能開汽車，利用綑帶和手杖，行動一如常人。他的所以能恢復健康，就是用毅力和奮鬥來求醫。病好後他把喬治亞的溫泉大加修築，建設完備的病院，以利其他同樣有小兒麻痺症的病人。一九二八年，他在總統選舉中幫助史密斯競選，結果却爲共和黨的胡佛所敗，後經史密斯再三敦勸，他就出任紐約州長，至一九三一年退職。這時他在國內聲名日振，

全美國民主黨人一致擁戴他，因此在一九三二年七月一日，被推爲民主黨總統候選人，以極大多數的票獲任美國總統，一九三六年任期屆滿，復又參加競選，又被當選連任；一九四〇年任期屆滿，又參加競選，被當選三任；一九四四年任期屆滿，再參加競選，又被當選四任。美國總統連任四次，實以羅斯福爲嚆矢，可見他在國內人望之高，但終於因爲積勞過度，死於總統任上，享壽六十三歲。美國白宮中有一種迷信，這迷信是根據一種神祕的不可思議的統計，說凡是有○字的那一年當選總統的，都不能終於其任，不是爲死神攫奪了生命，便是被人所謀殺。一八四〇年哈利遜當選總統，上任後一月便突然患肺炎症去世。一八六〇年林肯當選，結果被人刺死。一八八〇年茄菲爾特當選，不數月就被一個瘋漢在他背後放槍而一命歸陰。一九〇〇年麥金萊當選，隔一年便給一個無政府主義的人謀殺了。一九二〇年哈定當選，到了一九二三年突然患絕症而死。一九四〇年羅斯福當選三任總統，雖然沒有在任上死亡，但在一九四四年當選四任總統後，却患腦溢血症死在任上了，好像冥冥中有一個死神，每隔二十年便要光臨美國總統身上一次似的，真是神祕而不可思議。羅斯福總統有四位公子，其中兩位起初在白宮任總統府副官，後來都到海外去服兵役了，佛蘭克林海軍少尉，爲太平洋上某護航驅逐艦的司令官。約翰海軍上尉，爲太平洋上某航空母艦的給養官。詹姆士陸軍上校，也在太平洋方面任參謀，只有伊利奧特陸軍少將，行蹤不明，大約在歐洲戰區。任亮虞先生曾賦「沁園春」詞一闕詠美國故總統羅斯福云：

壽起罡風，公竟生天，震悼全球；看倭奴贖武，圖吞東亞，德人助虐，欲霸西歐。囊土黃金，耶山白骨，浩劫無關兩美洲，他邦耳，問胡爲敵愾，也與同仇，賢豪不似庸流，爲世界安危借箸籌，竟恤鄰懇到，救災恐後，供他軍實，整我兜鍪。仗義執言，弔民伐罪，湯武雖仁，尙不佞，垂成矣，縱一瞑不視，功在千秋。

羅斯福總統雖然逝世，但各戰區的軍事仍舊照常進行，並沒有受到影響。西歐戰事已瀕結束階段，太平洋戰事仍在琉球島上猛烈展開，中國戰區正在從事湘西大戰，緬甸戰事因着盟軍的攻克仰光而首先宣告了結束。自從英第十四軍渡過更的宛河及伊洛瓦底江攻入緬甸中部克復瓦城以後，緬甸日軍的最後命運業已決定。第十四軍繼續由瓦城南下，四月底已迫近仰光東北五十英里的庇古，日軍於距仰光四十六英里及庇古以北的裴亞基處的抵抗，極爲激烈，但終於四月二十九日經英軍在重砲九十門掩護之下擊潰。此役盟軍坦克部隊也會與戰，日軍企圖由稻田逃竄，但遭盟軍機槍掃射。庇古是日軍逃往暹羅的主要路線，但日軍在庇古東北方面的西湯河逃竄路線已被第十四軍切斷，而瀕於險境。另有日軍一部擬由海道逃往暹羅，惟逃竄的機會也很微小，因爲英海軍已經嚴密將這一帶的海岸封鎖，而盟機也經常在巡邏。仰光區的日人，連行政官員在內，估計約有一萬二千人。日軍正背海作絕望的掙扎，蓋因所有逃遁路線均已斷絕的緣故。五月一日，東南亞盟軍傘兵首先在仰光降落，二日，仰光以南英艦上的海運部隊繼之於仰光東南二十五

哩，仰光河的兩岸登陸，接着英軍及其他盟軍也於三日攻進了仰光，很快的加以克復。克復的迅速，使日軍來不及破壞設備，仰光的房屋百分之九十五仍完整無缺，街樹花開，紅綠掩映，大金塔金碧輝煌，綠漪湖水光潑灑，景色一如戰前，三年變亂，恍似一場惡夢。解放這緬甸最大港口，仰光的軍隊，計有美軍一旅，英國第十四軍（包括英印非部隊的第四軍團及印軍第三十三軍團）第十五印度軍第二百二十一及二百二十四隊，英國皇家空軍，戰略航空隊，及東方空軍司令部的盟軍空運大隊，英海軍，印度海軍及盟國軍艦等。盟軍未攻入仰光前，日駐軍已於四月二十四日起開始倉皇撤退，全仰光民衆內心裏都懷着歡迎與期望，他們還不知道英第十四軍直下庇古的事實，只認爲日軍的倉卒撤退，已經證明了年來日軍在緬北緬中迭受重創的地下消息爲不虛，而仰光也臨近快天亮的階段，到了四月最後的一天，經過不斷的爆炸聲，炸毀了幾座政府機關，公共事業設備，碼頭和海岸以後，仰光已經找不着一個日本小鬼的影子，有些日本小鬼在撤退前曾告訴他們的「緬甸朋友」說他們要回家了，明年再來，但是緬甸人甚至連小孩子們也知道，日本小鬼永遠回不了家，也永遠不會再來。他們還作了一首歌謠道：

日本鬼，不再來，沒惡鬼，好世界。

這一首小小的歌謠，立即流行起來，這時華僑就組成了緬甸華僑保安隊，在日軍撤去，盟軍未來的過渡期間維持城內治安。他們的槍械從前都給日軍繳去了，只好代之以竹製和木製的矛，他

們就用這種原始的武器，維持華僑最多的城中心區的秩序。凡三天之久，中間有若干飛機搶劫的暴徒，但都立即被制止，當然這並不是竹矛木矛的效果，而是華僑團結一致的功効。他們是光明來臨前的一大安定力。自從日軍撤退後，仰光居民就翹首期待盟軍到臨，有人在屋頂上寫着「日軍逃去」幾個白色的大字。五月二日，盟機一架飛臨市空，並在附近的機場降落，於是一羣羣的中國、印度、緬甸居民，紛紛跑到飛機場去，衷心的歡迎第一個盟軍解放者，他是一位英國官員。華僑代表向那位英國官員慶賀盟軍的勝利，並告訴他日本小鬼都逃走了以後，更用興奮的心情去問他：「中國軍隊現在什麼地方？是不是向仰光開？」當他們知道中國軍隊不會向仰光開之後，雖然有些失望，可是當那位英國軍官告訴他們中國軍隊在緬北打得「頂好」的時候，又不禁笑逐顏開了。五月三日下午，數百名在仰光河岸作戰的英印軍到了仰光，這是一幕很熱烈的景象，千萬民眾佇立河邊，歡迎盟軍，其中以華僑為最多。一位英國軍官後來對人說：「這真令人感動，千萬的旗在沿岸揮舞，其中大多數是中國人，有一位年老的中國人，執着中英美旗，在一條路上請每一個英美、印度和喀欵兵在他的大本子上留名，此外還有許多歡迎標語，如「ABC」等。這真是一個高興的日子，遇到了許許多多開心的事，尤其令我們不能忘記的，就是有兩位美麗的中國女孩子，穿着好看的中國旗袍，站在門口向我們微笑。打完仗後我一定要到中國去。」華僑們不但衷心的歡迎盟軍，而且自動是帶領盟軍去肅清城裏的日僑軍，有一位藥舖的老闆名叫何輝煌，他領了三百名

英印和喀欽軍，不費一彈便繳了一千名僑軍的槍械。當天晚上，華僑會館裏盛大的招待英、美軍官，講台上掛着總理遺像和蔣主席肖像，盟軍軍官宣佈歐洲勝利消息後引起如雷的掌聲。有一位英國軍官非正式的告訴該會的主人，中國軍隊雖然不會開到仰光，但盟軍會好好的照料華僑，因為華僑不但是奉公守法的居民，而且是英國真正的盟友。仰光解放後，獲救的幾百名戰俘當中，有七位中國軍官和四十七名中國士兵，自日寇佔領仰光後，中國戰俘便被關在仰光的中央監獄裏面，經過了三年的黑暗日子，等到日寇這次倉皇撤退，才知盟國的戰俘們一齊脫離了日寇的魔掌。有一位英國軍官說：「當盟軍為他們恢復自由的一天，這五十四位中國官兵從監獄裏整隊而出，精神昂揚的沿途高呼中國口號。他們雖因受了日軍虐待與勞役而消瘦了，營養不足了，但他們都顯出活潑與堅毅。在這一天歷史性的日子中，這是最令人感動的一幕。」當他們結隊步出監獄的時候，他們的眼眶裏都不禁流下了熱淚，因為他們的指揮官和其他三位同志都在監獄裏犧牲了。他們的指揮官就是新三十八師副師長齊學啓將軍，於三月八日為日寇刺傷腹部，三月十三日傷重逝世。關於齊學啓將軍被俘的事，本書第四集中曾經提到過，這裏且再把這位「存天地正氣，法古今完人」的中華民族英雄的歷史和他被俘殉國的經過原原本本的敘述一下：齊學啓將軍是湖南寧鄉人，清華大學及美國諾維琪軍官學校畢業，是孫立人將軍的同窗好友，做過上海保安第三團和憲兵第六團的團長，在「一二八」淞滬之役以後，就是日寇特務機關所注意的人物。民國

二十六年冬，孫立人將軍在蘇州河畔受了幾乎送命的重傷，一時不能再統師干，齊將軍也暫時去到浙江大學教授軍事。二十七年孫立人將軍傷愈，重組稅警總團，齊將軍便去當參謀長，後來升爲副總團長。三十年冬，稅警總團改編爲新三十八師，齊將軍任副師長兼政治部主任。三十一年春，日寇連陷馬來新加坡，長驅入緬甸，國軍應英軍之請，赴緬增援，新三十八師亦於四月五日馳抵臘戍，進衛瓦城。旋以左翼史立姆將軍統率的英軍被圍甚急，孫立人將軍即令齊將軍率陳鳴人、劉放吾兩團星夜馳援，由納特曼克與巧克、柏當兩地推進至仁安羌油田區，齊將軍三晝夜目不交睫，雙目紅腫，終於造成仁安羌的大捷，奪回油田，救英軍七千五百餘人出險。後來英國決計放棄緬甸，戰局急轉直下，使國軍不得不暫時收起雄心，執行掩護友軍撤退的新任務，開始轉進。齊將軍奉命到卡薩前線指揮第一一三團。一一三團從仁安羌到卡薩，前後經過二十多天的苦戰，官兵絲毫未得休息，同時又糧彈兩缺，只好避開敵人，另從山中開闢小路，攀籐附葛，扶創忍痛的向印度轉進，五月三十日他們趁着月夜，在南先慶悄悄渡過清得溫江，六月八日到達印度 莫法爾。部隊統統到了印度，單單不見了齊將軍，他是在一一三團從卡薩轉進的前一天，接到孫立人將軍的電話，要他轉回師部，並且約定當晚八時派汽車去接他，後來汽車由葉遇春副官率領，按時到達約定地點，候了五個鐘頭，竟不見齊將軍蹤跡。這件事情，一路上使孫立人將軍坐臥不安，曾三番五次派出諜報人員偷到當時戰鬥地點去覓探，但齊將軍的消息却是杳然。事隔半年以後，齊將軍的蹤影才得到一個確

切的線索，從英方醫院轉送來一一三團的一個士兵，他是當時追隨齊將軍唯一脫險了的人，從他的口中，才得到一段令人感泣涕零的報導。原來當齊將軍接得孫立人將軍的電話以後，就將指揮權交給劉放吾團長，並對劉團長把未來的行動詳細指示一番，於是他便坐着第五軍派歸他指揮的裝甲車，趕往曼西第五軍軍部，把車輛歸還建制，並向杜聿明軍長報告劉圍戰況，和孫立人將軍要他轉回師部的電話。齊將軍得到杜軍長的許可以後，就打算找車趕赴約定地點，可是當時第五軍正在準備轉進，車輛十分困難，因而延誤了時間。後來他又想起新三十八師有一部分負傷官兵，留在第五軍野戰醫院裏療治，放心不下，又跑到裏傷所去慰撫一番。這時負傷官兵已聽到消息，往後沒有車輛接送，不管輕傷重傷，全靠兩條腿走路，大家正在驚慌失措的時候，陡然見到了齊將軍，宛似見到重生父母一般，不禁悲喜交集，這也是齊將軍平日待人太好了，傷病官兵一見之下，就跪哭不起，異口同聲的都要求隨他行動。齊將軍眼看着這些多年從戰的袍澤的淒慘情狀，眼淚早已奪眶而出，不忍過拂他們的意思，慨然答應了他們的請求。這時敵軍正在大舉增援，猛撲一一三團的陣地，一一三團力與三倍的敵軍激戰，在戰況緊張中，與齊將軍失去了連絡，此後敵軍後續部隊湧到，復將齊將軍轉回師部的通路截斷，於是齊將軍與孫立人將軍的連絡也告斷絕。在這種情況下，齊將軍決定不離棄傷兵同袍，相率向山林中覓路西進，追尋部隊。傷重的起初還能夠勉強支撐着走，後來便漸漸支持不住，扶劍掙扎，行進困難，齊將軍均一一撫慰，用精神來鼓勵他們忘却

痛苦，後來又在村中買得幾頭黃牛，令重傷不能行動的騎坐前進。輾轉走到清得溫江岸的孟坎，不得渡江，重傷官兵又大都創口發炎，連騎在牛背上都不能再走，齊將軍令輕傷士兵到附近鄉村買來竹子，編成竹筏，乘着大水準備順流去荷馬林。五月十九日，竹筏漂到荷馬林以南八英里的地方，在河邊煮飯候渡。這時那脫險士兵因腹痛在附近草叢中大解，忽聞敵騎及機關槍聲大作，該士兵急忙匍匐爬到另一山谷中去，潛伏一晝夜，及至不聞人聲，始敢出而探視，則見河邊積竹縱橫，炊具散亂，齊將軍及負傷官兵均不知去向。該兵晝伏夜出，半月後行到印度邊境，又生了一場大病，投入英方醫院，轉送前來。這一段驚人的敘述，使新三十八師每個官長和士兵都不安起來，朝夕祈禱着齊將軍能早日脫險歸來。美軍攻入菲律賓以後，不知從那裏傳出一個關於齊將軍的喜訊，說是在美軍解放菲島的戰俘中，有新三十八師齊副師長在內，並且他還和蔣委員長的顧問端納先生住在一起，這個消息曾使新一軍的官兵們歡喜若狂，奔走相告，大家都認為「吉人自有天相」，不料這消息並不確實，正當大家驚喜交集的時候，齊將軍却在黑暗地獄中壯烈成仁了。原來齊將軍被俘後，就和其他官兵一同監禁在仰光中央監獄裏，他在這三年的黑暗地獄中，對於盟國最後勝利的信念從未動搖，他是中央監獄裏數百戰俘中最受人愛戴最能給人援助的人物，因為他懂得緬甸話，所以他能夠獲得關於盟軍進展的地下消息。在英美袍澤的眼裏，他是黑暗時期的光明與鼓勵的源泉。他曾屢次拒絕日寇誘令加入南京偽組織的陰謀，葉蓬，這個死有餘辜的大漢奸，他

還曾親自跑到仰光監獄裏，整整勸了齊將軍三個月，結果被齊將軍罵得狗血淋頭，憤憤的夾着尾巴回去了。三月七日，日寇曾作最後一次的嘗試，但被齊將軍臭罵了一頓，第二天，齊將軍便被日寇刺傷腹部，他當時被刺的地方，並不是致命的要害，獄中有一位英國上校醫官，曾經想盡種種方法，想盡他的力量來挽救齊將軍的生命，可是日寇却不許他在獄中施用藥品。後來這位醫官居然從監獄外面找到了一些藥品，正要替齊將軍敷治傷口，但給那些日軍守衛發覺了，竟將齊將軍的頭部猛擊，後來因為天熱，傷口發炎潰爛，終於漸漸的沉重以至於死。那一天，是所有的盟國戰俘最傷心的一天，他們向齊將軍的慘死致哀，對日寇劊子手的暴行深惡痛絕。據若干恢復了自由的盟國戰俘說：「齊將軍在解放的前夜被謀殺了，這是最悲慘不過的事，但讓我們向你保證，齊將軍將長留在我們心裏，他是我們最黑暗的日子中最偉大的友人。」齊將軍在英美盟友衆目共睹下從容就義，使他們公認中國軍人的崇高和中華民族的偉大，將來會由這些人的嘴裏筆下，將中華民族的光彩傳播了全世界每一個角落，令人謳歌讚頌。使齊將軍的血變成民族之花，在地球上發榮滋長。語云：「慷慨成仁易，從容就義難。」古今忠義之士，拋頭顱，灑熱血，馬革裹屍，沙場暴骨的很多，但他們反不如未死的蘇武出名，原因就在慷慨成仁和從容就義間的易難不同。忽然間的死去，那是很容易的一件事，但如在死以前，給你許多考慮，一邊是痛苦的死，一邊是享樂的生，一邊刀鋸鼎鑊，一邊高官厚祿，而你又不爲所動，爲了義，你樂於去死，這種死難，就是孟子所說的「捨生取義」，他和

慷慨成仁完全不同，有了忠勇的懷抱，就可以慷慨成仁，至於捨生取義的人，他除了要有忠勇懷抱的條件之外，更須有堅定的信仰，冰雪的節操，然後纔能見危授命。宋文天祥兵敗被擄，被囚三年，矢志不移，罵賊被殺，是我國孤忠節烈的巨擘，齊將軍際遇之苦，殉難之烈，足與文天祥媲美而毫無愧色。他從三月八日被刺傷到三月十三日傷重逝世，這中間還有六天的時光給他考慮，只要他肯向敵偽點一點頭，敵人馬上就會將他的創傷治好，另眼去看待他，然而他始終不肯屈服，這種從容就義，真是精忠貫日，氣節凌霜，不能僅以一般忠臣義士的死節來作比擬。追溯往古，齊將軍之腹，足可與張睢陽齒，顏常山舌，同傳千古，表現出中華民族的正氣所在。齊將軍治軍甚寬，與孫立人將軍的嚴肅，恰能相濟而行，對部下要求，只問效率，不管形式，與孫立人將軍的明察秋毫恰能相輔，往往在孫立人將軍的盛怒責難之下，爲僚屬解頤，所以軍中對他二人有嚴父慈母之稱。尤足以使人啓發的，是他刻苦自勵，愛好讀書，治軍以外，總是不釋卷，對於兵學及儒學，都有極深的造詣，所以能沉潛於仁義之中，從容乎疆場之上，僚屬如有過失，他總能引經據典，說得人心悅誠服，但是他如果發現你有不忠不義不誠實的行爲，少不得也要厲聲痛斥。孫立人將軍最崇敬的古人是岳武穆，齊將軍最崇敬的古人是文天祥，所以「滿紅紅」成爲新三十八師人人必須會唱的軍歌，「正氣歌」成爲新三十八師人人必讀的政治課程。齊將軍生平最愛誦文天祥的「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詩句，現在他果真追隨文天祥而去了，但他的正氣也將如文天祥一樣的長存在天

地之間，爲國家爭光榮，爲軍人樹楷模。齊將軍無子女，遺夫人童錫俊女士在淪陷的故鄉，日夜望夫痛哭，加之生活艱窘，已失去健康，得此惡耗，更加痛不欲生，是則不能不望政府的厚加撫卹了。願一樵先生有詩悼齊學啓將軍道：

緬北功僧班定遠，仁安羌外戰雲酣，
旌旗蔽日千軍擁，風雨同舟一渡難，
自是精忠追武穆，長留正氣繼文山，
仰光霧撥天重見，大節昭然淚血斑。

（本回關於印緬戰爭史料採自緬甸蕩寇志）

第九十二回 保衛雪峯山嚴阻日寇 血戰雷祖嶺奏捷湘西

却說中國戰場的日軍，經過八年戰爭，打得筋疲力盡，自知併吞整個中國無望，只好到處作流寇式的竄擾，這時因為從中國空軍基地起飛的超級堡壘不斷襲擊日本本土各地，使他受創深重，為減輕他所受的威脅起見，遂以佔領我各空軍基地為唯一的戰略目標。正當老河口激烈爭奪的時候，湘西的敵軍也開始蠢動起來，調集湘桂粵漢各戰區主力約六個師團以上，企圖攻略芷江。我空軍基地，並消滅我在敵後的野戰軍，以及在我守軍美式裝備未完成以前，打破我反攻準備。芷江位於湖南省西部，洪江北岸，沅江左岸，漢時為無陽縣，晉太康間復置舞陽縣，梁為龍標縣，唐為龍標夜郎縣，五代時沒於蠻，楚置潭陽縣，明為沅州，清時改名芷江，地勢險要，南北山谷高深，千峯萬壑，重疊錯雜，森林蒼鬱，為荆襄黔蜀百越的要衝。縣城北鄰麻陽，再北為鳳凰縣，鳳凰縣在漢時為五溪蠻地，明時為紅苗地，住民多為苗族，服飾不一，言語風俗與漢人大異，有黑苗、紅苗、花苗、神家、龍家等七八十種之多，神家、龍家是漢苗的混血，性情比較和順，黑苗、紅苗則極為強悍。芷江的苗民，以這兩種為多，所以歷代苗亂，這一帶常被捲入漩渦。明代王陽明先生謫居貴陽附近的龍場驛，途經芷江，曾於沅陵、黔陽等地逗留，設立書院。但芷江雖為陽明先生必經之地，竟一無建立，可見那時還在蒙昧時代。苗人畏鬼信巫，刻木結繩以記事，善記私仇，互相虐殺，叫做「打冤家」，歷代負責安撫之

臣，不事啓發開導，多行剝削欺詐，所以進步極微而變亂不絕。陽明先生曾說：「夷民方若未琢之璞，未繩之木，雖粗礪頑梗，禮瀆任情，不中不節，未免於陋之名，誠有君子而居焉，其化之也蓋易。」抗戰以來，政府西遷，貴陽成爲西南公路重心，芷江因爲是湘黔公路所經，淪陷區的難胞移住的很多，漢苗共處，文化程度自然提高。及至中美空軍基地在這萬山叢中僅有的平原上建立起來以後，芷江更是大露頭角，牠的令名，不但在國人口裏常常提到，連盟友也對他發生了深刻印象。敵人如若攻下了芷江，不但可以減少中美空軍對他們的威脅，而且川黔門戶洞開，更足以增加我抗戰首都重慶的危險性，所以我軍必須以全力保衛這湘西重鎮的芷江。敵軍以邵陽（寶慶）爲據點，分三路進犯，北路從邵陽北向新化，在雪峯山脈北部的山間小路向西鑽隙而進，由龍潭司乘虛直入，在安江以北的銅灣市、大江口等地偷渡沅江，進襲榆樹灣，挺進到芷江。中路從邵陽沿公路西犯桃花坪、石下江、洞口、江口，由瓦屋塘包抄安江後路，直指芷江。南路從邵陽向南進陷新甯，竄入武岡，佔據武陽，攻擊黔陽，挺進到芷江。現在先從北路說起：北路雪峯山脈的地位，真是西南半壁的屏障，洞庭湖和長沙衡陽一帶的平原和湖泊，到此都已經絕跡。湖南有名的河流，資沅二水都在此發源，越過了這大山，半個中國都進入山岳地帶，牠的最高峯達到海拔二千公尺左右，當春季大地上白雪融化了的時候，人們還能見到白色的山頂，這大概是雪峯山命名的由來。從新化一直到龍潭司附近，三百五十里的正面，即這次我軍北部左翼戰役的防守部隊，全部由第一百軍軍長李天霞將軍指揮。敵

軍於四月八日開始蠢動，由邵陽北向新化挺進，李軍長判斷敵軍沒有爭取新化的必要。果然，敵軍一○九聯隊的一個突擊大隊，由邵陽方面以堅強的裝備，在雪峯山脈北部的山間小道上，一直向西鑽隙直進，利用少數漢奸及土匪引路，一部份偽軍及民伕擔任負重的任務，九百多日本兵翻山越嶺，星夜奔波，一路上避免和我軍接觸，以數天的日夜行軍，於四月十七日到達了放洞。放洞本地人叫木敖洞，現在已用大石封門，沒有洞了，這裏面有一則神話故事：大概在明朝的時候，放洞中出了一個妖精，牠時常幻化作女身，出來迷惑男人，男人和她發生性的關係以後，就很快的死亡，當地的人們對這件事非常的擔心，於是請了一位巫師來請天神幫助。巫師大做法術，天神附到了他的身上，他於是囑咐徒弟在洞口準備鑼鼓，見到洞內有草鞋打架的時候，就敲起鑼鼓來助威。據說草鞋在洞內果然打起架來，滿洞飛舞，五光十色，精彩萬狀，看熱鬧比敲鑼鼓更有味，巫師的徒弟們忘記了他們的任務，大看其熱鬧。毛病就出在這個時候，放洞的門，突然封閉住了，一塊巨大無比的石頭不知從那裏落了下來，把巫師和妖精一同關在裏面。後來的事情大家都不知道了，有人說巫師把妖精殺死，在數百里外的雷打通地方，從洞的另一邊回了出來；又有人說巫師與妖精已經同歸於盡。這二說以前一說比較可靠，因為這個洞是其長無比的，不過以後妖精也就不出來傷人了。放洞真是一個好戰場，要是失守了就不再容易爭回來，倘用簡單的形狀表示的話，那正像麻將牌中的「九索」中間的三索，自東向西，是放洞，英雄嶺，圭洞，這幾個地方，又像一隻弓，兩端是低的，正中

是高山，左右兩邊的三索比中間的要高得多，是一羣大山組成，左邊自東向西是紅岩、潘家嶺和小黃沙，右邊是一四五〇高地、蠟燭鋪和大黃沙，這些山頭，東邊的都比西邊的高，在紅岩和四五〇高地再向東，是青山界，那邊是雪峯山脈北部的西麓，比放洞還要高，在大小黃沙的西部，中間橫着一條鹽山井，再西是龍潭司平場，地勢比放洞一帶低。所以從整個形勢上來說：放洞宛如一隻椅子形，整隻椅子上的戰鬥，是李天霞軍長所指揮的，在坐人的一部分上的戰鬥，是周志道師長指揮的。在這次戰役中，龍潭司的得失，足以影響全盤戰局。四月十七日以前，龍潭司方面，我守軍是空虛的，因為那時敵軍正集結大兵，佯攻新化，誰也想不到他會在無路可通的山地之中超越而來的，我軍正向新化後路大舉增援，及至我軍湘西前線指揮作戰的最高級司令部得到情報以後，立刻將瀏浦以南剛到達小橫章，由李天霞軍長指揮的周志道師，急行軍趕回龍潭司，奮力阻擊西犯的敵軍。十七日晚，即與敵軍在放洞以西龍潭司以東四五里的圭洞附近展開戰鬥，阻止了敵軍的攻勢。圭洞是山間一個小村鎮，並沒有洞，房屋相當多，街市也有一段路，當時敵軍侵犯到這裏，因為怕我空軍轟炸，沒有在街中居住下來，所以沒有遭受直接接觸，房屋都還完整。這時主力的敵軍，已由敵一〇九師隊長率領着，增援放洞敵軍。我李天霞軍的楊蔭師及徐志勗師各二團，也由北部分路而下，李軍長即命令以連為單位，分別守據點，在岩口、大橋邊、烏樹下、馬王均等據點，與敵展開戰鬥，將整個聯隊切成數段，敵犧牲四百人以上，敵聯隊長仍帶着大部分部隊以輕視我軍的姿態一直向西

衝到隆迴司附近，與楊蔭師的五十五團接觸上了。我軍一營，帶着充足的糧食及彈藥，固守隆迴司，與敵苦戰了四天，阻住了敵人正面的前進。敵人這時銳氣正盛，以正面受阻，遂擇隙亂鑽，四月二十三日，與楊蔭師五十六團的劉振洲營接觸，劉營長率部守長冲，敵軍來勢洶洶，劉營長營殉國，犧牲慘重，但敵人的犧牲更重，雪峰山脈敵主攻東路的後援，乃全部失敗。我軍在這一役中，得到許多寶貴的文件，其中有一種文件，是敵人的作戰情報蒐集計劃，非常重要，我軍就針對這計劃把步驟調整，從此敵軍到處逢到我軍迎頭痛擊，開始了湘西會戰失敗的端倪。敵軍在圭洞附近與我軍接觸以後，知道我軍中路已有守備，乃分別由放洞登上了紅岩和一四五〇高地，來作背後包抄，想居高臨下的一衝而下，可是我軍早已洞悉了他的偷雞伎倆，正當中路在圭洞作戰的時候，我軍也分二路向兩側大山搜索而上，我軍右翼在紅岩附近與敵接觸了，王奎昌團的劉書德營奉令向紅岩去搜索敵人，紅岩山頂極高，山頂上有一座廟，廟前有一方坪地，廟後有一個山洞，所以第一步不易進到廟的前面，第二步更不易攻到廟的後面。十九日拂曉，我軍爬上土坪，率部上山的朱副營長想出了一個辦法，用數匹牛在尾巴上點了火，作火牛陣的攻擊，再選幾個士兵，由劉鶴林連長率領爲敢死隊，滾滾而進，殺了許多敵人，但上去的人一個也沒有回來，紅岩攻不下，就將敵包圍在山上，但這時敵愈來愈多，遂仍轉進到小黃沙附近，最後被敵包圍在山頂之上，苦戰待援。當小黃沙一帶山地失守的時候，山上有一個哨兵叫楊天瑾的仍在哨兵前線，他等待一天一夜，還不見人來接替，遂

於拂曉之前摸索上山，到宿營地去找夥伴，到得山頂之上，見坑內有四個人像死豬一樣的睡着，他「老王老李」的叫醒他們去替班，那知這幾個人咕囉咕囉的推不醒，他一聽聲音知道不對，見到旁邊有支輕機關槍，就抱在手中，另外解開一個手榴彈，拋在那四個敵兵中間，然後一溜烟的向圭洞方面逃去，這時在圭洞街轉彎的山嶺地帶，面對着兩幢大山脈中間的一座小山名叫英雄嶺的山頂上，也有我軍一營官兵被敵圍困着，這一營官兵是王夢庚團姜如永營，他們於四月十七日夜越過英雄嶺的時候，不知道山上有敵人，十八日拂曉由山下直衝而上時，才知道山頂已被佔了，於是和邵允任副營長率部同時分頭攻擊，攻擊了兩天沒有攻下，二十日晚上，將全營組成七個突擊小隊，分路向上攻擊，到達山頂的時候，四周同時喊殺，聲震天地，敵軍乃不支潰退。我軍據住了英雄嶺上的第二個名叫美信山的山頭，乃積極修築工事，防禦敵人。二十五日，敵增援部隊來到，第九連連長賴心平率部英勇抵抗，不幸殉國，陣地固守未動。二十六日，兩旁大山都被敵人佔領，英雄嶺乃四面被敵包圍，只有小黃沙山頂上，時聞敵我戰鬥聲。每個陣地上的官兵，都抱與陣地共存亡的決心，日夜與敵激戰，有一次，敵軍一直撲到我哨兵線之後，將哨兵殺死，到我戰線旁邊，營長的衛士第一個發現敵人，乃與敵大戰，將敵擊退，次晨發現敵遺屍數具，步槍十餘支。一直到圭洞克復，才與後方又取得連繫。這時左翼方面，敵軍已攻下了蠟燭舖，並已佔領了大黃沙山的一半。大黃沙山頂是一條很長的山脊，約五六百碼，山頂上種着冬青樹，中間却是一帶大石頭，天然的把山頂切成兩

半。攻擊大黃沙山的我軍，是謝愷棠團的周亞球營，二十五日以前，敵我各守原陣地，皆無進展，二十五日黎明六時半後，我機來轟炸掃射敵軍，最後投下燃燒彈將敵人所佔的山頭火燒了一場，周營長就令兩個年輕的兵士各取國旗一面，在山脊兩側前進，國旗所到的地方，攻擊部隊就要跟着前進，想不到右側的一個小兵勇敢萬分，取着旗一直向前衝，排長負傷了，副排長仍隨旗前進，從深夜四時半開始，八時半就將全山佔領，敵軍遺屍一百多具，由美軍聯絡官親自去殮了屍。到達龍潭司附近的敵軍被李天霞軍長指揮的周志道師長抵住以後，李軍長同時又指揮楊蔭師長由東面向青山界壓迫，將敵軍前後兩面包圍。到達青山界以東的敵軍，受過嚴格的山地戰的訓練，所以在叢山峻嶺間鑽營的本領真大，並且佔領了一個地點就不易再攻克，倘若青山界爲敵人佔領，這仗就不能再打，因此李軍長要派楊師前去包圍敵軍。龍潭司外圍的激戰，從四月十七日直戰到五月十三日，青山界以東經過幾天的戰鬥，到四月二十九日我軍已將此地攻克，在龍潭司以東的山地上，敵我在肉搏，敵軍踞高臨下，但敵軍所佔領地區的靠背，青山界這最高的椅子上，我軍却比他更高。俗話說：「螳螂捕蟬，黃雀在後」，真成了這個形勢。頑敵死到臨頭還不覺悟，又增加了一三三聯隊的兩個大隊，來打楊師所守的銀角岩，第十八軍軍長胡璉這時已率部到了新化以南地區，與敵戰鬥，李軍徐志勗師長也率兩團到了楊師所在地，增援到達後，於是第四方面軍司令部命令五月八日開始總攻，但李軍的總攻在七日就已開始，李軍長並命令在二十四小時將全部敵軍擊潰，不到

二十四小時，敵軍右翼已全部總崩潰，由突擊大隊一直到最後增加上來的敵人，總數六千餘人，有一千餘人由放洞向南撤退，李軍長並沒有放鬆這些殘敵，徐志勗師五個營分路追擊，將敵擊散，再陸續的局部殲滅，敵聯隊長瀧寺保三郎亦被我一八七團擊斃。另一方面，周志道師長的師部指揮所是在鹽井山上，是這個戰場上最好的一個司令台，所以周師長天天都率領着高級長官在此指揮作戰及陸空聯絡。這時敵軍青山界、緝溪等的來路，已被我徐志勗及楊蔭兩師人馬，從北面山中殺出來，切成了十幾段，於是放洞、四圍山上的敵人，只有越過紅岩，向東南撤退，他們想向山門方面退却。由紅岩下山叫黃連江，山前經過一帶狹長的大山，冲到布板溪才彎向山門去，我追擊的部隊，於是協同自北面下來的友軍，將這一帶山冲從頭到尾的守住了，敵人鑽入其中的時候，有如鑽到了牛角尖內，長二十餘里的一帶地方，兩旁高山都是我軍，密密叢叢的機關槍封住了小道，空軍也追蹤而至，向下掃射。敵人密集其中，旁有高山，下有深谷，我軍旁敲側擊，敵人宛如司馬懿被困在上方谷，只恨上天無路，入地無門，莫不大哭起來。敵軍侵入時，人數在三千以上，及至退守黃連江，只有七百餘人，最後由布板溪瀉網而出的，不到一百七十人。我軍捉到大尉一名，他招供說：「我們五天打開了桂林，不料却在此地碰了個大釘子。」這是北路日軍敗潰的情形。現在再說中路，中路日軍在很短的時期內，越過邵陽，西面一百里的桃花坪，進迫洞口，威符江口，我固守江口、四圍叢山阻敵主力沿公路西進的是李琰師長，楊晶副師長，以及鍾雄飛、杜鼎、宋子玉、孫希賢諸團長。鍾雄飛團

是湖南部隊的精華，長沙衡陽會戰時，他們這一團人馬，曾阻止了粵漢鐵路上敵軍的西進。至於杜鼎團長，則是三十三年冬堅守邵陽的名將，當時敵軍長驅入桂黔，但杜團仍在粵漢湘桂兩路的山谷中守城，敵軍四面圍攻邵陽，杜團長親自率部固守城內，統帥部那時已有全部計劃，命令杜團突圍退出，杜團長仍立志與城共存亡，經多次的命令以後，杜團長才衝出邵陽，到達指定地點。這些三湘七澤的健兒，現在又在湘西會戰中大顯身手了。我守江口外圍的部隊，分守三個據點，中間的叫鐵山，東南的叫青岩，東北的叫天台界，這三個地方，每一處包括着一羣大山的山頭，其中戰鬥最激烈的是青岩，其次是鐵山。敵軍由桃花坪過來，先攻山門及洞口二地，我李琰師高副團長子日及葛營長遂堅守山門，馮副團長繼異及何營長叔良堅守洞口，敵軍力攻不克，繞道到了後方，將上述二地包圍後，繼續前進，攻我青岩。青岩的守軍，先是鍾雄飛團長的部下，他以五個連擊潰了敵軍兩個大隊。當官兵傷亡太重的時候，由杜鼎團長率隊接替，鍾團長苦守陣地二十天，把敵人殲滅大半，敵大批援軍來增補時，杜團也已增援來到，第二營營長李中亮，第五連連長周北辰，於五月四日清晨到達主陣地，排長向世愛、毛高翔、彭厚昌、楊伯炎等，率各排弟兄先後分別苦戰到八日，除向排長外，其他三位排長均力戰陣亡，而陣地始終沒有被擊破，結果敵軍因各路大勢已去，八日整天對我軍作猛烈的攻擊，山砲直打到江口附近，但這顯然是掩護退却的動作，我軍一面以更大的力量來支撐，一面準備機動部隊追擊。九日拂曉以前，敵軍遺屍遍野，向東潰退，我軍隨後緊追，一直到洞口。

附近，替洞口及山門的我軍解了圍，將包圍洞口及山門的敵軍內外夾攻，獲得偉大的戰果。這次作戰勝利的原因，約有下列幾點：第一是士氣旺盛，敵人對李師的攻擊，每次均以善戰的一一六師團來攻擊，敵酋一六師團長岩永汪，且曾來江口正面的鐵山及青岩附近，指揮作戰，但我守軍傷亡以後，或者受到某一點突破之後，其他均堅守不退，於是增速了反攻的完成。第二是火力優勢，我軍一面打，一面裝備，所以武器彈藥，愈打愈多，在青岩山頂上，最激烈的一晚，曾用了三千六百顆手榴彈，阻止了敵軍的優勢衝鋒。第三是交通方便，在公路沿線作戰，敵人補給容易，我軍吃虧很多，但這次我沿公路守軍，不到最後關頭決不破壞公路，所以自己運輸的車輛一多，就得到補給的優勢了。第四是陸空連絡，有最偉大的成功，例如鐵山的最高峯，敵我拉鋸戰了好幾天，從五月四日起，我軍決定了方略，在事先已將部隊撤退，到了適中的地帶，以少數人來抵抗敵人，最後這少數人也撤了下來。這時是在白天，敵人在山頂放出信號槍，自鳴得意的時候，那知我預先約定好的飛機八架，業已及時到達，我軍於是在山下發射了烟霧彈，放好了標布，我機一到，除狂炸山頭外，並放燃燒彈，火燒山頭叢林，這時山下大砲也同時齊發，向殘敵攻擊，敵軍死亡無數，慘敗而歸。正當湘西大捷的基礎已經奠定，偉大的勝利使整個安江的軍民們歡欣緊張的當兒，恰好駐印遠征軍新六軍的全軍官兵，帶着興奮的精神，由滇東空運而來，他們沒有一個人不想把過去立功緬北、緬威海外的光榮，在湘西戰場上再度發揮一次，廖耀湘軍長舒適存副軍長是這樣想，龍李二師長及趙參謀長是

這樣想，甚至全軍官兵也是這樣想，可是新二十二師剛到湘西前線，準備在五月九日作拂曉攻擊，敵人却在八日晚上被王耀武司令官的舊部一再攻擊之後，整個崩潰逃亡，新六軍竟沒有機會接上火。再說南路日軍，由邵陽進陷新寧，竄據武岡，五月五日佔據了武岡西北的武陽。這一路日軍，係由衡陽邵陽附近的第十三、五十八、六十八各師團爲基幹，我防守這一帶區域的，是第五師的部隊，整師英勇戰士，在叢山密林崎嶇險峻的地域，和敵人戰鬥，經過六天激戰，武陽即告克復。當日軍將陷新寧的時候，駐紮在貴州東部鎮遠、三穗、黃平一帶由湯恩伯將軍指揮的九十四軍，接奉上峯命令，趕往湘西應援，便由牟廷芳軍長率領着，在桂穗公路上戴月披星，餐風宿露的急馳出發，直向武岡敵人側面趨進。先鋒部隊第一百二十一師先派三六三團饒啓堯團長率領全團星夜渡過湖南西南的巫水，開到第一線上，向敵人超越追擊。五月四日，三六三團開到綏甯以東的長鋪市附近集結，五日拂曉，又開到珠玉山、苦粟坪之間，這時正是第五師與敵軍激戰的時候，三六三團健兒非常興奮，正準備前進殺敵，突然聽說敵人將要退走了，他們接到這情報，好不着急，於是連夜挺進了九十里，他們雖然追擊得厲害，但到達獨立鋪時，敵人却已退到黃茅嶺一帶去了。饒啓堯團長在慎重研討一番情勢以後，於是派第三營連夜追出武岡以南的地方，主力部隊則部署在獨立鋪南北各要隘，同時又派了幾個弟兄到敵人的陣營中去察探，準備第二天的戰鬥策略。五月七日，主要的戰鬥在雷祖嶺一帶展開了。雷祖嶺是萬山叢錯中最高的一座峯巒，沿着張家山、許家沖高地展延開

去，綿亙有幾里路長，層巒疊嶂，峭壁懸巖，雖然沒有工事可憑，但天然的石碓山洞，在危急時均可藉而頑抗，足可控制石巷、許家村等高地，在這萬山叢中，有一個大村落，名叫七里村，是通高沙市、桃花坪、武岡等地的要衝，多叢林丘阜，兩旁禾田相映，村落棋佈，同時又是往來交通過道，爲敵我必爭的要點。那天的天氣是少有的晴朗，蔚藍的天空中有一朵朵白雲慢慢地馳游着。雷祖嶺沐浴在鮮明的陽光下，顯着牠雄視羣山的威風，誰想得到在這平靜的山巒裏，陣陣烽烟即將騰起呢。敵軍八五〇二部隊於六日晚上開始移動，約有一千多人，帶着山砲兩門，迫擊砲八門，馬八十餘匹，偷偷經過三口橋向塔塔嶺東北而去，我軍得着情報後，便於七日正午派第三營追至石巷與敵接觸。其他後續部隊也接着佔領許家村以西高地，在石巷西北高地佈成一種鉗形陣勢。下午一時，饒團長打電話報告師長說：「本團於今日七時許察知敵主力，係經三口橋、塔塔嶺經高沙市方向潰退，遂派趙兩營於搜索隊後跟蹤追擊，第一營到塔塔嶺尋覓土民，據報敵確係夜半抵達，於拂曉前離去，本團部擬推進至龍田附近搜索敵情。」下午二時半，第三營謝營長向饒團長報告說：「敵軍於十二時半在龍家村休息進餐，本營進至該地，佔領陣地尙未完成，敵即向我射擊，戰鬥於是開始。現本營將敵截成兩段，由八九兩連包圍第一段，第二營的兩排包圍其他一段，敵主力已在東方高地佔領陣地，敵一部似有向高沙市潰退模樣，本營待第二營到達後擬即向被圍之敵衝鋒。」饒團長接得謝營長報告後，立即作下列措置：一、命令第二營及第三營的第七連於十五分鐘內到達石巷于

家圩。二、把團指揮所推進至石巷以東的青崗嶺高地，迫擊砲連戰砲連推進至花石口以北地區，準備待命，通訊機構設置於花石口。三、命第一營應即佔領青崗嶺及廟山界之線以側擊敵背，主力則集結於青崗嶺間。下午三時四十分，第二營趙營長又向團長報告說：「本營全部於三時二十分到達于家圩後，即與謝營長會晤，商訂第一線殲敵計劃，我們的打算是：一、以第六連附重機槍排佔領馬家圩。二、以第五連的一排向左翼敵後連續佔領黃土嶺，完成三面包圍態勢。三、本營主力及指揮所設置於馬家圩。四時半聯絡第三營後，便開始全面攻擊。」我軍開始攻擊了，第六連曾向雷祖嶺以東反復猛攻，但是雷祖嶺的山勢太險峻了，簡直無法攀援，敵人則盤踞在與雷祖嶺相連的張家山上，從側面射擊我軍。時間在槍砲聲中慢慢過去，我軍卻沒有獲得任何成功。直到薄暮將要來臨，黑暗從大地的各角落襲上來時，才仗着第五連的一排前仆後繼的勇猛襲擊，攻克了黃茅嶺。照當時情勢說，本可一鼓而下張家山，但時間來不及了，天完全黑下來，恐陷敵人包圍，且黑夜中不適宜作山地戰，我軍遂與張家山的敵人伏着對峙。當晚十點多鐘光景，敵軍百餘人打算向羅子巷方面溜走，但剛退到許家冲以西，便遭到我三六二團迎頭痛擊，又復狼狽逃回。一夜平靜地過去，八日拂曉，從小丘阜上向前望，看得見敵主力盤據在許家冲西面雷祖嶺一帶，不時有敵人在灌木叢中穿梭地往來，好像很忙碌的樣子，原來他們正在拚命趕築工事，準備死守待援。這時我軍三六三團第三營駐紮在石巷北面的高地，第二營駐紮在子家圩東北面的高地，我軍對敵人偵察確定以後，立

卽下令作鉗形進攻，一時山崩地裂，砲聲震天，一批批弟兄們，不顧敵人的砲火和槍彈，只是瘋狂地向衝，口裏吶喊着，脚下奔跑着，山坳中瀰漫着硝煙和硫磺氣息，每個人的心中沒有別念頭，只有一個願望，殲滅當前的敵人。這樣一直打到下午七時，槍砲聲才逐漸稀疏起來，敵人傷亡的數目相當可觀，敵軍官山田大尉也陣亡了。敵人除逃潰外，尚有一部分死守着天然的石碓山洞，打算作最後的頑抗。可是事實上雷祖嶺已完全被包圍了起來，這一部分守着石碓山洞的敵人，已成為壘中之鼯。五月九日，天氣仍舊非常晴朗，湘西山巒映照在晴朗的陽光下，顯現着非常美麗景色。雷祖嶺的左翼，我軍與敵人對峙着，右翼的一角爲我軍佔領，右前方一帶，有少數敵人憑着石碓山洞，不時向我軍射擊，戰事成爲膠着狀態。饒團長看到這種膠着態勢，便作下列決定：一、命令第三營與敵人維持原來態勢，並與第一二兩營取得聯絡。二、命令第二營的第六連，從雷祖嶺的東端向敵人夾擊，以第五營監視敵人。三、命令第一營的第三連於拂曉前攻佔廟山界，攻佔以後，再合併火力支援第六連的攻擊，營主力仍固守楊家嶺，繼續向東警戒。四、命令三六三團配屬的連及第五連截擊敗退的敵人。五、命令師配屬的山砲二門及團戰防砲迫擊砲於七時許進入陣地，八時半進行殲滅射擊。這時，雷祖嶺被圍的敵人約有一百多名，憑着石碓山洞，作垂死前的掙扎，他們的戰鬥力相當頑強，我軍雖然不斷襲擊，仍舊死守不退。戰事從破曉開始，眼看着太陽浮到正空又往西移了，還沒有從膠着狀態中解脫出來。饒團長不禁有些光火了，罵道：「日寇好大的本領，不給一些顏色他看。」

看是不行的。」於是親自到第一線去指揮，士兵都暗暗敬佩團長的英勇，個個奮不顧身的向前攻打，好像團長給他們帶來了無限的勇氣，同時山砲與迫擊砲雙管齊下，熾熱的火球一個個不斷地向敵陣射過去，不一會，雷祖嶺便完全被我軍攻克。這一仗的結果，敵人幾乎完全被我軍殲滅，生擒到一個下士見習生和三個士兵，生還的敵人至多只剩十幾個，他們在黑暗中鼠竄而走，不知偷藏到什麼山坳裏去了。第二天，我軍分頭進行搜索掃蕩，不料偷藏着的幾個敵人，還想憑險據守，等候敵援兵到來，我軍怎肯放他們過去，於是一個個的都把他們結果了。五月十日，各戰線的槍砲聲依然怒吼着，只是比較稀疏了一些，我軍大部仍在叢莽的山地裏，到處進行着局部的搜索，完成肅清殘敵的使命。天黑時，從前方搜索部隊送來情報，說江口的敵人已撤退，我第四方面軍正展開追擊，高沙市兩岸的敵軍挺進隊，有迂迴企圖，倘若高沙市一路給他們打通，對我軍有重大的威脅。但他們兵力不強，兩岸共四千多人，趁他們立腳未穩，可能立刻堵塞，加以殲滅。這個情報來了不久，師部的命令也下來了，師長命令：「着三六一團霍團長世才率領所部，沿光遠進取高沙市，作強烈攻打，並限令於到達目的地後，不惜任何犧牲以佔領之。」又令：「三六三團饒團長啓堯，率領所部星夜前進，限翌日破曉必須有兩個連乘勝達到兩路口南側地區，堵塞敵人的橫路，且集中火力，予敵攔擊。」當夜，月光慘澹，我軍的行列向指定地點開拔，中途沒有與敵人遭遇，免去了意外的戰鬥。黑夜行軍的任務完畢，十一日，天方破曉，弟兄們踏着空曠的郊野搜索前進，不知那裏先發來的槍

彈，我先頭部隊與高沙市的敵守軍已展開了哨兵戰。霍團長一聲號令，部下都奮勇前進，溯河而上，在幾個彎曲的堤邊，我軍奪下了敵人的工事，憑險抵禦着河岸的射擊。彈火在晨熹中劃着粉紅色的光，起初不分高低，後來我軍的大砲開始怒吼了，這個沒有霧氣的清晨，正利於我軍的攻打，所以展開廝殺後，在一小時內，我軍已攻下兩處據點，步步進迫。同時我增援部隊不斷開到，這些增援部隊，都是久經沙場的戰士，一鼓作氣，在機槍掩護下衝鋒，敵人終於不支，躍出戰壕，紛向東南潰退。不久，三六三團的生力軍開到，與三六一團會師在高沙市的外圍，在五小時內奪下了這個個的地區。十二日，當我大軍進入羅家嶺的時候，在雷祖嶺吃了敗仗，逃竄在羅家嶺山野中的殘敵，又在蠢動，盤據在險要的山巖間，向我軍射擊。我軍下了一道搜索令，派幾排弟兄上山搜索，原想把這些殘敵俘獲，但因敵人作着困獸之鬥，結果被我軍用重兵器解決了他們最後的抵抗。當晚，茶舖子附近又有戰事，我軍主力集中於七里村，邊塘與長田嶺一帶，前進部隊却向碗沖、鯉魚渡攻打，以求第一二兩營的兵力可在東南方會合，第三營的健兒們，則在東北線警戒，饒團長並親自到長田嶺、邊塘一帶指揮作戰。十三日黎明，風神寒，我軍有了呼應。在七里村一線上開始與敵人交戰。那時，敵方新開到的增援部隊，實力相當雄厚，他們以四百多人向我陣地衝鋒，我軍第一營也開上前線，協助抵抗，戰事從清晨到午後，雙方相持着沒有變動，槍聲在山谷中激盪地回響，砲彈穿過叢林，開着火花，大地在震怒了。從午後到傍晚，我第一營第一連已幾次攻進敵陣，想搗毀敵人的砲位，戰爭異常猛烈，

第一連中第二排的弟兄一鼓作氣，爬登山頂，向下面俯擊，敵人從四面八方包圍上來，全排弟兄雖很勇敢的突圍衝擊，畢竟因為衆寡懸殊，這一排忠勇的弟兄們，終於都壯烈犧牲了。這時我軍向後略退，小作休息，準備再度強攻這山崗。散佈在風神寨各綫敵人的番號，是三十四師團二一七聯隊，他們剛由湘北調來，挾有充實的武器，我軍要打開這膠着的戰局，非有相當的實力不可。黑夜，我大軍開到了，把彈藥整備竣事，激戰又迅速展開。這一次進攻，我軍是用三面包抄戰路，向敵作核心的進擊。敵軍滿以為我方已潰不成軍，大部正在林中進晚餐，初不料我軍的包抄戰路業已完成，信號槍一發，三面向敵陣直搗，在幾百碼的射程中，我軍一面衝鋒，一面喊殺，敵人倉皇應戰，可是三面路線都已給我軍截住，終於把這一聯隊打得粉碎，並鹵獲敵人撤退的命令及計劃，根據這計劃，知道敵人將向風神寨的東南方逃走，經過花橋、燒紙舖、芭蕉橋等地而退回桃花坪。因此，師部便下令着風神寨東面的三六一團霍團主力橫渡資水，截擊敗走的敵軍。霍世才團長接奉命令後，認為是一個大好的殺敵機會，便親自帶了一營弟兄在花橋西北的田家渡強渡資水。渡過了資水，霍團長高興極了，因為發現有大批敵人將被他包圍的可能，他一面督促渡河部隊趕快攻擊，一面自己也輕裝過河，在最前面的一連中指揮，在距離敵人僅三四百米路的地方，他拿着望遠鏡，一面察看前方戰況，一面觀望我軍渡河的情形，狡猾的敵人知道他是渡河的中國軍隊最高指揮官，便把他當做射擊目標，集中火力向他掃射。霍團長是行伍出身，對於眼前危險的處境，司空見慣，毫不在乎，仍舊

繼續指揮作戰。終於有一顆子彈將他左手的小指打落，他把傷口裹好以後，仍舊照常指揮，大聲的向弟兄們喊着：「截獲敵人的槍砲。」但是第二顆不留情的子彈，又在他的大腿上穿了過去，普通子彈穿過大腿，只要不傷及骨骼，醫藥的力量可以立刻止痛，一星期可以使傷口復原，所以他又加以包紮以後，仍指揮部下作戰。這時敵人已知他們形勢的嚴重了，止不住萬分恐慌起來，子彈及手榴彈四面亂打。敵人一向不亂發子彈的，可見他們已到了沒有辦法的地步。下午三四點鐘的時候，從敵人四面打來的子彈中間，忽然有兩顆交叉的從霍團長腹部穿過，一顆打在小肚子上，一顆打在小肚子的腰部，於是他倒下了，像一個巨人似的倒下了。霍團長重傷後，牟廷芳軍長和朱敬民師長知道普通的醫官治療不好，於是打緊急電報到後方，要求用飛機送一位美國軍醫來爲霍團長醫治，當美國軍醫從昆明到達前方時，已經是第四天早上，霍團長的淤血凝積在小肚內，他已經只剩下一口氣了。美國軍醫代他打了一針血清針後，認爲他負傷太重，流血過多，年齡又太大，沒法再治，於是霍團長便壯烈地殉國了。霍團長是貴州貞豐縣陽安鄉人，在九十四軍一百二十一師三百六十一團當團長，他的個子相當高大，在貴陽南明中學讀書時，是有名的籃球健將，入貴州崇武學堂後，以器械操名列優等。他當過八年的連長，在貴州織金縣境，曾率兵一連，擊潰土匪數千之衆，該城數萬民衆，曾刻石碑，作爲紀念。民國二十七年湖北廣濟會戰時，一二一師（那時的師長便是現在九十四軍軍長牟廷芳將軍）對龍頂寨二六二五高地的攻擊戰中，霍團長那時還是營長，自任

前鋒，率領該營健兒，逕衝高地，在激烈的爭奪戰中，他的左目被日機投下的炸彈片炸傷了。後來一二一師在宜昌會戰時，奉命渡漢水深入敵後，經過各公路線附近，在應城京山之間的田店七姑店兩地，爲了援助友軍，作了兩次激烈的戰鬥，均獲全勝之功，奠定了一二一師爲常勝軍的英名。霍團長治軍嚴明，教育有方，「以身作則」，是他教育士兵的最高原則，喜歡對朋友和部下講鄉里間的忠貞故事。殉國時年四十九歲，遺一子一女。當靈輿從湘西出發，經過黔東，貴陽直到黔西豐縣境，沿途都有老百姓自動路祭，經過每一個縣分的時候，縣長也親自主持祭禮。在貴陽時，第三方面軍司令官湯恩伯將軍及貴州省政府主席楊森將軍親往奠祭，備極哀榮。當霍團長強渡資水作戰負傷時，三六三團也在七里村及風神寨間再度展開激戰。原來據守在七里村及風神寨的敵第三十四師團二一七聯隊，經我軍於十三日晚攻擊後，並未全部退却，尙留殘敵六百餘人佔據七里村和風神寨附近的要地，作頑強的抵抗，掩護主力撤退。五月十四日晨，我軍特派第一連配備重機關槍一排，對七里村及風神寨附近攻擊前進，又另派一排向風神寨附近敵砲兵陣地攻擊，另派第二連配備重機關槍一排，佔領七里村東南高地，第三連及營指揮所佈置在七里村西南高地。雙方戰鬥開始後，都拚着死命向前衝戰，最後，我軍憑着勇敢不屈的鬥志，於下午四時全部佔領七里村及風神寨，被擊退的敵人，一路向桃花坪方面狼狽逃去，我軍直將敵寇逐出武岡邊境，完成了湘西會戰的大捷。

第九十三回 攻那霸美軍苦戰 奪首里日寇勢窮

却說琉球戰事，仍在琉球島南部那霸一帶進行。琉球主要都市有二，一爲那霸，一爲首里。那霸市爲日寇沖繩縣署所在地，全島最熱鬧的商場卽在該地，市內建築，十分簡陋，大部均爲平屋，樓房極少，因爲時有颶風來襲，牆壁往往以堅石砌成。該市風景極佳，當那霸港入口處，有一大橋，連漫河入江兩水，附近有奧武山及鵝森山，矗立一處，儼若鴛鴦，在輪上遙望，歎爲觀止。今日的那霸市政府，就是我明清冊封史的旅邸，西町有供冊封史休憩的天使館，以及瞭望歡迎我國冊封船的迎恩亭。久米街一帶，爲明洪武時移往八閩三十六姓後裔的住所，市內有孔廟、明倫堂、天妃廟等名勝。孔廟中有不少聯語，且懸有康熙帝的題詞，以清代冊封史的墨跡爲最多，文筆皆極挺秀。在那霸市上發現的奇事，第一是人民生活水準的低劣，爲日本任何內地或殖民地所未見，有不少窮困人民，一年四季，僅有一襲破衣，食住兩項，更屬可憐，普通人民的衣食，也不及衛生標準。第二是地方財政的貧乏，縣政府經費，每月均感不足，不得不告貸於地方銀行。經費的所以缺乏，最大原因，爲居民皆極貧困，稅收往往不能如期繳納，政府催繳地租，無力僱用催稅人員，乃在當地某小土阜上，樹立一長木竿，先懸一白布旗，表示租稅繳納之期已屆，旋懸一紅布旗，表示期限已很迫切，最後懸一黑布旗，則已須繳納罰金了。第三是娼妓充斥，佔總人口二十分之一，冶游費的低廉，爲三島所罕有，每宿妓一

宵，夜度資不過日幣一圓二十錢，因此有不少好色之徒，特自長崎鹿兒島一帶趕來，借宿一兩個月，囊空而返。首里爲昔日琉球的國都所在地，自那霸至首里，有火車可通，此項火車極小，車廂一節，僅容二十餘人，前後不過三小節，座位尙稱舒適，座旁有一長方鏡，可望見沿途景色，這也是一種特殊設備。首里街道清潔，勝於那霸。其地有王苑，擅林園亭宇之勝，樹木茂密，皆屬熱帶植物。其間有一小溪，沿溪行，如入桃花源，一種落英繽紛景象，令人留連不忍返。首里有舊日琉球的皇宮，琉球前皇室後裔尙氏，年不過十五六歲，正在東京修學院述學。除那霸首里兩地外，尙有一系滿，係琉球島沿海的商業地帶，也是漁民部落的集合區。系滿一地，雖然沒有特殊的產物，但系滿人民及其經濟生活，則值得介紹。系滿人家的男子，大都從事捕魚生活，駕舟一葉，飄泊遠海，往往經年始返家一次，他們的面貌，與琉球各地人民不同，日碧鼻赤，有如西人，嗅覺及面部的感覺最靈，日光亦銳利，在大洋之中，風觸着他們的額角，就知道天時的晴雨風雪，五六丈外能見魚類，頭部能入水五分鐘不起，獨耳聾不聞聲，所以日本徵兵，雖慕他們的體格強壯，終於不取。最奇的是他們夫婦間的經濟，丈夫取魚售於妻，妻購之復售於市，互言價格，各不相讓，如同商賈買賣，倘一旦丈夫患病，窮困無力購藥物，向妻告貸，妻必求高利，討價還價，亦如魚類的讓渡。男子遺產傳於子，妻傳於女，這種夫婦經濟的獨立制度，不知道是原始人類的遺制，還是未來時代的理想制度。美軍在琉球島中部及北部，戰事極爲順利，登陸不半月，已控制該島的一半，但在南部那霸郊外，則因日軍利用山地建築連繫極好的堡

壘及防舍，以致美軍進展極緩。戰場是在琉球島南端自東徂西的長列小山前的一片起伏地上，敵人據着小山，美軍則在地上，地形上美軍是仰攻，處於不利地位。加之敵人防禦工事意外堅固，利用地形，處處構築，地面偽裝掩蓋，不易發現，地下深掘，有的達數十丈，甬道四出，通達各處，頗難摧毀。敵人又利用墳墓作戰，琉球島墳墓構造十分堅固，稍經改造，便可作為有力陣地，向這樣的陣地迫攻，進展自難迅速。美軍的優勢在軍力的雄偉及機械化重武器的發揮，仗着這優勢，美軍時時推進，不像敵人般構築陣地，而注重後方交通線的修築，使大路通至第一線，運輸軍火給養，時時保持對敵壓力。戰場的情形是慘烈的，起伏地上都是農作物，馬鈴薯、水稻、毛豆、甘蔗等片片密種着，阡陌行列中，到處都是槍痕彈坑，許多屍體，因戰事激烈，狼藉各處，惡臭沖人欲暈，那血肉模糊的斷肢殘體包在薰黑破爛的制服裏，使人不想看而不能不看。田地上賚着長長的坦克車轍，幾輛毀損了的坦克車也像死屍般躺着。敵人的戰馬倒在泥溝裏，蠅蚋成羣飛繞着這巨大殘骸。墳墓裏敵屍橫七豎八，幾處農舍是幾堆烏焦，焦味還散在空氣中。樹木焦黃，如枯薪撐天。美機成羣飛向敵陣，俯衝投彈，低空掃射，機聲彈聲響徹長空，美軍後方砲隊向敵人轟擊，遠處海上軍艦在助戰，遙遙傳來砲聲，隱隱如雷鳴。敵人的火力比較弱，但也常能構成強烈的火網。廣大的戰場上，只有高丘上幾株小松未經砲火沾染，松針襯着藍天，尙帶幾分寧靜。大公報特派員朱啓平報告琉球戰況說：「我從沒想到美國的士兵能打這樣的苦仗，看他們在前線已將近一個月了，頭髮蓬鬆，鬚髯繞頰，混着泥灰，臉上黑

一塊白一塊搭着黃綠像是風吹雨打過的大花臉譜。全身衣服破爛，沒有一方時是乾淨的。我曾見十幾個人中只有個芝加哥孩子有件乾淨東西，那是他的一副眼鏡，他笑着解釋說，眼鏡是他武器的一部分，不拭乾淨便不能作戰。他們全部配備除軍器外，只有塊油布爲他們擋風蔽雨，鋪在濕地上睡覺，連軍毯也沒有一條。許多人身上長着虱子，我聽見有人在咒罵：「他媽的，這下可給我按住了！」回頭看，一位丘八正從胸前捏出個虱子。旁邊一位笑着說：「我嗎，懶得捉它，弄死個把毫無道德理。」我們的隨軍攝影師替他們照相，他們自承這份打扮，即使配上張甜蜜蜜的笑臉，家人也難認識。他們的生活是難於想像的，他們在山坡後面，有的躺在洞裏休息，那些洞，矮小低狹，像重慶近郊土法開採的煤洞，只有爬着纜能勉強把身子塞進去。有許多人和墳墓爲伍，睡覺，吃飯，休息，都在破碎的棺材和裝滿白骨的瓦罐旁邊，是敵人破壞的墳墓而經美軍血戰奪來的，我到前線打聽連的指揮所，一位美兵回答我說：「連長嗎？這裏上去第三個墳墓。」誰能想像人間會有這樣的住址？他們應付死傷的勇敢使我暗暗流淚，死者已矣，無從說起，傷者是例，我曾在火線上看見走下一個兵來，左臂中彈，血流滿身，臉上發白。他是紐約人，他一面按着傷口，一面笑說：「我希望紐約人能看見我這副相兒！」傷兵經包紮後送往後方，躺在車上照樣抽煙說笑，有的受傷過重就躺着一聲不響，我沒有見過一個傷兵是可憐的。離開火線不遠，剛佔領的地區上便有工兵在修路搭橋，車輛在這新築成的交通線上川流不息，士兵彈藥和給養不斷輸向前方，傷兵或換防的部隊向後移，工兵的

功績不亞於第一線的士兵，他們常在火線上工作，有時須和步兵一般，拿起擲火器、手榴彈、步槍作戰。我在前方看見幾個工兵蹲坐在橋樑旁一小丘上，他們告訴我，是在等候敵人的砲火破壞這橋樑，而他們準備再蓋一座。又一次我去前方經過一段路程，上午去時十分泥濘，下午歸來已成坦道，平坦不亞於重慶的國府路，工兵的工作熱忱大有助於美軍的進展。以上是陸上戰事情形，再看海上，琉球島周圍的碧波上停滿了美國的艦輪，我曾從飛機上下望這陣容，琉球島是骨，兵艦是蟻，羣蟻繞集，不知其數。我曾在海面上眺望這強大艦隊，近眼之處，海外天邊，都是艦影。這些艦隻構成海上一面的戰爭，不斷以軍火給養供應島上前方，運輸人員器材建設後方。軍艦時時迫近敵陣，以猛烈砲火助戰。敵方空軍以牠們爲目標，幾乎每晚，有時在白天，以幾百架來襲。我在島上，每到傍晚便見美機三五成羣在落霞中起飛，直到暮靄四合時才歸來，他們是去迎擊敵機的，敵機往往無力也不想和美機激戰。美國性能優良的飛機和精練的飛行員如能和敵機接近，往往輕易的擊落其大半。但是夜空漫漫，難免有些敵機偷入，一旦偷入，他們便隨便揀個目標，連人帶機向艦輪自殺衝擊。美方的高射砲火常在自殺日機接近前，擊斃他的飛行員或使全機着火，但是他們依舊一團火燄衝過來，難能阻止。有時衝個空，飛入波濤，激起巨大浪花，有的撞上船，美方便有死傷。空襲時間我在島上墓旁觀望，月明露冷，星光稀落，空中敵機軋軋，島上海上美方的高射砲火正猛烈射擊，紅色曳光彈滿天飛舞，探照燈以耀目的光芒交叉搜索，砲彈爆發，夜空中圍圍發亮。第二天便可聽說美方

擊落多少敵機，美方海上的損失和鄰近帳幕中誰受了傷。」四月十九日起，美第十軍在最猛烈的海空軍火力協助之下，在琉球島的南戰場全線開始強有力的攻勢，日方抵抗仍極堅強。這天清晨，美陸軍與海軍陸戰隊的砲兵，就集中火力與太平洋艦隊的戰鬥艦巡洋艦及其他輕型艦隻從事最大規模的轟擊，掩護地面部隊前進，步兵在這些砲火及航艦飛機掩護下，開始發動攻擊，迄中午時分，左右兩翼均推進五百至八百碼。町名田村亦被攻佔，日軍據深溝高壘及防舍洞穴等抵抗，極為堅強。二十日，美軍以太平洋對日作戰以來，單一陣地戰中數額空前的最強大的步兵部隊，計四萬五千名士兵，全方向琉球島南部敵防衛圈發動全面攻勢，日軍亦在防線上作瘋狂抵抗，此役或者可說是太平洋戰爭的殊死戰，美軍向那霸城推進一千四百碼，那霸三處機場已有兩處感受重大的威脅。二十一日，美軍掩護砲火續向集中於那霸之前及其南三機場的日軍部隊作第三日的攻擊，美航艦飛機不斷襲擊多數的敵人堡壘穴洞，美軍部隊穿過其間，緩緩前進。兩軍在俯瞰人口六萬的首里城的第一七八號山附近激戰。同時在琉球島以西的伊江島，在經過五天激戰以後，已入美軍掌握，第十軍已將美國國旗高豎於伊江城山頂。二十二日午後，尼米茲將軍偕同他的作戰參謀福萊斯特·余曼抵琉球，與美第五艦隊司令斯普魯恩斯，太平洋兩棲部隊司令杜納，第十軍軍長巴克納等會商，事後告報界稱：「美軍已控制琉球島四分之三區域，該島已開始發展為未來戰鬥的重要基地。琉球島的獲得，將實現吾人海空力量伸及中國海岸及日本本土的計劃，更將

有助於未來的作戰，並不必待其餘部分的完全佔領，目前即可開始此項計劃。此間足供吾人軍用之土地，遠較吾人預期者爲廣，人民並無敵意。」在這幾天裏，美軍並無多大進展，直到二十六日，美軍才擊破琉球南部的第一道日軍防線，進抵距離那霸不及三哩半的地方。二十七日，美第二十四兵團於後添村之西獲得據點多處，深入日方第二道防線。第二十七師的部隊也於二十六日夜間繞過中國村的日堅強據點，抵達琉球島西海岸的町名戶機場附近，至三十日完全加以佔領。美步兵第七師亦於三十日佔領高知村附近高地，在琉球島戰線的東部繼續推進，先頭部隊於三十日下午攻進久波漢村，美步兵作戰時，有猛烈的海軍砲火，艦上飛機及基地起飛的飛機作掩護。五月二日，美軍兩師在坦克及砲隊掩護下，逼近琉球島第二大城首里及夕張機場，這是美軍進攻日軍防線的兩處重要目標，第九十六師在琉球島中部距首里不及八百碼，坦克軍隊會向該城發砲轟擊。第七師則進至夕張機場北端，但在控制該機場前，須自附近丘陵陣地中肅清日軍。美第十軍軍長巴克納稱：美軍現正欲克服日軍最堅強的要塞，並遭遇太平洋戰役中最激烈的砲隊抵抗，日軍雖自深窪的洞穴陣地中頑抗，但美軍受傷人數尚不及日軍斃命者爲多。美軍在琉球島所採戰術，係於審視地形不利及日軍的堅強抵抗後，寧可採取包圍敵軍堅強據點而後個別擊破，不作正面防線的攻擊。這種戰術需要比較多的時間，但可減少美軍的傷亡。五月五日，美第十軍士兵及海軍陸戰隊，竄冒日軍的頑強抵抗，攻向琉球南部的三個最大城市那霸、首里及夕張，剛加入作戰的第

一師陸戰隊及第七十七步兵師發動新攻勢，壓迫敵人由洞穴、涵洞及連串的小堡向後撤退。雙方均用重砲猛轟，前線混亂異常，據於美軍陣線內的袋形日軍，黑夜襲擊美軍部隊，但被美軍擊退。美軍陣線距琉球島首府那霸與首里僅一哩，第七師在東岸維持其突出陣地，前哨部隊直指夕張。九日，琉球島美軍在主力艦及巡洋艦協助轟擊日軍南部陣線的設施下，繼續推進，這是美主力艦及巡洋艦第三日對南部的日軍礮堡及洞穴陣地猛烈砲轟。十二日，美海軍陸戰隊及步兵，沿橫越琉球島南端的四哩長戰線進攻，於登陸以來最激烈的戰爭中，逐漸突破那霸、首里及與那原三地的日軍堅強防線外圍。美第六師於十一日獲得極大戰果，攻抵距那霸不及二百碼處。復於十二日在噴火坦克車掩護下，攻抵那霸郊外，美噴火坦克車攻抵那霸近郊後，即與日軍展開肉搏戰，整個山坡的火線猶如一堆燃燒中的草墩。日軍自十一日晨七時起，藉礮堡洞穴，以手榴彈、自動機槍、噴火器等作戰，企圖遏阻美軍攻勢。美陸軍第七十七師及海軍陸戰隊第一師攻佔俯瞰首里的高地，陸戰隊又佔領內陸竹市村。十三日，美軍開始攻入那霸，至十五日完全加以佔領。美軍自四月一日登陸琉球，直至五月十五日佔領那霸，歷時凡一個半月，爲最艱苦的一場戰役。同時美第九十六步兵師經激戰後，也攻佔琉球島東岸的米興原。在此役中，美步兵一連，曾先佔領一戰略上的錐形山地，並於日軍反攻時死守該地，直到援軍的馳來前線。美第十軍部隊繼續攻擊首里，以東要塞附近的地區，日軍兩度企圖在町名田區域美軍陣地的後方登陸，均被擊退。美陸戰隊第一師擊退反攻的

敵軍，攻入保衛首里的高地，第五師冒險猛烈的抵抗，進至首里東北的高地，第六師的三八三營迫圓錐山巔，該地爲首里及與那原二者的屏障。但步兵第七十七師向山上進攻時，遭日軍藉墳墩及洞穴頑強抗拒，而感進展困難。十九日，與那原東部及那霸以東發生肉搏戰，美海軍陸戰隊擊退渡朝塔河一再反攻的日軍。首里周圍山區及山脊的美軍推進數百碼，日方不惜以所餘的兵力，據守琉球島腰部的防線，但他的企圖終歸無效。美第十軍於血戰中傾其全力於長五英里的敵防禦工事，五十日來共斃敵四萬八千一百零三人，日軍抵抗開始呈崩潰之象。蘇加洛夫山爲首里要塞西面進口處的屏障，並控制琉球京城那霸東南的進口處，日軍仍佔領該山南面的山坡，並一再反攻山頭，終被美陸戰隊第六師擊退。美軍及日軍以重砲火互擊，美軍藉海軍大砲及飛機炸彈之助，據守首里的邊界，但日方的大砲陣地堅固，不易毀壞，日大砲於美方砲火消散後，仍繼續轟擊。二十一日，琉球日軍陣地在美陸海軍空軍襲擊之下，整日激戰，橫貫琉球島南部日防線的中心陣地首里被美軍三面包圍，美軍正逐漸將敵人強烈的抵抗擊破，進入首里敵軍用珊瑚礁築成的防禦工事，首里防衛之堅，抵抗之烈，不亞於那霸，爲太平洋戰事中所僅見。首里以北美步兵突擊日軍，佔領太良町，日軍曾冒穿美海軍陸戰隊制服，攜帶美軍武器，向首里附近美軍側翼作自殺性的反攻，但均爲美軍所擊退。二十二日，美陸戰隊第一師在坦克支援下發動攻擊，抵達俯視首里山脊的頂端，同時第十軍前哨部隊攻入與那原。首里經軍艦、砲隊、飛機轟擊後，已成廢墟，但該地仍爲一尙待擊破的

堅固陣地。美陸戰隊佔領控制首里的糖片山北面山坡及山脊，但日軍仍堅守南面山坡，使那霸仍在敵砲隊控制之下。首里及那霸四周山巔的日軍，必須於佔領兩地以前，先予肅清。二十三日，琉球島大雨如注，裝甲車行動受阻，作戰頗受限制，但美陸戰隊及步兵仍增加生力軍，冒大雨泥濘，奮戰進取與那霸後面的重要高地，使琉球島東部的一小齊格非防線「臨近總崩潰」。在首里中東兩面作戰歷時十二日的美第九十六師，於二十三日隨第七師向西進攻，將沿途洞穴一一封閉，在二十四小時內，封閉洞穴達九十五處，並佔領與那霸附近的飛機跑道，第七師則於夜間作迅速包圍行動，以切斷可能開到的日方援軍。美第十軍在與那霸附近，雖因土地泥濘，並在崎嶇地帶遭遇日軍的頑強抵禦，但終於在二十五日佔領小村莊兩處。美軍對首里的鉗形攻勢益形緊張，日軍在琉球島東南抵抗的崩潰，使首里背部受敵，日軍似乎想在與那霸以南二英里處另築一防線，美第六師在那霸的廢墟中循序前進，狙擊兵都被搜出，隱藏於殘破據點中的建築物都被消滅。日軍曾作猛烈反攻，以阻擋美軍渡安里川，但告失敗，向南退走。美軍以坦克車掩護，於二十六日衝過那霸廢墟，距那霸港口不及八百碼，但因大雨泥濘，所以全線進展很慢。日機於二十五二十六兩日被擊落一百六十六架，當時日自殺轟炸機擁擠而來，未抵目標前，就被美機擊落三十四架。大部日軍向那霸區東及東北調動，似欲據守首里一帶其他陣地。美第四師則向首里防禦工事猛攻，自與那霸西進美步兵，則沿那霸通與那霸公路推進，顯欲與陸戰隊在那霸附近會師，以切斷首里區，並向知念半

島挺進。二十九日，美海軍陸戰隊一營突入首里要塞，該地前爲首里區日軍司令部，其他陸戰隊及步兵則在首里以北及東北遭遇日軍的堅強抵抗。美陸戰隊已將那霸港口以北的城區完全佔領，控制那霸全部，僅餘零星的日軍袋形陣地，日軍戰線的西側已全部崩潰。東部海岸外的日軍擬於黑夜進攻，但遭美軍擊潰，美第七師正向南及西南展開。三十日，琉球雷雨交作，美陸戰隊第一師的強力部隊攻入首里城，第七十七師於當晚進至首里東北邊界一帶，第九十六師亦佔領首里以南六百碼的戰略山地，遭遇堅強抵抗。日軍續於首里作殿後戰，約有三萬五千人在南部扼守，意欲拖延抵抗，因此不惜重大犧牲，死守首里。六月一日，美第十軍於擊潰首里日軍堅固防線後，緊追日軍殘餘，使日軍不能南向建築新防守陣地。東面的第七步兵師，已佔領首里以南的要地，該處日軍以臼砲及機槍防禦，但仍失守其山頭陣地。西面的陸戰隊第六師於肅清那霸後，已遠越首里，遂敵同時該師另隊正追擊自小正川河口向南撤退的日軍，並向首里以南的那霸與那原公路進逼，這是橫貫琉球島的最窄部份。六月二日，美陸戰隊的先頭部隊推進二千碼，距琉球島南端不及兩英里後，美軍遂完全佔領首里。琉球島的日軍戰線已化爲直線，並已縮短，兩翼的強力美軍亦向南推進，於多處攻入日軍據守的陣地線後，新佔領區內肅清戰仍在進行中。三日，琉球島上的天氣轉晴，美軍以坦克前導南向飛機場推進，進展約千碼，攻克二城鎮，攻入三城鎮，使數萬日軍分散爲若干孤立的袋形陣地，並使戰略要地知念半島陷於孤立。美軍攻克的大城村，距琉球南岸僅二英里。

半。陸戰隊第六師向那霸以西推進，第一師及第九十六步兵師則南進切斷那霸與那原的公路，完全加以控制，此可改善美軍供應及運輸情形。東南部的美第七師將日軍所據地區分爲若干袋形陣地，並攻佔俯瞰島南岸的高地。島上天氣晴朗，使美軍在各區更可大量使用大砲及裝甲部隊，因此各線日軍均告潰敗。當天晚上，少數日軍企圖乘小船渡海逃生，以免被圍於島的南部。這些日軍除攜手榴彈外，別無其他武器，但遭美巡邏船捕獲。四日，琉球東南海岸知念半島的大部份已歸美軍控制，殘餘日軍幾將肅清，知念半島爲中城灣的南區，美軍如完全攻佔該半島，美軍艦就可駛入琉球羣島最完美的海軍碇泊地點。美軍於四日攻佔那霸機場的一半，六日完全加以佔領。美陸戰隊的強大部隊，於四日在那霸西南的小祿半島登陸，三面包圍敵戍軍，第六師五日繼之攻進，第六師的其他部隊在那霸港至小祿半島間架橋一座，美兵員武器大量湧入，敵狙擊兵、臼砲、機槍抵抗均不烈。琉球島南部的日軍，因美軍在其他區域繼續進展，遂被迫入二十五方英里的袋形地帶，被俘的日居民數以千計。八日，美坦克及步兵部隊，自琉球島西部沿岸佔領的廣大地區，向沿岸的主要城鎮系滿側擊，分割日軍殘部爲兩個袋形陣地，使日軍最後主要陣地遭受美軍猛烈的攻擊。日軍在瘋狂抵抗中，有婦女參加擲手榴彈，美陸戰隊及陸軍向南穩進，以沉重壓力向該斜坡進迫，以完成最後勝利。系滿以北的美陸戰隊第一隊向西推進至海岸，將敵殘餘守軍切爲兩半，佔領系滿，與正肅清小祿半島的美陸戰隊第六師會師。十日，美第十軍開始猛攻日軍的峭壁陣地，並繼續

從事蕭清那霸機場東南小祿半島上的日軍，日軍雖激烈抵抗，但美軍第九十六師仍衝上峭壁達一千碼。與之並進的陸戰隊第一師的右翼，則越系滿鎮進攻通系滿以東國士山脊的路。十一日，美第十軍軍長巴克納二級上將對日軍提出談判投降以免全部殲滅的建議，建議書共三份，以公事封套封妥，上書收件人爲日軍指揮官，用飛機兩架投於山洞之旁，這在太平洋戰爭中尙屬創舉，但日軍並未答覆。美軍繼續進攻小祿半島的日軍袋形陣地，敵軍砲火雖猛烈，但美軍仍獲重要進展。陸戰隊第六師佔領富城東北的第六十二及五十三號小山兩座，其他美軍則佔領太座頭以西的第十九號山。步兵第九十六師擊退洞穴中的日軍屢次進攻，佔領峭壁上小地一方。第七十師的第三十團以坦克車掩護，擊潰日軍頑強抵抗後，佔領花城西南的第九十五山頭。第十軍於十二日拂曉前，在琉球島南部的東西兩端發動猛攻，攻入日軍據守的高地，並增強八重津小瀑布的陣地，小瀑布沿線一帶日軍，仍續作猛烈抵抗，美軍將殘餘日軍萬人驅入十三方英里的袋形陣地內，美軍一支攻到距琉球南端不滿三英里的地方。美陸戰隊第一師藉夜色佔領國士山脊的敵軍陣地，敵軍抵抗薄弱，天明後發生激戰，但美軍仍能據守並在猛烈砲火下增援作戰，以鞏固該陣地。第七步兵師於峭壁一帶戰線的東段發動奇襲，先頭部隊抵達花城西北的峭壁頂端，第七師的其他部隊並攻擊花城西南的高地，推進四百碼。南部戰線中心的第九十六師佔領一城及其南的高地，進抵太座頭城鎮近郊。陸戰隊第六師縮小小祿半島的日軍袋形陣地，擊潰袋形區域內日軍有組織的

抵抗，並於傍晚時向該區內憑強固據點頑抗的日軍展開肅清工作。十五日，美第十軍進迫八重津區，使敵軍東線及中部防線遭受重大壓力。美九十六師在高原地帶藉坦克及火燄投射器的掩護，推進數百碼，東面的第七步兵師推進一百至七百碼，攻破日軍若干堅強據點。美軍以火燄投擲器、火彈及砲彈猛轟琉球島敵陣，驅敵軍向海岸撤退時，南部被圍敵軍均擬投降，惟被日軍官阻止，部屬被殺斃者達數百名，多數日軍以手榴彈及刺刀自殺。美陸戰隊第一師，冒日軍自八重津區向該處側擊的猛烈砲火，加強防線西端障地，第六師及第七十七步兵師，則正從事掃蕩工作。小祿半島戰事結束時，日軍一百四十五名向美陸戰隊第六師投降，美軍並於小祿半島某洞穴內發現日軍軍司令太田的遺骸，這是第一個在琉球島陣亡的日本高級軍官。十八日，美陸戰隊冒疲憊日軍三千人的微弱抵抗，突入各區，第一師正在推進，以便沿高原南邊與步兵第七師會師。美步兵冒洞穴中的猛烈砲火，突破日軍佔領下的袋形區，推進一千碼。第九十六師於傍晚進至距島南端不及三千碼之處，第七師自東面利用坦克作戰，向同一堅強據點推進，迄傍晚距東南海岸的馬布尼城不及一千碼。這天發生了一件很不幸的事，美第十軍軍長巴克納二級上將竟於視察前線時陣亡，十九日晨九時以陸軍喪禮安厝於琉球島美軍登陸灘頭附近的公墓內。尼米茲將軍電唁稱：「值此琉球島行將攻陷之時，巴克納將軍遽歸道山，吾人深表哀悼。」巴克納將軍曾任阿拉斯加防區司令，當民國三十一年日軍遠襲阿留申時，仗着他過人的機智，把阿拉斯加搶救了下來，詳情具見本

書第四集中，不幸竟於琉球戰役中殉職。巴克納將軍殉職後，所遺第十軍軍長一職，由史迪威將軍繼任。同時由前在瓜達康納爾戰役時任所羅門羣島美空軍指揮的吉格中將繼任琉球美軍司令，美參院並通過擢升吉格將軍為海軍陸戰隊的二級上將。這時一部分日軍約三十人，見大勢已去，遂由其戰地司令率領自動向美軍投降，投降儀式，在琉球南端某戰地內舉行，為時約兩分鐘，投降日軍由極緊張情緒轉為輕鬆狀態，他們都穿着偷竊得來的美軍服裝，雖曾作過極困難的掙扎，但極健康，並有充分的食物及飲料。十九日，美陸戰隊已達琉球島東南端，俯瞰中國東海的百英尺山崖已在望，驚惶的島民及無組織的日軍羣相奔避，美軍將殘存不足三千人的日軍分裂為二袋形陣地，在這袋形陣地中的日軍已毫無出路，成羣的日軍放棄狐洞，奔向南部海岸，遭美第二十四兵團的迎擊後折回，被困於島南端的峭壁上，無路可走的日軍頗多自一百英尺的高峯上跳入海中。二十日，節節潰敗的大批日軍及無數驚恐人民，在琉球南部懸崖向美軍投降，多數平民意圖藉繩索下降，以避免美軍砲火，但繩索均被日軍切斷，墜崖而死。美機槍手以火箭投射器及手榴彈繼續清剿日軍，多數日軍跳崖自殺。二十一日，美軍完全佔領琉球，自四月一日美第十軍登陸琉球起，至六月二十一日日軍有組織的抵抗終止，凡經過八十二天的大血戰，戰事始告勝利結束，日軍戰死及被俘的達九萬二千人。美軍繼續掃蕩洞穴殘敵，敵軍大批投降或跳海自殺。二十二日，日軍官多人及士兵數千人，開始作太平洋戰爭中第一次集體投降，日本士兵識破日本宣傳「皇軍不可征服

服」及「美軍殘酷」的謎後，均搖動白旗，走出洞穴，攀登山崖，神情慘澹，行列終日未斷。若干日兵稱對日本作戰勝利的能力已喪失信心，他們顯然相信投降可以免除八十二日作戰以來所受的恐怖。美機飛過附近袋形陣地發出爆炸之聲時，日軍均感震懼，但其後逐漸鎮靜，且有若干日軍協助美軍對仍在抵抗的同伴傳遞通告，說他們現受良好待遇。日軍對人民宣傳「美軍殘酷」顯然已達到一部分目的，有一日婦會將她兩個兒子殺死，以免落於美軍之手，但當她從其他島民處得悉享受良好待遇時，極感哀痛。美國國旗於上午十時十五分正式升懸於琉球島美第十軍總部之上，升旗時鳴放高射砲，並有陸戰隊的音樂隊奏樂。另一方面，美軍在洞穴山丘區作扇形的展開，以殲滅各處孤立的日狙擊兵的巢穴。海軍陸戰隊及步兵的肅清隊攜有噴火器步槍，破壞炸藥等，遍處搜尋日軍的藏匿所在。而日軍則自動減輕美軍的工作，在洞穴中成羣自殺或自峭壁上投海而死。美軍在岩穴中發現日軍總司令及其參謀長的屍體，兩屍均衣全套金線制服，上衣佩有助章數枚及階級徽章。據會為該日軍總司令扈從的某戰俘談稱：「兩將軍係在舉行儀式後自殺，在自殺前，他曾為他們備就一頓精緻的早餐。兩將軍在山脊石洞中堅固的最後司令部既被圍，他們遂於六月二十二日清晨自殺。」琉球島戰事至此完全結束，這真可說是日軍最頑強的一次抵抗，也是最大的一次「玉碎」了。

第九十四回 河池反攻勢如破竹 柳州光復迭克名城

却說當太平洋上美軍進攻琉球展開血戰的時候，我最高統帥部認爲反攻時機業已到來，便下令各戰區我軍大舉反攻，配合美軍在太平洋上的攻勢，與之互相呼應。湘西大捷先給日寇以嚴重的打擊，成爲抗戰史上偉大的轉捩點，這一個戰役是湯恩伯將軍協助王耀武將軍造成的。當湘西會戰奠定勝利基礎以後，湯將軍指揮的另一支勁旅，又沿黔桂路南下，在桂北創出另一個新局面。桂北反攻戰的端倪開始於五月九日，陳金誠將軍的突擊大隊出沒在河池縣龍江北岸的六甲，姚昶營長也率領他的弟兄們進入這個難民的區域，我軍這時還沒有到反攻的時候，但對於前來蠢動的敵軍，却毫不留情。六甲附近山地中，成功了第一次拉鋸戰的場所，經過十天的激戰後，敵人屢次增援，一無收穫，我軍却決心開始向南進，襲擊到河池附近。十九日拂曉，黔桂路上的我軍，分三路向河池發動反攻，中路由大塘攻布山，北面由北香攻天橋村，南部由紅沙圩攻河池，外圍一高地，西部另一支部隊由九圩進攻五坪，三路平頭，與自北南下的突擊大隊協同前進，敵軍人數雖多，且擁有大砲七八門，但無鬥志，經不起數路圍攻，立即潰敗了下去。我各路部隊由北、西南、三面向河池城垣猛攻前進，我另一路部隊於同時向河池、金城江間地區之敵繞襲，當將河池以東約十六里處的紅沙圩攻佔，截斷河池、金城江間敵軍的聯絡。至晚，我西面部隊首先攻入河池城西門，不久，我南

北兩面部隊也先後衝入南北兩門，但敵仍據街市頑抗。續經一晝夜的激烈巷戰，我軍斃傷敵四百餘，至二十日下午七時，完全克復河池城，殘敵突出東門，向東南方面逃竄。二十一日，我軍追擊到六圩，北路自六甲向東南進襲金城江的大車站。金城江原來地勢險要，敵八半年來已建築相當工事，但當我軍反攻時，敵守軍太少，所以我突擊大隊到達以後，某師先頭部隊也隨之進入，驅除敵軍，固守陣地。二十一日午將金城江確實攻克。退却到六圩的敵軍，無法向金城江再退，主力就向東南轉進。我軍由河池向東南追擊敵部隊，於二十二日跟追到金城江南三十二里的丁峒附近地區，這一帶山嶺地帶，地形複雜，所以敵我兩軍，在這中間進行拉鋸戰，極盡艱苦，先後激戰將近半個月，直至六月二日始被我軍攻克。在白牙一次戰鬥中，我軍一連官兵全部傷亡，敵亦傷亡百餘人。在這線上的外圍爭奪，敵軍由宜山增援三次，人數千餘，終於六月十四日被我軍最後一次猛攻，將敵全部擊潰，於是我軍由龍江西岸進取宜山的企圖，又獲順利進行。正當龍江西岸沿公路戰鬥的時候，龍江北岸由黎明關進入的我另一支巨大部隊，已在進攻思恩縣城，自五月十七日開始攻城，於二十二日晚擊破敵之抵抗，攻入城內，二十三日上午六時完全克復思恩城，斃傷敵二百餘，殘敵突出東門向天河逃竄。我軍分爲二支追擊，一支向東追擊逃竄天河敵軍，一支向南，先後擊潰東江、德勝等處敵軍抵抗後，於二十四日進攻宜山西四十里的懷遠鎮，在龍江西岸的市街中發生巷戰，曾有一班弟兄緊追敵寇，將同等數量的敵人驅逐到一所樓上，隔天花板戰鬥，最後全部肅清，並生擒俘

虜二人，懷遠經整日激烈的巷戰後，終於在二十四日下午五時爲我軍克復，殘敵向宜山撤退。我軍一連渡過龍江，先將宜山懷遠中間的獨山鎮切斷，敵人不敢從公路上退，率向山間小道竄逃，以少數敵軍，押大批難民穿敵軍衣服，喬裝敵軍在公路上撤退，以惑亂我追軍，但他的偷雞伎倆並沒有朦蔽我軍的眼睛。我軍克復懷遠鎮後，鹵獲敵食鹽達三十萬斤。二十五日，我軍由懷遠鎮東側冒敵砲火，強渡懷遠河成功，續向宜山攻擊前進，敵勢日蹙，岌岌可危。二十五日東京廣播稱：「中國軍隊在廣西省之河池開始行動，此實爲總反攻之前哨戰，大陸戰場實已漸趨緊迫。」其內心的不安已溢於言表。我軍由懷遠河東岸續沿黔桂路向東推進，於六月一日午收復黔桂路北的天河縣城，二日又收復羅城、融縣兩城，三日攻抵宜山外圍，由西、北、南三面對宜山柳州地帶之敵形成包圍態勢。黔桂路以北我軍於收復羅城後，繼續掃蕩該地區殘存的敵軍，我另一部隊向桂林以西八十里的百壽疾進，於九日下午十時攻克百壽縣城。黔桂路以南，我軍續向宜山外圍的敵軍攻擊，敵據守陣地頑抗，迄至七日，戰事進行仍烈。敵於七日下午四度向西反撲，均被我軍擊退。七日晚，我西面部隊擊斃敵百餘，八日晨，我軍向東進展四里，我北面部隊亦同時向南進展三里，至十日下午六時，我軍遂克復宜山。但敵尚有少數殘餘狙擊兵藏匿於城內建築物中，經我軍搜捕，殲滅五十餘人。這時敵軍又增援反撲，並有一部突入城內，我軍奮勇迎擊，卒因衆寡不敵，十一日敵軍又佔領宜山十分之九，我軍被迫退往城郊以西。十三日拂曉，我軍由西、北、南三面續向宜山猛烈攻擊，敵據城郊陣地頑

抗，並三度反撲，但未得逞，激戰至晚，我西面部隊突破敵陣，攻入西城，我北面部隊於同時強渡宜山東側的柳江成功，攻至東城，復由兩面夾擊。城內殘敵突出南門，退集城郊高地九龍岩、鯨魚峯、頑抗。我軍將九龍岩攻克，並將南山寺、宜平鄉等地的敵彈藥庫襲擊毀滅以後，宜山四圍已無敵蹤。於是城區敵軍，自行爆炸城內的彈藥庫，我軍聞聲加緊攻擊，於十四日上午二時，遂再度完全克復宜山城，復繼續掃蕩南部至板安村，東部至七家舖的殘敵。我南面部隊於同時攻克宜山以南三十四里的據點屯蒙，殘敵向柳州方面潰竄。另一方面，自六月二日起與我對峙於白牙區的敵軍，因得地理上的優勢，雖後路被我軍切斷，仍憑險死守，先後在三寶冲、牛銅銅、石銅等地，頑強抗拒，經過長期的包圍，殲滅敵軍泰半，及至宜山城光復以後，石銅間的敵軍，才向東南落荒逃亡，往柳州方面集中。宜山留下的房子還多，但多已門窗破爛，室頂洞穿，空有外形，不能居住。宜山三十一鎮，沒有一個地方沒到過敵人，全縣被燬房屋有二十萬棟，被殺耕牛有十五萬頭，可是地方武力在敵人嚴密控制下一天天的成長，給敵人的打擊也很多，使他不得一夕安枕，不能架設一條超過十里路的電話線。宜山淪陷期間，由一個本地人陳逆始一出來做偽「維持會長」，陳逆曾做過中學校長及參議會副議長，敵軍敗退時，陳逆潛伏鄉間，圖逃法網，但為當地人民所捕，鐐鑕入獄，人心大快。新任的縣長姓蕭，雖然是一個軍人，却頗想辦一些事，爲了前方沒有報紙，遂辦了一張光報，由桂柳撤退下來的報人辦理，主編胡危舟，是一位詩人，於三十三年冬在河池被敵擄去，幼女被殺，本人被迫返宜山充苦

力，後經當地父老在天河自衛隊營救出險，但至深山間又遭匪劫，饑寒交迫，卒至全家罹病，可是他還安貧樂道，很勤勉的站在自己崗位上作事。光報雖是張汕印的小型報，但格調却是很正經的，在桂北附近幾縣頗爲吃香，每天印八百份，售價二十元，尙供不應求，因爲在黑暗中的人初獲光明與解放，他們都渴望能得着新的文化食糧。宜山光復以後，我陳金誠軍分兩路向敵追擊，北路王師沿黔桂鐵路，南路曹師沿黔桂公路，分別向前推進，並以大部隊分別控制後路，另外一部分部隊，則由羅城、融縣、箭頭直指柳州、柳城。沿公路前進的我軍，於六月十七日佔領大塘，到達土博里、高墟一帶，十八日在三都以西地區與敵激戰。大塘是宜山到柳州及南甯公路的分歧點，是廣西中部的交通中心，敵軍從戰略上說，應該將這地方固守，但因我追軍太急，又有突擊部隊先到大塘的後路，高墟等地，所以只得棄守。但棄守之前頗不甘心，乃與三都之敵，東西互相呼應，夾攻我里高墟的守軍。幸而十九日我軍又已由小路繞到三都以東地區，沿公路到百子坳、盤尤村等地，進襲柳州的外圍，並分一路折返三都之東，與里高墟我軍呼應，結果大塘附近的敵軍，全數就殲，遺屍極多，三都的敵軍，爲保衛柳州，仍繼續頑抗。沿鐵路前進的我軍，於六月十六十七兩日，相繼攻克洛西及洛東，另一部分挺進到三岔街，十八日掃蕩附近山地的殘敵，先後在黃嶺南、柳塘河、柳山村一帶作強烈的戰鬥。敵軍死守柳城、縣龍江以西的山嶺地區，我軍無法向前進展，攻擊的我軍，因鑒於正面不易前進，乃另派一支部隊由三岔向東北，二十二日強渡柳江上游的大埔，二十三日向沙浦前進。至此，柳州

及柳城已在我軍三面包圍之中。沿公路前進的我軍，二十二日有一連官兵鑽進柳州西郊的車站，接着有一團官兵增援上去，堅強守住了已攻克的陣地。同時被我包圍於三都的敵軍，經我軍五天的攻擊，傷亡三百以上，終於在二十三日正午將三都克復。敵軍爲保衛柳州起見，西部死守洛滿墟，南部死守喇堡、四方塘、團山，北部死守柳城、沙塘、長坡等一線，又經一星期的血戰，我軍於二十八日攻克洛滿墟，二十九日晚十二時攻克柳州。在柳州光復聲中，桂南我軍有着更大的進展。五月二十日，我軍配合地方團隊一舉克復貴縣，敵軍向賓陽潰退。二十一日，我復以有力部隊向邕賓路的敵軍開始攻擊，二十二日晨，佔領賓陽西南面約八公里處的新橋坊，並有一部進入賓陽城，與敵巷戰，嗣以敵增援，遂於下午撤至城郊附近，與敵對抗。另一方面，我軍復由那馬進克武鳴，將自雙橋進犯的敵軍予以重創後，即向前推進，一部於二十一日晚攻佔三塘，另一部亦進至南寧西面約十公里的石埠，繼續向南推進，與由同正東北渡過右江的部隊協力將敵逐次壓迫到南寧郊區，一面積極部署，準備反攻收復南寧。至二十六日，我各路部隊先後抵達攻擊準備位置，遂於當晚七時，開始分路向南寧城攻擊。我北面部隊突破郊區敵陣，午夜首先攻入北城，徹夜激烈巷戰，斃敵甚衆。二十七日晨八時，我西面部隊復攻入西城，協力摧毀敵軍的抵抗，克復南寧城，殘敵大部向賓陽方面，一部向西南潰竄。我軍另兩路部隊，於同時分向賓陽、江攻擊前進。我軍克復南寧後，青天白日旗復飄揚於淪陷恰巧半年的南寧城上，城內民衆簞食壺漿，以無限歡欣鼓舞的情緒，夾道歡迎國軍。我軍

由南寧沿邕賓路追擊部隊，於越過思隴後，二十八日午已攻迫賓陽西南二十里的大守墟，同時由上林附近向賓陽攻擊部隊，亦已迫近郊區。另一方面，我向遷江攻擊部隊亦進抵該城附近。五月三十日上午七時，我軍分三路攻入賓陽，巷戰至下午六時，完全克復賓陽城，雙方傷亡均重，殘敵乘夜色向遷江退却，我軍跟蹤追擊，在賓陽東北四十里鄒墟地區殲敵一百五十人，繼續推進，與我向遷江攻擊部隊會合於遷江南郊，續向遷江攻擊，至六月一日下午一時，攻克遷江城，殘敵向柳州方面退却，此役共殲敵三百餘，我軍亦重傷副團長李敏昌，連長何雲二員及官兵一百七十員名，殘敵渡黔江時，復爲我預伏於北岸部隊擊沉敵渡船兩艘，船上所載敵軍均被擊斃江中。我軍續沿邕柳鐵路及邕柳公路線進擊，沿鐵路線攻擊部隊，於三日午後攻抵柳州南九十里的大灣圩，四日克復來賓，向思練、大塘疾進，一部掃蕩來賓城區及遷江以北二十里河里圩的殘敵。同時，南寧、桂平、永淳、橫縣、貴縣均已無敵蹤，我軍正在進攻桂平。西江流域南側，我軍配合地方團隊，於三日攻克梧州，以西八十里的簾縣。當我軍由遷江向柳州進擊時，敵爲保持柳州計，由柳州西南大舉向遷江反攻，我軍與之激戰一星期，將敵擊退後，即乘勢沿邕柳公路線追擊前進，十三日攻克思練，另一部於同日攻達邕柳路，以東距柳州八十里的七洞街。至十九日與沿宜柳公路線攻克大塘，續行向東挺進的部隊，會合於距柳州西南二十里的思賢鄉地區。完成對柳州的合圍態勢。柳州克復後，我大軍分沿湘桂鐵路及桂柳公路線攻擊前進，於七月一日晨攻入柳城北關，二日上午十時克復柳城，殘敵東

向中渡退却。我軍由柳州沿湘桂鐵路線攻擊前進，五日進至雒容附近地區，六日晨攻克雒容西二十里處的據點洛埠鎮，七日午後五時克復雒容縣城，續由鹿寨沿湘桂鐵路線向永福推進，同時沿桂柳公路線推進部隊，亦於九日午後十時收復中渡，將城內殘敵完全肅清，於是戰事就移到桂林外圍了。正當我軍克南寧，下柳州，勢如破竹，迭克名城的當兒，我另一支強大部隊也在向南寧西南推進，攻擊據綏淥頑抗的敵軍，五月三十日經整天激戰後，敵被殲甚衆，於當晚向西退却，我軍由綏淥沿公路向西推進，迫近思樂，敵據守思樂城垣及郊區工事頑抗，六月三四兩日，我軍擊退敵三度反撲，五日，我軍繼續猛攻，予敵極大創傷，殘敵一部向明江退却，一部仍據工事頑抗，我軍除以有力部隊超越思樂，續向明江攻擊前進外，一面加緊肅清思樂附近地區殘敵，於八日上午二時克復思樂，九日上午二時克復明江、寧明。右翼我軍配合地方團隊，於六日晨由左江北岸攻入龍州城，河北岸市區，激戰至午刻，將其攻佔，敵退據龍州城南岸市區頑抗，我軍於七日拂曉前復渡過左江，攻入南岸市區，續經一日夜的激烈巷戰，至八日上午八時，完全克復龍州，殘敵南向憑祥退却。我軍續由寧明向西，龍州向南，分途向憑祥推進。另一部我軍復進攻越邊，以解除桂越邊境威脅。原來越南境內的敵軍，曾於三月二十日，及五月二十九日，先後由高平、經高平東北六十里的重慶府，向我廣西西部國境內靖西以南的龍邦、岳墟進犯，企圖威脅靖西，均被我軍先後擊退。我軍爲解除威脅計，於六月六日晨，向越邊重慶府的敵軍攻擊，經整日戰鬥後，於當晚予以佔領，殘敵向高平方向退去。

七日，敵復由高平增援，向重慶府反撲，我軍與較我多一倍的敵軍激戰後，於當晚撤出重慶府，九日戰事移至重慶府的東北，相持約兩星期之久，二十四日上午，我軍復向重慶府攻擊，敵卒不支，向西潰退。當日下午，敵復增援反撲，與我軍對戰，同時另一路我軍將重慶府附近的茶嶺敵軍，予以包圍，敵圖突圍，鏖戰甚烈。桂越邊境我軍續向鎮南關方面進迫，國境以內，南寧鎮南關間長達二五八公里之線，除憑祥外，這一區域的各縣均經我軍完全收復，敵軍以憑祥及鎮南關爲最後據點，與我軍對戰。二十五日，我軍收復桂越國境線上的平而水口兩關隘，七月五晨，我軍克復鎮南關，殘敵向越南境內同登退却，鎮南關位於憑祥西南國境，爲我國南部的門戶，我軍克復該關後，桂省南部國土於是全部光復，同時反攻桂林的戰鬥也激烈地展開了。

第九十五回 犯贛南困獸猶鬪 克桂林勝利門開

却說正當我軍在廣西省內大舉反攻，迭克南寧柳州龍州的時候，敵軍也由粵北出動，向我贛南進犯。他的目的是想減少廣東沿海及華中、華南交通線所受的威脅，鞏固華南沿海較小地區的防守，防備盟軍在華南登陸的局勢。原來自從三十三年冬桂黔戰役以後，日寇於三十四年一月十一日起，又合犯粵北與贛南、湖南茶陵方面的敵軍，首先向東竄擾，侵入江西境內，連陷蓮花、寧岡、永新、安福、遂川等地。接着又以粵北曲江爲目標，分由湘南、桂北、粵北會犯。一路由湘南耒陽沿粵漢路南下犯曲江，一路由粵北清遠向東循粵漢線北犯曲江，一路由桂北恭城、富川、經連江、乳源攻曲江。以西，其餘二路分由湘南零陵、道縣出發，箭頭均指向粵漢線上的宜章、砵石，企圖三面合圍。至一月下旬，粵漢線南段展開攻防戰，我砵石、樂昌、曲江守軍堅忍苦鬥，前仆後繼，各街各巷，殲敵遍地，但因衆寡懸殊，曲江終於在一月二十八日淪陷敵手。當時遂川敵仍繼續南犯，贛縣我軍經慘烈巷戰後，始於二月六日轉進。敵侵入贛縣後，續窺南康，而由曲江經始興、南雄北竄贛境的敵軍在新城鎮合流。我沿粵漢線南段及贛南若干城鎮，雖陷敵手，但我在鐵路兩側仍控置勁強的野戰軍，而以鐵路線以東的地區爲基地，部隊爲主力，與敵進行大規模的戰鬥。二月二十八日首先克復茶陵，接着又克復蓮花、永新，三月十一日收復遂川。及至五月中旬，我軍克復福州，這時琉球戰事正烈，敵恐盟

贛與我軍配合登陸中國海岸，遂復由粵北向贛南進犯，圖消滅我野戰軍，鞏固華南一帶地區，以求減少他所受的威脅。敵軍於六月初分由曲江、經、翁源、惠州、經、河源北犯虔南，同時從化以北地區敵亦沿翁源、從化公路北犯新豐，贛南方面，南康敵亦向信豐進犯。由翁源以東來犯的敵軍，於六月五日侵至虔南西南六十里的南舖，七日侵至虔南以南的阪頭圩，十二日北犯虔南、河源，敵七日侵至城北三十二里的南湖，八日北向燈塔圩進犯，十日侵至連平，以東、忠、信、鎮地區，同時新豐敵亦於十日竄至連平。十一日，忠、信、鎮以北地區敵侵陷和平，向北進犯，遭我軍阻擊，迄十三日仍在定南以南戰鬥。我軍在敵後部隊配合地方團隊於九日收復河源，進抵燈塔圩，十日收復新豐，十三日收復和平，粵北戰事遂告一段落。贛南方面，由南康犯信豐，敵八日晚曾一度突入信豐城內，當被我軍逐退，兩軍於城郊激戰，九日敵被迫向信豐以南桃江西岸流竄。十六日，我軍增援部隊開到前線，於十六日拂曉向定南反攻，克復該城，同時龍南、東北、隘高墟、葛洲塘的敵軍，於十六日向安遠進犯，我軍當予堵遏，同時信豐以南我軍亦向敵後攻擊，敵兩面受攻，被迫向安遠以西龍頭墟退却，遭我追擊，敵續向龍南方向敗退。十七日晚，敵增援後，續向龍頭墟反撲，被我痛擊未逞，我軍並將定南西南四十里處的汶龍攻克。十八日我軍擊退向龍頭墟反撲之敵，乘勝追擊前進。十九日進抵龍南附近地區，二十三日，曾一度攻入龍南城內，予敵極大創傷，二十八日上午六時，完全克復龍南、虔南，殘敵向南雄方面退却。敵因犯贛南不逞，南康敵遂於二十七日北向贛縣以西地區進犯，我軍阻擊，迄二十八

自仍在距城三十六里的塘江以北地區戰鬥。我軍收復龍南後，續向信豐以南之敵攻擊，敵被迫經信豐向北退却，我乘勢追擊，至七月二日晨五時，收復信豐城，續沿信康公路向南康攻擊前進。另一路由信豐向西進擊，於七日下午六時攻克大庾縣城，殘敵向南康退却，我乘勢追擊，九日晨克復南康，西南四十四里的新城鎮及飛機場，十日下午一時攻克南康縣城，殘敵向贛縣退却，我軍由南康向贛縣攻擊前進，於十一日攻克贛縣以西的塔江及鳳崗兩據點，續向贛縣推進。贛縣的敵軍，於四日午東向茅店進犯，直至八日，仍被我阻止於茅店，以東黃龍舖附近地區。十日晨，贛縣西北十八塘附近的敵軍，向麻桑溪進犯，敵另一股於同時由贛縣沿贛遂公路線北犯遂川，均遭我軍阻擊，於十一日晚，仍在五雲橋及麻桑溪激戰。十二日，敵沿贛遂公路西側向遂川流竄，被我阻擊於遂川東南五十里的楊村及贛縣以北五十里的大湖江一帶地區。我由南康向贛縣攻擊部隊，於十二日午後六時攻入贛縣城內，與敵巷戰，十三日，我軍克復贛縣西南郊的黃金機場，但贛縣城內的激烈巷戰却繼續了四晝夜之久，直至十七日晨，我軍始完全攻克贛縣，縣長張愷隨軍入城安民。當贛縣激戰時，我軍於遂川東南地區阻擊由贛縣西北向遂川流竄之敵，迄十四日，仍在遂川東二十里的零田墟及城南十四里的黃土關之線戰鬥。此後敵續沿遂泰公路東側北竄，十五日已有敵一部到達萬安西北二十公里附近，十六日復蔓延至遂川東北遂水與贛江交流處的塘灣，十七日續向泰和以西四十里的白土街流竄，於是贛江東西兩岸遂發生激烈戰鬥。敵毫無目的，四處亂竄，陷萬安、泰和、

竄吉安。同時湖南醴陵敵亦東擾瀏陽、萍鄉，竄萬載、宜春、分宜、豐。吉安敵亦竄至吉水、永豐、峽江。分宜、宜春敵復流竄新喻、上高、高安、奉新、清江、豐城、樟樹鎮。這一次敵軍由贛西南直竄到贛中，雖說是困獸猶鬥，但像這樣毫無目的的到處流竄，却是敵軍侵略中國以來的第一次，同時他在前面而竄擾我軍却在後面收復失地，一往一來，宛似走馬燈一般，也實在好看。當日軍在江西境內四處亂竄的時候，我軍正在反攻桂林。反攻桂林的部隊就是湯恩伯將軍指揮的九十四軍牟廷芳部，他們自從在武岡奏凱造成湘西大捷以後，就於六月初奉命移駐湖南西南角的靖縣，改換新的美式裝備，重作新的補充，負起反攻桂林的光榮任務。七月一日，他們開始踏上征途，從靖縣到廣西龍勝，路長五百六十里，道路橋樑多已破壞，他們日以繼夜的走了六天，才到達他們的目的地。據守桂林城的敵軍，是第十三師團，五十八師團，八十八獨立旅團各一部，約一萬五千人，以十三師團爲主力，十三師團在中國戰場上幾年來是以頑強耐戰著稱的，加之桂林地勢險要，敵人依山據險，築成強固工事，我軍越嶺爬山，反攻真不容易。桂林攻略戰裏幾個重要的戰役完全在桂北廣大的正面進行，這個區域西承苗嶺餘脈，東接越城嶺，山勢錯綜，交通梗阻，祇有一條桂穗公路，已經在桂林失守前徹底破壞了，給養彈藥靠着人力由遠遠的靖縣通過山上的小路運送上來，天雨路滑，出險的事時有所聞，直至進出義寧靈川間，地勢才見開朗，地面上奇峭的峯巒相連聳峙，這是桂林特有的風景線，峯巒下有曲折幽深的石洞，敵人便憑據在石洞裏頑強抵抗，戰事的激烈程度雖比不上硫磺島，却

也非常艱苦。七月十二日晚上，我九十四軍四十三師黎團趁着黑夜掩護，啣枚疾走，繞到敵人據點的後方和側翼，十三日上午九時，突然出現在丁嶺界的攻擊線上。丁嶺界坐落在桂林東北的桂穗公路上，沿公路計程約七十五公里。幾個主峯環峙，瞰視周圍羣山，丁嶺界居中，桂穗公路逶迤於羣山的隘道中，由南折向西北，是湘桂交通必經之路，也是桂林攻守戰的鎖鑰。民國三十三年十一月，敵人自動退出龍勝後，便開始構築工事，以佛子坳和金錢坳等地爲據點，工事的構造形同梅花，叫做梅花工事，雄峙於桂林的外圍防線，敵人恃爲天險，以爲我軍決沒有這種攻堅的本事。我軍當時分兩部進攻，一部進攻佛子坳，一部進攻廟坪，適值大霧垂山，霧籠罩着敵人的工事，我砲兵雖向敵猛轟，但觀測困難，無法壓制敵人的重火器，而敵人却藉霧爲掩護，以猛烈砲火向我射擊，步兵前進受阻。午後，攻擊廟坪的我軍先將廟坪右面的高地攻佔，敵人便逃集在左面真珠坳的工事裏，山岩陡峭，攀登不易，戰事至傍晚始歇。十四日晨，我軍對真珠坳發動猛攻，以重火器和火箭砲掩護步兵衝鋒，一時山搖地動，山谷裏播送出沉鬱的回響。步兵配屬的六〇迫擊砲効力最大，有一彈正打中敵人的重機槍巢裏，機關槍立刻變成了啞吧。我軍一擁而上，緊接着一場肉搏戰，這時槍聲都停止了，只有廝殺聲和手榴彈的爆炸聲夾着尖銳的慘叫，受傷的人伴着死屍在打滾。一番激戰後，我軍佔領了真珠坳，同時廟坪也被我攻克，廟坪在丁嶺界以南，殘敵反向北逃竄，混進了丁嶺界。丁嶺界敵軍的防禦工事，以佛子坳爲主眼，佛子坳一旦攻下，其餘的據點不攻自潰。我軍在戰爭開始的第

一天，就已將佛子坳的梅花工事攻下了三點，敵人祇得退守主陣地頑抗。十五日拂曉，敵人乘我不防，向我逆襲，我軍雖然陣亡了兩個排長，死傷了三四十個士兵，但我始終堅守原陣地，並發動反逆襲攻擊。敵人非等我軍靠近工事邊線，不肯輕發一槍，但一到我軍靠近，立刻集中火力猛烈射擊。梅花工事的特點，就是交叉火力互相支援，子彈像雨點般打在我攻擊的隊伍裏，壓制得我軍無法抬頭，可是火力稍一停頓，我軍便向前躍進了幾步，最後，敵我相距不過二三十公尺，雙方的手榴彈亂擲，山岩的石頭都炸開了花。這樣激戰了一整天，僅僅攻下了一個據點。十六日，我軍把一連作預備隊的生力軍趕上增援，圍指揮所也推進到離火線兩百公尺的地位，攻擊最初還是不得手，後來一個勇士偷偷爬進敵人輕機槍的死角裏，挨近敵射擊手，驀地一個手榴彈擲過去，手榴彈沒有炸，敵人却嚇得往後一仰，他趁勢奪過機關槍來，連槍帶人一齊滾下山坡。接着又有兩個勇士帶着火箭筒潛至敵人據點三十公尺附近，一砲正打進射擊孔裏，整個工事的頂蓋被掀開了，工事裏的敵人都被打死，我軍盪湧而上，一部分敵人仍靠殘破工事掙扎，手榴彈擲光了，擲石頭，最後連鋼盔也丟了出來。一個倔強的日本軍官握着一把戰刀躲在工事的一角，向我衝進的士兵猛砍，我四個士兵就死在他的戰刀下，我一個班長跳到他的身後，把他攔腰抱住，又一個勇士正面飛來一脚，他倒下了，在一陣無情的刺刀下剝成了肉泥。號稱天險的丁嶺界梅花工事，便完全被我軍克復，敵人落荒而逃，金錢坳等據點不攻自下，一部分殘敵沿桂穗公路南竄，我軍跟蹤追擊，一直到宛田北的東長

村附近，又與敵人接觸，殘敵無心戀戰，槍聲一起便風流雲散。就在攻擊丁嶺界的同一天，我九十四軍一二一師謝團和四十三師易團分頭由桂種公路兩側山地迂迴到宛田和惠元圩附近，向王能村進發。王能村是宛田公路旁邊的一個村落，是敵人軍需器械的囤集所，前面斜橫着宛田大嶺，後面靠着大王山，山勢如同馬蹄形向西展開，北面是宛田大嶺和王能嶺，南面是大王山，東側的弓形背上是冷水坪和大王山，延伸過來的幾個山峯，以宛田大嶺爲最高，隔着中間橫貫的公路和大王山對峙，一些較大的村落像宛田村、東長村都在義寧龍勝間的舊大路上，敵人便靠着這些山地構成他的第二道防線。十三日晚，謝團奇襲攻佔宛田大嶺周圍一帶高地，敵人的交通和通信聯絡全被截斷，十四日晨，續向宛田大嶺搜索前進，少數敵守軍一經驅逐即逃竄一空。我軍佔據宛田大嶺後，便向王能嶺搜索前進，逼進敵人散兵陣地，一面在宛田大嶺上佈置重機槍和迫擊砲陣地，以踞高臨下的優勢，向王能嶺猛烈射擊。敵人潛伏不住了，開始向山下逃命，一股竄進山腳下的叢林中，一股奔向王能村，我軍便輕而易舉的佔領了王能嶺。接着分頭掃蕩叢林並進擊大王嶺，十五日午前完全佔領大王山與王能村，殘敵退據冷水坪，我一排突擊隊跟蹤追擊，冷水坪山雖不高，却峯巒聳立，西面是壁立的岩石，只有北面較爲迂緩，有路可通。我突擊隊被敵誘至陣地附近，遭敵砲火兩面夾擊，犧牲了一大半，排長負傷被迫退回，謝團長見勢不佳，便收兵重新部署陣勢，冷水坪的敵人遂得苟延殘喘。誰知這一着却種下了禍根，成了後來敵人反攻的據點。原來自從丁嶺界被我軍

佔領後，敵人驚惶失措，星夜由靈川和桂林調派一千餘敵軍，附山砲六門，增援宛田大嶺之線，恰巧那夜我哨兵疏忽失察，等到發覺後，敵人已經摸進我方陣地，即刻向我衝鋒，同時冷水坪的敵砲兵也對我陣地連續射擊，掩護敵步兵前進。這時天剛微明，我守軍集中主力向敵還擊，敵軍一排接一排的猛衝，充分表現着蠻勁，我守軍雖然英勇，但因為是輕裝部隊，缺乏彈藥，手榴彈更少，步槍上又沒有刺刀，幸而在王能村曾奪獲一批敵人帶有刺刀的步兵，就仗着這抵禦敵人。這樣支撐了半天，到了正午，我軍終於支持不住，退下了山頭，和敵人隔着山坡對峙。戰事最激烈的時候，李師長親臨前線督師，團和營的指揮所就緊貼在火線上，敵我反復衝鋒有十三次之多，最後雙方各據宛田大嶺的一面，誰也上不去山頭。黃昏時，我側翼發現敵人陣角移動，有撤退的模樣，謝團長立刻下令追擊，敵人果然向冷水坪和宛田村方面退去，我軍遂恢復了原城地。次日拂曉，敵人又猛烈反攻，大王山，我守軍是殘缺不全的一連人，環攻的敵人竟有四五百，我兩排長一死一傷，陣勢被敵衝散，大王山遂告失守。這天晚上，義寧敵又增援北上，我謝團與易團正在交換防地，不料易團遲遲不到，失去了機動性，敵人乘虛而入，宛田大嶺亦告失守，我軍形勢非常惡化，敵人有反撲丁嶺界之勢，幸而李師長迅速調整部署，局勢才漸漸穩定下來。這時我軍主力正在圍攻磨石嶺，磨石嶺是桂北戰事攻堅的一面，也是兩軍主力的進出地區，九十四軍的原定計劃是先以有力的部隊打開了嶺界，沿桂穗公路進軍，主力却指向桂林靈川間地區，截斷敵人的交通線，然後渡滴水兩路包圍桂林，這是牟

軍長和美國聯絡官顧瑞芝上校共同會商好的戰略。七月十四日，我一二一師的先頭部隊和敵正面接觸，隨後我大兵團以強力將磨石嶺團圍住，並派兵向磨石嶺東南一帶突出地面烏嶼式的石岩分頭進襲，同時第五師也趕到，攻打磨石嶺西南的蔡岡界和馬場山等據點。我軍原想以雷霆萬鈞之力一鼓殲滅磨石嶺的敵人，這計劃大半成功了，磨石嶺周圍盡被我軍佔領，但敵人退守高地，憑藉着踞高臨下的優勢，在山頭上死守，竟使我軍進攻了幾次都無法進展。同時九川山的敵砲兵又發砲掩護他們，不斷的以猛烈砲火阻止我軍進攻。十五日，我砲兵趕到，一場砲戰打走了九川山的敵砲兵，當晚我又派兩連人夜襲，沒有成功。十六日，我軍編了二組九人的突擊隊，由一個排長率領，帶着手榴彈和繩子，由高地西面的陡坡攀登，另一組由東面佯攻策應，這一組探險家彼此牽扯着一個個的爬上了岩層，爬到了敵人陣地附近，正預備剪鐵絲網時，被敵人發覺了，排長戰死，其餘的又祇好退下，只剩下一個勇士潛伏在岩石後面，等敵人安靜下來，偷回了排長的衝鋒槍，隨後又虛擲一顆手榴彈，敵人以為我軍又來攻擊，無目標的亂打一陣，他却帶着衝鋒槍安然回來了。兩個連長把夜襲不成的經過報告朱師長，朱師長大怒，親自帶着兩個幕僚對高地詳細偵查了一番，然後叫那兩個連長來，面授機宜，命令他們帶領隊伍總攻，如果攻不下來，就死在磨石嶺上。七月十六日拂曉，衝鋒號起了，衝鋒槍怒吼着，一個倒了下來，一個又跑了上去，顧不得腳下的屍身，顧不得受傷的弟兄，顧不得被荆棘刺破了的雙腳，血和火在交流，草木山石隨着廝殺聲在顫抖，他們像

失掉了性靈的一羣猛獸，忘記了世界，也忘記了自己，只是抱着殺敵的決心向前衝，磨石嶺的敵人，大半被這羣勇士消滅了，磨石嶺的高地就是這樣佔領的。磨石嶺是攻克了，可是一連串幾里的石洞裏，隱藏着不少敵人的自殺部隊，不把這石洞裏的敵人斬盡殺絕，我大兵團便無法進出，九川山的石洞，是正當隘口的第一個，山上是我軍，洞裏是敵人，我軍便集中重武器打石洞，先用戰防槍攻打，威力不夠，於是用機關槍織成交叉的火網封鎖住洞口，把火箭筒拿到離洞口三十公尺的距離，一砲打進去，這可真厲害，敵人像被攪動了窠的蜂子，亂哄哄的跑出來，經我機關槍一陣掃射，又跑了回去。朱師長大叫道：「急什麼，等他們跑出來再打呀！」可是敵人却死也不肯再出來了。憑你怎樣打，這些石洞都是曲折探幽的穴窟，火力無法直接命中，最後把山砲運來，對準洞口轟進去，一聲砲響，岩石份份落下，但敵人還是不出來。正在無計可施的時候，忽然有人提出一個妙策：「用火燒。」於是運來許多稻草和辣椒粉，準備晚上統統搬到洞口去，可惜天公不作美，晚上大雨傾盆，這個計畫又成泡影。這時正是宛田大嶺失利，大王山失守，第五師被阻於蔡岡界，磨石嶺又陷於膠着，我軍全面受挫，戰事勢將拖延下去。牟廷芳軍長一看形勢不對，立刻計畫變更新的部署，由兩翼包抄改爲集中主力，實行中央突破，以迅速行動出其不意的攻入敵人腹地，使敵人陣勢大亂，然後以少數部隊收拾宛田、義寧，大軍直向桂林進發。計畫決定後，第一二一師朱敬民師長便下令部屬準備行裝，並揚言要直下潭下墟進攻桂林，實際上却用聲東擊西之計，明修棧道，暗渡陳倉，當晚把

陣地交代給第五師，帶着陶團轉過頭來向公平墟進發。到達公平墟，恰巧天亮，就在那裏休息不動。晚間繼續前進，大隊人馬在蔡岡界的山脚下通過，山上敵人燈火明滅可見，但却並未發覺。大軍通過了公正圩，路上沒有遇到一個敵人，大家認爲敵人已被吸引到磨石嶺的防線上去了。不久，大軍便迫近了岩山圩，岩山圩旁仙娘廟的高地上，有一小股敵人駐守着，一經驅逐就退走了。這時已是半夜兩點鐘，團部就住在岩山圩，師部駐紮在村東五里的新寨，各連分頭住在周圍高地上，祇派一營人向東警戒。朱師長剛要休息，電話鈴響了，陶團長報告說：「義寧敵人竄上了岩大山，現正向岩山圩及仙娘廟高地攻擊。」這情形有些突然，朱師長沉吟了一下，便對電話筒講道：「守住陣地，你能守住兩個鐘頭，我就有辦法。」他的辦法原來是擺空城計，把東面警戒的一營兵召回來，限他們跑步趕到岩大山，向敵人反攻，又命令陶團長派人守住指揮所通團部的電話線，同時又叫他寫一紙命令傳給各層軍官簽名，各人死守住崗位，擅自移動者槍斃。敵人的攻勢非常兇猛，我軍正面的一連被衝散了，敵人就此衝到內線裏混戰，每個山頭都送來緊密的槍聲，敵人的散兵有的竄到離團部二百公尺的地方。營長向團長告急，團長很堅決的回答他說：「繼續死守，敵人衝到那裏，就和他在那裏打，剩一個人也得守，我團長也準備死在這裏。第三營就要來了。」大家眼巴巴地盼望第三營趕快增援上來。第三營趕到了，營長帶兩連人殺進仙娘廟來，仙娘廟的陣勢立刻穩定。另一連人反攻岩大山，反攻岩大山的連長有名的叫小迫擊砲。他先把弟兄們帶到岩大山的後

面，就了攻擊準備位置，然後集中全連的迫擊砲，對當前的高地一同轟擊，每砲發射五六發，最後一發剛炸開就衝上去，敵人還來不及抬頭，衝鋒槍已經到了。沒有打死的敵人只有趕快逃命，一共五個相連的山頭，他們就像趕羊一樣的把敵人趕過山來。敵人在岩山圩受挫後，第二天拂曉又派一個加強的大隊來攻擊，這個大隊分成三股，一股反攻岩大山，一股攻打仙娘廟，一股向我陣地右翼迂迴，想打開通靈川的歸路，另有一分隊穿便衣到處騷擾，攪亂我軍心。我大軍分頭迎擊，和敵人接戰，攻仙娘廟的一股來勢最猛，有一部一直衝進砲兵觀測所，搶走我一大批裝備，被我軍追上去打，又丟了下來。攻打岩大山的一股約有兩分隊也搶下了一個山頭，和我軍在第二個山頭上對峙。穿便衣的一分隊被逼到隘路裏，和攻打仙娘廟的一股合流，這股敵人被迫到仙娘廟的一個山裏，這個山的三面是梯形的石岩，很多大小洞互相溝通，中間是個大洞，曲折幽邃，深不可測，敵人在大洞兩旁的小洞裏架起機關槍，向我軍狙擊，我軍先後傷亡了二十多個，死了一個班長，周連長也負傷了。陶團長認為山洞不肅清，是我軍進展的大障礙，便令戰砲營袁連長繼續攻擊，限天黑前肅清山洞。這時已是下午四時半，袁連長決定用「火攻」，這一帶山上青草和灌木叢很茂密，在這亢陽天氣，容易縱火，火勢一蔓延，敵人的狙擊兵就無法潛伏，洞內的敵人也一定要往外跑，就可以順利的把他們結果了。火攻的計劃雖已決定，但火種却沒有辦法送到敵人洞口，先用迫擊砲發出硫磺彈，燃不起火來，又改變方法，搜集稻草和雜草點火擲過去，爲了引火，灼傷了好幾個弟兄，而

火却燃起一小團又熄滅了。袁連長見引火不成，看見離大洞口十幾公尺的上面有一個很大的茅草棚，便決意拉倒那茅草棚再引火，這次火可燃燒起來了，連青枝綠葉也起了火，暮色中遙見烽火遍野，濃烟瀰漫，敵人慌亂失措，三三五五的在烟火中亂跳亂跑，混入夜色中逃命。這天晚上，山洞全部肅清，岩大山的敵人也退走了。我軍在岩山圩擊退了敵人的兩度進攻，桂穗公路上的敵人益發支撐不住了，我四十三師的兩團人又加緊壓迫，義寧的敵人便紛紛向靈川奪路逃竄，這時我第五師已經打下了蔡岡界的據點，苦戰苑田大嶺的謝世欽團，也星夜向岩山圩進軍，準備會同陶團會攻桂林。這裏應當補說一下：原來當一二一師攻克磨石嶺掃蕩九川山洞的時候，朱師長一面計劃掃清石洞，一面和三六三團饒啓堯團長會商，派饒團強行通過封鎖線，迂迴到敵後，試想以一團人的兵力，不祇通過敵人的封鎖線，還得準備孤軍在敵後作戰，以應付任何不利情況，這個任務是何等的艱苦，但是幹練的饒團長畢竟負起了這個非常的任務。饒團於七月十六日奉命由磨石嶺出發向敵封鎖綫上移動，傍晚到大塘，大塘的敵人望風而退，饒團這夜便宿在大塘。誰知敵人的退出大塘是一個鬼計，這一團人幾乎上當，他們退出時留一班人潛伏在一間樓上，初更時分，外面的敵人又來了三百多人，把大塘包圍起來，裏應外合的便打起來了；機關槍從四圍襲來，子彈打得屋瓦作響，潛伏在樓上的一班敵人，直接進擊團部，手榴彈在牆外轟炸，街頭巷尾到處是槍聲。幸虧饒團經驗充足，任憑敵人怎樣攻擊，怎樣虛張聲勢，始終沉着應戰，自己一些都不亂，也不虛發一槍，經

過四小時巷戰後，敵人終於被迫竄去，在這次突襲中並沒有得着絲毫便宜。十七日這一團人開始爬山，向靈川悄悄前進，準備一通過敵人的封鎖線。便要登離桂林北面十八里的長蛇嶺。當夜派斥壕部隊探敵人在封鎖線上的動靜，結果發現敵人到處都佈置着密密的火網，如果想通過去，至少要犧牲一半人馬，於是只好又折回山上。饒團長有些焦急了，差人到處尋覓嚮導，結果找到一個當地的老百姓，他說高山是沒有路的，只有兩條谷可以通行，一條是寬谷，一條是狹谷，寬谷裏敵人很多，工事築得很堅固，狹谷裏也有工事，但是只有這一條路可走，必須強行通過。在山坳裏推到天黑，又二度下山，敵人封鎖線的據點是個綿長一公里兩邊峭壁夾峙的隘路，我軍先用一連人集中火力，對岩壁的敵人輕機槍盡量壓制，再把一團人分成若干組，在雙方的火力對峙中強行通過。人都彎着腰，提着槍，快跑，跑一段，立即臥倒在地上，停停再跑，再臥倒，再跑，敵人的機關槍一排排地掃射過來，在停止臥倒的期間，可以聽到子彈打在水田裏「的嘟」「的嘟」的聲音。這時新月還沒有上山，夜色是黑的，大家提心吊胆的突過了一公里的距離，時間好像被拉長了一年，等到最後一連通過的時候天已亮了，這一連便被敵人的火力阻隔在後面，全團百分之九十通過了，只傷亡了幾個人。封鎖線通過了，封鎖線旁幾個敵人的村落還未通過，嚮導領着大家迂迴曲折的繞過村落，前面又橫着一條大河，爲了要繞過河岸上敵人防守的位置，嚮導領着大隊作N形的三度涉水，河水沒胸，這個大兵團涉水而過，發出花花的水聲，僥倖竟沒有被敵人發覺。渡過了河，還得橫

穿一條公路，大隊剛通過公路，就有兩車敵軍風馳電掣的駛來，饒團長因爲長蛇嶺的情況還沒有明瞭，不願意多事，就叫大家都隱在暗中，放他們過去了。到了山脚下還不知那個是長蛇嶺，硬着頭皮往上爬，山勢陡峭，根本沒有路，幸而山坡上有許多小松樹，大家就攀援着樹幹一直爬到山頂。一到頂上，桂林市的燈火在望，大家鬆了一口氣，好像多了一層保障，饒團長斷定已經到了長蛇嶺了，大家疲倦得來不及選擇方位，就地倒下睡去。一覺醒來，天已大亮，便開始對地形偵查，這個長蛇嶺，坐落在桂林的東北，山長約七公里，二十幾個山峯相連，六〇九高地是主峯，山勢像刀稜式的峭立，松樹很多，有一個山頭孤立在東南部，和其餘的山峯隔個山陰，山頭上有一座廟叫盤古廟，和長蛇嶺北部相連的是包子嶺，全山可以控制敵人幾條交通線，一條是湘桂鐵路，一條是桂林到全縣的公路，另一條是靈川通義寧的大道。饒團先到的那個山頭就是盤古廟的所在地，山勢易守難攻，唯一的缺點是沒有水。地形偵查好了，便開始擴張山頭，團部就紮在六〇九高地上，在移動時恰逢大霧，便在霧的掩護下，全團順利地佔領了整個長蛇嶺，這是七月十八日的事。敵人最初發覺我們不過是小部隊，並不十分重視，僅派人在山的四周搜索，在我步哨線上小有接觸，我軍便在山上的構築工事。二十一，日敵人一部集合在公路上講話，饒團長覺得敵人藐視我太甚，便調好了迫擊砲對準了敵人隊形裏猛轟，同時一營人緊接着殺下山來，敵人整個的被驅散了，這一營人一直衝到甘棠圩渡口，燒了敵人的油庫和油船，然後安全的退回長蛇嶺。敵人這才曉得厲害，覺得非「掃蕩」長

蛇嶺，無法維持交通線和桂林的安全，於是便由各地調集千餘人，附砲數門，由四面反攻，並派兵增強封鎖綫的防務，怕我軍又派隊伍來接應。敵人先攻擊盤古廟的獨立高地，把守盤古廟的是八個兵和一個排附，都是沙場老手，他們集中了全連的手榴彈，不慌不忙的和由山脚下爬來的敵人戰鬥，敵人幾次三番的衝上來，都被手榴彈打退了去，總共打死敵人三十多個。二十二日，敵人又拚命來攻，這九個弟兄仍舊沉着應付，但因我方彈藥給養均接濟不上，幾個人激戰到傍晚，只剩下一個人繞道回到團部，盤古廟遂陷入敵手。盤古廟淪陷後，敵人的攻勢一天緊張一天，增援的隊伍四面八方的圍上，長蛇嶺來，敵人砲兵陣地就在長蛇嶺的兩側穿梭似的轟擊，晚上便發動夜襲，到處騷擾，使我軍不能休息。包子嶺因受敵人三面環攻，我軍犧牲了兩個連長，一個排長，被迫退下，饒團長便縮短陣勢，並派隊伍死守雷家。二十六日是戰爭最激烈的一天，敵人和我主峯六〇九高地僅隔一個山頭，守軍的彈藥祇剩一小部份，第三營的官兵幾乎打光了，一營人陣亡了三個連長，敵人的攻勢愈來愈猛，營長報告團長說：「官兵死傷殆盡，陣地恐怕沒有辦法守下去了！」團長回答說：「不能守，只有死，絕不能放棄陣地，你是我多年同事的老弟兄，我不願看你受軍法會審，現在就剩下這一條路，死守，等候援兵到來。」團長並由特務連裏抽調二十名增援上去，一個鐘頭過後，這二十名弟兄也只剩下八個了。黃昏後敵人攻勢漸歇，同時桂林市火光燭天，饒團長面對着火光說：「敵人要撤退了。」進攻桂林的我軍，便是從岩山圩攻過來的，原來當岩山圩攻克後，依朱師長的

意見，便想立即走長蛇嶺解饒團的圍，同時制敵機先，攻佔桂林後再回過頭來掃蕩殘寇，卒軍長却抱着穩紮穩打主義，要他確保山圩陣地，乘機規復義寧後再前進，因此山圩又接連着激戰了一天。這一天真是桂林全面戰事最激烈的一天，義寧的敵人傾巢出動，想從我陣勢的正面殺出一條血路，我方山圩正面有一二一師的陶團、謝團和第五師的喻團，桂穗公路上有四十三師的黎團、易團，敵人便在我鉗形攻勢中掙扎。這天晚上李師的易團突入義寧西門與敵巷戰，二十七日上午蔣義寧城內的敵人肅清。我軍氣餒萬丈，大有橫吞桂林之勢，同時友軍也有長足的進展，永福和陽朔先後收復，大軍三路迫進了桂林。桂林西南一帶山地峯巒鼎峙，正是桂林市的衛星，每個山頭和石都構築有永久性和半永久性的工事，這些工事大半是在桂林棄守前我軍構築的，敵人又加以擴充。正像顧瑞芝上校所說，敵人如果決心守衛桂林，就是這一帶山地也可以拖延一兩個月。無奈大勢已去，殘敵無心戀戰，而且長蛇嶺已經對敵人心臟上插了一把匕首，若是退晚了，便有全體遭受覆滅的危險。二十七日晚，我四十三師向桂林西南郊，一二一師向桂林西北郊進擊，進入了敵人的內圍防線，敵人的抵抗極為微弱，不過據當地的一個老百姓說：桂林的敵人還有五千人，我軍便不敢輕進，沿途仔細搜索，只發現有四五百人是由義寧逃出來的，天亮時也竄跑了。幾路大軍先後由西門和南門衝進市區，想像中的可能的巷戰並沒有發生，第一是敵人不想守市區，第二是桂林已經成了一座廢墟，沒有巷戰的可能。殘敵大部穿城而過，退向東北靈川的路上，一小部份仍

據守北門和北車站一帶掩護，和我一二一師陶團激戰。這一股是敵人的「自殺部隊」，在北車站抵抗最烈，他們利用車廂作掩體，火車頭裏面架上機關槍，我正面一排犧牲頗重，排長陣亡，側翼的一排排長受傷了，另一排繞在敵人機關槍巢後面，排長很勇敢，他搜集兩排人對敵猛攻，先肅清四圍的散兵，然後跳到火車頭上把手榴彈擲在裏面，一個機關槍射手被炸死了，另一個機關槍射手提着機關槍跳出來也被打死在火車頭旁邊，於是桂林市區殘敵完全肅清，這淪陷了八個多月的西南名城，終於在七月二十八日正午爲我軍完全克復，打開了勝利之門。桂林克復後，殘敵沿漓江向北潰竄，這時，死守在長蛇嶺上的饒團長，便精選了一營人組成突擊隊，響應桂林的戰事，下午師部一部分人也到了雷家，運輸連一連和團部在大塘被阻的一連人也趕到了。但長蛇嶺的戰事並沒有終止，桂林和義寧逃竄的敵人有兩千多名集中在潭下圩，二十九日向我第五師的正面及長蛇嶺的饒團猛撲，於是雷家又起了激烈的戰事。這時饒團的一營突擊隊還沒有回山，有一營守長蛇嶺的陣地，在雷家的只有七個戰鬥兵排，團長也在，敵人三面包圍了雷家，只剩下靠山的一面。是夜風狂雨驟，敵人在風雨中更加緊進攻，並在村子外面鬼哭狼嚎的叫，可是饒團長非常鎮定，他出了一副對聯諷參謀人員對，上聯是「風聲雨聲槍聲聲聲不息」對上的獎五千元。終於槍聲漸漸稀少了，敵人在風雨中把敵屍拖了回去，天亮後風雨止息了，敵人也退去了。

（本回關於桂林戰爭史料採自桂林血戰紀）

第九十六回 炸東京寇巢成地獄 致通牒三國勸輸誠

却說隨着美軍在太平洋上的攻勢日益接近日本本土，日寇的巢穴東京挨炸的程度也日益劇烈，不但是滿目瘡痍，簡直快要成爲廢墟了。四月十三日午夜十一時，美超級空中堡壘一百七十架，繼續襲擊東京，轟炸達四小時之久，向工業區及住宅區、板橋兵工廠、皇宮等處投擲燃燒彈及爆炸彈，日本皇宮、皇太后宮、赤坂離宮一部分建築物遭炸起火，明治神宮的主要建築物及祭宮部分均遭焚燬，使日首相鈴木不得不進宮謝罪。五月二十四日拂曉，由馬里亞納基地起飛的超級空中堡壘五百五十架，又出襲東京，石川工業區及交通線，歷時一小時四十五分，投彈四千五百噸，使東京成爲一片火海，火中且有閃光，表示火燄業已延及爆炸性物品的貯藏庫，大火益烈。這次轟炸，據東京公佈，久邇宮、鳥居殿的御殿完全燒燬，北白川宮、邸及伏見宮的御殿也燒去一部分，此外法國大使館、義大利大使館、墨西哥公使館、運輸大臣及文部大臣官邸均完全燒燬，國民小學十餘所亦全焚或焚去一半，慶應大學病院本館及日本紅十字會病院舊館亦完全燒燬，高名和禪學寺亦歸於灰燼。日本國內無線電台竟日廣播東京已停駛的火車及電車路線名稱，並對空襲難民發出緊急救濟及口糧票的通告。二十五日夜迄二十六日未明，又有超級空中堡壘五百架轟炸東京工業區與住宅區，投彈四千噸，城中心九方英里之地都起大火，這時恰巧有速率每小時達七十英里

的大風助長火勢，所以焚燒益烈，一發不可收拾，使這號稱世界第三大都市的東京完全化為焦土，以前轟炸未遭殃及的商業區均蕩然無存，若干教育文化機關均被炸毀，日皇宮亦被炸毀起火，大醫院及神宮數處亦成廢墟，蘇聯大使館全被燒燬。東京市外被炸的範圍相當廣大，學校方面除慶應義塾大學及文理科大學完全焚燬外，並有中等學校六所及國民學校七所全遭焚如。病院方面濟生會病院全毀，神社方面則愛宕山神社、冰川神社、增上寺等有名的地方均完全焚燬。至於外國公使館方面，則有瑞典公使館、荷蘭公使館全毀，原來的美國大使館亦焚燬一部分。第二十一轟炸機總隊司令部宣稱：「東京面積五十一方英里的工業中心已全遭超級空中堡壘炸毀，據偵察時攝影所得，二十四、二十六日兩日襲擊後炸毀的地區達十八方英里半，該區內的建築物百分之四十六俱化為瓦礫，惟日皇宮僅受損，並未炸毀，東京已不復成爲重要軍事目標了。」也正因爲東京業已被炸成了廢墟，不復成爲重要軍事目標，所以此後美機的轟炸就移到神戶、大阪、橫濱、佐世保等處工業及軍事區域，不復專以東京爲轟炸目標。但被夷平爲廢墟的東京究竟是怎樣一種情況呢？這在日本政府當然諱莫如深，外人也很難知悉真相，直到勝利來臨盟軍登陸日本本土以後，才有人去加以視察，把這戰敗者的首都的真相披露了出來，內容如下：「那一天，我們坐的盟國戰艦靠泊在橫濱灣頭，由橫濱換了架吉普車往東京駛。東京與橫濱之間的交通，本來以火車和電車爲主，但軍部早已料及當戰神帶回戰火於東土時，京濱之間的鐵道必然被炸得無法使用，於是另外

造一條與鐵路線不十分平行的公路，一再放寬路面。正好，我們就沿着這條「京濱國道」到東京去。一路上，我們看到無數工場已化爲廢墟，其間有東斜西側的蒸溜塔，筆插樣熄了火的烟突，和噴着怪氣味的工場在冒淡黃色的烟霧。這裏是川崎？是鶴見？是品川？分不清！我們總括的叫牠做「京濱工場地帶」。記得遠自「九一八」以後，這地帶就傾全力於軍需製造，無論金屬、機械、化工、航空、車輛、船舶、糧秣等工廠，原有的由小改大，新建的也一應俱全的集中到這裏來。中日戰爭延長下去，這裏的工廠就愈來愈密，但他們並沒有預料，工場的密集，幫助了美機轟炸，用不着瞄準，在高空空中作盲目投彈，彈無虛發。車子過了品川，就是東京舊市區，亦即市中心區。車前進，入丸之內區，這是東京的心臟，因爲大小小軍需和金融資本家都以這裏做「籠城」，這一帶有現代化的鋼骨水泥高層建築物，能耐燃燒彈，但受不起 TNT 之類高爆炸性的破壞彈，緊靠在立體式的摩登建築物的背後，還有一條陰暗的娼妓街，這是軍火商人的公館，好談判在寫字間不能談判的生意經，戰爭女人，酒，對他們有同樣的刺激與需要。那邊一間高層建築物本來是大百貨商店，牠遵照法規，又建築了三層房子在地窟，叫做「地下階」，「地下階」平時也做生意，但除了支持房屋本身的柱子以外，不許有隨時拆不動搬不出的東西，以免非常時妨礙交通。這裏會做過空襲避難所，每當「B 29」式巨機來襲，附近的人都躲在這裏。東京全市有七八間這種大百貨公司，每間都有可充防空避難所的「地下階」，另外一條隧道鐵路，把各個「地下階」聯絡起來，東京市民就靠牠度過過空襲。

的時間，所以你若以爲東京的房屋全是紙和木頭糊成的，那就錯誤了。離日本橋不遠的二重橋前，隔一條深綠色的河水，就是名義上屬戰爭禍首的昭和宮城。二重橋前有一大片廣場，日俄和中日兩次戰爭停戰後，明治皇在這裏檢閱「凱旋」的「皇軍」，但是現在，善良的日本民衆在這裏圍觀盟軍的入城式行列。繁華如夢的銀座，現在只剩下沒有燒枯的瘦柳隨風起舞，昔日那些紅豔的「吃茶女」不知到何處去了，她們在戰爭中或許被逼着徵做軍妓，而被花柳細菌吞噬了她們的一切。轉個灣，一個老東京熟悉的記憶這轉角處會有個鐵郵筒，旁邊還有個救火用的水龍頭，但現在都沒有了。呀！奇怪！怎麼連路旁的鐵電燈柱也沒有了？這內幕只有京濱工場地帶內某一座熔鐵爐知道得最詳細，牠記清楚曾吞下了多少公用的鐵器，而另一座熔銅爐則會告訴你牠吞嚥了無數座銅像。我們在東京看完了盟軍的凱旋閱兵式而巡禮一下這戰敗者的首都時，我懷疑，還有多少當年看慣了的景物給我們憑弔，這個世界第三的大都市，現在只剩下一片瓦礫、焦炭，和炸彈掘深的土坑。」東京在美機轟炸下，不但景物改了樣，就是人也改了樣，往日氣餒萬丈，不可一世的日本軍閥，這時也呆若木雞，髮形於色了。五月二十五日夜間的空襲，東京砂町區某町的海相米內光政的私邸亦被焚燬，在該町同樣罹災的大藏省工人金井秀一，曾目擊當時米內的姿態，據云：「余遇米內大將係在爲烈火與烟之熱風籠罩的護城河邊，係在已有無數的被難者將河水淋身或以頭浸入水中之時，余正覺此處亦危險而擬離開時，一海軍士官將余呼止，詢可否以余所持之提桶

汲取河水，於是余卽爲之汲上，而該軍人以此授與另一年老之軍人，此時余方注意該軍人卽係米內大將，米內大將在不能喘息之熱風與火燄中，靜靜跌坐於草地上，而凝視燃燒的宮城，呈憂慮之色。斯時余已知該年青軍人爲祕書官，祕書官似頻勸米內大將去警視廳避難，而米內大將向宮城跌坐不動。時火勢漸衰，電車道亦可行人，於是米內大將方以遲滯的步調去警視廳。『琉球戰事結束以後，美機不但對日本本土的襲擊更加頻繁，而且強大的艦隊也駛近日本，實行海空軍全面會攻。這時的日本，已經門戶洞開，完全在美海空軍的控制之下了。七月十日，海爾賽將軍所率的強大的第三艦隊包括航空母艦、主力艦、巡洋艦各四艘，驅逐艦十四艘，開始對東京作第一次主要攻擊，由航空母艦上飛起一千三百架航艦機，配合超級空中堡壘，意在摧毀日本海空軍主力，並強迫萎縮不前的日本殘廢空軍出外一決雌雄。這強大的特種混合部隊距離日本海岸僅二十五英里，而日方並未能予以有效的抵抗，航艦機作扇形的出擊，也沒有遭遇日戰鬥機的攔截，高射砲火亦微弱且不準確。東京附近有飛機場約八十處，這些飛機場就是航艦機攻擊的目標，結果日機被毀七十二架，受損約八十架。超級堡壘則襲擊日本本州的岐阜、壩城、和歌山、仙臺及四日市等五工業目標。襲襲和歌山的超級堡壘遇到一件奇事，原來當投彈引起大火後，因熱氣而成的疾風，竟將超級堡壘投下的炸彈吹返彈倉，並在一極短時間的混亂中，使這巨機翻轉。據航空員稱：對和歌山城第一批投彈引起猛烈大火，發生極烈的氣流上昇，這種上騰的氣流，將投出的炸彈於投出後不久卽

折回彈庫，且碰撞作聲。這超級堡壘巨機作一半圓形翻轉，機內未繫緊的一切物件齊飛，觸及機內人員，但駕駛員終能使機身翻正。被熱氣所衝而觸及機身的燃燒彈，也沒有造成嚴重損失。七月十四日中午，美太平洋艦隊開始猛烈砲轟日本本土，美艦主要砲火係襲擊本州，並以東京東北二百七十五英里東海岸岩手縣的釜石爲主要目標，另一目標則爲本州北端到函館鐵路主要碼頭。負責砲擊日本的艦隻，計有三萬五千噸戰鬥艦「印第安納」號、「南達科他」號、「麻薩諸塞」號三艘，重巡洋艦三艘，驅逐艦多艘。到了十五日上午九時三十五分，另一支強大艦隊，又向日本本土作第二次猛烈的砲擊，各以三層砲塔上十六英寸口徑的大砲九門，轟擊日本北海道以南第二大鋼鐵業中心室蘭港，指揮這艦隊的是拜哲爾海軍少將，參加此役的主力艦與太平洋艦隊的輕型艦共同作戰，艦隊中有快速戰艦「衣阿華」號、「米蘇里」號、「威斯康星」號，另有驅逐艦「史考特」號及「雷麥」號。七月十六日，英太平洋艦隊航艦特種混合部隊也開了來，配合美第三艦隊作戰。美英兩艦隊在距日本五百哩處會合，美第三艦隊司令海爾賽當與英太平洋艦隊司令羅林在海爾賽的旗艦上舉行作戰會議，然後聯合大艦隊晝夜加速駛向日本。英特種混合部隊中包括三萬五千噸精銳戰鬥艦「喬治五世」號，該艦爲世界最可畏戰鬥艦之一，此外尚有航艦「恐怖」號，巡洋艦「紐芬蘭」號，「黑太子」號，並有驅逐艦多艘參加美艦隊作戰。兩艦隊會合後，進攻日本本土的軍艦舳舻相接達五十裡，橫陳於日本海岸，形成偉大壯觀的陣容。十七日夜間，海爾

賽摩下的第三艦隊，得強大的英國艦隊協助，由「衣阿華」號戰艦前導，向日本本土作第三次的砲擊，發射聲震如雷的排砲，猛轟本州東海岸的日立附近地區，轟擊的目標仍爲軍事工業區，正和十四、十五日的砲擊，石和室蘭的鋼鐵工廠一樣。日立爲東京以北最大及最重要的工業集中地的中心，距東京僅七十五英里，區內工廠製造飛機零件、電氣裝備、瞄準儀器、電線、柴油引擎、無線電及掌舵機等，並有一複雜的鐵路系統，供應全工業區的要求，所有這些目標，都蟄集於沿福島通水戶公路上一稠密的海岸區域，美英艦隊砲轟結果，日方承認日立及水戶曾受相當損害。十八日，美英艦隊在極端惡劣不良的氣候中，廣續自空中及海面轟擊橫須賀軍港外的航運，擊沉敵艦十二艘，創九艦。同時霍爾敦少將統率的美輕型艦隊，業已開入東京以南東京灣的入口處的野島岬海面，並砲轟敵沿海工事。參加砲轟野島岬的美艦有「托皮卡」號，「俄克拉何馬」號，「戴通」號，「奧而脫」號及「威克斯」號，在這次攻擊中，敵主力艦「長門」號在東京灣內被炸，遭受重創。「長門」號爲日本所僅存的四大戰艦之一，雖係一九一九年所建，但於一九三四年及一九三六年間已全部改造，所以仍舊是最新式的戰艦，該艦排水量爲三萬二千七百二十噸，裝有八英寸及十六英寸口徑的大砲，艦上正常兵額爲一千二百三十二人，民國二十六年「八一三」滬戰時曾來華一次，三十三年十月即已在菲律賓海戰中受創，這次已是第二次受創了。二十四日晨七時半，美航艦機約一百五十架，飛到紀伊半島上空，於十時半起，連續掃射東京近畿區空軍基地計二小

時之久。美航艦機襲擊時，發現大股日本艦隊停泊於吳港根據地，遂對敵艦發動大規模的海空攻擊，一直繼續到傍晚。美海軍俯衝轟炸機來襲敵艦，完全出敵意外，在加緊攻擊時，雖有大隊敵戰鬥機起飛迎擊，敵高射砲火亦極猛烈，但美機仍獲極優戰果，至少擊中敵重級軍艦六艘，計主力艦「伊勢」號及「日向」號，重巡洋艦「利根」號及輕巡洋艦「大淀」號，類型未明的巨型巡洋艦一艘及神戶級護航巡洋艦一艘，各艦或起火，或遭擊毀。美艦隊這次進攻所獲得的勝利，如與七月十八日美機襲橫須賀海軍基地所創日艦合併計算，則當年龐大的日艦隊僅剩二艘舊式退役的戰鬥艦，少數航空母艦，數艘巡洋艦，與不及三十艘的驅逐艦，這就是一度自大的日海軍所餘的艦隻，和這同時，英太平洋艦隊的特種部隊也開始向日本本土進擊，首批艦上機於破曉時出動，襲擊拱衛日本內海東門的四國所屬德島及小松島，炸毀敵機場設備及軍營多處，開路先鋒機一經起飛，整天的空襲遂成注定之局，美超級空中堡壘機羣這時也正在襲擊海空戰進行區域以北的名古屋及大阪，摧毀敵作戰設施，敵戰鬥機過去始終竭力避戰，這時才大隊出現，企圖保護日本海軍的殘餘，敵機及駕駛員似均屬第一流，在猛烈的高射砲火掩護下，圖與美機搏鬥。美英艦隊任意游弋日本海面，這連天艦艦正沿神戶到吳港的日本沿岸攻擊，主要作戰船隻及其他軍事目標，對日本的攻擊這時真可說已經達到了頂點。二十五日，美第三艦隊續攻日艦隊，同時一部分艦隻由鍾斯少將指揮，砲轟本州南端的串本海軍基地及其他軍事目標。這天因為有重雲遮蔽，所以美英

飛機不能發現日艦的停泊所在。日海軍在太平洋戰爭中已不復成爲重要因素，因爲他所剩下的軍艦已經不多，而且大都是巡洋艦驅逐艦之類。美英飛機襲擊時，低飛不及二千英尺，投下大小炸彈，敵戰鬥機雖亦出現，但勢甚弱，第三艦隊距陸地僅一千碼，也沒有遭遇到襲擊。二十八日，大規模的英美聯合特種艦隊，繼續對日艦隊作第三次的襲擊，航艦機出襲日本殘餘海軍藏匿地點的吳港，根據地，擊沉排水量二萬九千三百三十噸的戰鬥艦「日向」號，該艦已於二十四日空襲時負創，這時又被炸彈炸中，完全沉沒。同時英美艦隊砲轟吳港的結果，敵戰鬥艦「榛名」號被擊擱淺，中部斷裂，此外復擊沉敵潛艇三艘及驅逐艦二艘，並擊中其他軍艦十五艘，敵機二百八十三架，商船及小型船隻一百二十一艘被毀或重創。另有敵航空母艦一艘被擊中，碎片飛揚，高達一千英尺。三十日，英美艦隊復砲轟本州島南端位於東京名古屋間雙軌鐵路線上的濱松，未遇抵抗，砲轟目的，在破壞本州南部敵方交通，砲轟目標爲鐵路工廠、鐵路橋樑兩座及一重要的飛機螺旋槳製造廠，此次砲轟共繼續七十二分鐘，濱松鐵路線已被切斷，飛機螺旋槳製造廠亦被摧毀，該地鐵路車場及其他設施發生大火，在若干英里外的海面都可以望見火光。參加砲轟的美艦，有主力艦「薩諸塞」號，重巡洋艦「昆西」號，驅逐艦「僧」號及「海爾」號，英艦有強大主力艦「喬治五世」號及輕巡洋艦「紐芬蘭」號。在砲轟後半小時，美航艦機千餘架，復攻襲自東京以迄大阪神戶工業區約三百英里地帶的日本中部，轟炸自黎明開始，下午三時猶在繼續中，已達十小時之久。

奧美海空軍會攻日本本土。把日本艦隊打得落花流水，軍需工業及軍事基地夷成平地，但却還沒
有在日本本土登陸，一般人都覺得有些奇怪，向例美海軍每攻擊一地，至多在砲轟和空襲三四天
後，步兵和海軍陸戰隊就隨之登陸了，何以這次却將近一月，還遲遲不實行登陸呢？原來美國軍事
當局鑒於過去硫磺島及琉球島兩次戰役，美軍犧牲甚重，深覺日本本土乃日寇巢穴所在，決不肯
輕予放棄，必須在登陸前將日寇抵抗力完全摧毀，才可以減輕登陸時所感受的威脅，同時還想用
政治方式解決日本，以免生靈塗炭。七月十七日，英美蘇三國領袖在德國柏林以南三十公里的波
茨坦舉行三巨頭會議時，美國海軍上校查克瑞斯對日廣播，允許日本可遵照大西洋憲章及開羅
宣言條款投降。關於日本準備投降的經過，這裏面有一段大多數人都不知道的內幕，原來日本在
鈴木內閣登台時，就已經在準備對盟國投降了。鈴木貫太郎是日皇裕仁的親信，十餘年來，他不斷
反對軍部激進份子，而成爲舉足輕重的在野人物。菲律賓和硫磺島相繼失陷後，小磯內閣危在旦
夕，民國三十四年四月七日，鈴木登台，這表示日本把目標轉向和平。而給與這和平內閣以指導及
援助，乃成爲聯合國心理戰略的當務之急，針對這目標，美國海軍部的六人小組，便在華盛頓用無
線電爲武器。這六人都是專家，第一人是心理學家，第二人是社會學家，第三人是經濟軍事及歷史
家，第四人就是查克瑞斯上校，他是美國的日本通，精通日本語，他是這心理戰略的主持人，第五
人是心理戰學家，第六人是有名的新聞記者。這小組的任務，是使日本在無條件投降及完全滅亡

二者之間選擇一途，並解釋無條件投降的意義。在三個多月之內，查克瑞斯向日本作了十四次廣播，結果終於勸服日本，使之投降。他在五月八日歐洲勝利日那天，向日本作第一次廣播，廣播稿係根據杜魯門總統的無條件投降的定義作成，在廣播中，查克瑞斯說他與日本的許多重要人物在戰前有過深切的交誼，並說一九三一年日本高松親王游美國時，曾由他担任招待。二十四小時之後，東京傳來消息說高松親王代表日皇拜謁伊勢地方的神宮，素來不爲人重的高松親王，突然以重要的身份出現，這正表示日本當局了解廣播的意義。查克瑞斯在第四次廣播中說：日本人民應對當局的政策作充分的評價，那政策是在驅使日本重蹈德國的覆轍。到了五月二十七日，日本的回答來了，日本內務部情報部次長井上的廣播意義極爲明顯，他說：日本準備討論和平的條件，如果無條件投降的內容能作某種更動的話，我們願意共同攜手組織一個國際機構，朝人類的和平與福利邁進。臨了他說：我願知查克瑞斯君對此意見若何。不稱查克瑞斯爲上校而稱爲親密的君，日本願照聯合國條件投降的意向已很明顯了。這時日本彷徨於和戰之間，鈴木在後主和，而少壯派如陸相阿南惟幾之輩則作實際的計劃。日本的第一號戰犯東條英機名爲退休，實際上他却領導陸軍中的頑強份子，企圖孤注一擲，但日本的人民對這賭局不感興趣。琉球島失陷後，日本人知道盟軍的進佔日本本土迫在眉睫，鈴木內閣大爲動搖，不得已乃請蘇聯出來調解，蘇聯僅將此意轉達華盛頓，並沒有給鈴木以答覆。這時阻止日本接受投降條件的，不再是滿洲的去留等物質間。

題，使他猶疑不決的是投降後日皇的地位。鈴木於六月八日召開非常會議，他在議會中的演說，與其說是對議員，不如說是對華盛頓的好。華盛頓方面仍用一種不依正統的方法，向日本保證並無損壞日本國體之意。七月二十一日，美國海軍部的六人小組得到華盛頓郵報主筆的合作，把一封匿名信投到報館，該信的結尾是鈴木首相在議會謂日本人最關心者為將來之國體及投降後天皇之地位，欲明瞭這情形，只須發問對東方或世界和平關心之人士，此發問將以迅速且滿意的答覆。這封信讓其他報紙轉載，頗引起人的注意，在美國的日本情報人員必會將這消息由中立國傳至日本，而事實果不出所料。同時查克瑞斯廣播出一篇千鍾百鍊的演說詞，他說：我們的政策以大西洋憲章及開羅宣言的條件為準則，日本的領導者有兩條路可走，一條路是完全滅亡後加以強制的和平，另一條路就是無條件投降。七月二十六日，日本廣播已作答覆，籲請美國採擇更寬厚的和平條件。日方廣播暗示，無條件投降要求如可修改，日軍即可能停止作戰。廣播並稱：「美國如表示任何誠意願將大西洋憲章之條款（懲罰條款除外）付諸施行，則日本國家（事實上即日本貴族）如非出自本願，亦將自動循之停止戰鬥，唯有如此，東方西方之全武行，始能停止。開明之美國及日本間，無何問題，開明之美國人，從未予軍人以拾頭之機會，但美國今則思及無條件投降，官方雖保持相當之緘默，但其官方發言人則謂日本應受某種之剝奪。總之，美方之意圖，乃作嚴厲之處置，以致日本人民不得不於美方仍持獨裁及壓迫觀點時，更較以前堅定聯合作戰，亦如一萬萬大

衆所應爲及所將爲者。」緊隨日本要求寬大條件之後，中美英三強領袖 蔣主席杜魯門總統及邱吉爾首相，對日本發出最後通牒形式的聯合公告，囑他於無條件投降或澈底的毀滅二者之間擇一而從。三領袖的聲明，由杜魯門總統的報界聯絡秘書羅思於波茨坦發出，距獲得 蔣主席同意與杜魯門總統及邱吉爾首相聯合發表聲明的答覆僅數小時。羅思稱聲明草本會送達 蔣主席，蔣主席即時電覆同意此舉，美國戰時情報局奉命以三領袖聲明，用可能方式送達日本人民。公告原文如次：「中美英三國政府領袖公告：（一）余等美國總統，中國國民政府主席，及英國首相，代表余等億萬國民業經會商，對日本應予以一機會，以結束此次戰爭。（二）美國英國及中國之龐大陸海空部隊，業已增強多倍，其由西方調來之軍隊及空軍，將予日本最後之打擊，彼等之武力，受所有聯合國之決心之支持及鼓勵，對日作戰，不至其停止抵抗不止。（三）德國無效果及無意識抵抗全世界激起之自由人之力量，所得之結果，彰彰在前，可爲日本人民之殷鑒，此種力量，當其對付抵抗之納粹時，不得不將德國人民全體之土地工業及其生活方式，摧毀殆盡，但現在集中對付日本之力量，則較之更爲龐大，不可衡量。吾等之軍力，加以吾人之堅決意志爲後盾，若予以全部實施，必將使日本軍隊完全毀滅，無可逃避，而日本之本土，亦必終於全部殘毀。（四）現時機業已到來，日本必須決定一途，其將繼續受其一意孤行計算錯誤使日本帝國已陷於完全毀滅之境之軍人之統制，抑或走向理智之路。（五）以下爲吾人之條件，吾人決不更改，亦無其他另一方式，

猶豫遷延更爲吾人所不容。(六)軍閥之橫暴及錯誤領導日本人民使其妄欲征服世界者之威權及勢力，必須永久剷除，蓋吾人堅持非將負責之窮兵黷武主義者驅出世界，則和平安全及正義之新秩序，勢不可能。(七)直至如此之新秩序成立時，及直至日本製造戰爭之力量業已毀滅有確實可信之證據時，日本領土經盟國之指定，必須佔領，俾吾人在此陳述之基本目的，得以完成。(八)開羅宣言之條件，必將實施，而日本之主權，必將限於本州、北海道、九州、四國，及吾人所決定其他小島之內。(九)日本軍隊在完全解除武裝以後，將被允許返其家鄉，將有重享安樂，得有和平及生產生活之機會。(十)吾人無意奴役日本民族，或消滅其國家，但對於戰爭罪犯，包括虐待吾人俘虜者在內，將處以法律之制裁，日本政府必須將阻止日本人民民主趨勢之復興與增強之所有障礙，予以剷除，言論、宗教及思想自由，及對於基本人權之重視，必須成立。(十一)日本將被許維持其經濟所必須及賴以償付物資賠款之工業，但可以使其重新武裝作戰之工業不在其內，爲此目的，可准其獲得原料，以利於統制，日本最後參加國際貿易關係，當可准許。(十二)上述目的的達到，及依據日本人民自由表示之意志，成立傾向和平及負責之政府後，同盟國佔領軍隊，當即撤退。(十三)吾人公告日本政府，立即宣佈所有日本武裝部隊無條件投降，並對此種行動有意實行予以適當之各項保證，除此一途，日本即將迅速完全毀滅。這公告送達日本後，查克瑞斯上校又對日本當局及人民廣播稱：中英美在波茨坦公告中所提示的和平條件，不容誤會或誤解，此

項條件將促使日本人民在軍閥壓迫下，獲得從來未有的自由解放。可是日本國內一部分軍閥對這公告的反響，竟謂談判和平尚非其時。日本政治會總裁南次郎大將，二十八日下午接見記者稱：「日本僅能於日本與世界其他國家，根據正義與平等，獲得和平之生活保證時，始將準備談判和平，「敵國」作戰領袖在波茨坦公告中所提和平條件，與日本人民所想像之公正和平條件，恰恰相反，因此其自然結果，即日本除繼續作戰外，實無他途可循。」從這些話裏面，也可見日本軍閥的如何執迷不悟了。

第九十七回 自設機飛山窮水盡 原子彈炸海裂巖崩

却說波茨坦三國聯合對日公告發表以後，日本見蘇聯沒有參加在內，癡心妄想，以為蘇聯還守日蘇中立條約的立場，抱着中立的態度，同時又見邱吉爾因總選舉失敗辭職，以及不明瞭三國公告草案前曾經送達 蔣主席，蔣主席即時覆電贊同的情節，以為這是美國所唱的「獨腳戲」，所以竟置之不理，而繼續做垂死前的掙扎，企圖由此獲得寬大的投降條件，避免做無條件的投降。但他這時已經山窮水盡，不論是海陸空那一方面，都無法抵禦中英聯合的強大攻勢，只好把他的全部希望寄託在所謂「自設飛機」上面。日本的自設飛機隊名叫「神風特攻隊」，以攜帶炸彈擠撞美英艦隻或飛機與之同歸於盡為唯一的目標，由於日本國內金屬物資的缺乏，最後變成的一批自設飛機完全是木質的。關於這個「神風特攻隊」的內幕，英國記者佛蘭克摩里斯曾在倫敦圖畫週報上發表一篇文章，內容如下：「太平洋的盟軍部隊，時常聽聞東京電台作如下的廣播：「當勇士們辭別了他們的父母兄弟，參加一種突擊的任務，束裝待發，他們的長官和同僚，舉杯為他們祝賀，並高唱空中榮譽突擊隊之歌，以壯他們的行色。我們大家都該養成習慣去唱這歌辭，安慰已逝去的靈魂和激勵他們的後繼者。」這歌辭是這樣的：

櫻花尚人，非草非木，
美麗蝴蝶，便是妻子。
櫻花盛開，落英繽紛，

隨風而去，永作芳魂，今晨飄飄，明日冉冉，櫻花櫻花，我將效汝。

這不是一支英雄的歌，却是一杯止渴的酹酒，假設着日本的青年聽歌一兩回，便可決心趕去加入今日赫赫有名的神風特攻隊。神風一辭的來歷，遠在一二八一年，當日元世祖大舉征倭，蒙古艦隊從海上進攻日本，突然遭遇一場颶風，全軍覆沒，日人相信這是上蒼遣來拯救他們的「神風」，現在他們便給自殺飛機的隊員起名「神風」，而所謂特攻隊，則包括日本各種敢死的戰鬥機隊而言。日本的自殺戰術，也不是新的玩意，一九四三年之春，澳洲達爾文港空軍基地，有一批戰地記者正在營幕裏等候一隊解放機完成任務歸來，他們收聽日人控制下的新加坡無線電台，忽聞廣播員操牛津口音的英語道：「重要消息，美國四引擎轟炸機九架，飛過荷屬東印度古班城的上空，有七架被「英勇」日本的空軍，以自炸的作戰方法擊毀。」綽號「東京玫瑰」的日本女廣播員，首先引用神風這個名辭。一九四三年十月，她像煞有介事的廣播了十分鐘，嚴辭警告盟軍部隊，說日本現已組成一個新的特種攻擊隊，名叫神風，日本將可藉賴牠迅速的打勝仗。菲律賓之戰，「神風大顯威風」，麥克阿瑟將軍揮兵登陸雷伊泰島時，一隊神風機自天而降，企圖粉身碎骨與美國進攻部隊的船隻同歸於盡。這些神風機，機型不一，所載炸彈也種類不齊，甚至迫擊砲的砲彈也夾雜在內，美艦的高射砲和天空的戰鬥機，把牠們打得七零八落，只有幾架衝過火網，擊沉小戰艦兩艘。日空軍的有馬中將，是神風隊的英雄，據東京無線電台稱：當一支美國特種混合艦隊出現

於菲律賓東海岸的一個早晨，他便駕機出發，一去不返。該電台擬作他蓋棺定論說：「有馬中將已爲他後起的神風隊樹立楷模，有馬中將的精神也就是特種攻擊隊的精神。」神風機現在已劃定一種飛行靈活的零式機，載彈亦以每個重五百磅的爲標準。神風隊死者的名字，已刻碑置於安國神社。東京無線電台不時廣播這些名字。神風隊被列入最受日人敬重的武士階級，最初組成時，青年趨之若鶩，而其士氣亦較勇烈，一個駕駛員在神壇前行禮後，便成爲神風隊的一員，他向天神叩拜，並在其他隊員之前宣誓，他渴望爲天皇而死，他又聽受洗濯罪惡的教訓，免致褻瀆天皇的神明，然後學習向船艦或樓房作衝擊，事畢，便派往基地，等候他的最初一次也是最後一次的任務。初期的神風隊員，視其籍貫的所在和家族的地位，穿用不同的服裝，這件錦袍，也就是一件屍衣。隊員向日皇的神靈作最後禱告後，把牠穿在身上，上機之前，他配起唯一的武器，一把短劍是日皇的代表所賜，象徵他的精神之「偉大」，而其實際的意義，倒是倘遇不測的事情，備作自戕之用。他們都被警告，不得走出岔子。在神風機之上，有一架雙引擎的轟炸機，監視他們的行動，任何神風隊員改變衝擊敵艦的訓令，便認爲不忠於日皇。神風隊員如有不忠，則身敗名裂，辱及先人，倘被俘獲，則他的家人將蒙奇恥大辱，他的家人和日皇，將把他當作一個已死的人，永遠不再回來了，他的家人所享受的一個殉國英雄的權利，即被取銷。雷伊泰之役，有一個被俘的神風隊員，在水裏來不及拔出他的短劍自戕，押上船後，他掙扎着要尋死去，他的黃紅黑三色的錦袍被掙破了，最後卒被制伏。初期

的神風隊員，每人獲得一把日皇頒賜鑲有金鋼鑽的短劍，但後來的隊員越來越多，短劍上也就不再有這種寶石。因為神風隊的風頭十足，若干婦女也參加去效死。據西南太平洋的盟國飛行員說：他們也曾看見過剪短頭髮的日本女郎駕駛自殺飛機。時間過久了，日本青年參加神風隊的熱情慢慢地冷淡下來，日本當局想出種種方法去鼓舞青年，宣傳家也絞盡心血。日本岩手縣某初級中學，有女生六十三名，咬破指頭取血，繪成日章旗十面，獻給關東軍總部，她們還寫有短詩，附於旗上，以激勵特種攻擊隊，其中的一首大意說：「我們雖是弱質的少女，但願能夠跟隨我們偉大的勇士，乘風而下，作光榮之死。」神風隊員也有詩答稱：「你們真誠的愛國熱情，深感我們的心，當我們衝擊敵艦時，我們的帽子將掛上你們的血旗。」雖是這樣，但漸漸的日本青年終於明白了他們這樣的死實在死得沒有意義，而且也無補於日本最後潰敗的命運，所以逃避參加神風隊的事情也時常有發生了。日本神風特攻隊的最後一次攻擊，是七月廿六日夜間對出現於印度洋馬來亞西北部暹羅領普克特島四周海域的盟方艦隊的進攻，當時有德永、山本兩隊員，各駕自殺飛機一架，分別向盟方巡洋艦各一艘施行拚撞，卒擊沉一艘，擊毀一艘，但這已是他最後一響喪鐘前的垂死掙扎了。美國見日本沒有悔禍的誠意，遂開始以新發明的原子炸彈轟炸日本。什麼是原子炸彈呢？在沒有說明原子炸彈的結構以前，非先知道什麼是原子不可。過去，一般科學界都承認物質的最微本體就是原子，由各種不同的原子，組成各種不同的物質，簡單地說，原子就是物質中最簡單的單位。

後來由於科學的進步，使研究原子的，推翻了他過去的成議，大家又證明原子之中尚有組織，絕不是一個原子就是物質最簡單的單位。原子是具有動力，永遠不息地動着的，牠的形狀很有些像太陽系，牠雖然微小得不可捉摸，但若把牠的形狀放大起來，就能看見其中有一顆核心，這核心叫做原子核，原子核的電荷叫做原子序數，原子核只有一個，自能旋轉，原子核中間除有質子外，也有電子，質子的重量，一千八百四十倍於電子。原子就是原子核與電子組織而成的，原子核在中間，電子在原子核外四周環繞而行，原子核屬於陽電，環繞的電子屬於陰電。一個質子與一個電子相併，則成一個中子，一個中子又與一個質子合併，則成雙質子，兩個雙質子合併，則成阿法爾微子，亦稱氦原子核。普通所稱電子都具陰電性，而質子則都具陽電性，這陽電子又叫正子或陽子，其質量與自由陰電子所具的相同，係一個質子的質量一千八百四十分之一。質子乃是中子與正子的結合體，中子不帶電荷，其質量與氫核幾相等，其原子序數為零。在週期表中，位於氫原子前的隋氣族中，因為牠的核外沒有電子層，所以沒有化分物，也沒有先譜。按居禮夫婦的學說，則正子與中子，乃由質子射出以後所分裂而成的，而質子的發射則由於雙質子分裂而出。此外還有光子與游子，所謂光子，按第拉克氏學說，謂正子的壽命極短，容易和陰電子相併而歸於烏有，其能量則化為兩個光子。至於游子，則是環繞在原子核的諸電子，有時或者越出常軌，巡遊於原子以外，使原子失去牠的中性，即成游子。我們所可見到的宇宙萬物之中，全是由於碳、氧、氫、氮、磷、鐵、矽、鋁、鎂、硫……等原子所

子之源。分裂鈾核的中心，必須是熱中子效率始大，其裝置的方法，係在中子源四周圍以石蠟，並裝有所謂磁器的共鳴加速器，乃能迅速產生熱中子。但是鈾核分裂時自己發放的中子，乃是快中子，須減低中子的速度乃有效力。同時鈾有三種同位異性體，僅其中一種最易分裂，必須經過擅長同位素異質量分離專家的精密分離，方可應用。向來原子中的原子核是不能用人工加以破壞的，破壞一顆原子核，因其物質完全消滅解體的關係作用，就會發生出一種驚人的且不可估計的爆炸力來。破壞原子核的試驗，以前歐美科學界曾在絕對溫度零度下，用巨大的高壓電磁機加以破壞，也未見有特殊成就，其後對於鐳和鈾的原子，施以磁器共鳴加速法，纔能用人工破壞其原子核。原子核被破壞後，放出潛在巨大的能量，其對四周所爆發的威力，足以摧毀地面所有的一切，倘混合幾種以上的原子，而能研究一個破壞牠核心的方法，用其威力以施於戰爭，這就是原子炸彈了。原子炸彈能發生四種物理學作用，第一是放射線，第二是白熾熱，第三是鉅風暴，第四是天文學的爆炸力。茲分別說明如下：（一）放射線。一九二四年，英人馬蘇斯曾花費了三百萬金鎊，利用物質放射線，做成一次死光試驗，在倫敦公開表演。他能用死光停止汽車引擎的轉動，他能用死光射照懸空宕着的電燈，使燈發光而明亮。他能用死光射照籠中的老鼠，使鼠立刻失其神經作用而僵斃。他能用死光射照三十六英尺距離的火藥，使立刻炸發。當時曾驚動全世界，引起各國科學家的注意。但是馬氏的死光，並不見得十分厲害，不過是一種很短波的光線而已。死光觸人身體，使人渾身大

震，失去知覺，並不置人於死地，殺菌極佳，殺人不足，所以名爲死光，也未免過甚其詞。死光的威力雖未廣大收效，但牠在物質放射的功能上，是不可忽略的。物質放射中對於人類具有最大功能的是鐳錠，鐳錠是一種發光體的鑽石，當一八九六年倫根氏發明X光線以後，許多人就想發明一種新的礦物，要具放射線的，不久亨利白克爾就發現了一種名爲鈾納的鑽石出來，這種鑽石，本體上可發出光線，使照相片感光或影響人的皮膚焦乾，其後居禮夫婦復發現一種名爲鈾納尼姆的鑽石，其放射線較諸鈾納更強，這就是鐳錠物理治療物的前身，也就是原子炸彈中的一部份構成份子。凡具有放射線的物質，其本身均具有一種自然分解的作用，當其中原子發生自然分解時，就會產生一種光線出來。譬如以鐳錠爲例：牠就有着三種的光線放射：第一是阿爾法光線，是一種點粒的物質，放射速度每秒鐘可在空中飛行二萬基羅米達。第二是倍達光線，也是一種點粒物質，放射速度每秒鐘可達五萬基羅米達至三十萬基羅米達，並能透過一密厘米達的鉛。第三是加姆馬光線，呈波動狀，每秒鐘放射三十萬基羅米達的速度，可以透過幾個密厘米達厚的金銀片，是鐳錠中原子放射的最有權威者。物質放射線在空間飛行速度，一是宇宙線，二就是加姆馬光線，三是X光，四是紫外線，五是太陽光，六是紅內線，無線電有着這麼快的速度，方列在第七。加姆馬的發射本體是鐳錠，鐳錠的原身是鈾納尼姆，所以鈾納尼姆原子的威力中，佔有巨量的加姆馬。鐳錠的原子，其間的中子常會從原子核中飛出空中，這就是所謂放射性原素，這種放射性的鐳，雖然可在物理治療

中藉其放射線去治療癌腫或瘤病，但我們直接碰觸着牠，便會使肌肉細胞死亡，蒙上重傷。原子炸彈中所包含的威力，鏽和鈾的原子分解放射作用是不可缺少的。（二）白熾熱。人類生活中，人人所能感到的白熾熱，就是太陽光，太陽距離地球約一萬萬四千九百萬公哩，每當仲夏時節，由太陽傳來的白熾熱，灼人肌膚作痛。假如地球軌道再接近太陽一些，則一切生物可立即被灼死於陽光之下，海洋亦立即沸騰。太陽的組織，據天文學家及一般科學家說，牠就是由於種種原子所組合，牠由於原子核的毀滅放射爆炸，所以發生大火災和巨大的激射。科學家計算由太陽輻射的直接來源的光球，已有華氏一萬度（攝氏六千度）以上的熱度，科學家又可以從輻射計算中求得太陽表面每一平方碼的原子放射力，可不息地流出七萬馬力的能量來，這種能量經過一萬萬餘里的空間，直接傳到地球上，就是我們所感受到的白熾熱。原子炸彈無上的熱力，就是由於鏽與鈾等原子核破壞所產生的白熾熱，牠是和太陽沒有兩樣的。假如我們有方法向太空中把太陽割下一小塊，搬向地面上，牠的力量必立刻毀滅盡地面上的一切，也就等於在地面上放了一個鉅大的原子炸彈。（三）鉅風暴。緊縮的氣體，一旦使之密度疏解，必成爲威力無比的爆炸力，過去所有炸彈的構成原理，都是利用物理化學的方法，使某種物質解散變爲激爆的大氣而散發，以求摧毀力的。大家知道，吹入過度空氣的球會爆炸，壓入相當水分的管子會爆炸，但是原子炸彈的爆發却廢除過往一切的陳腐方法，而是具有科學革命性宇宙毀滅性的原子核破壞方法。原子炸彈是利用一

些原子中的中子的極高速放射力去攻擊鎳與鈾或某等原子核，使之破壞，發射其無以形容的三大能量時，遂有較一般炸藥強大萬萬倍的破壞功能。因着這種爆發作用波及於四週空氣的激盪迴旋，於是白熾熱及鉅風暴相繼產生，這又是和太陽原子核破壞放射力相同。(四)天文學的爆炸力。上面所說太陽體中原子核破壞，便是所謂天文學的爆炸力，現在原子炸彈是由人工科學配合而成，所以不妨稱之爲人工天文學爆炸力。天文學的爆炸力既是偉大強烈得無以比喻，爲什麼原子炸彈的本身不會先行爆裂呢？這就是科學萬能的表現，也是科學中一個最普通的問題。原子炸彈的構造，大概是這樣的一、懸空傘之部，懸空傘是用以定着炸彈於天空，等待飛機飛出其炸力範圍以外始行爆發作用的。這懸空傘上面，一定還附有一擴傘器，說不定就是一頂較小的降落傘，懸於懸空傘的頂端。二、定向器之部，懸空過久炸彈說不定會飛離目的地，所以在炸彈的尾端，須裝上一定向器，此器或如普通炸彈尾部的準翼。三、彈身之部，原子炸彈的彈身，其內殼必分作數室，每室均以原子放射線的絕緣物質作爲隔絕壁，大約每顆炸彈彈身中分爲三小室，一藏以散發中子或能擊破原子核的物質，一貯若干原子，以爲受擊時作原子核破壞而爆炸之用，一爲破壞絕緣壁的燒夷彈貯藏室。四、定時爆炸器之部，此器猶如定時炸彈的定時器，附有信管，一經啓發，信管着火，燒夷體毀去絕緣壁，使中子或能破壞原子核的物質和鎳與鈾或某種原子接觸而生天文學的爆炸力。上面所說便是原子炸彈的構造概況。對於原子炸彈的研究和製造，不但英在那裏進行，就

是德國也在那裏進行，英首相邱吉爾曾說：「在原子炸彈製造的競賽中，英美佔先了一步，使德國落後了一步，這完全要感謝上帝的仁慈。」事實上，德國參加原子戰爭的競賽，比較英美還要早上一步。美國於一九一四年二月五日頒佈禁止鑷鈾輸出的禁令，同年二月二十五日又頒佈禁止鈹輸出的禁令，鑷鈾鈹都是製造原子炸彈的原料，美國這時是否已在製造原子炸彈不得而知，不過希特勒在一九三八年便已令德國原子專家韓安與斯塔司曼二氏從鈾原子核分裂上製造原子炸彈了。一九三九年年底，韓氏與斯氏曾發表用中子射擊鈾核，結果由化學分析得出鎔來，同時射擊時有極大的能量隨之放出，有極亮的白光隨之射出。據說如果一磅鈾完全分裂，其轟炸力相當於二千萬磅的炸藥力，不但殺人傷物，連周圍數百里內一切都化為烏有。說也奇怪，德國原子炸彈創見人韓安氏，自從一九三九年發表他的新發見後，照理應該陸續發表他的致力於鈾核破裂的研究進步，可是韓氏却從此噤若寒蟬了，不知是他自己不肯發表呢，還是德國政府不許他發表，不過同時德國在研究原子核的工作人員，雖年齡已屆服役期，德國政府却未令他們入伍，足證德國確有欲發明原子炸彈以征服全世界的動機。然而希特勒以一世之雄，終其一生，卒無法使原子炸彈製造成功，屢試不售，功虧一簣，這裏面好像真有所謂天意存在。有人說希特勒如若不驅逐猶太人，則原子炸彈必先在德國發明無疑，因為原子炸彈中鈾核分裂的最初試驗，是德人韓安和他形影不離的研究良伴猶太人明娜女士。明娜女士為世界著名女物理學家，與居禮夫人不相上下，

雖說是奧國維也納人，但奉猶太教極篤，無疑爲猶太人，與韓安氏同出身於德國哥廷根大學，韓安在柏林威廉化學院擔任院長，明娜則擔任該院研究員。德國併奧後，韓氏仍留柏林，明娜則因猶太人關係，爲希特勒所不容，避居瑞典。韓氏與其助手斯曼司曼在明娜走後研究鈾核分裂成鎊試驗成功，明娜得此消息，因不能回國，就由瑞典趕到丹麥鮑爾研究所，尋她的外甥符瑞適，在該所照樣試驗，及至成功，乃更作進一步的研究，亦獲結果。所以希特勒如若不驅逐猶太人，則在明娜、韓安、斯曼司曼三人共同努力研究之下，原子炸彈必先被德國發明無疑，這真不能不說是天意了。不過天意以外，也有人力的因素存在，下而所說的一個故事便是明證：在挪威南部的叢山中，有一個極深的山谷，叫做「月谷」，「月谷」之中，有一個市鎮，叫做「留坎」，「挪威」最大的電化工廠 Norsk Hydro 便建築在那裏。這工廠的電解部設在附近的一個小村，叫做「番漢」，這是世界聞名的製造氫氣規模最大的一個工廠。這電化工廠裏有一位顧問朗世德教授，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沒有發生以前，也在研究原子的祕密，和世界上在這方面研究的科學家一樣，他也想把物質中這最小的一顆粒子擊開，而釋放出這裏面巨大的能量。挪威電化工廠特地爲他在電解部裏開了一間小室，以便他在這裏得以專心製造「重水」。什麼叫「重水」呢？尋常的水是氫原子和氧原子結合而成的，重水則是「重氫」原子和氧原子結合而成，所謂重氫，性質有些和氫相像，但是重量二倍於氫。當時的科學家已經發見這重水對於轟擊原子核當做緩和劑是最合理想的一種物質，可惜不容易

製造罷了。前面曾經說過，要把鈾原子核擊開，所用的射彈是一種叫做中子的微粒，中子的速度不可太快，所以需用一種「緩和劑」。郎世德教授自己動手製造他的器械，他成功了，經過不斷的努力，月谷中的番漢小村居然成爲世界上能夠製造這神祕的重水有數的幾處之一了。而且不久之後，這小村竟在這方面執了全世界的牛耳，郎教授的小室變成了世界上唯一的大量製造重水的工廠。開始出品時，每天大概可以產生幾克，這已經是大量製造了，到一九四〇年，增加到每天二公升，這簡直是驚人的大量。一九四〇年四月九日挪威淪陷，京城奧斯陸震撼，但是震撼得更厲害的恐怕要算全世界的科學實驗室了。因爲當時德國已經佔領了番漢的重水製造廠，反軸心方面的科學家都感到極度的恐懼，在原子炸彈的競賽中，德國顯然佔了優勢了。郎世德教授和他的地下工作者把番漢實驗室的一切詳細情形，報告了逃亡在倫敦的挪威政府，英國立刻派了四十個人坐了兩架滑翔機，由運輸機拖着，把他們送到挪威去，設法毀壞番漢的工廠。不幸得很，飛近挪威海岸時，天氣突然轉劣，等到飛臨坎上空時，雲霧滿蔽，簡直沒法看清地面上預先約定的標的指示，安全着陸的地點，而運輸機的汽油已經不足以把滑翔機拖回本國，於是不得不把拖纜割斷，讓這兩架滑翔機尋找他們自己的命運了。後來一架墮入海中，全部犧牲，一架墮在地上，給德兵捕獲，機中人全體處死。一九四二年十月，英國再度選定十一人執行這項工作，先派五人作先鋒，佈置無線電通信，其他六人預備在一個月以後送到。這先鋒的五個人，經過了四個月，才偷偷地到達了月谷。

的山巔。郎世德的密報中，叫他們從後面潛入月谷，他們也找到了路徑。一九四三年二月，一架英機又載了其餘的六人降落挪境，雖然靠了無線電的聯絡，也費了一個星期，這十一人才會合。二月二十八日，九人開始下谷，留着兩人在山巔，和英國本土保持電信的聯絡。一下了山谷，六人立刻選定了有利的地位，圍繞着番漠的重水工廠，各自隱藏起來，只露出了他們的槍口。三人從隧道中潛入工廠，這隧道也是郎世德教授密報的，他們竟能直入郎教授昔日工作的小室，立刻埋好炸藥，接好電線，十分鐘之內，全部機器設備炸成粉碎，幸而這九位勇士已經逃到山巔，一個也沒有受傷，他們立刻發電到英國，報告任務完成，他們奔逃了二百五十英里，到達瑞典邊界，才算脫了險。經過九個月，德國又把這重水工廠建立了起來，不過是費了大勁的。一九四三年十一月，這工廠竟然又能照常出品了。一九四四年，郎世德教授得悉德國預備把製成的重水運回本國，他又叫他的地下工作者潛入運輸船中，打聽得駛行的日期，這船駛至中途，一架美國轟炸機把牠送到了海底。後來郎教授決意自己再去炸毀番漠的工廠，不幸他在一九四四年三月十一日被執了，德人把他殺了不算，還把他的身體焚化，把骨灰在風裏飄揚，以洩他們之恨。郎教授雖死，却牽制了德國原子炸彈研究的進展，讓英美科學家得以有充裕的時間，而終於製造成功。美國的參加原子戰爭的競賽，開始於一九三九年的秋天，那時候羅斯福總統指令組織一個正式的「鈾質顧問委員會」，但這個委員會的規模並不大，等到納粹的魔掌伸展到法國全境時，聯合國家感到時局的嚴重，大家才注意到

這個問題。一九四一年十月十一日，約在珍珠港事件發生的前兩月，羅斯福總統寫信給邱吉爾，要求他派遣英國的原子核物理學家到美國來共同工作，邱吉爾立即表示同意。英美科學家在防衛嚴密的各大實驗室中合作了一九四二年的整個春天，到了六月，工作漸見進步，於是這一個委員會就移歸戰爭部統率，而在「孟哈坦工程區」這個掩護的名目之下，集中人力物力，從事於原子炸彈的研究。在美國研究原子炸彈時，有一位中國物理學家周厚甫氏，曾因首先發見鈾核分裂能延遲中子放射，在國際科學界中，為中國增加不少光榮。後來又有一位年未三十的青年科學家聶爾氏，因分辨出鈾核的三種不同，祇含有連環反應的鈾核，方可分裂而製成原子炸彈，也聞名於世。一九四二年六月，各方面更懼德國着了先鞭，就不計成敗而根據理論從事於實際的製造，當時所雇的人員達十二萬五千名，所耗經費達二十萬萬美金，物資如山積，裝備以車載，著名工廠如伊思孟公司、杜旁特公司、史東韋白司脫公司等，都經應募參加，其規模之大，可謂空前。從一九三九年秋至一九四五年秋，費了六年的工夫，方始造出為數不多的幾個原子炸彈，在造成的前幾個月，德國已經敗亡了，這時恰好輪得着對日本使用。八月六日，第一顆原子炸彈投在吳港，以北日本全國第七都會廣島，原子炸彈在廣島落下後，據自攝得的照片所示，僅見一片烏烟外無他物，甚至在被炸四小時後，仍見高達四萬英尺的龐大烟幕，掩沒全城，僅其四郊透出一部分火燄。原子炸彈的破壞性，顯然較一九四〇年德機大炸倫敦時所投七千五百噸炸彈的威力還要大過兩倍。據美戰略

航空隊司令史巴茲將軍稱：廣島全城面積共六又十分之九英里，原子炸彈所毀而積為四又五分之一平方英里，佔該城面積百分之六十，被毀之區域包括五大工業目標。日本投降後至廣島的美空軍隨軍記者，報告廣島遭原子彈轟炸的情形，令人聞之震駭。該城的四方英里，化為灰燼，較通常塵埃細碎十倍，中彈處兩英里外的鋼骨水泥建築，均成瓦礫。遠在十四英里外卯港的日海軍軍官，曾因原子核爆裂時射出的極亮的白光而片刻失明。離該海軍基地三十英里外林園中的洋蔥，被燒焦枯。全城三十三萬人口中，喪命者五萬三千人，且有三萬餘人完全失蹤。八月六日上午八時十分，警報解除後，耀眼的火光籠罩全城，爆炸時並無其他喧嘩，也無特別氣息，尤無驚奇感覺。據生存的人說：全市大火，至四日後始熄。其後兩星期，醫師曾遇見許多奇形怪狀的病人，他們的牙齒頭髮均已脫落，且食物不能下咽，多數不能知其原因。死者均經施用輸血法，醫師旋見這些人血液中的血球，很快的就告消失。離投彈地極遠的各人所受的傷痕，均不能醫療，且均呈一百零五度的高熱。某著名日本電影女明星，就在轟炸時受有傷痕，而於兩星期中殞命，死後經剖驗結果，才知道她的腎肝及淋巴腺均已破壞。醫師都搖頭表示他們對病者無能為力，據稱：患者的症候，頗和因感光過久而生的病相似。又據日本歸客談：廣島自被炸後，在那些倖免於難的居民中，發現奇蹟很多。有一個叫岡野太郎的，年已七十餘歲，幾年以前便已患着瘋癱，一向睡着不能行動。在廣島被炸的時候，他的住所離爆炸的地方相當遠，一家四口並沒有立刻受到損害，他那時在榻上祇覺得耳畔聽到

巨響，房屋震動了起來，接着一種極強烈而帶綠色的光芒自窗外射入，非常耀眼，他身體略感到一些異樣。特別是皮膚，似乎稍覺麻木，以後便不覺得有什麼異樣了。可是此後的一個月，他家的其餘三口，他的老妻，他的一個女兒和一個媳婦都陸續死去，經醫生檢驗，顯然是因體內白血球銳減因而致命的。他自己非但沒有死，而且瘋癱也逐漸痊癒了，幾年來纏綿牀第，居然又可行動自如，這還不算奇怪，奇怪的是枯燥的皮膚慢慢的竟紅潤了起來，頭上的白髮完全脫去，又長出烏黑的來了，更奇怪的是精力充沛，性慾旺盛。這七十多歲的老頭兒，見了女人，竟會心猿意馬起來，因不能得到性的滿足，弄得神魂顛倒，夜晚常鬧遺精。他自投醫院去檢查，醫師診視的結果，證明他已經被近世醫藥界不能達到的領域裏的一種特殊能力所改造過了，他體內的新陳代謝的能力正相當於一個三十歲左右的人。雖然無從斷定何以受到原子能的影響會返老還童的，但對於受了原子彈爆炸時光度的刺激。因而體內起了玄妙的作用一點，却絕無疑問。還有一個叫白川美子的婦人，年已四旬開外，自從嫁後便一直沒有生育過孩子，醫生檢驗她的身體，斷定是卵巢內有先天的缺憾，雖能受精，但不能受孕。可是自從廣島被炸的兩個月後，他忽然感到天癸不來，嘔吐疲勞種種病象，漸漸的腹部有些隆起，她不禁十分驚異，忙再到醫院去檢驗，居然是有孕了。醫師們也不懂是怎麼一會事，一個大家認為絕無生育之望，醫藥無法療治的婦女，竟忽然會老蚌生珠的懷起胎來。大家雖認定是原子能的賜予，但原子能怎會使一個先天缺陷的生殖機構變為正常，則不免莫明其妙。

了。在廣島轟炸以後三天，八月九日，第二顆原子炸彈又光臨到日本長崎，長崎這擁有二十五萬人口的都市，是日本造船業的中心地，房屋櫛比，帆檣林立，豈知在轉瞬之間，就被原子炸彈毀滅殆盡。據確實估計，該市被毀房屋達一萬八千所，死亡共二萬六千人，受傷的有四萬人，而每日傷者又總有十幾個人因傷重身死。當八月九日清晨，美國飛機在長崎上空投原子炸彈前的一剎那，英國空軍大隊長謙夏亞乘在有高空設備的「B 29」型超級空中堡壘中，該機正在長崎上空的附近飛行，離地面約有三萬呎高，謙夏亞戴着他的特製保護眼鏡，很安閒的靜候着這空前的奇景出現，忽然間他的飛機受到了一個猛烈的碰撞，原來原子炸彈已經爆發了，而爆發時的巨浪，從空氣中傳到這遠離轟炸目標的觀察飛機，坐在飛機室內的謙夏亞，只覺得機外的世界光亮得厲害，飛機室內本來所射到的太陽光，反襯得黯然無色，他向外張望時，第一個見到的奇景，就是一個令人畏懼的大火球，估計牠的溫度該有攝氏一千萬度，隨着就有一個巨型灰色烟火柱，頂着那火球直冲上空，離地面約有五千呎，火柱內烈燄旋轉，飛騰，並且一直在噴火，大概是因爲有大量的熱產生的緣故，這時僅在爆炸後的十秒間。其後火球連柱仍繼續向上飛騰，噴火，並且內部仍在猛烈的滾動，直到二分鐘後，這巨型火柱已高達二萬呎，柱頂上的火球已變成透明的硫磺色，柱底的黑烟夾在火中向四面散開，與受災地面上的塵土混成一片。謙夏亞這時移下他的保護眼鏡再朝下面望，只見熊熊烈火蓋着地面上廣大的區域，並且還極快的向四面延燒着，那天空的巨型火柱更猛烈的向

高處奔爬。驚懼，畏縮，交織在他的心中，使他得到一個生平不能消滅的恐怖印象，直到爆炸後二十分鐘，火柱已昇到六萬呎高，牠的外形也漸漸模糊而成大團雲狀的烟，明亮的火柱頂也已離開柱幹而高懸天空，並且漸漸的散開。他的飛機離開長崎上空時，地面上火神正在繼續發威，濃烟烈火廣泛的籠罩着四哩直徑的地面，整個的長崎，被埋葬在烟火中，就這樣的完全毀滅。又美國勞倫士也會親自前去長崎，觀看原子炸彈爆發時的情形，並將他的報告刊於紐約泰晤士報上。據說當原子炸彈爆發時，他就看見巨大的火球像從地中湧起，猛烈的噴出白色大烟環，震天的巨響伴着爆炸，風也似的接踵而來，隨後就有一個巨型紫紅色火柱，以高速度直冲雲際，高達十萬呎，接着，火柱越冲越高，幾乎和他們所乘的飛機在同一高度，這樣猛烈的上冲勢，很像有隕石自地面上射向天空。柱身的每一部分都在急驟的旋轉飛奔，又好似一個生龍活虎般的巨型動物在咆哮，轉瞬之間，牠又變成一個土人用的圖騰柱，方形的底，每邊有三哩寬，柱頂上聳雲際，也有一哩寬，柱的底爲棕黃色，中部琥珀色，上端是白色，看上去是一個活的圖騰柱，雕刻着各色各樣恐怖的鬼臉，對着下面受災的長崎，露出猙獰的笑容。轉瞬間，柱頂又射出一個巨大的白色菌形物，牠的各部分都活動得厲害，滾滾的白色泡沫，在沸騰，在噴射，牠冲上去，復被下曳，這樣連續上下的冲撞，像一隻野獸在瘋狂的狀態中，用力掙扎，要擺脫牠那被束的桎梏，果然，數秒鐘後，牠脫離了那火柱幹，因帶有大量的動能，使牠直衝高達六萬呎的同溫層，同時第二個白色菌，又自火柱頂接踵而出，牠比第一個稍

爲小些，再看那第一個菌形物時，牠已成爲一個美麗的大花朵，玫瑰色的花心，乳白色的花蒂，浮在上空時，花面朝着地，巨大的花瓣向裏鉤，直到勞倫士的飛機離開時，牠仍保持着原形。最後，飛機飛到了離長崎上空二百哩路之外，機內的觀察者再回轉頭來遙望着花朵告別。

第九十八回 霹靂起晴天蘇聯宣戰 頹勢難挽救日皇投降

却說美國把原子炸彈轟炸日本，目的是在促他立即作無條件投降，不要再夢想什麼寬大的投降條件，同時蘇聯也在八月九日那天通告對日宣戰，這對於日本無異是一個晴天霹靂，使他四面楚歌，走頭無路。原來日本對於蘇聯，自從日蘇中立條約簽訂以後，始終存有若干幻想，以為蘇聯必能置身局外，嚴守中立，其實蘇聯簽訂日蘇中立條約的用意，只是爲了避免在和德國開戰時日本乘機進攻西伯利亞，使他陷於腹背受敵兩面作戰的危險地位，並不打算永久中立到底，助長日本侵略的兇鋒。日蘇中立條約的期限是五年，若要廢約，得在期滿前一年通知。到了一九四五年，日蘇中立條約簽訂已滿四年了，這時蘇聯在東線反攻節節勝利，柏林的陷落已在旦夕，蘇聯便通知日本說，蘇聯準備廢棄日蘇中立條約，無意再延長期限，這給予日本一個很大的衝動，但他還癡心妄想的以為蘇聯雖通知廢約，但距條約屆滿期還有一年，不妨拚命掙扎，以圖苟延殘喘，所以歐洲戰事雖已結束，日本却繼續頑抗如故。蘇聯起初倒也並沒有對日宣戰的意思，所以波茨坦三國對日公告，蘇聯並不參加在內，後來因爲英美領袖不斷慫恿，說蘇聯如不參戰，對日戰事不易迅速結束，爲使世界早日恢復和平，避免生靈再遭塗炭計，蘇聯都非得出來參戰使世界戰爭早日結束不可。蘇聯領袖史達林元帥在波茨坦會議席上經英美慫恿後，頗爲意動，恰好日本見波茨坦三國公

告中沒有蘇聯參加在內，又對蘇聯發生了相當幻想，對三國公告竟置之不理。這不理的外交上的意義，正好成爲蘇聯對日宣戰的理由，於是蘇聯便發出宣戰布告，正式對日宣戰了。八月八日夜，蘇聯外交人民委員長莫洛托夫邀見日佐藤大使，代表蘇聯政府對日本政府傳達聲明如次：「德國戰敗投降以後，日本爲主張依然繼續戰爭之唯一大國，今年七月二十六日，中美英三國對日本要求之日本武裝兵力無條件投降，竟爲日本拒絕，聯合國乃邀請蘇聯政府參加對日作戰，以期早日結束戰爭，以減少犧牲數目。蘇聯政府對聯合國亦遵守本國義務，應允聯合國之提案，參加今年七月二十六日聯合國之宣言，由蘇聯政府之立場而言，蘇聯此種政策，實爲促進和平，援救各國國民，以脫離今後之新的苦難及犧牲。並鑒於此舉爲使日本國民避免德國拒絕無條件投降後所蒙受之危險與破壞之唯一路徑，故蘇聯政府宣言自八月九日起，蘇維埃聯邦與日本進入戰爭狀態。」

莫洛托夫除對佐藤大使傳達上述宣言外，同時訓令駐東京蘇聯大使瑪里諾夫，訪問日外相東鄉茂德，面交宣戰布告。同時蘇軍便於八月九日上午零時後，開始發動，從朝鮮、滿洲（包括吉林、黑龍江二省）、庫頁島等處，同時展開攻勢。朝鮮方面，蘇軍渡過圖們江下游，由慶興一帶攻入朝鮮，十日進至雄基附近，十一日更進至羅津。庫頁島方面，九日下午，蘇軍由南庫頁島中部的東方武意加附近，越境進攻。吉林方面，蘇軍於十日攻入春化，十一日傍晚攻入琿春。同時在牡丹江方面進攻東寧，綏芬河地區則包圍綏陽後再由北方地區沿鐵道向西北前進，十日傍晚到達穆稜。虎頭地區的蘇

軍，包圍虎頭後，九日達虎林。松花江地區的蘇軍，十一日下午漸次進至富錦周圍地區。黑龍江方面，蘇軍主力突破滿洲里、三河，以海拉爾爲目標，十一日將海拉爾包圍，另一部蘇軍衝破海拉爾，沿中東鐵路線東進，侵入哈克，突破北滿的中央；同時外蒙古方面的蘇軍也越索倫攻入黑龍江境內，渡哈爾哈河，與進攻海拉爾的蘇軍相呼應，準備向林西南下，攻入熱河，遮斷日軍與華北的聯絡。這時日本已在準備無條件投降，日軍戰意全消，加之蘇軍兵力強大，而日方本來用以防衛滿洲的關東軍又早已大部調至華中、華南沿海一帶，以防盟軍在中國海岸登陸，剩餘下來的軍力無多，絕對不足以抵禦蘇軍大規模的攻勢，所以以後的幾天裏，蘇軍一路勢如破竹，很快的佔有了東三省全境，連僞「滿洲國」的傀儡溥儀也被俘獲了。蘇軍進入東三省後，對該區中國人民生活艱苦情形，極感驚異。蘇聯消息報遠東戰線記者曾發出電訊，報告東三省我國人民處境的困苦稱：「記者於戰時曾經歷甚多國家，見及人民無數悲愁窮困情狀，然迄未獲見如東三省中國人民，如此被摧殘壓迫者。此誠爲恐怖之窮困，悲愁慘狀，隨處可見，逐一加厲。曾見一家數人流落道上，前爲一年高婦人，衣服襤褸，不能蔽體，身揣一特製嬰兒袋，飢餓兒女，隨母而行，最後爲一男子，身揣重負，全家財物均在於此矣。似此窮愁家庭，無慮數百萬家，均遭其壓迫。中國兒童瘦弱不堪，半身裸露。曾參觀一中國民屋內，無牀無凳無桌，農民居所簡陋，有如此者，多數房屋竟無窗戶。」這就是日本侵略我東北十四年來所造成的悲慘狀況，同時這也就是他所侈談的「新秩序」。東三省的民衆是這樣的困苦，

可是統治東三省的傀儡却又顛倒得可笑，當僞「滿洲國」的國務總理張逆景惠被捕時，蘇軍問他「現在是幾點鐘？」張逆竟答稱不知，又問他「今天天氣是晴是雨？」張逆也回說不知道。蘇軍不禁罵了聲「混蛋！」張逆竟應聲道：「誠如君言！」一時傳爲笑柄。在蘇聯對日宣戰後一天，即八月十日，日本已決計投降，經由駐日瑞士公使及瑞典公使館，將日本接受波茨坦共同宣言的外交文書轉送中美英蘇四國。據日本同盟社西文部經理長谷川對美國巴爾的摩太陽報通訊員與旁奈爾說：日皇遠在美國未用原子炸彈及蘇聯未參戰前，在六月二十二日就決意向聯合國投降，因爲日皇對陸軍已不表信任。當琉球島戰役時，日海軍不惜以所有剩餘艦隊防衛琉球，但日陸軍的戰略，却想等待美軍侵犯日本本土時，始調遣大軍予美軍以打擊，所以始終不願派大軍到琉球。日陸軍的過去經驗，熟悉美軍當局每集中其全部兵力於一處，日陸軍準備將以三對一的兵力對付登陸美軍。陸軍將領認爲只有這樣才可以抵消美軍武器的優勢而加以擊退。但日皇對於日陸軍的樂觀觀點，不敢苟同，乃於六月二十二日召集若干內閣閣員及重臣舉行秘密會議，決定求和會議係於夜間在皇宮內舉行，所以人民及陸軍將領都不知道。第一步辦法爲由日外相東鄉向蘇聯政府接洽，說將派日本最有名望的元老到蘇聯，請蘇聯任調人，但蘇聯未予答覆。當時日本政府即願意投降，但提出兩項條件：（一）不得放逐日皇，（二）不得派兵佔領日本本土。其後日駐蘇大使佐藤復於七月十一日晉見蘇聯人民外交委員長莫洛托夫，重新提出求和建議，蘇聯大元帥

史達林乃將此項意見提出波茨坦會議，其結果便是中美英共同發表三國宣言。波茨坦宣言發表後三天，日首相鈴木舉行情報會議，對於各記者所詢關於三國宣言的事，避不作答，因此日本各報乃自作聰明，自作主張，稱日本政府對於該宣言將置諸不理，於是史達林元帥乃利用此項時機對日宣戰，並宣佈日本請求調停已歸無效。日本內閣對於邀請蘇聯作調人的事毫不知情，八月九日下午二時，日內閣舉行會議，至晚十時半始閉會，會議中大部份時間為消磨於對閣員說明請蘇聯調停的事，其餘時間為討論是否應允許聯軍佔領日本本土，但到閉會時，仍然未有所決定。次日即八月十日午間，一再舉行會議，出席者有日皇，若干閣員，重臣及軍界領袖，在日皇御前，爭論至為劇烈，這是日本政府有史以來所未曾有過的事。最後乃由日皇下決語，他告軍政各領袖，勿以日本本土被佔領為慮。內閣會議閉幕後，即託駐日瑞士公使及瑞典公使轉送日本接受波茨坦宣言的外交文書，原文如下：「日政府接受波茨坦宣言之申請。日本帝國政府，為希求促進世界和平，免除人類遭受由繼續戰爭所引起之災禍，祈願從速終止戰鬥，數週前遵從天皇陛下之希望，請求當時保有中立關係之蘇維埃聯邦政府，斡旋恢復和平，不幸此種努力未見效果，茲乃基於天皇陛下克服一般和平之希望，儘力從速終止戰爭慘禍，決定接受一九四五年七月二十六日中美英三國政府首腦於波茨坦（爾後蘇聯亦加入）所發表之共同宣言之條件，但請諒解，不包含變更天皇之國家統治大權之要求，在內，帝國政府深信上項諒解必不有誤，並望迅速表示對本條件之明確意旨。」

四國覆牒由美國國務卿貝爾納斯代表四國具名，於八月十二日晨經由瑞士政府送達日政府，原文如下：「美國政府代表中華民國、美利堅合衆國、不列顛聯合王國、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對日本政府覆牒。來文中請接受波茨坦宣言之條件，並謂請求諒解不包含變更天皇統治國家之大權之要求在內，對於日本政府之通牒，我等之立場如下：自投降時起，天皇及日本政府之國家統一權限，應置於聯合國最高指揮官爲實施投降條件上必要措置之限制之下，天皇應予日本國政府，日本帝國大本營簽署實施波茨坦宣言諸條件時必要之投降條件之權，且加以保障。又天皇對於一切日本國陸海空軍官憲及處於無論何地之各該官憲所指揮一切軍隊，頒發停止戰鬥行爲，移交武器，實施投降條件等最高司令官所要求之命令。日本國政府於投降後，應立即使俘虜及被拘留者移送至安全地點，俾搭載聯合國船舶，關於最後的日本國政府之形態，應依據波茨坦宣言，由日本國民自由表明意思加以決定。聯合國軍隊在未完成波茨坦宣言所示各項目的以前，應留駐日本國內。」日本對此覆文，於八月十四日經由瑞士公使館轉致美國政府，原文如下：「一、天皇已頒發關於接受波茨坦宣言條項之詔書。二、天皇準備對其政府及大本營授予實施波茨坦宣言各項規定所必要之答覆權限，又天皇準備對一切日本國陸海軍關係及在此關係指揮下之一切軍隊爲停止戰鬥行爲移交武器及實施上項各條項，頒發聯合國最高指揮官要求之一切命令。」八月十五日正午，日皇對日本全國人民頒佈詔書，全文如下：「朕鑒於世界情勢與帝國之現

狀，欲以非常措置收拾時局，茲告爾等忠良臣民曰：朕命帝國政府通知中美英蘇四國，接受其共同宣言。夫謀帝國臣民之康寧，偕萬邦共榮之樂，此爲皇祖祖宗之遺範，爲朕之拳拳無措者。曩者向美英兩國宣戰，亦爲期望帝國之自存與東亞之安定，排斥他國主權與侵佔領土，固非朕之志也。然交戰已歷四載，朕之陸海將士勇戰，朕之百僚有司精勵，朕之一億衆庶奉公，各盡最善。惟戰局未必好轉，世界之大勢亦不利於我，加之「敵」使用殘虐炸彈，頻頻殺傷無辜，慘害所及，誠不可測。且若繼續交戰，不但我民族終告滅亡，且人類文明亦必被毀，如斯朕何以保億兆赤子，謝皇祖祖宗之神靈？是故朕命帝國政府接受共同宣言。朕對始終協力日本帝國，解放東亞之諸盟邦，不得不表遺憾之意，及帝國臣民死於戰陣，殉於職守，斃於非命者及其遺族，五內俱裂，至於受戰傷，蒙災禍，失家業者之厚生，朕深爲軫念。惟今後帝國將受之苦難，固異於尋常，爾等臣民之衷情，朕亦深知，然朕以時運所趨，忍受難以忍受者，爲萬世祈求和平。朕於茲能維護國體，信倚爾等臣民赤忱，與爾等臣民共在。若夫激乎情感，濫滋事端，或排擠同胞，混亂時局，致誤大道，失信義於世界，爲朕所深戒者。期望舉國一家，子孫相傳，確信神州不滅，念任重道遠，集總力於將來之建設，篤信道義，固守志操，誓以發揚國體之精神，不後於世界之進運，望爾等臣民，各體朕意。日皇願發停戰詔書後，鈴木首相也對日本人民頒發內閣告諭如下：「本日拜受大詔，帝國從事「大東亞戰爭」已近四載，茲聖慮採取非常措置以結戰局，爲臣子者，恐懼不可言狀，願開戰以還，曝屍骨於異域之將士，不知其數，本土之被害，

無辜之犧牲，亦已至極，事已至此，痛心無已。然戰事之目的，無可實現，戰勢又未必有利，至今已使使用科學史上未曾有的破壞力之新型炸彈，使戰爭局勢一變，繼蘇聯於九日對帝國宣戰，帝國誠遭逢未曾有之困難，茲聖上慮及聖德廣大無邊之世界和平與臣民之康寧，頒賜大詔，聖斷既下，赤子所應循之途已明，帝國之前途，因此更加困難，國民應受困苦，然帝國應由於此種忍苦之結實，開拓國家將來命運，本大臣於茲吞萬斛之淚，向同胞求誓，今日國民之應爲者，唯在維護國體，切勿拘泥既往，同胞相靖內爭，爲他所乘，或激於情感，輕舉妄動，失信義於世界。又對於戰死者，戰災者之遺族，及傷殘軍人之援護，固應悉力以赴，政府期與國民必謹遵詔書，刻苦奮勵，奉體聖心，必恢復國威，以應父祖遺澤。又此際更應一言者，卽爲處此難局之官吏任務，聖上至尊宣示「爾等臣民之衷情，朕亦深知」，望官吏宜奉行此仁慈之聖旨，成爲喚起復興精神之先驅。「當日下午七時，鈴木首相又向日本國民廣播，略謂：「大詔既下，國民今後之方向已定，多難之前途，惟有賴國民努力開拓其命運，國民今後要應一心維護國體，內爭輕舉，尤當切戒，今後當盡最大力量，救援戰災者之遺族及傷兵。」當日皇向日本人民廣播停戰詔書時，日皇的侍衛及士兵十人，曾企圖搗毀東京電台，以圖莽行爲，阻止日皇的投降詔救，暴徒未能破壞電台及擾亂廣播，就被憲兵逮捕。暴徒並曾於當夜引起近衛師團青年將校的騷動，但叛亂集會並無結果。八月十九日神風特攻隊自殺飛機隊員，自本州機場起飛，宣稱他們決不投降，並將打倒使日本投降的任何國體。這時日本已派河邊虎四郎中

將等一行十五人爲洽降代表團，飛往馬尼拉河邊等一行出發時，爲避免自殺飛機隊的搗亂破壞，乃於極端祕密中，繞道而行。日本陰謀份子雖力圖阻撓破壞，但絕無礙於停戰和投降工作的進行。美總統杜魯門於八月十五日下午接到日本答覆美國務卿十二日致日照會的覆文，即於當夜七時發表聲明謂：「余認此覆文爲完全接受波茨坦公告，現正準備儘速正式簽字。麥克阿瑟將軍已被任盟軍最高統帥，中英蘇亦均將派遣高級將領參加簽字，盟國各武裝部隊已奉令停止採取進攻行動。」同時美陸軍部宣佈，所有陸空軍對日作戰行爲，業已奉令停止，各地空軍將由當地司令視當時情形下令停炸。尼米茲總部也發表結束太平洋作戰的公報稱：太平洋艦隊總司令所屬太平洋各艦隊及太平洋區其他艦隊，已奉命停止對日進攻。十七日，日駐華派遣軍總司令岡村寧次聲明日軍業已遵照統帥命令，完成停戰態勢，一俟停戰協定成立，即依約實行。同時東三省境內的日本關東軍，也向蘇聯遠東軍總司令華西利夫斯基元帥投降，蘇軍當即停止戰鬥行動。各戰區的戰鬥行動既全告停止，投降談判便順利地進行。參加對日停戰協定簽字的我國代表團軍事委員會軍令部長徐永昌上將，軍事委員會高等顧問楊宣誠海軍中將、國府參軍朱世明少將，於十七日晚七時，由重慶乘「C 54」式巨型運輸機起飛，經廣州與香港上空，直航馬尼拉，十八日上午四時抵達。這時各國代表業已雲集馬尼拉，計有美陸軍部代表團馬歇爾少將及史塔德勒少將，澳軍代表團杜業中校，東南亞盟軍總部代表團班奈中將，田波曼少將，魏德勃意克空軍司令，紐西蘭代表

伊席特。不過當時馬尼拉的空氣不大好，有些緊張，日本接洽投降的代表還沒有來，麥克阿瑟總部電台與東京電台直接通報，東京方面屢次要求延期，因此許多人發生懷疑，謠言四起，紛傳東京對投降問題發生變化，戰爭未必能即日結束。這疑雲，一直到日本洽降代表團到達後方才廓清。日代表團一共十五個人，於八月十九日飛抵馬尼拉機場，由日本參謀本部副參謀長河邊虎四郎中將領隊，頭一個走下飛機，其餘陸續下來，站成一排。他們所乘的飛機是兩架白色運輸機，上面並未漆有麥克阿瑟將軍所要求的綠十字，而漆以黑十字。在機場接洽的盟方軍官是副參謀長韋洛貝將軍，河邊伸出手來，想和韋氏握手，韋氏起初沒有理他，第二次才輕輕地握了一下，河邊的臉色很難看。接着八輛汽車把十五個代表載走了。日本代表團是住在馬尼拉飯店分店的盧沙尼亞旅行社二樓，河邊當即往盟軍總部呈遞證件，由麥克阿瑟將軍的參謀長蘇特蘭中將予以接受，蘇氏並將麥帥命令一件給予河邊，這個備忘錄長達一百多頁，像一本書，內中說明美軍準備佔領日本，計劃如何，行動如何，規定詳盡。河邊當時說明國內還有些不穩，所以他們來時是祕密的，希望他們的行動不要發表。美方將領對此很覺奇怪，便向河邊警告說：美軍登陸時如發生意外，一定要由日方負責，不要後悔。河邊諾諾連聲而退。停戰協定簽字後，日代表團第二天下午便回去了。當日代表在馬尼拉時，還發生過一樁笑話，一個日本代表拿了五十元美鈔，托侍者去買香烟，美國香烟很便宜，侍者買了兩條，找回來的零錢却是一大捆日本軍用票，竟使那個日本代表哭笑不得。當日代表團在

馬尼拉簽訂停戰協定時，在華日軍向我接洽投降的工作也正在開始。中國戰區最高統帥於十八日電令駐華日軍最高指揮官岡村甯次，派遣代表到芷江接受投降命令，並限期答覆。岡村於十九日覆電云：「中國戰區最高統帥 蔣中正閣下，今井武夫總參謀副長一行，率同參謀二人，翻譯一人，乘二十雙引擎飛機，飛往指定地點，一切行動，依照尊電辦理，但機身標誌，紅色布帶，改爲繫在尾部。駐華日軍最高指揮官岡村甯次。」八月二十一日，大地氣清，萬里無雲，芷江城人民於晨曦中興起，懸旗慶祝，一片清平氣象，溢於全城，天空中飛機翱翔，交相欣賀。九時正，我混合大隊野馬式機三架，由我空軍中尉周壬民、婁茂京、林澤光、徐志廣及美空軍上尉葛蘭芬與東威爾機師駕駛起飛，向常德進發。這時中美人士萬餘，摩肩接踵，爭往機場，欲睹日軍二百萬人投降使者的來臨。十時一刻，我五千英尺高空，於常德西南方發現日機，分前後列對芷江航行。十一時一刻，我三機偕日軍綠色雙引擎運輸機一架出現於芷江機場上空，我戰鬥機六架，則在上空警戒。十一時一刻，我護送機一架首先着陸，機場上一片掌聲，旋日機降陸，觀衆爭相趨前，但以警戒森嚴，未得近前。最後我兩架護送機着陸。十一時二十分，日機駛向指定地點，日機翼下各懸日本旗一面，兩翼末端各繫以四公尺長的紅色布條。十二時二十五分，日機在我嚴密保護下，啓開機門，陸軍總部派陳昭凱少校前往接待。今井武夫少將立正，請問陳少校可否下機。陳少校答稱：現在可以下機。今井着軍裝，佩軍刀，首先下機，面有戚容，緘默無語。陳少校檢查名單，並有我憲兵檢查行李等項。檢查畢，日機師向今井敬禮。

請示搬運行李事宜。十二時三十分，陳少校引導今井及其隨員七人，分乘吉普車兩輛入城，這時攝影記者紛紛拍照，情形甚爲緊張。日接洽投降代表在中美憲兵保護下，逕往飛機坪住所，該地環境清幽，日代表一行下車後，即行用餐。下午三時四十分，日代表今井武夫少將，偕參謀橋島芳雄，前川岡雄，及譯員木村辰男，至陸軍總司令部晉謁蕭參謀長毅肅，接洽投降事宜，並接受何總司令致岡村甯次的備忘錄。今井晉謁蕭參謀長時，係在一會議廳內，廳中佈置簡潔，正面懸 國父遺像暨黨國旗，上置有中美英蘇國徽及一巨型V字。參與會談的軍事長官，到有副參謀長冷欣，美軍作戰司令部參謀長柏德諾，及有關軍事官員百餘人。今井武夫等四人到達時，均面呈憂戚之色，向蕭參謀長冷欣，副參謀長柏德諾參謀長致敬禮，旋坐於蕭參謀長對面。蕭參謀長遂向今井少將提出十項問題，並令其逐一答覆。詢問時由我國譯員譯成日文及英文，答覆時由日譯員木村辰男譯成中文，及由我譯員譯成英文。蕭參謀長問話時，態度莊嚴，今井注意傾聽蕭參謀長的問話，態度沉靜而細心。十項問答內容如下：（一）介紹。（二）交驗命令書。（三）蕭氏稱：中國戰區最高統帥 蔣委員長，八月十八日六時致岡村甯次將軍的電令，要貴官隨帶駐中國台灣及越南北緯十六度以北地區內所有日本陸海空軍之戰鬥兵力位置及指揮區分系統表冊，想貴官業已帶來，請即交出。今井答：日中國派遣軍僅負指揮中國戰區之日軍任務，越南不屬本軍指揮，不十分明瞭。今井此時即命橋島交出日軍在華兵力配備圖。（四）蕭氏問：岡村甯次將軍還有其他文件交貴官帶來否？今井

答除長官發令囊中前來聯絡之命令外，無其他文件。(五)蕭氏稱：中國陸軍總司令何應欽上將現有中華民國三十四年八月二十一日中字第一號備忘錄一件，致送岡村甯次將軍，請貴客帶交，並請貴官先行閱讀，讀完後請在接受備忘錄證書簽字，並請負責轉交。蕭氏當即官讀備忘錄全文，並交今井細閱一遍，令今井簽具收據。今井要求內容有所說明，蕭氏允予另行派員洽談。今井除表示接受轉達外，即用毛筆簽字蓋章。該備忘錄主要包括三點：第一是日本陸海空軍及輔助部隊應立即停止一切敵對行爲，所有武器彈藥航空器材車輛及一切交通通信工具，以及文獻檔案等，妥爲保管，不得移動，絕對保持原狀，聽候何總司令派員接收。第二是中國陸軍總司令部要先在南京設置一前進指揮所，命日方從速照辦，並妥爲保護。第三是接受日軍投降的我方軍事長官及其地區的分別系統表，大要如次：(A)第一方面軍司令官盧漢接收越南北緯十六度以北地區。(B)第二方面軍司令官張發奎接收廣州、香港、雷州半島、海南島。(C)第四戰區司令長官余漢謀接收曲江、潮州、汕頭。(D)第四方面軍司令官王耀武接收長沙、衡陽。(E)第九戰區司令長官薛岳接收南昌、九江。(F)第三戰區司令長官顧祝同接收杭州、金華、寧波、廈門等處。(G)第三方面軍司令官湯恩伯接收南京、上海。(H)第六戰區司令長官孫蔚如接收武漢、宜昌、沙市。(I)第十戰區司令長官李品仙接收徐州、安慶、蚌埠、海州。(J)第十一戰區司令長官孫連仲接收天津、北平、保定、石家莊。(K)第十一戰區副司令長官李延年接收青島、濟南、德州。(L)第一戰區司令長官胡宗南接收洛

陽(M)第二戰區司令長官閻錫山接收山西(N)第十二戰區司令長官傅作義接收熱河、察哈爾、綏遠(O)第五戰區司令長官劉峙接收鄭州、開封、新鄉、南陽、襄陽、樊城(P)台灣接收人員另行派定。(六)蕭氏稱在上項中字第一號備忘錄內，說明中國陸軍總司令部要先在南京設置一前進指揮所，由冷欣中將作主任，此種措施，可使日軍投降事項順利實施。所有本總司令部前進指揮所之人員，附空軍機場設站人員，將乘中國飛機與貴官同時飛往南京，請貴官轉告岡村寧次將軍，妥為保護，並妥為招待。今井答，嘗代為轉達。(七)蕭氏稱：何應欽上將將不俟岡村寧次將軍簽訂投降書，即於最短期內輸送軍隊前往南京、上海、北平各地接收，請貴官報告岡村寧次將軍。今井允予轉告。(八)蕭氏稱：為使以後接洽便利起見，何應欽上將願與岡村寧次將軍直接通電，茲特規定對方電台呼號波長及通報時間表一份，交與貴官，請貴官於回南京後，立即轉送岡村寧次將軍實行。今井接受後，並出示日方之通報時間表一份。(九)蕭氏稱：何應欽上將還另有許多問題，另派中美專家向貴官問訊，爲了貴官安全起見，中美專家將分別前往貴官的住所，請貴官據實詳細答覆。今井答：本人此來，純係任聯絡任務，日本天皇已接受波茨坦宣言，現日本代表在馬尼拉與聯合軍最高長官議定明白原則的答覆，故未奉到最高命令以前，日軍不能隨意行動，惟日軍深知蔣委員長，故願先派人來，在道義方面說，亦應速來與中國聯絡。(十)蕭氏稱：貴官回南京的時間，另行通知。至此，蕭參謀長宣告完畢，這一席具有歷史上重大意義的接談，歷兩小時始畢。五時正，

日代表退席，乘車返住所晚餐。七時半，中美空軍與工兵人員奉命分往他們的住所，詢問京滬等地機場情形。今井表示：機場甚為完整，一切設備尚佳。談及日本投降問題，今井稱：日軍現有陸軍三百萬，在華者一百二十萬，設非海空軍在弱影響，陸軍仍可繼續作戰。日本政府既已接受波茨坦公告，即當服從天皇命令。今井深感日本工業的落後，與飛機生產的不足。並謂日方日前在京滬所存的汽油，為量甚微。二十二日，今井整日分別答覆中美各專家的詢問。二十三日上午十時，中國陸軍總司令部對於日本投降的種種詳細款目，特再以另一備忘錄，交與今井，轉致岡村甯次。下午一時半，何總司令在會客室內接見今井，何總司令立於辦公桌後，參謀長蕭毅肅，副參謀長冷欣、蔡文智、美軍司令部參謀長柏德諾，及鈕先銘處長立於何總司令之後。下午一時二十五分，今井等到達總部。今井仍着軍服，向何總司令鞠躬敬禮。何總司令即詢今井，前日下午三時蕭參謀長面交第一號備忘錄，貴官瞭解嗎？今井點頭，答稱瞭解。何總司令又問：後來我又派員另交備忘錄一件，收到了嗎？今井答稱：收到了。何總司令說：我已決定貴官仍乘原機飛往南京，希望貴官轉告岡村甯次將軍，對於前後四項備忘錄，切實照辦。今井毫不猶豫，答稱一定轉達，一俟奉到東京大本營部令即可決定。何總司令又說：本總司令已決定於本月二十六日以後三十日以前，開始空運部隊至南京，望貴官轉告岡村甯次將軍，準備一切。今井答：已經知道。最後何總司令宣稱：今天談話到此為止，貴官現在可準備出發了。今井深深一鞠躬而退，何氏曾起身示送。何總司令接見今井談話，共歷時九分半鐘。日

本代表來芷江接洽投降，至此告一段落，今井即於下午二時三十五分離芷江飛南京覆命，我並先遣陳昭凱張文傑兩少校搭乘客機同往。二十五日晨，陸軍總部接獲岡村甯次二十四日來電云：「芷江中國戰區中國總司令何敬之閣下鈞鑒：今井總參謀副長等一行，以及貴軍將校三名，於八月二十三日下午八時抵寧。交付今井總參謀副長之中國戰區中國陸軍總司令部備忘錄中字第一號至第四號各件，確實領到。貴總司令部南京前進指揮所，希在可能範圍內，迅速前進。其他飛行規定線路高度時間，希即通知本官，以便負責，對冷欣中將閣下一行之保護，期無遺憾。」二十七日，中國陸軍總部南京前進指揮所由主任冷欣中將率領一行一百五十九人，分乘美國軍用運輸機七架，於下午二時至二時四十分，安抵南京，岡村甯次派今井武夫等五十餘人在機場歡迎。冷氏於三時許離開機場，上插青天白日滿地紅國旗的吉普車二輛，遂初次出現於首都道上，直達立法院長孫科公館。這華麗的建築物，自首都淪陷以來，就被日軍用爲招待貴賓之所，今始重睹青天白日。冷氏在此略事休息，並接見今井武夫後，五時即率同舒適存邵毓麟顧毓琇龔德柏等及中央社記者與攝影記者前往中山門外，恭謁國父陵墓。一路濃蔭夾道，寂無行人，到達陵園後，靈堂大門閉鎖，冷氏一行乃在門外肅立，行軍禮致敬。少頃，守靈者將鑰匙獻出，冷氏等乃得瞻仰國父遺容，行三鞠躬禮致敬，繞棺一週，隨即在陵園內視察一遍，除當年亭亭小樹已高幹參天濃蔭滿地外，其他一切均完整如故，僅略見荒涼而已。歸來時，沿路均有日軍佈崗，荷槍兀立，担任警戒。路旁男女老幼

於車過時舉手歡呼，相互慶祝，日本官兵見我軍經過時，亦舉手爲禮。招待所由我帶來憲兵保護，日方派憲兵招待，態度極爲和藹。晚飯僅素茄子一碟，炸魚一個。飯後數百人民集於招待所門前，親密異常，其中數老者對蔣委員長健康極爲關懷，更有十齡左右的幼童數人，一致馳跳歡呼。蔣委員長快回來了。冷氏到達南京後，就約束所部，沒有命令，不許外出，同時告誡總務人員，如有舞弊，立即槍斃。他曾說：「我這人是不好對付的，你們要當心。」日軍原預備完全招待，經冷氏堅決拒絕，除第一天晚餐外，第二天起都是自備伙食，絕未受日方招待。冷氏以身作則，對部下約束頗嚴，對岡村甯次的態度也能不卑不亢。初到京時，岡村派今井副參謀長持片問候，不親自拜訪，並且要冷氏次日到日軍司令部去交涉，冷氏斷然拒絕，後經雙方幕僚交涉，才決定次日上午八時由岡村到鐵道部官舍會見冷氏。當時我方在座者有邵參議毓麟，陳主任參謀，日方有總參謀副長今井武夫，參謀小笠原清中佐。冷主任首謂：本人奉中國陸軍總司令何應欽上將之命令，來南京設立前進指揮所，在何總司令未蒞京以前，本人將隨時傳達何總司令之命令，並作一切必要之準備，希貴方切實照辦，並予本人一切便利。岡村答是。冷主任詢問岡村謂：何總司令在芷江交貴方總參謀副長今井少將轉致貴官之第一號至第五號備忘錄，想早已收到，並已作適當的措置，不識迄今已實施至何程度？岡村答稱：所有詳情，係由今井總參謀副長負責，本人不甚清楚。冷主任繼謂：希望提出書面報告，以便轉呈。岡村答稱：當飭今井總參謀副長準備，冷主任又謂：本人又帶何總司令命令備忘錄第六

號至十三號「面交岡村將軍親收」希貴官遵照辦理，以免遺誤事機，並將辦理情形，隨時見告。岡村當即接受，並表示照辦。日本對中國接洽投降的工作，至此遂告一段落。

第九十九回 麥克阿瑟登陸日本土 何總司令受降南京城

話說麥克阿瑟元帥總部所交與日本洽降代表河邊中將的備忘錄中，本來規定聯合國佔領軍於八月二十六日一律登陸日本本土，日本並已代爲規定好了程序，日本大本營與日政府聯合公佈聯合國佔領軍於二十六日登陸東京灣區的各项細則如下：「第一批聯合國佔領軍定二十六日起，陸續在東京灣區登陸，爲事先避免衝突計，決定登陸應依下列規定爲之：自千葉縣神川以東起，經千葉市、多摩、川口、府、千聖、中八王子，以迄南端的伊豆半島一線內的日駐軍，應儘速自該區撤退。上述地區內的維持治安部隊，由武裝警察憲兵及海軍拱衛團協同原有警隊加強維持。聯軍與日軍各機關之接洽，將由專門設立之機構執行之。聯合國佔領軍，將依下列程序登陸：八月二十五日起，飛機飛至本土上空，空運部隊自二十六日起，在厚木機場着陸，是爲最初登陸的聯合國，同時聯合國艦隊開入相模灣，其一部份軍艦及輕型艦隻將開入東京灣內，其他佔領軍自二十七日起由空運或海運在厚木及橫須賀兩處登陸。」但到了二十四日，太平洋忽然發現颶風，日政府遂向麥帥廣播聲明，準備聯軍進入日本本土的工作，因颶風發生若干困難。該聲明稱：「吾人感覺須告知閣下者，即閣下所詢聯軍部隊進入日本之準備工作，茲因時速一百四十英里之颶風，發生若干困難，該風於二十二日黃昏起，至今日上午未停，交通與運輸，已受若干損失。」聯軍最初認爲登

陸日期不致因此展緩，但到二十五日，終於決定展緩兩天，改期二十八日登陸，同時日本正式投降簽字儀式，原定八月三十一日在美國主力艦「米蘇里」號上舉行，亦展緩至九月二日實行。聯合國佔領軍登陸日本的日期，雖已延至二十八日，但聯合國軍艦四百艘，仍照原定日期，於二十六日晨駛入相模灣，以掩護未來空軍與海運部隊的登陸。艦隊中有美主力艦十二艘，英主力艦二艘，內以海爾賽將軍的旗艦「米蘇里」號爲主，日本正式投降書簽訂儀式即由麥克阿瑟將軍宣布在該旗艦上舉行，以象徵美國龐大的海軍力量。「米蘇里」號曾於七月間參加第三艦隊砲擊日本之役，其排水量爲四萬五千噸，爲世界最巨型的主力艦。該艦以杜魯門總統的鄉邦爲名，於一九四四年一月二十九日在佛魯克林海軍船塢舉行下水禮，由杜魯門總統的女公子瑪嘉麗特擲瓶時，杜魯門尙爲參議員，當場發表演說。該艦於一九四四年六月十一日編隊服役，以加拉罕上校爲首任艦長，杜魯門之姪約翰，爲第一流的海員，亦服役於此無畏艦上。艦長八百八十英尺，配備共有十六英寸口徑大砲九尊，步槍二十五支，分列兩層，並有四十及二十耗之砲多尊，火力可達二十英里外，爲現役最快主力艦之一，速度逾三十海里。同時美國第五艦隊司令斯普魯恩斯將軍，被任爲美國登陸軍總司令，斯氏所率艦隊，首先駛入東京以南的相模灣。二十七日侵晨，聯合國大艦隊魚貫開入相模灣，是爲聯合軍與日本內海發生關係之始。一百十二艘的大艦隊，由「米蘇里」號領導，巡洋艦及其他軍艦追隨前進，艦上巨砲均指向兩岸，以防日軍的抵抗。艦載機數百架飛翔相模灣。

上空，以資保護。當艦隊進入相模灣兩小時前，開抵某小島時，即與載運日方代表的驅逐艦一艘相遇。美方人員令日迎接代表團解去佩劍後，便引導他們由日驅逐艦乘捕鯨船到美驅逐艦「尼古拉斯」號，然後由該艦用救生船渡至「米蘇里」號，往見海爾賽的參謀長卡奈少將，該代表團供給下列各項情報：（一）關於水雷區域。（二）東京狀況。（三）東京區各機場情形。（四）橫須賀的軍事及港灣便利，並聽取關於聯合軍入東京灣的命令。海爾賽將軍目擊日代表登「米蘇里」號，但未和他們會面，也未參加會議。艦隊以最大速度進入相模灣，隊形在太平洋上延長百餘英里，海爾賽將軍所乘的旗艦「米蘇里」號，懸有四星的勝利長旗，英海軍上將福拉塞所乘主力艦「約克公爵」號，中桅亦懸有勝利旗。主力艦「俄亥俄」號則從側翼掩護「米蘇里」號。當天晚上，麥克阿瑟元帥也乘機啓程往琉球島，同行者爲他的參謀人員及新聞記者一百餘人。在佔領日本本土的行動中，琉球是最重要的基地，琉球島在美國經營下，準備成爲世界上最大的空軍根據地，島上處處都是機場，已使用的有十三個，還有十五個正在趕修，天上地下，都是飛機，煞是壯觀。投降後的日本居民，被集中到一處居住，不准外出，食糧由美軍供給。琉球人也集中一起居住，自己組織警察，保護自己。他們不承認是日本人，祇承認是琉球人，他們的食糧也由美軍供給，有米有肉，大家很滿意。琉球人的小學照常開課，可見美軍待琉球人是很好的。日本俘虜約有七千人左右，神氣很可憐，其中還有許多十六七歲的小孩子，可見日本兵源已形枯竭。二十八日晨八時二十八分，

首批聯合國飛機，運載佔領軍，在東京西南距日本皇宮二十七英里的厚木機場降陸，是爲首批盟國勝利者踏上日本本土之始。除空運軍外，尚有巨型運輸機及飛行堡壘四十八架，運載美工程師、技師、氣候測量員及地面工作人員一百三十二名，該項人員均全副武裝，準備麥克阿瑟元帥佔領軍登陸的一切工作，降陸後四十五分鐘，即與美軍總司令部通無線電報報告稱：一切處置堪稱順利，並依照計劃進行。同時第三艦隊亦開入東京灣，下碇，其地點即在橫須賀軍港岸外二十九日，聯合國海軍開始進入橫須賀軍港，中央社記者報告稱：「日本三大海軍基地之一的橫須賀，今在吾人眼前，一片荒涼，有若墓園，一部基地業被美空軍炸毀，斷鋼殘骸，堆如山積，間見薄薄灰烟，騰向天際，日人顯已於撤退前，將存檔文件，付諸一炬矣。記者一行，乘小登陸艇，於基地四周巡航兩小時，舟行甚緩，速度猶不及兩海里，恍若畫舫。但見飛機廠及造船廠之廠屋，均完全焚燬，海軍船塢瘡痍滿目，顯爲美機轟炸之結果。日方主力艦「長門」號，泊於海軍船塢一百碼外，其八尊十六英寸口徑之大砲，於民國二十六年曾猛轟上海，今焦痕纍纍，昔日駛入長江之英姿，已不可復見，僅爲一生鏽之船身矣。該艦於六月十八日爲美艦載機所擊毀，有似罐頭被釘錘所擊者然，染污之日旗尙懸桅上。此外尚有無數日艦殘骸，某海軍人員評稱：「此與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珍珠港之情形毫無二致。」記者一行所乘之登陸艇，沿山邊五十尺之運河而行，僅於近距離內始得見貫穿山中之深隧道，不禁憶及俯瞰嘉陵江重慶山崗一帶之防空洞。記者乘艇於高出水面約百英尺之百餘巨

型起重機之陰影下駛行，見有日方七八艘驅逐艦停泊港內。百餘艘小型潛水艇，排列海上，嚴整可觀。此乃昔日襲擊盟方艦隻之日本海底艦隊所存之殘餘，亦即一度爲頭等海軍國之所存實力。傳日本尙有其他若干受創之軍艦，但記者於橫須賀海軍基地所見者，僅爲上述船艦。記者一行乘登陸艇兩艘，於橫須賀基地附近航行兩小時，深信盟軍將可平安登陸，日人顯知其已戰敗，乃遵守保證，不敢逾越。當日下午，尼米茲元帥及其僚屬，分乘水上機兩架，飛抵橫須賀軍港，數分鐘後，即由小艇護送登美主力艦「南達科他」號。該機會飛行東京灣一週，時世界強大艦隊均雲集於此。三十日晨，第一海軍區司令，即以此巨大海軍基地橫須賀，向海爾賽的參謀長卡奈少將投降，投降儀式迄上午十時四十四分仍在進行。這天從清晨零時起，美第十一空運師的千百架飛機由琉球起飛，每一個機場，每兩分鐘內起飛一架「C 54」式巨型運輸機，一架接着一架，引擎怒吼，的確是空前未有的偉大場面。空運軍共一萬餘名，每隔兩分鐘即有一架降落於厚木機場，天空有各種各式戰鬥機堡壘轟炸機等保護，所有降陸軍隊均全副武裝。首批空運軍登陸後，第一面美國國旗即開始飄揚於日本本土之上，此國旗係升於用作天線的竿頂，爲首批空運軍中的無線電隊所升。第一批飛機的着陸時間爲上午六時，當即開始佔領日本本土，並前進二十五英里，以佔領麥克阿瑟元帥欲將當作總司令部的日皇夏令行宮，該皇宮有金碧輝煌的圍牆及綠色的屋頂。麥帥所乘的專機名「巴丹」號，在他的前面有飛機九架，載新聞記者及廣播記者幾達一百人，起飛時天空

烏黑，什麼也看不見，天明後，快到厚木機場時，才看見滿天都是飛機，一架接着一架，平安降陸。麥帥抵厚木機場後，接見聯合國及日本記者稱：「抵東京之路雖遙遠，但吾人已抵達矣！吾人之使命現殆已完成。日本向吾軍投降之計劃極爲順利，各戰場之戰事幾完全停止。就余觀之，日本係以善意履行其諾言，余渴望希望將來日本能採取同樣態度，以免不必要之摩擦。」這時飛機還是繼續而來，到達機場卸下人貨後，不到十五分鐘便飛走了，卸下的人和物資，剎那間也都被汽車載走，人去佈防，物進倉庫，計劃之周到可以想見。據說這一天運輸兵員達一萬四千人，包括他們的必需裝備和給養，這種大規模的空運，還是有史以來的第一次，麥克阿瑟元帥抵機場十五分鐘後，即前往橫濱，行車路線早經規定，沿途有日憲警站崗，看見汽車便敬禮，兩旁商店住戶一律緊閉大門，玻璃窗上也遮上幕布，一個日本人也看不見，只有橫濱大街上，還有幾家店舖開張，有三五平民出門張望，一個個都面帶笑容。麥帥在橫濱的總部設在大新飯店內，是一座很大的房子。同時英美陸戰隊及水兵佔領東京灣，控制橫須賀軍港的三小島，英陸戰隊係來自戰鬥艦「喬治五世」後及巡洋艦「紐芬蘭」號與「干地亞」號，該三艦均泊於東京灣。當該三小島防禦工程移交之時，另隊英美軍在橫須賀作大規模的登陸，此項軍隊由坦克車領導，共有陸戰隊一萬人及水兵三千人，登陸時空中有飛機數百架掩護。日本帝國大本營奉聯軍統帥訓令，除警察及特別軍隊一千六百名被派歡迎及協助聯合國海軍外，所有橫須賀的男女及兒童均居屋內，不許出外。聯軍進入橫濱後，即在

駐紮區四週，設立十個檢查站。當空運軍第十一師的先頭部隊及新聞記者所乘的巨型運輸機降落時，日本高射砲隊曾向之射擊，共發三個高射砲彈，日本仍有少數神風特攻隊員，但已迅速就範。登陸的美軍，已遍佈東京橫濱區，數百架運輸機不斷載運軍隊及給養降陸，橫須賀厚木機場及橫濱的美軍已打成一片，面積廣達二百方英里。據美記者陶思士報告前往橫濱途中所見稱：「余隨第十一師由厚木機場前往橫濱，運兵汽車係日方供給，車夫亦爲日兵，沿途由日陸戰隊步兵及水兵站崗防衛，日兵面向田野或村莊，當美軍經過時，日軍官行軍禮如儀，美兵亦予回禮。車入橫濱時，所見此大商埠被炸之慘狀，令人心酸，此百餘萬人之大都會，已泰半夷爲平地，市民多居於鏽鐵板所搭成的臨時屋內，或居穴中，或置草於陰溝管中而睡其上，生火燒飯，則均在露天爲之。若干無恙之新式房屋，已由日人掃除，供聯軍當局之用。日本女人已改穿寬褲，男人均着制服，但均一致表示厭戰，對美空軍威力尤爲驚駭。」九月二日上午九時，日本正式投降典禮簽字儀式假泊於橫濱附近六哩地點的美國新銳戰艦「米蘇里」號上舉行，在典禮舉行以前，艦上首先升起一面著名的有歷史性的旗幟，以資慶祝。這旗就是一八五三年美海軍提督伯利砲擊日本，迫使日本與西歐通商時懸於他所乘艦上的，係由美用專機載往日本。簽字會場，設於右舷甲板上，八時半，尼米茲將軍到達，他是美國五星元帥之一，頭髮全白。八時四十分，我國代表團徐永昌將軍等六人和其他各國代表團到場。八時四十五分，麥克阿瑟元帥蒞臨，軍樂大奏，全體軍官敬禮。準備一切終了。會場的正

中，置有長八尺寬二尺的長方形桌，上鋪綠氈，圍繞該桌，自正面起，左側爲中國、英國、蘇聯、澳洲、加拿大、法國、荷蘭、紐西蘭等國的全權代表順序站立，右側爲聯合國最高指揮官麥克阿瑟元帥，在他的旁邊排列美國陸軍及海軍的將軍自二星級至四星級達二十名之多，海爾賽上將和死守巴丹半島被俘三年始獲釋放的魏銳特上將都在內。八時五十分，日本全權代表小艇橫靠於「米蘇里」號艦傍，由美軍官把他們帶上甲板，一共十一個人，由外相重光葵（代表日皇及政府）和參謀總長梅津美次郎（代表日大本營）領隊，計陸軍四人，海軍三人，外務省職員四人，日代表團所穿的晨禮服可看出已經被蟲蛀過，有幾個代表所穿的皮鞋鞋根已磨蝕。他們到達時也奏樂歡迎，據說這是國際禮貌。日代表分三行站立，第一行是重光和梅津二人，第二行五人，第三行四人。九時正，典禮開始，麥克阿瑟從休息室中走出來，在廣播機前讀一篇簡短的廣播詞道：「當余由巴丹半島及柯列基陀島戰機黯澹之時，回顧此冗長崎嶇曲徑之際，正全世界在恐怖中生活，民主主義到處取守勢，及現代文明在天秤上戰慄之時，余感謝吾人慈悲之上帝，予吾人以信心，勇氣及權力，以造成吾人之勝利。戰爭既完全屬於破壞性，倘未肇畫一種平等之和平制度，則惡魔將踵吾門而至。如今日本之統治權，已受聯合國之意志所限制，所有其勝利咸被剝削，其武裝已完全被解除矣。關於理想紛歧之各種目標，已在全世界之各場合獲得決定，此後即須討論或爭辯余之最迫切之希望，亦即全體人類之希望。在此莊嚴的典禮舉行後，於往日之血泊及屠殺中，將發生一進步之世界。

此世界奠基在信義及了解之上，此世界爲人類之尊嚴及實踐人類最殷切的願望，即自由寬容及正義而存在。」麥克阿瑟讀時，手有一點發抖，讀後，即令日本代表簽字，長一尺五寸寬一尺許的降伏協定文書二件置於桌子中央，重光第一個簽，因爲他只有一條腿，特准坐在椅子上，重光從袋裏拿出筆，卻沒有墨水，他擠了一下，抖了幾下，還是沒有水，想用筆吸桌上墨水瓶裏的墨水，不料瓶口很小，筆進不去。重光非常之窘，幸虧一個美國軍官救了他的急，遞一支筆給他簽。梅津第二個簽，他有兩條腿，便沒有坐椅子的資格了，當他簽字時，日代表團中有一上校落淚。海爾賽在梅津簽字時特別注意，彎着頭頸瞪着，日本代表也對這位綽號「壯牛」會說大話也會打大勝仗的機動部隊司令特加注意。日代表簽完字，退回原處立正，重光因爲腿的關係似乎很不耐，不斷用手摸禿頭，頭上直冒汗。十一個日代表的臉色都不好。接着便由聯合國方面簽名，麥克阿瑟元帥以聯合國最高統帥的資格第一個簽字，他共用五支自來水筆簽署兩份降書，簽字前請被日軍俘虜的巴丹半島英雄魏銳特將軍及新加坡英國守將柏茜佛爾將軍作陪，他用一支簽了 Doug 四個字母，轉身將軍贈與魏銳特將軍，第二支筆簽了 Jas 三字，轉身贈與柏茜佛爾將軍。第三支筆簽 Macarthur，第四支筆簽署第二簽名，其中一支黑色筆歸美國政府檔案處保管，另一支黑色筆贈西點軍官學校，還有一支紅色筆是他自己的，實在是他太太所有，由他自己保存。第二個簽字的是美國代表尼米茲元帥，他用兩支筆簽名，一支筆於返美後贈與舊金山一家中國銀行的經理吳君。第三個

簽字的是中國代表軍令部長徐永昌將軍。第四個簽字的是英國代表福拉塞海軍上將。第五個簽字的是蘇聯代表邱列溫特中將，他簽得最快，差不多剛坐下就簽好。第六個簽字的是澳洲代表白萊眉將軍。第七個簽字的是加拿大代表哥斯格萊夫上校，他簽錯了一行字，以致繼他後面簽名的三國代表也簽錯，後來經麥帥的參謀長蘇特蘭中將改正，並於改正處簽名作證。第八個簽字的是法國代表拉克雷將軍，第九個簽字的是荷蘭代表海爾弗立謙海軍中將。第十個也是最末一個簽字的是紐西蘭代表伊席特空軍副元帥。九時十五分，雙方簽名終了，降書兩份，一歸美，一歸日，歸日的一份由聯合軍總司令手交日方後，日方代表即相繼由「米蘇里」艦上退下。至此，降伏協定簽字式遂告終了，同時也將日本在血肉及暴力上建立帝國的迷夢一筆勾銷。降書要點如下：（一）吾人奉日本政府之天皇及帝國大本營之命，並代表渠等接受波茨坦宣言中之各條款。（二）吾人向諸盟國宣佈日本營所有日本軍隊，及不論何地受日本節制之所有軍隊之無條件投降。（三）吾人命令所有日軍及日本人民停止敵對行動，及保持所有船隻、飛機、軍用及民用財產，並避免其損失，服從盟國最高統帥可能提出之一切要求。（四）吾人命令日本大本營立即通令所有日軍司令及不論何地受日本節制之所有軍隊之司令無條件投降，並命其所管轄之部隊一律投降。（五）吾人命令所有民政官及陸軍海軍軍官，遵守及實施盟國最高統帥認為使此次投降生效所應有之一切公告命令及指示。吾人指示所有此等官員保留其職位，繼續其非戰鬥之任

務，但由盟國最高統帥或在其命令下特別解除職位者則爲例外。(六)吾人負責爲日本政府及其繼承者矢實施波茨坦規定，並發佈盟國最高統帥或任何其他盟國指定之代表，爲使波茨坦宣言生效起見，所需之任何命令及採取渠等爲達到上項目的所需之任何行動。(七)吾人命令日帝國政府及帝國大本營立即解放刻在日本管轄下之所有盟國戰俘及盟國拘留民，給渠等以保護照顧及給養，並即移送渠等前往指定之地點。(八)天皇及日本政府統治國家之權力，應受制於盟國最高統帥，盟國最高統帥將採取渠認爲實施此等投降條件所應有之步驟。一投降典禮完成後，美戰略航空隊司令史巴茲將軍才宣佈說：美國空軍那天預備好八千噸炸彈，以防日本的極端派到最後一分鐘的陰謀，因爲「米蘇里」號甲板上滿載聯合國高級軍官，可能成爲日本自殺飛機最後一次的絕好目標，幸而那天並沒有發生什麼事端。在日本向聯合國投降以後一星期，中國戰區日軍投降簽字典禮也於九月九日上午九時在南京中央軍校大禮堂舉行。中國陸軍總司令何應欽將軍於九月八日正午十二時十分飛抵南京，主持受降事宜。九月九日早晨，南京黃埔路的中央軍官學校門前，這一天格外顯得威武，國旗高揚，新六軍的健兒們警衛着，過了那鐘樓式的二門，眼前一大片廣場，一座座建築物成方形陣矗立在四邊，那條長長的水泥走道直對大禮堂的大門，這條走道約有半里長，兩旁極平均地每隔十步植着聯合國國旗，每一國旗之間，站着臂纏紅布新式裝備的警戒兵。禮堂入門處，上懸「中國戰區日軍投降簽字典禮」大字，中有巨型V字，

禮堂可容二千人，四周有樓廳，形如走廊，四方各有一門出入。禮堂中央爲受降席，受降席前置一較長長桌，爲日軍投降代表席，其後各立整齊嚴肅的士兵十二名。受降席與投降席的四周環以寬五尺的白綢帶，成方形，據典禮籌備主任馬崇六將軍稱：除受降投降代表外，任何人不能走進這白綢的方圈，特許的攝影記者也僅能在綢圍外的走道間活動。拱衛這受降與投降席的，左面爲我高級文武官員席和新聞記者席，右面爲盟國軍官席和外國記者席。八點五十六分，代表中國戰區最高統帥受降最高長官中國陸軍總司令何應欽一級上將，率參加受降官陸軍上將顧祝同，海軍上將陳紹寬，陸軍中將蕭毅肅，空軍上校張廷孟四人入場，此外參加受降典禮的文武官員計有：湯恩伯、王懋功、李明揚、鄭洞國、冷欣、蔡文治、李惟果、葛敬恩、賀衷寒、牟廷芳、盧致德、廖耀湘、白雨生、谷正綱、馬超俊、顧毓琇、孫天放、馬崇六、彭孟緝、楊繼曾、金奎璧、趙思珪、駱美奐、卓衡之、鈕先銘、宮其光、陳倬、馬元放、陳行、刁作謙、諸氏，盟國將領則有美國麥克魯中將、柏德勒少將、邁斯海軍少將、英國海斯中將、法國沙爾上校、菲內利中尉、澳洲亞非雷德少校等。八點五十八分，中國王俊中將引導日本投降代表入場，日軍投降代表爲駐華日軍最高指揮官岡村甯次大將、總參謀長小林淺三郎中將、總參謀副長今井武夫少將、參謀小笠原清中佐、艦隊司令福田良三、台灣軍參謀長澤山春樹中將、第三十八軍參謀長澤昌雄大佐，及譯員木村辰男，共計八人。日代表入場後，先到規定地位，立正向何總司令作四十五度的鞠躬，何總司令欠身作答，並命坐下。岡村面對何總司令而坐，桌上置文具及時鐘。

左爲小林中將、今井少將、小笠原中佐、右爲福田中將、澤山中將、三澤大佐。岡村手持軍帽，黯然肅坐。攝影歷時五分鐘，何總司令命岡村大將呈出證明文件，岡村乃命小林總參謀長呈遞。接着降書便往返於受降席和投降席之間，担任傳遞的，我方是蕭毅肅參謀長，日方是小林總參謀長，小林呈遞時深深鞠躬，何總司令略略領首，蕭氏傳遞時並不致禮，岡村則起立接受。降書先由何總司令檢視畢，簽字蓋章其上，然後交由岡村寧次簽字蓋章，這一個訂城下之盟的敗將，他竟是這般從容，小林替他磨墨，他鎮靜地翻閱降書，不慌不忙地簽字，又慢條斯理地從右口袋裏掏出水晶圖章來，在所簽的名字下蓋個印鑑，這種從容態度，集中了所有在場者的注意。蕭氏旋復交最高統帥蔣委員長命令一件於岡村，岡村在受領證上再簽字蓋章。九點十五分，何總司令命日軍代表退席，岡村肅立向何總司令一鞠躬，何氏亦起身作答，於是這一幕歷史性的簽字儀式，乃告完成。降書內容計分九點，全文如下：（一）日本帝國政府及日本帝國大本營，已向聯合國最高統帥無條件投降。（二）聯合國最高統帥第一號命令，規定在中華民國（東三省除外）台灣與越南北緯十六度以北地區內之日本全部陸海空軍與輔助部隊，應向蔣委員長投降。（三）吾等在上述區域內之全部陸海空軍及輔助部隊之將領，願率領所屬部隊，向蔣委員長無條件投降。（四）本官當立即命令所有上第二款所述區域內之全部日本陸海空軍各級指揮官及其所屬部隊與所控制之部隊，向蔣委員長特派受降代表中國戰區中國陸軍總司令何應欽上將，及何應欽上將指定之

各地區受降主官投降。(五)投降之全部日本陸海空軍，立即停止敵對行動，暫留原地待命，所有武器、彈藥、裝備、器材、補給品、情報資料、地圖、文獻檔案及其他一切資產等，當暫時保管，所有航空器及飛行場一切設備、艦艇、船舶、車輛、碼頭、工廠、倉庫及一切建築物，以及現在上第二款所述地區內日本陸海空軍或其控制之部隊，所有或所控制之軍用或民用財產，亦均保持完整，全部待繳於蔣委員長及其代表何應欽上將所指定之部隊長及政府機關代表接收。(六)上第二款所述區域內日本陸海空軍所俘聯合國戰俘及拘留之人民，立予釋放，並保護送至指定地點。(七)自此以後，所有上第二款所述區域內之日本陸海空軍，當即服從蔣委員長之節制，並接受蔣委員長及其代表何應欽上將所頒發之命令。(八)本官對本降書所列各款及蔣委員長與其代表何應欽上將以後對投降日軍所頒發之命令，當立即對各級軍官及士兵轉達遵照。上第二款所述地區之所有日本軍官佐士兵，均須負責有完全履行此類命令之責。(九)投降之日本陸海空軍中，任何人員已於本降書所列各款及蔣委員長與其代表何應欽上將嗣後所授之命令，倘有未能履行或遲延情事，各級負責官長及違犯命令者願受懲罰。日軍投降簽字典禮完成後，何總司令向全國同胞及全世界人士廣播，歷時約二分，詞云：「中國戰區日軍投降簽字已於本日上午九時在南京順利完成，這是中國歷史上最有意義的一個日子，這是八年抗戰艱苦奮鬥的結果，東亞及全世界人類和平與繁榮，亦從此闢一新紀元。本人誠懇希望我全國同胞自省自覺，深切了

解今日爲我國家復興之機會，一致精誠團結，在蔣主席領導之下，奮發努力，使復興大業迅速進展。更切盼世界和平自此永奠其基礎，以進於世界大同之境域。」中午，何總司令在勵志社歡宴各將領及盟國軍官，下午四時復率各將領謁國父陵墓。中央並定九月九日爲「勝利日」。日軍在南京投降時所用的筆墨硯，將在我國歷史博物院中佔極重要的地位，簽字的狼毫筆上刻「最後勝利」四大字，至於日期則用小字，所用的墨有浮雕龍鳳盤繞及「龍門」二字，所用的硯則特別大。顧一樵先生有「滿江紅」詞次岳武穆韻誦南京受降云：

倭寇興戎，騰殺氣，幾時銷歇？隨處有仁人志士，犧牲壯烈，寸寸黃金雞塞土，森森白骨蘆溝月，好河山終不讓，人侵，心頭切！馬關約，恥須雪，高句麗，恨曾滅，受降台重築，紫金山缺，一代凌煙燕許手，千秋流碧長弘血，看今朝大燾引神鴉，瞻陵闕。

當民國二十六年南京淪陷後不久，劫餘人民曾在郊外廢墟中掘得一碑，上有劉伯溫題詩一首，字跡隱約可辨，詩云：

陣陣胡笳吹斷腸，人民到處泣流亡，苦辛耐得三千日，燕翼孫謀萬世昌！

從「七七」蘆溝橋事變起，到「九·九」南京受降止，恰合三千日之數，其識居然應驗，真是不可思議的事了。

第一百回 抗戰勝利普天同慶 巨奸入網大快人心

却說日本投降，抗戰勝利，普天同慶，薄海騰歡。偉大而雄壯的勝利交響曲，在三十四年八月十日下午六時左右，首先在重慶的街頭演奏。重慶大公報、中央日報首先發行號外，在大樑子、小樑子一帶，人們像瘋狂一般地競購着號外，一剎時數十萬張的大公報、中央日報及其他日報的號外，都被搶購一空。每一顆心都在跳躍，每一個細胞都在沸騰，大家都把八年來悶在胸頭的情緒，盡情地放縱地發洩了出來。爆竹聲，叫喊聲，汽笛聲，交織成了一片。每一條街頭都擠滿着人，入晚以後，十數條探照燈光，在空中照耀歡舞，數萬個羣衆，更擁至大公報門口，等待着新的消息發展。大公報爲不使一般讀者失望起見，也隨時把新的消息貼佈於門口的大玻璃窗上，以供廣大羣衆閱讀。這一支勝利交響曲，直到深夜三時才告一段落。第二天清晨，中正路、上清寺、大樑子、小樑子一帶的商店，均以「慶祝抗戰勝利」、「日軍投降」的大幅標語貼於門口，同時紛紛燃放爆竹，一時噼噼叭叭之聲不絕於耳。有許多人擠不進爆竹店，他們便依賴了鑼鑼、面盆，在路口大敲大叫。同時三民主義青年團亦發動街頭宣傳，以卡車十餘輛在每個熱鬧市區，廣播日軍投降的消息，並以一千數百支的爆竹連接起來，從小樑子這頭一直燃放到上清寺爲止，整整有半個鐘頭之久。住於重慶南岸鄉下以及南溫泉一帶的人士，他們爲了獲得正確的消息起見，也從遼遠的鄉下渡江跑到重慶來，一

時渡輪擁塞不堪，真有人滿之患，立在南岸待輪來重慶的人士，足足有數萬之多，市當局爲了便利人民渡江起見，不得不加派輪船兩艘，從事運輸。這時駐重慶的美軍也出動了，由美國新聞處主持，駕着十幾輛吉普車，插上那從商店門首所懸掛着的國旗，緩緩的巡行街市。這是不分國籍的歡樂車，裏面擠滿着男的和女的，用英語高呼「聯合國勝利萬歲！」美國兵喝着洋酒，翹着大拇指，說着生硬的「頂好！」「頂好！」一羣擦皮鞋的孩子們，丟掉了所背的小箱子，跨上吉普車，與美國兵痛飲洋酒，還說一兩句的「OK」「OK。」成羣的青年人與孩子，緊隨在吉普車的後面，從這一條街跑到那一條街，熱情的美國兵擁抱着天真的孩子們狂吻着，歡愉的情緒，簡直像要瘋狂了似的，當夜，蔣主席更廣播演說，各商店均一律以無線電喇叭懸掛於門口，以便路人可以收聽，演說到中國八年來艱苦抗戰，已獲得今日的最後勝利時，民衆均一致鼓掌，高呼蔣主席萬歲，中華民國萬萬歲的口號。江浙籍的留滬同胞，並高呼「我們回家去過年。」到了十三號十四號，各馬路商店的門口，均紛紛忙於掛燈結彩，準備慶祝抗戰勝利，每個商店的玻璃窗上，均懸有蔣主席的肖像一幅，一時重慶各大印書館文具店均紛紛印製蔣主席的肖像，幾天裏面，重慶售去的蔣主席巨幅肖像達數十萬張之多。重慶的百貨公司門口，更懸有蔣主席全副戎裝騎於馬上的巨照一尊，體長約十餘丈，四周懸有數百隻電燈，一到晚上，該照片即電火通明，遠遠地立在重慶南岸海棠寺的江畔，也可以看到這一幅照相，要算是所有慶祝勝利中佈置得最特別的了。到了九月三日，日

本投降簽字儀式在「米蘇里」艦上舉行後，重慶各界復舉行慶祝勝利大會。中樞於三日上午八時半，在國府花園，東向遙祭中華民國的創造者國父。孫總理的陵寢，由蔣總裁主席主祭，中央委員國民政府委員及各院部會長官與祭，典禮隆重肅穆。蔣主席宣讀祭文云：「維中華民國三十四年九月三日，中國國民黨總裁國民政府主席蔣中正，謹率全體委員文武百僚遙祭國父在天之靈曰：玉佑驚天，金湯失固，蛇豕磨牙，薦食中土，碩德不孤，得道多助，一旦收功，承平重觀。蠢彼嵬夷，桀醜跳梁，薩摩長門，黑銑玄洋，同惡相濟，肆毒鯉強。誘我蝨賊，摧我幽嫻，普天同憤，喋血八年，矯矯戰事，揚厲無前，沙蟬猿鶴，碧血滔天，枕戈待旦，主義精研。曰惟主義，振奮民氣，不避險艱，以抗暴戾，不辭困轍，以禦銳佔，寸土必爭，前仆後繼。偉哉國父，實鑄國魂，苦心碩正，微樹本根，耿光大烈，勝利之門，在天靈爽，默靖大民。共欽苦戰，共憾敵擾，緊彼友邦，同情深表，左提右挈，袍澤敦好，搗厥兇巢，攬槍期掃。大火西侵，霧書東至，薄海臚歡，感極濺淚，網開一面，受降宣示，載馳載歌，又師饒吹。三島蜷伏，八紘淨塵，舊宇重光，播揚天聲，遺教之功，遂古罕聞，雲告底定，霄漢共欣，尚饗。」讀祭文畢，獻花，禮成。國府花園及禮堂，這天佈置光輝奪目，聯合國旗迎風飄揚，象徵勝利和平，忍耐堅韌的梅花，遍緣於牆壁，在無數大小藝術V字及松柳枝掠映下，人人春風滿面。蔣主席戎裝佩劍，胸襟勳章燦爛。九時正，在禮堂舉行慶祝會及國父紀念週，到蔣主席，居正，孫科，戴傳賢，于右任，四院長及中央委員文武官員千餘人。典禮於和平聲中開始，全體首向蔣主席慶賀三鞠躬，蔣主席隨即致詞，首先稱

懷 國父諸先烈及死難軍民，次指示內政急務，最後說明建國基礎，在全國統一政治民主，以謀取國際和平，促進世界繁榮，任重道遠，願共同努力云。詞畢，全體高呼口號，禮成。蔣主席於輕快的掌聲中走出禮堂，國府大門外，有成千成萬的民衆站候，瞻仰 蔣主席豐采，他們都衷心向 蔣主席致最敬禮。十時二十分，蔣主席自官邸乘車馳赴市區巡視，接受市民的敬禮。主席着草綠色軍服，佩長劍，戴手套，含笑坐於黑綠色的敞車中，顏色慈祥和藹，令佇立路旁的千萬市民，感覺一股溫暖，而不禁向主席歡呼，主席亦頻頻舉手作答。十一時，主席至軍事委員會稍事休息，這時軍委會門前的廣場上，已有無數市民，鵲候主席多時，他們看見主席，或揮動小旗，或熱烈鼓掌，或歡呼萬歲，其歡欣鼓舞之狀，實非筆墨所可盡述。十一時五十四分，主席復乘敞車，自軍委會出發，巡行市區，這是八年來主席坐敞車巡視市區的第一次，代參謀總長程潛坐在主席的旁邊，主席坐車由摩托車三輛前導，其後有吉普車一，上載掌旗官，手擎「軍事委員會委員長」大旗一面，再次始為主席所乘敞車，居正，戴傳賢、于右任、吳鐵城、馮玉祥、白崇禧、吳鼎昌、呂超、陳立夫、陳誠、張治中、吳國楨、谷正綱、王纘緒、莫德惠、賀國光、賀耀祖、康心如諸氏乘車繼之。十二時零一分，主席抵達市中心區中心路口，軍樂大作，儀仗隊持槍致敬，市民則鼓掌歡呼。主席坐車徐徐通過勝利門，取道較場口，民權路，折向過街樓，林森路。主席所經各街道，均人山人海，交通為之梗塞，僅餘一線孔道，容主席坐車通過，市民距主席較近的，不過咫尺之遙，主席所給予市民藹然可親的印象，從未有如這天的深刻。有一老者見主

席鬚髮業已有一半斑白，不禁歎道：「抗戰八年，辛苦了！」顧一樵先生有沙坪壩喜聞日寇投降詩云：

拋却詩囊曾幾時，驚人消息耐人思，八年涕淚愁何在，萬里江鄉夢亦疑。
猶喜童心聞捷報，敢忘慈訓誤歸期，明朝已破樓船下，長跪蒼闈訴別離。

再說上海方面，在八月十日晚間，也已從廣播中得悉日本投降消息，一時市民均欣喜欲狂，紛紛奔向街頭，歡躍高呼，見有日本軍用卡車經過，羣以瓜皮拋擲。同時在屋內的市民，也都把敵偽時期防空用的黑布窗簾燈罩撕去，一時整個上海大放光明，一似象徵重見天日。及至勝利實現後，市民情緒更爲熱烈，馬路上到處均紮五彩牌樓，各商店每家都懸掛蔣主席肖像，繞以五色電炬，光耀全市，沿馬路出售國旗肖像徽章的攤販，莫不生意興隆，利市三倍，路上到處可聞爆竹噼啪之聲，洋溢耳鼓，一枚爆竹，售價高至僞鈔三萬元，尙爭購不絕。這樣的盛況，一直延續到雙十國慶紀念節未已。雙十節前夕，上海的心臟地區充滿了熱鬧景象，沿南京路西行入西藏路，向南再折入廣東路，繞至河南路，勝利的V字遍地都是，通衢要道的彩牌樓，也搭得密密層層，五色的電燈，照耀得如同白晝，領導全國軍民抗戰的蔣主席肖像，家家都恭敬地懸掛着，充分表示出崇敬的至意。最使人注意的是一座建築在東方飯店門前蓄水池裏的彩牌樓，分成四個油漆的柱子，四周圍繞了數百隻電燈，並且四面各有一個水管，裝在電燈的中心，水池裏的水，川流不息地從水管裏冒出來，柱子

頂上有中美英蘇的四面旗幟，和同盟國國旗，時疫醫院門口有輛十八路無軌電車，以幾千隻紅綠電燈紮成了雙十字形，大放光明，像是一條飛龍似的疾駛進廠。此外國際飯店和永安公司的最高峯，分別紮了四個V字，高聳在雲際。慶祝抗戰勝利，同時慶祝國慶，這真是個史無前例的狂歡日子。雙十節上午八時，舉行勝利操，參加者十八校男女學生三千五百人。九時正施放解除警報十分鐘，教堂、寺廟、學校、工廠、輪船、火車、商店、住戶，於同時鳴放汽笛、鐘聲、鑼鼓、爆竹。警報解除後，隨即鳴放禮砲一百零一響。同時上海市各界慶祝勝利大會，也在跑馬廳隆重地舉行，節目有檢閱青年團員及童子軍，會後即舉行游行，參加者有五百單位，游行路線由跑馬廳西藏路大門出發，經南京路外灘、公館馬路、八仙橋、霞飛路、亞爾培路、西摩路、靜安寺路，至跑馬廳前散隊，同時英美盟軍各一百人，臨時參加，包括樂隊一隊，並由美軍在大會開始時派飛機在會場上空表演。全市各商店居戶自雙十節起至十二日止，一律懸旗熱烈慶祝三天，遊藝界方面，有名伶名票播音七天，大光明大戲院舉行偉大的勝利表演，節目方面除梅蘭芳登台表演「費貞娥刺虎」外，並有衛仲樂的中國古樂及上海戲劇學校的表演，各平劇院的慶祝日程，第一天為天蟾舞台，第二天為大舞台，第三天為中國大戲院，全滬名伶名票均參加演出，寧波同鄉會亦有慶祝戲劇演出。各公園一律開放，任人遊覽，各影戲院亦增加日場，放映有關慶祝影片，上海博物院亦開放一天，以供游覽。當天晚上，各界舉行提燈慶祝游行，行列綿互達數里，南京路上，萬人空巷，肩摩踵接，擁擠不堪，直至夜深，大家始盡歡而散。

這有史以來的狂歡景象，將永遠爲民族復興的紀念。此外在全國各大城市，也都有慶祝勝利的狂歡熱烈表現，限於篇幅，不能一一盡述。在慶祝勝利聲中，肅奸運動也在加緊地展開，收復區的民衆，在敵僞魔掌下，過了八年暗無天日的生括，對於爲虎作倀的漢奸，莫不恨之次骨，希望當局從速拘捕嚴懲，以彰國法而快人心。當局爲順應民意，在勝利後不久，就開始逮捕漢奸。裕逆民誼及陳逆璧君首先於九月九日在廣州爲第二方面軍前進指揮所捕獲。中國陸軍總司令何應欽到京之初，就飭市政府警察廳等機關，嚴密監視各重要漢奸，復令南京區憲兵司令部會同南京市政府警察廳於九月二十六日晨，開始拘捕，計捕獲巨奸梅思平、李聖五等二十三名，又飭空軍第一路司令部拘捕空軍方面漢奸陳昌祖、姚錫九等二十九名，均令嚴加看管，聽候中央處置。上海方面，也於九月二十七、二十八日由第三方面軍司令部拘捕大批漢奸，有名的三老袁履登、聞蘭亭、林康侯也均就逮。九月三十日，有飛機一架，載周逆佛海、丁逆默村、羅逆君強等三人，解滬受審。諸逆均經押至周宅聚齊，然後同赴機場，諸逆住宅，於十月一日下午起，由官方看守，宅內器物，均經登記。周逆等到滬後，即被押送至貴陽附近監禁，戒備嚴密，禁止任何人往訪。在當局嚴捕漢奸的時候，有許多巨奸妄思漏網逃避，僞「考試院長」江逆亢虎身材魁梧，頭頂光禿，外表活像是個和尚，勝利後畏罪由南京潛逃到上海，居然化裝和尚，匿跡在清涼寺內，但經查緝當局的努力，終於將該逆捕獲。最無恥而懦怯的，要算是頭號巨奸陳逆公博了。陳逆在勝利前夕，早知末日到來，難逃國法，當八月九日在「僞

府」循例讀汪逆的「參戰布告」時，竟至啞不成聲。及至日皇下詔投降後，他還妄思投機取巧，自動把「偽府」取消，改設了個什麼「南京臨時政務委員會」，想藉維持地方治安的名義，獻媚中央，圖免罪戾。他並於八月十九日發表廣播，略云：「本人於本月十七日將南京現在的情形，本人對於善後的意見，關於日軍撤退的步驟，以密電託人報告。蔣主席，想現在已經到達了，不過因輾轉的關係，深恐遲滯，所以在此地續述一下，以安各位的心。以後中國是統一了，中國是復興了，我們只有一個政府，一個領袖，我盼望全國人民，都在蔣主席領導之下，奮鬥致力於中華民國的復興，並致力於中華民國的真正自由和獨立，並確保我們中華民國的真正自由和獨立，全國人民，都盼望中國統一，自由獨立，不用說尤其淪陷區內的人民，八年以來，都盼望中國統一自由獨立，更不用說，在現在歡欣而又在動盪的時候，我最關心而又要十二分誠摯的關心要說的是，我們舊日南京軍事委員會統轄下的部隊，我希望各位長官，大家起來擁護蔣主席，已經受到蔣主席委任命令的，應該立刻起來執行和服從，沒有受到蔣主席委任命令的，應該固守原防，靜候或者打電報直接請示蔣主席，蔣主席必不會怪你們粗率的，而且反而認你們是坦白的。我們各將領第一最要緊的是嚴守防區，千萬不要為匪徒所乘，在今日正在統一的時候，不要說失了一城一市，就是失了一鄉一村，也是統一的破壞和復興的障礙。於此還要附帶說明一件小事，有人疑到南京，為什麼還有個「臨時政務委員會」，這個「委員會」組織又為什麼那麼龐大，我要告訴各位，這個

「會」不是要他繼續的。而是要他辦理結束的，深怕接替延遲，一切事務停頓，會影響到治安，會影響到人心，我們不該「會」組織第三條，就很明白了。至於各「署」都是從前的各「部」在解散之後，是再不使用「部」名稱，並沒有擴大，而明日就要開始辦公，並且限於本月底以前一律結束了。至於「治安委員會」但求隨時治安負責有人，即隨時結束。」云云。陳逆雖然力圖脫罪，但他公然背叛國家，在敵寇卵翼下就任「僞府」「主席」罪大惡極，不要說國法具在，政府絕對不能對他寬容，就是民衆也絕對不能饒恕他。陳逆也自知罪無可逭，便異想天開，打算藉日方的庇護，假稱自殺，圖逃法網。九月二十九日，日本同盟社發出消息，謂根據北平報紙，陳公博已於昨日自殺，受有重傷，本日因傷逝世。但我陸軍總司令部在南京得到確實報告，知道陳逆公博、林逆柏生、何逆炳賢、陳逆君慧、周逆隆庠及陳逆女祕書莫國康等一行七人，由日本軍事顧問雄川中尉保護，於八月二十五日晨七時四十分，由日方派飛機祕密送往日本九州の米子地方，並在盟國自二十四日下午起禁止日機在日本上空飛行時間內，冒險抵達該地。行前陳逆公博曾交予日方一萬萬元，作為匿住日本時的生活費用。何總司令遂以中字第三十一號備忘錄致岡村甯次，轉致日本政府，將該批叛國罪犯等，速予逮捕，並解交中國陸軍總司令部處置。一面復派空軍中隊長張鳳瑞，少校副官孫少毅，連長孫劍華，參謀陳剛及兵士十名，於九月三十日乘飛機赴日追緝，當於十月一日下午，在京都醉生溫泉將陳逆公博、林逆柏生、陳逆君慧、周逆隆庠及陳逆的妻舅何逆炳賢、陳逆的姘婦莫逆

國康等同時緝獲，旋於十月二日，由米子機場起飛，於當日下午五時抵京，押解歸案監禁。陳逆等在獄中起居飲食尚好，惟多已焦懼不能進食，陳逆的姘婦莫國良尤惶恐，終日啜泣不已。陳逆在偽組織任內，已受日人慫恿，吸食鴉片，在獄中癮發，屢向衛士示意，欲設法覓食，均被痛斥。陳逆於淪陷期間，認賊作父，甘爲漢奸，勝利後復潛逃赴日，冀免一死，結果終於入網，人心大快。做書的寫到這裏，已寫成一百回，正可以隨着抗戰的勝利結束而結束了。爰殿以詩曰：

一夕蘆溝水不流，飛來章檄快恩讎，風吹夜雨千家黯，月落西山萬木秋。
塞上何人嘶戰馬，荒城此日沐羣猴，捷書初報驚還喜，莖斷燕雲十六州。

民國三十六年四月印

編著者 杜 惜 冰

出版及
發行者 東方書店

發行所 東方書店

上海山東中路一三六號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